

歷史最悠久全球唯一武俠小說雜誌 ISSN 1680-1911
武俠世界
風水堪輿故事
九鰍落湖
奇正十三劍
碧島玉娃
結局篇
第60年
52
$28.00
ISSN 1680-1911
9 771680 191005

青山常在　綠水長流

停刊詞

青山常在，綠水長流，武俠小說中江湖人物通常以此作為道別之句。「武俠世界」今天在這裡也借用這兩句話，向讀者道別，說一聲珍重再見了。

「武俠世界」由羅斌先生創刊於一九五九年，當年正是武俠小說大行其道，名家雲集，江湖上風起雲湧的時期，當時三位著名的武俠小說大師級作家金庸、梁羽生、古龍的作品都洛陽紙貴，除了三位大師之外，其他名家如雲，港台兩地，以至除了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社會，武俠小說讀者人數之眾，讀書之狂熱，令人驚嘆，武俠旋風席捲出版界，成一時佳話。

「武俠世界」在此熱潮之中誕生，值得自豪的就是，除了金、梁兩位大師當時已是自成一家之外，當時已成名的大作家古龍，倪匡，還有其他有名氣的武俠小說作家的作品都曾在「武俠世界」中刊登，隨口說來，作品在「武俠世界」上出現過的名家便有臥龍生(金童)，柳殘陽，秦紅，慕容美、高庸、張夢還、諸葛青雲、司馬翎、馬雲、馮嘉等等，還有很多最初本來知名度不高的新人，作品出現在「武俠世界」後，逐漸成為人所熟知的作家，如西門丁、黃易、黃鷹、溫瑞安、龍乘風、蕭玉寒等等。在推廣發揚武俠小說這一方面，「武俠世界」肯定功不可沒，同人足以自豪。

「武俠世界」出版至今，經歷一個甲子，在這六十年間，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媒體方面更是如此，其變化之大之快，是過去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今天，全球的主要紙版傳媒，都面臨巨大的挑戰，不少名聞一時的出版刊物，都在這歷史大潮中被淘汰，「武俠世界」出版了六十年，在我們來說，已覺得是一個奇蹟。但天下無不散之宴席，面對目前的出版環境，我們覺得今天也到了我們應該光榮引退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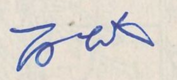
在此，謹代表本刊同人向一路以來長期支持我們的讀者、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謝。「青山依舊、綠水長流」，紙媒「武俠世界」的停 ，並不代表武俠小說的末路，我們相信，未來的日子，創新形式的「武俠小說」還是大有可能出現，以目前科學發展的趨勢，VR、AR的發展迅速，相信不久的未來，或者讀者可以通過虛擬真實，自己化身成大俠，勇闖江湖路，創造出自己的「武俠世界」。

至於「武俠世界」雜誌本身，雖然紙媒停刊，我們已在研究出版網媒之可能性，希望尚未刊完之小說，不久將來讀者們可在網上再續前緣。

臨別依依，難免有點唏嘘，不過，江湖好漢，豪情應在，今日匆匆一別，亦無需傷感，還請各自珍重！

預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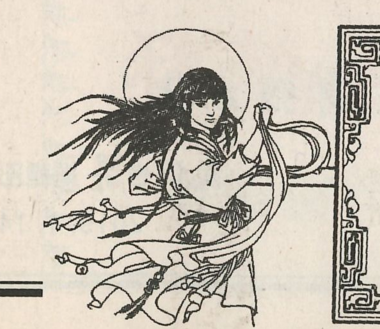
讀者豬年大吉！萬事勝意！身強力壯！



武俠世界 編輯部

2019.1.14

武俠世界



第60年 第52期
（總號310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2019年1月14日



（江湖除惡務盡俠義小說）（五）

奇正十三劍

司馬虹・文 金海・圖

上文說至白劍翎服下白貞水祇剩一百天性命，他卻沒有告訴千智禪師。禪師告訴他紅霓甲和雷心鑽又現江湖，江湖浩劫將起……白劍翎重去魔島鬥鐵仙，鐵仙的劍兩次被挑飛還不願認輸，竟以苦行大師等八人要脅他，他生受了三掌巨靈掌，方放了八人……白劍翎二次打敗鐵仙，終於得回少林白玉令符和天覺寶錄……雷心鑽和紅霓甲落在於公明之手，白劍翎以彗星襲月第十三招打落雷心鑽……少俠去天覺寺送還天覺寶錄，為此寺化解了火厄，卻遭夜魔星迷失心志……

金麟劍可制神兵

白劍翎展至第十二招，不由心中一軟，攷慮著是否應該展出第十三招。

列缺客乘著這空隙，身形一閃，閃出了白劍翎的劍圈。

白劍翎一驚，心道不能讓列缺客用雷心鑽。

他身形急追而上，長劍劃出，想將列缺客再圈入劍圈之中。

但列缺客哪能讓他如意，他心知一接招，憑白劍翎那兩套絕世的劍法，尤其是奇正十三劍，他絕對逃不出手去。

他大喝一聲，右手長劍脫手而出，將全身功力貫入，向白劍翎射去。

白劍翎揮劍急擋，但他隨手起劍，而列缺客的功力也非同小可，將白劍翎當場逼退了一步呢！

列缺客身形隨劍出手，向後飄去，跟著掏取雷心鑽。

白劍翎無言的站著，他不知後事如何！

列缺客冷笑道：「這雷心鑽落入於公明那種角色手中真是暴殄天物，現在在我手中可就不同了！」

白劍翎默默無言凝視著列缺客。

列缺客冷笑道：「我喜歡你多講一些話，你不覺得你現在還不說話未免顯得有些太可惜嗎？」

白劍翎還是不說話。

列缺客繼續道：「老實說，我還不討厭你，但你那身武功要不得，如果你不會武功，我反倒願意教你，但現在說不得，只有要你命了！」

他說著，正要將雷心鑽發出。

突然他眼角一瞥，瞥見見了一個人影，那人躲在樹林中偷窺著。

他沉聲喝道：「誰躲在林中，如果還不現身就別怪我列缺客不客氣了！」

林中走出一人，白劍翎回頭一看，驚異的道：「是王子俠！」

列缺客心中一驚，原來雷心鑽的原主人來了。

王子俠走至白劍翎及列缺

客中間的附近，向列缺客伸出右手道：「雷心鑽還我！」

列缺客怒笑道：「還你？你憑什麼取回去？」

王子俠冷冷道：「列缺客！你識相一點，別大家拉破了臉，要我取出天蠶網搶回來，那你就難看了！」

列缺客聞言狂笑著，幾人敢像王子俠如此待他，他即使不要命也不能就此放手。

王子俠自懷中取出了一面透明的絲網，他開口道：「你送回來還是我來拿？」

列缺客怒道：「我送回來！」

說完用手持著雷心鑽，向王子俠逼去。

王子俠道：「別動，你別打鬼主意，你這一套我早就會了！」

列缺客大怒，收回雷心鑽，雙手一揮，向王子俠擊去。

王子俠連退了兩步，舉起天蠶網道：「你別得意，雖然我為了急急要取出這天蠶網而受了內傷，現在一時不是你的對手，但你可是清楚，我這天蠶網並不是只專門收雷心鑽的，你要進來也可以！」

列缺客不敢再逼，他若被天蠶網困住，不但雷心鑽失去，紅霓衣也要失去，而且他的聲名也俱毀！

王子俠道：「你先權衡一下輕重，將雷心鑽還給我，我不再找你麻煩。」

列缺客哼了一聲，看了看白劍翎。

王子俠接著道：「這人跟你的事我也不管，而且我可以答應你，你可以先用雷心鑽來解決他！」

他說完向白劍翎看去，道：「上次我叫你幫我，你不肯，但我終於將天蠶網取出了，雖然我受了一點內傷，但我不動你，我將雷心鑽借給他，他會斃了你！」

列缺客怒哼一聲，王子俠說話全是用命令式的語氣，但他棋差一著，無可奈何，天蠶網在王子俠手中，自己要動手非輸不可。

他沉思著，他實在不願將雷心鑽交給王子俠，雖然王子俠功力不會比自己高，而且他又受了一些內傷，但雷心鑽到了他手中，比到於公明手中還是強十倍。

王子俠扭頭向列缺客道：「你說怎麼樣？」

列缺客要想拖時間，他點了點頭道：「好！我收拾了白劍翎再把雷心鑽還給你！」

王子俠傲然一笑，道：「好的！」說著收回天蠶網。

列缺客一橫心，翻手將雷心鑽向王子俠擊去。

一道金光掠過天空，向王子俠擊去，如一道金虹一般，經天而下。

王子俠冷笑一聲，雙肩微微一抖，天蠶網已又飛起，雷心鑽一遇到天蠶網好似勁力全消，天蠶網向列缺客罩下。

列缺客吃了一驚，雙掌擊出，身形跟著急閃。

天蠶網一張，比原來大了十餘倍，閃電似的扣住列缺客。

列缺客身子一觸天蠶網，只覺全身勁力全失，一陣麻木，不能言動。

白劍翎及江玉羽石小青三人見狀大驚，想不到天蠶網竟然如此厲害，列缺客一觸他就不能動了。

王子俠冷笑著走了上去。

江玉羽一推白劍翎，低聲道：「快去阻住他！」

白劍翎心中一驚，心中也想，不能讓王子俠過去。

他輕嘯一聲，紫劍脫手飛出，以「彗星襲月」之式向王子俠阻去。

一道紫虹急閃而過，王子俠大吃了一驚，急忙後退。

白劍翎並沒有傷王子俠之意，他身形急起，一手抓住長劍，攔住王子俠。

王子俠冷冷的望著他，但掩不住眼中驚異的神色。

白劍翎沉聲道：「你不能碰這雷心鑽！」

王子俠冷冷的看著白劍翎，道：「現在列缺客不肯和我合作了，你當初不肯幫我，現在又阻止我，我一定要殺了你！」

白劍翎道：「你估量著吧！」

王子俠冷冷道：「我現在殺你，但不會很久，天蠶網和雷心鑽我一定要！」

白劍翎道：「如果你得了，那我們不安全，所以你不能動！」

王子俠面上露出陰冷的笑意，道：「過半個時辰列缺客就要死了！」

白劍翎沉思著，道：「你也不是正人君子，你得了天蠶網和雷心鑽也不會行善，我想把牠毀去！」

王子俠冷冷道：「毀不掉的！」

白劍翎道：「那我可以把他沉入海中！」

王子俠道：「你這是為了保持第一的名頭而做了嗎？」

白劍翎道：「你怎麼說也沒有用，我問心無愧即可！」

王子俠好似無可奈何，道：「好！你願意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白劍翎反手向天蠶網抓去。

一把抓中，他只覺得左手整個麻木，一點武功都用不上了。王子俠冷笑一聲，身形撲起，雙掌以全力向白劍翎擊去。

白劍翎正在一愣，欲躲無及，只有一側身，砰的一掌，正擊中他的右肩。

他連退了五步。

王子俠一閃身，抓起了雷心鑽，冷笑道：「白劍翎！你別把天蠶網想得太簡單了，如果如此簡單我早就取出來了！」

白劍翎吸了口氣，幸好沒受傷，而且左臂也恢復了知覺。

王子俠冷笑道：「你居然想將這兩件寶物沉入東海，我早說過我要殺了你，現在雷心鑽在我手中！」

白劍翎無言的站著，他知道他現在無法反抗了。

王子俠又道：「天蠶網好得，天蠶液難求，你沒有天蠶液雙手平白的想觸天蠶網那能不上當！」

他說著冷笑著，收回了天蠶網。列缺客還是麻木著，知覺還是沒有恢復。

他道：「就是如此，他全身被天蠶網觸過，非要一個時辰以上才能恢復知覺！」

白劍翎默默不言，他不知王子俠為什麼手持雷心鑽遲遲不發出。

王子俠冷冷一笑道：「我願意讓你多活一些時候，但是有條件！」

白劍翎沉默不語，不知王子俠有什麼條件，他又在玩什麼花樣。

王子俠道：「仗著幾件寶物成名無足為奇是嗎？」

他說著冷冷一笑，道：「我要真功夫，你必須將雷音神功，弧光劍法及奇正十三劍全部傳我！」

白劍翎淡淡道：「辦不到！」

王子俠冷笑道：「我不怕你不答應，現在你們有三條命在我手中，如果效果好，我可饒你一死！」

說著哼了一聲，道：「但是我要想法廢去你全身武功，怎麼樣？」

白劍翎笑了笑，道：「這是不可能的，我若把武功傳授你，不只我三人不一定能活命，即使能活命也將被天下武林詬罵！」

王子俠陰陰一笑，道：「三條人命，換三種武功，換不換？」

白劍翎笑道：「不行，以你的行徑而論，我無能為力！」

王子俠冷笑道：「那是條死路！」

白劍翎淡淡一笑，望著江玉羽及石小青二人。

江玉羽也笑著，白劍翎已將她倆和他看成一體了，才會如此犧牲。

王子俠怒哼一聲，舉起雷心鑽，道：「別後悔！」

白劍翎好似也知江玉羽的心事，心中一陣溫馨，他淡淡一笑，沒有說話。

王子俠被激得發火，冷笑道：「我沒法救你們了！」

王子俠話才說完，林中一個聲音接著道：「你沒法救，我可有辦法救！」

說著林中走出一人。

白劍翎驚喜道：「雲鶴居士！」

王子俠道：「原來是你，連你四人！」

雲鶴居士笑而不語，緩緩的自懷中掏出一柄金色劍鞘的短劍，道：「王子俠！你聽說

過金鱗劍吧？」

王子俠面色微變。

雲鶴笑著又道：「天南一寶！」

王子俠哼了一聲，他想不出金鱗劍怎麼到了雲鶴居士手中，他知道雲鶴居士是一代奇人，他胸中包羅萬像，武林中的掌故他可一件件數出，好似厠身其間。

他看了雲鶴手中的那柄金劍一眼，悻悻道：「雲鶴！今天我王子俠就讓你了！」

說完急奔而去。

雲鶴居士微笑著收回短劍，向白劍翎道：「快！帶著列缺客我們快走！」

石小青詫異道：「何必這麼匆忙？」

雲鶴笑道：「你想，如果金鱗劍在我手中，我還會寫信要他重出江湖，用天蠶網去制雷心鑽嗎？」

數人急奔向王子俠所居茅屋。

進入屋中，雲鶴居士向白劍翎道：「列缺客一時醒不了，你把他放在一旁吧！」

白劍翎放下了列缺客，向雲鶴居士問道：「居士可知苦行大師的下落嗎？」

雲鶴居士看了白劍翎一眼，笑道：「我也不是先知，聽你口氣好似苦行大師和你們分開了，我雖沒有見到他，但知他一定不會有什麼危險！」

白劍翎不安的看了江玉羽及石小青二女一眼，道：「居士可知天覺寺已毀了嗎？」

雲鶴居士沉默了一會，半晌道：「可是因空靈山？」

白劍翎驚異的點了點頭。

雲鶴居士緩緩道：「這些事都已有了結局，並不急，急的是天蠶網及雷心鑽均已落入王子俠手中，王子俠胸襟狹窄，無容人之量，又被我所愚，他不久定將發覺，那時他怒氣更盛，恐怕他對我們不會輕易放過！」

白劍翎道：「但他手中有天蠶網及雷心鑽，誰也不能奈何他！」

雲鶴居士微笑道：「你剛才不是聽我說過嗎？金鱗劍，只要有金鱗劍在手，便可一切迎刃而解除！」

他頓了頓，又道：「金鱗劍數百年來均在天南一帶，故被人稱為天南一寶，最近的主人據我所知，是天南一劍奚萬全，但已是百餘年的事了，他從不履足中土，故也無人知其下落，當今天下只有東西二矮知道他的下落？」

白劍翎喔了一聲。

雲鶴居士又道：「東西二矮不日將至泰山，以他兩人古怪的脾氣來論，除了你，他們決不肯幫別人的忙！」

白劍翎沉吟了一會道：「天南一劍究竟是怎麼一類人呢？」

雲鶴居士笑了笑，道：「這你不用擔心，他們脾氣和東西二矮差不多，但他一手飛鳳劍不在奇正十三劍之下，而且他手中有金鱗劍，但我猜他或許已不在人世了！」

他想了一會，又道：「這次你最好一個人去，而且不要露出痕跡，飛鳳劍的傳人已現江湖，他也向無敵手，你要小心了！」

白劍翎點頭應諾。

雲鶴居士道：「王子俠也不是笨人，我馬上就要遷離此地，自然，他一定要找你，飛鳳劍的傳人也要找你，你最好在路上不要惹事，劍弓都不要帶，免得出岔子！」

正說著，列缺客已是恢復了知覺，他休息了一會，站起身子，掃了四人一眼，一言不發的向外走去。

雲鶴居士笑了笑，也不阻止，就讓列缺客離開。

他目送列缺客離開，轉頭向白劍翎道：「他雖不能言動，但剛才的話他全聽去了，他也不是剛出道，他自己心裡會有主張的！」

他說完道：「你去吧！此時東西二矮大約將至，江姑娘和石姑娘交給我了，你的行蹤我自會知道，我們會去找你的！」

白劍翎望了二女一眼，江玉羽輕聲道：「你快去快來，免得我和小青擔心！」

白劍翎點了點頭，石小青遲疑的低聲向雲鶴居士問道：「居士！那飛鳳劍法真的很厲害嗎？」

雲鶴居士笑了笑，道：「你別擔心，絕對沒有問題

的，說不定東西二矮還會與白少俠一齊去呢！」

石小青又道：「那人是誰你知道嗎？」

雲鶴居士道：「那人叫卜正南，在天南一帶名頭已蓋過白少俠，天南三十名高手齊聚一地，但被他輕易的就擊敗，一個都沒讓活著！」

白劍翎心中暗想此人原來如此心狠手辣的。

雲鶴居士笑著向白劍翎道：「你快去吧，今天的事必須在王子俠還沒有趕回來以前就辦好！」

白劍翎向江玉羽及石小青二人看了一眼，道：「那我就走了！」

說完他向外奔去。

他空身向泰山之峰奔去，不一會就上了山頂，泰山之峰，毫無人跡。

白劍翎找了一個地方坐下，一會兒，東矮司徒明已經翻上來，他一眼就看見白劍翎坐在那兒。

白劍翎起身道：「前輩您好！」

司徒明凝視著白劍翎，半晌笑了笑道：「白少俠有什麼事嗎？」

此時西矮公孫亮亦自另一方翻了上來。

他一見白劍翎也咦了一聲，大笑道：「白少俠，近日可好？聽說白少俠敗列缺客，斃鐵仙，真是人生一大快事，今日白少俠來找我倆可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嗎？」

白劍翎尷尬的點了點頭，道：「正是，我今日來有點事麻煩二位！」

司徒明笑道：「那正好，上次我倆答應的事沒做，一直梗在心頭實在難受，白少俠，請快說吧！」

白劍翎笑了笑，道：「我有件事要請教二位的，不知二位是否肯相告？」

二矮齊道：「白少俠請說，只要我倆知道，一定決不推託！」

白劍翎沉吟道：「二位可知如今天蠶網，紅霓衣及雷心鑽均已現江湖，雷心鑽及天蠶網均在王子俠手中，紅霓衣是在列缺客手中！」

二矮驚異的喔了一聲，但並未開口。

白劍翎看了二人一眼，道：「所以我想知道天南一劍奚萬全如今的下落以及金鱗劍的下落！」

東西二矮互視一眼，沉默不言。

白劍翎道：「不知二位前輩是否能相告？」

司徒明沉吟道：「白少俠！不是我倆不願相告，實在是因為此事關係我倆師門體面甚大，其中牽涉頗有不便出口之處，此事要請白少俠原諒！」

白劍翎望了二人一眼，默默無言，心相既然如此，自然也不便再追問，去找卜正南他是飛鳳劍的傳人，他也一定知道。

他向二矮微笑道：「既然如此，白劍翎就告退了！」

西矮公孫亮道：「慢！」

他頭緩緩轉向東矮司徒明，凝視著他。

二人相視半晌，公孫亮才向白劍翎道：「白少俠可知我倆和天南一劍奚萬全是什麼關係嗎？」

白劍翎搖頭道：「不知！」

公孫亮道：「我倆是他當年近身侍童！」

白劍翎微微點頭。

公孫亮又道：「我倆當時的武功比現在還要高！」

白劍翎一愣，沒有說話，他想不到二矮當時武功比現在還要高，以二矮的武功來論，已在古毒之上，那天南一劍的功力將要深不可測了。

公孫亮道：「但天南一劍自己收了一個弟子！」

白劍翎道：「可是卜正南嗎？」

公孫亮冷笑了兩聲道：「就是他！」

司徒明也道：「白少俠的武功我倆見過，奇正十三劍也確是神妙無方，但比起飛鳳劍法來還要稍遜一籌！」

白劍翎微笑道：「二位前輩大概也知王子俠的為人，兩件寶物都在他手中，只怕他將稱霸江湖，無人能制，而任其所為了！」

司徒明道：「這正好，那他一定去找卜正南，而卜正南

也非死不可了！」

白劍翎道：「卜正南是天南一劍的弟子，那金鱗劍如今一定也在他的手中，他焉會怕王子俠？」

司徒明冷笑：「就是金鱗劍不在他手中！」

公孫亮和司徒明二人互視一眼，向白劍翎道：「白少俠，你問我倆，我倆本不該不說，但老實說，我倆也不太清楚金鱗劍下落，卜正南他知道得要比我倆清楚，他雖未至中原，但在天南一帶，他名頭可比你大，飛鳳劍法天南絕學，不是奇正十三劍所能敵，如果白少俠一定要問，我倆只能告訴白少俠去天南找卜正南，一定就可找到了！」

說完他倆一齊退去。

白劍翎沉思了一會，也下了泰山，至山底，見自己那匹白馬奔來，但紫弓劍已被雲鶴居士收走，他上了馬，向南行去。

天色漸暮，這日白劍翎已至四川境內，他進了一家旅店，正在吃著晚飯，門外一陣聲響，衝人了五六個大漢，個個腰中都插了一把刀。

五人大聲喝叫著。

不久，門外走進一人，看上去只有二十餘歲，背上斜插著一柄劍，正輕蔑的笑著，看著這五人。

五人中和那人對面的一個，霍然起身，道：「你是誰？」

那人昂首闊步，一屁股坐在白劍翎的對面，口中道：「這幾人是誰？好大的架子麼！」

說著轉頭向白劍翎看去，白劍翎一抬頭，吃了一驚，那人面上雖是輕蔑的笑著，但雙眼神光外露，分明內功已近爐火純青了。

五人中的那人大聲道：「你連振遠鏢局的人都不認得嗎？」

那人不理轉頭向白劍翎道：「門口那匹白馬可是你的？」

白劍翎凝視著那人，微微點了點頭。

那人也點了點頭。

五人中的那大漢怒聲道：「你耳朵聾了嗎？我們是振遠鏢局的，你身上佩著劍，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如果你想劫我們的貨，那是夢想，我告訴你，這次是我家總鏢頭，鐵臂金刀徐達開親自保的！」

那人望著那大漢，輕蔑的笑著。

那大漢心中微有怯意，他迅速的擦了擦額角的汗，道：「你等著好了，我家總鏢頭就要來了！」

那人站起身，道：「來了，他馬上就要來了，你們可都是振遠鏢局的夥計嗎？」

那大漢一聽那人的口氣，五人一齊起身，道：「正是！」此時，門外傳來一陣馬蹄聲，和馬車聲。

那人轉過頭去，嘴角輕蔑的笑著。

門外走入一個老者，那人倏地一回身，白劍翎呀的一聲，那五個大漢一聲沒哼，一齊被他用飛刀釘在牆上。

那老人面色劇變，他大喝道：「你是誰？來動我徐達開保的貨嗎？」

那輛馬車，前面一輛簾子掀開，走出一個肥頭大耳的胖子，他一下車就呆在那裡。

那人輕蔑的笑著，向徐達開問道：「你就是所謂鐵臂金刀徐達開嗎？」

徐達開一手抽出金刀，怒聲道：「朋友，你是那一條上的，我徐達開在江湖上混了半輩子，承江湖朋友們看得起，你一出手就斃我五個夥計，是和我徐達開過不去嗎？」

那人又轉頭向白劍翎道：「喂！我看你那匹馬倒不錯，你要多少錢才讓給我？」

白劍翎還沒說話，徐達開哪裡受得了，他大喝一聲，一刀砍出，向那人身背砍去。

那人一回身，用二指輕輕一鉗，鉗住了那柄金刀。

徐達開不捨，抬腳向那人小腹踢去。

那人二指一反，奪下了徐達開的金刀，閃電似的退了一步用刀柄一撥，將徐達開撥倒在地上。

他輕蔑的笑著，雙手輕輕將那柄金刀折成兩段。

跟著，又向白劍翎道：「怎麼樣，你要多少錢？」

白劍翎心中也暗驚這人的

武功竟如此高，他淡淡一笑道：「對不起！我不賣的！」

那人喔的一聲，向白劍翎輕蔑的笑道：「你不賣嗎？」

說著向白劍翎走去。

徐達開坐在地面上，向那人道：「你可是卜正南卜大俠？」

那人回頭輕蔑的笑著，道：「你怎麼知道？」

那胖子聽了急忙向卜正南走去，媚笑道：「原來是卜大俠，失敬失敬，在下黃德壽，是此次的東主！」

白劍翎微驚，打量著卜正南，他想不到就碰到卜正南了。

卜正南不在意的喔了一聲，向黃德壽問道：「你就是東主嗎？你這次要徐達開保的是些什麼？」

黃德壽嘻嘻笑道：「沒什麼，卜大俠可要過目嗎？」

說著他拿出一個盒子，打開送給卜正南看，裡面有各式各樣的珍寶。

卜正南一面看著，緩緩道：「就這些嗎？」

黃德壽媚笑道：「珠寶沒有了，其餘是我和小妾！」說完他拍了兩掌，後面一輛馬車中，兩個丫環扶著一個麗人走了出來。

黃德壽道：「這就是小妾麗春！」

卜正南將珠寶還給了黃德壽，走了過去，打量著那麗春。

白劍翎皺了皺眉，心想：想不到卜正南竟是如此好色的人。

那麗春低著頭。

卜正南笑著向黃德壽道：「很漂亮麼！」

黃德壽媚笑道：「卜大俠誇獎了，如果卜大俠肯幫忙，我願將她送與卜大俠！」

白劍翎聽了看了黃德壽一眼，心道：「這人也委實說得不像話！」

卜正南瞇著眼笑道：「真的嗎？」

黃德壽忙道：「當然真的！」

卜正南道：「但還不夠，子午山的寶藏我要一半！」

黃德壽面色一變，又恢復原來的臉色，媚笑道：「卜大俠說笑了！」

卜正南輕蔑的笑道：「如果我不肯幫助你，只怕你連屍骨都得不回，我這是將寶藏送你一半！」

黃德壽哎了兩聲，向左右看了看，只好輕輕的點著頭。

卜正南冷冷一笑，向他問道：「你有圖嗎？」

黃德壽點了點頭。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向白劍翎道：「你呢？」

白劍翎淡淡道：「我不賣，但……」

卜正南右手一翻，閃電似的彈出一柄飛刀，向白劍翎射去。

白劍翎微一側身，右手食中二指正夾著刀柄。

卜正南面色一變，大笑道：「想不到你也會武功，我出道以來，還沒有人躲過我飛刀的，今天就你接住，就衝著你這一手，我也不再要你的馬了！」

白劍翎默不答言。

卜正南又道：「你叫什麼名字？」

白劍翎對卜正南的印像不太好，他淡淡道：「無名小卒，不值一提！」

卜正南仰頭大笑道：「你想瞞別人可以，但可瞞不過我，你是白劍翎是吧！」

徐達開一聽，一連忙起身向白劍翎躬身道：「原來是白大俠，我徐達開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了！」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不但你是白劍翎我知道，而且我還知道你來是為了金鱗劍，對嗎？」

白劍翎凝視著卜正南，淡淡道：「你都猜對了！」

黃德壽眼珠一轉，向白劍翎媚笑道：「原來是中原大俠白劍翎，我黃德壽失敬了，您如果肯幫忙，那……」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你就把另一半給他是嗎？」

黃德壽假笑了兩聲，道：「我們大家都是自己人，實說也不妨，天下兩大劍客均在此，更不必怕別人來搶，誰能幫我起出藏寶護我安全，我決定將寶藏的一半酬謝他！」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和白劍翎為

你而奔勞嗎？」

黃德壽假笑了兩聲，沒有答話。

白劍翎淡淡一笑道：「我對這沒有興趣！」

卜正南接口道：「但我想你一定會對金鱗劍有興趣的！」

白劍翎看著卜正南，沒有說話。

卜正南抬頭一笑，道：「老實說一句，以我的身手，哪會在乎這點寶藏，你大概想知道金鱗劍的下落，你跟著我，準沒錯！」

他說完轉頭向黃德壽道：「寶藏你別想了，老實告訴你，你如起出寶藏，一定會被分屍，你難道不知天南的金錢幫嗎？」

黃德壽打了個冷戰，道：「有兩位大俠在，焉會怕金錢幫？」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金錢幫主十二金錢鏢魚玉明是我拜弟，白劍翎不是他的對手，我更不會幫你的，他要這一筆藏寶，做為向中原發展之用，你就把圖給我算了！」

黃德壽脹紅著臉，呆在那裡。

卜正南輕蔑的向白劍翎道：「你是中原大俠，你應該幫助他的！」

白劍翎淡然一笑，道：「如果卜大俠認為我應幫他，那卜大俠就可以放過他！」

卜正南冷笑道：「好大的口氣！」

黃德壽急忙向卜正南道：「卜大俠！您是最守信用的，我已答應將麗春及一半的寶藏分給你！」

卜正南道：「當然！你一定要，我也會幫你的忙，而且保你不會出事，但回至中原時，你將被分屍！」

黃德壽咬了咬牙道：「好！那是以後的事，我現在不管！」他說著，目光流轉，狠毒的望著卜正南。

卜正南斜著眼看著他，嘴角撇起一絲輕蔑的笑容。

黃德壽心中另外打著主意，心想既然如此，那你就一絲也不要。

卜正南側臉向白劍翎道：「怎麼樣？金鱗劍在子午洞中，跟我去吧！」

白劍翎沉思了一會，點了點頭。

第二天，天剛破曉，一行人就向前進發，向子午山行去。

卜正南不時發出輕蔑的笑聲，好似他對任何人物均如此的看不起。

白劍翎沉思著，一言不發。

徐達開和黃德壽二人不時望著卜正南，眼中露出狠毒的光芒。

不一會，天色已黑，一行人又投店。

夜半，白劍翎輕步而出，走至院中，望著天上的夜光，緩緩的散著步。

突然他聽到一陣細碎的腳步聲自後而來，他站定了腳步，一個輕輕的聲音向他叫道：「白大俠！」

他一回頭，見那人竟是黃德壽的小妾麗春。

麗春向他走去，口中道：「白大俠！你救救我！」

白劍翎道：「你有什麼事嗎？」

麗春道：「黃德壽要我明天拿毒酒給卜大俠喝，但我不敢！」

白劍翎喔了一聲，心想卜正南雖不對，但罪也不至死，何必如此呢？

麗春皺著眉道：「白大俠！我看得出，你心很好，我該怎麼辦呢？我不拿毒酒給卜大俠，他們會殺我的，但我不敢拿給他！你看我怎麼辦呢？」

白劍翎沉吟了一會，道：「明天嗎？」

麗春點了點頭。

白劍翎道：「沒有關係，我知道了，你明天拿酒給卜大俠時我會辦的！」

麗春看了白劍翎一眼，退了下去。

第二天，天色已暗，黃德壽擺宴席請卜正南及白劍翎，賓主開懷暢飲，只有白劍翎滴酒不沾。

不一會，黃德壽擊掌三聲，麗春低頭捧著一杯酒走出，向卜正南道：「賤妾麗春，敬卜大俠一杯酒！」

白劍翎見她雙手都顫抖

著。

卜正南輕蔑的笑著，扭頭看著白劍翎。

白劍翎微笑道：「剛才你們說我不肯喝，現在這一杯我就喝了吧！」說完他接了過去，舉杯欲飲。

黃德壽與徐達開二人一齊變色，卜正南輕蔑的笑著道：「這杯是毒酒，是來毒我的，你怎敢喝！」

白劍翎一呆，不知卜正南怎麼知道的，黃德壽與徐達開面色死灰。

白劍翎看了卜正南一眼，淡淡一笑，舉杯一飲而盡。

麗春驚得暈倒地面。

卜正南眼中射出迷惑的光芒，看著麗春及白劍翎，丫環走出，將麗春扶了進去。

白劍翎百毒不侵，一杯毒酒焉能奈何他？

卜正南一手奪過了酒杯，自懷中掏出一包白色藥粉，抖了一些下去，白色藥粉立刻變成紫黑色，他面色微變，一手將酒杯向地面摔去，跟著回身走去。

黃德壽與徐達開二人呆呆站在那裡，望著地面上被卜正南摔成粉碎的酒杯。

白劍翎淡淡一笑，也走了開去。

半夜，窗外道：「白兄嗎？我是卜正南，你出來，我有話對你說！」

白劍翎推開窗戶，見卜正南正在視窗，面色凝重，輕蔑的笑容不再現於面上。

出了窗子，二人緩緩向園中走去。卜正南道：「白兄！你還有什麼事要我幫忙嗎？」

白劍翎止住腳步道：「卜兄指的是什麼？」

卜正南道：「你今天代我將毒酒飲下，可是對我有什麼要求嗎？」

白劍翎淡淡一笑，道：「沒什麼，我只希望江湖上不生風波！」

卜正南道：「我問的不是這個，我的意思好像說你有什麼仇人，或是不喜歡的人或是有什麼要我替你解決的！」

白劍翎一愣，笑道：「這我想沒有吧！」

卜正南疑惑的看著他，道：「那你今天為什麼要替我飲毒酒？」

白劍翎笑了笑道：「我只是想減少一些麻煩吧了！」

卜正南歎了口氣，道：「但我卜正南一向不受人恩，也不要人受我的恩！」

白劍翎笑道：「卜兄說笑了，既然是人，自小就受父母之恩，後受師長之恩，怎能不受人恩呢？」

卜正南哼了一聲，道：「我自小父母雙亡，我並沒受過他倆的恩！」

白劍翎笑道：「你既然是你父母的兒子，你就受了生身之恩，焉能說沒有？」

卜正南哼了一聲，道：「我才不聽你們這一套！」

白劍翎又道：「你不聽沒關係，但這確是事實，你無法否認的！」

卜正南又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白劍翎笑了笑，又道：「你現在武功如此高明，當然是你師父所授，你師父對你也有傳藝之恩！」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你說天南一俠奚萬全嗎？」

白劍翎點了點頭，心中暗思怎麼卜正南竟然敢直呼奚萬全的名諱，難道奚萬全不是他的師父嗎？

卜正南輕蔑的笑著道：「不錯，他對我的確有傳藝之恩，但他卻殺了我父母，這又該如何算呢？」

白劍翎一愣，心道原來如此，難怪卜正南對天南一劍奚萬全不滿。

卜正南冷冷道：「當年奚萬全為了我娘將我爹爹殺死，結果我娘也自殺了，那時我才三歲，當我長大了，終於我知道了這些往事！」

他說著轉頭向白劍翎道：「你說我怎麼辦？」

白劍翎見他眼中充滿殺氣，他微微搖了搖頭，沒有說話。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結果他沒有活出十二個時辰！」

白劍翎心中一寒。

卜正南繼續道：「但這老傢伙臨死向子午洞奔去，我也無法追入，因此金鱗劍隨他葬身在那洞中了！」

白劍翎緩緩道：「但你可想到你師父對你不但有傳藝之恩，而且還有養育之恩，他不該死在你手中的！」

卜正南怒哼了一聲。

白劍翎微微一笑，道：「我父親也是死在我師父劍下的！」

卜正南驚異的喔了一聲，問道：「那你怎麼辦呢？」

白劍翎道：「但他老人家是被迫的，迫不得已才如此的，他老人家並沒有錯！」

卜正南哼了一聲。

白劍翎笑著道：「無論如何，如果拋棄了仇不談，你師父確實是有恩於你，他不該死在你手中的！」

卜正南憤然起身，又沉思了一會，向白劍翎道：「我們不談這些了，雖然今天即使沒有你我也不會上當，但你今天助我，我以後一定會報答你的！」

說完他轉身離去。

白劍翎歎了口氣，也回房去了。

第二日，清晨，黃德壽向卜正南道：「卜大俠，前面還有許多路，我不想去了！」

卜正南輕蔑的笑著看著他。

黃德壽擦去了額上汗水，陪笑道：「我願賠償卜大俠的損失！」

卜正南輕蔑道：「你賠得起嗎？」

黃德壽陪笑道：「卜大俠請別生氣，我願將我身上所有的珍寶都送給您！」

卜正南冷笑不語。

黃德壽又道：「還有麗春也送給你！」

卜正南道：「就如此嗎？」

黃德壽陪笑著，右手揮著額上汗水，他自知毒酒不成，再往下去，自己性命難保。

卜正南輕蔑道：「怎麼不說話呢？」

黃德壽道：「卜大俠還要些什麼呢？」

卜正南道：「如果不去，那好，我只要你和徐達開二人項上之頭即可！」

二人聞言面色大變。

卜正南冷笑道：「少囉唆，往下走吧！」

二人相視，無言可答。

眾人向南行去，進入了雲南境內，卜正南昂首而行，凡是武林中人見了他都畢躬畢敬的叫一聲卜大俠！

不日至子午山，黃德壽看著山洞，面上露出詭秘的笑容。

卜正南側目輕蔑的望著他。

黃德壽媚笑道：「大俠！我們就進去吧！」

卜正南向四周掃了一眼，道：「就我們四人進去，其餘的人留在洞口好了！」

四人進入洞中，徐達開領先，手中舉著支火炬。

白劍翎見洞中四通八達，中間有無數的岔路。

黃德壽眼珠一轉，面上露出詭秘的笑容，旋即在懷中掏出一張羊皮紙的圖，他一人偷偷的看著。

卜正南輕蔑的哼了一聲，黃德壽收入懷中，道：「卜大俠！我們現在向內走吧！」

說完他帶頭，向洞中走去。

走了一程，黃德壽又自懷中悄悄的將圖取出。

卜正南哼了一聲道：「拿給我！」

黃德壽吃驚的看著卜正南，向後退去，口中道：「不！這可不行，羊皮圖在你手中，你要丟下了我們，那可怎麼辦？」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如果我想要你的命，可用不這麼麻煩！」

黃德壽無可奈何，遲疑了一下，將圖遞了過去。

卜正南接過了圖，雙眼仍然輕蔑的望著黃德壽。

他凝視著黃德壽，半晌才收回目光，他看著羊皮圖，見那皮上的毛均退光，而且已帶有黑斑，確是老皮了，他向四周看了看，默思剛才走過的路，和現在的位置，果然不錯。

他輕蔑的瞪了黃德壽一眼，道：「走！」

黃德壽驚恐的望著他，道：「你把圖還給我，不然我不進去了！」

卜正南冷冷道：「去不去隨你！」

說完轉頭向白劍翎道：「我倆走吧！」

二人向前走去，卜正南以為黃德壽及徐達開二人必會跟來，但突然二人向後奔去。

卜正南心中微震，他哼了一聲，面上又現出輕蔑的笑容。

但再走了一段路，那圖竟不對了，那圖只有三分之一的是真的。

黃德壽和徐達開躲了開，黃德壽仰頭大笑，道：「如何，卜正南武功再高，只怕也不能奈何我了！」

徐達開也笑道：「卜正南開始一定不服，而且白劍翎在他身旁，他也不能說喪氣話，他一定向裡闖，那樣非死不可了！」

黃德壽冷笑道：「當然！」他說著自懷中摸出另一張圖，道：「這才是真的！」

徐達開過去看著讚不絕口，連道：「黃德壽的匠工維妙難肖！」

黃德壽大笑道：「不錯，等他二人暈了後，我們去把白劍翎救出來，那他就會完全幫助我們了！」

徐達開冷笑了一聲，一手緊握著羊皮圖冷冷說道：「黃大老闆，別想了，圖還在我的手中哩！」

黃德壽道：「但圖是我的，你也是我雇的！」

徐達開冷冷道：「沒有用，我當鏢師已厭了，我也想當老闆了！」

黃德壽面色一變，道：「你看怎麼樣？」

徐達開冷笑道：「我想怎麼樣？我想要這張圖……」

黃德壽怒聲道：「你瘋了你，起出來後我會分你一半的！」

徐達開冷冷道：「不！我要的不是一半，而且白劍翎還在，你怎麼對付他？」

黃德壽怒道：「徐達開，你也想背叛我嗎？」

徐達開冷然長笑，挾圖向洞內奔去。

黃德壽等著他背影消逝，他面上再次詭秘的笑著，道：「狡兔三窟，僅免一死，誰知我還有第三張圖！」

說著他再自身上又摸出一捲羊皮。

卜正南見圖不對，他遲疑了一下，哼了一聲，一聲不響，還是向下走去。

白劍翎不知，也跟了下去。

走了半個多時辰，白劍翎咦了一聲，向卜正南道：「卜兄，我想不對！我好像覺得我們在繞圈子！」

卜正南道：「哪裡會！」他口中雖如此說，但心中也不由不著急，他在圖中對著，但哪裡還能對得出自己現在在哪裡。

但在白劍翎面前，他哪肯服輸，他仍然向下走著。

白劍翎止住腳步道：「卜兄！我看你手中的圖或是假的，我們不要再往下走！」

卜正南哼了一聲，輕蔑的一笑，但卻說不出話來。

白劍翎凝視著他，道：「卜兄！現在回頭，或許還來得及，再下去，就晚了！」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那你就回頭吧，我要往下走了！」

白劍翎無言的看著卜正南，道：「卜兄！聽我一次勸，這對你是沒有害的！」

卜正南輕蔑的笑了笑，向洞中走去，口中道：「白劍翎，今天幸好是你，如果換一個人對我說這些話，早就死在我手中了！」

白劍翎默默無言，看著卜正南，一直到他背影消失在視界。

他沉思了一會，向側面一個洞中走了進去。

走著走著，竟發覺那個洞愈走岔路愈少，最後只剩下一條通道。

前面遠處有一個轉彎口，忽然閃出一絲火光。

徐達開一手持著圖，一手舉著火炬，滿面驚恐之色，口中還喃喃道：「怎麼？圖上竟沒有這條路？」

白劍翎側身，徐達開匆匆而過，好似沒有看見他一般。

白劍翎遲疑了一下，繼續向前走去。

單一的通道突然開展，呈現出一個石室，石室中四通八達，四面有無數條通道，白劍翎遲疑著，不知走那一條路才

好。

突然正面洞口出現了一個人。

白劍翎一見，呆在那裡，半晌他急忙奔了過去，跪下道：「大師您好！」

苦行大師微微一笑，道：「孩子！你跟我來！」

說完他回身走去。

穿過了石洞，又至一間石室，地上坐著一個老人，白鬚白髮，正在那兒閉目靜坐，他睜開雙眼，目光炯炯，亮得嚇人。

苦行大師微笑道：「這位是子午客，我是被他救的！」

白劍翎躬身道：「子午客前輩，您好！」

子午客大笑道：「大師何必如此，說子午客他哪裡會知道，何不說我就是天南一劍奚萬全呢？」

白劍翎微驚，卜正南說奚萬全已死，怎麼他又活了呢？

奚萬全一笑，向白劍翎道：「你覺得奇怪嗎？」

白劍翎看著他，不發一言。

奚萬全道：「卜正南只知有藏寶，不知洞中還有千年靈芝，幸得我找到了，所以得免一死！」

說完歎了口氣。

又道：「但我已灰心了，天南一劍無惡不作，自那以後，我就成了子午客！」

白劍翎也低頭不語，心道：是啊！雖然他瀕臨死境，但他已悔悟了啊！

奚萬全笑了笑道：「我還是經常在江湖上走動，你的事和卜正南的事我全瞭若指掌，老實說，飛鳳劍比起奇正十三劍來，還是要差了一籌！卜正南不是你的敵手，但他天資絕頂，功力也僅僅差你一籌罷了！」

苦行大師笑道：「你也是飛鳳劍的傳人，如此說不怕滅了你的光彩嗎？」

奚萬全淡淡道：「大師是出家人，自己本就該看輕名利，怎麼對我的名利還會看得那麼重呢？」

苦行大師笑道：「檀樾恕罪，適才戲語，請勿見怪！」

奚萬全向白劍翎道：「我想贖我過去的罪，所以有一事想請你去做！」

白劍翎聽了道：「前輩吩咐就是，我白劍翎做得到的，我一定盡力去做！」

奚萬全起身，向白劍翎道：「你跟我來！」

走至一片石牆前，他雙掌輕拍，石壁打開，裡面立即呈現一片珠光寶氣，十二箱珍寶，耀目萬分。

奚萬全道：「這就是藏寶了，我想請你護至中原，中原黃河犯濫，這批藏寶不能食用，但可供救災之用！」

白劍翎點了點頭，道：「這麼多珍寶，我一人如何搬運呢？」

奚萬全笑了笑，道：「黃德壽一定會幫你搬的，至中原之後，我有辦法讓他不敢不拿去救災！」

白劍翎點了點頭。

奚萬全又道：「卜正南我會應付，你只要小心魚玉明即可！」

說完他一拉苦行大師，道：「大師我們走吧！」

他回頭向白劍翎道：「黃德壽要來了，我們走了！」

白劍翎站在當地，不一會，一支火炬出現，黃德壽轉了過來，他一眼看見白劍翎站在藏寶之前，他呆了一下，諂笑道：「白大俠，想不到您先來了！」

他用雙眼，看著那十二箱珍寶，其中任何一箱都可使他富可敵國了，但他想到要分白劍翎一半，心中不由暗自可惜！

但想卜正南不見了，他要算計白劍翎可更容易了。

白劍翎望著他，知他生性貪財吝嗇，他笑了笑道：「黃老闆，你可以去找人來抬這些藏寶了。」

黃德壽一聽，連忙向外走去，口中道：「好的，我立刻就去，但卜大俠呢？」

白劍翎淡淡道：「你別管了，但他一定出得去的，你用假圖騙他，他早就知道了！」

黃德壽停住了腳步，吃驚道：「什麼？」

白劍翎笑道：「他一時不會來，你別怕，我們可要快些走了！」

黃德壽連道：「是的！是的！」返身急奔出去。

官道上，出現了一列馬車，向中原而去。

白劍翎騎在馬上，向左右看著，兩天來，遇到過不少武林中人，但他們對這十二車的珍寶竟視若無睹，連正眼也不看一下。

這麼多的珍寶，從車轍上就可以看出不是普通的物品，而且在天南可說沒有人真正看過白劍翎的廬山真面目，但卻好似沒有一個人為了這批珍寶而動心。

白劍翎暗自擔心著，愈是沒有旁人敢動，可說愈是證明了金錢幫勢力之大。

走著走著，他一眼瞥見路旁一棵大樹上，嵌著十二個青銅錢。

白劍翎右手微舉，一列馬車齊停。

他眼角一瞥，看見一個人躲在大樹上枝葉濃密的地方。

白劍翎沉思了一會，心知如果金錢幫以眾多相淩，只怕不是他一人所接得下來的，他縱然能阻止他們，但亦僅能自保而已！

他策馬向前，用手向樹幹一震，十二個青銅錢一齊被震出，落向他掌心。

白劍翎看了看那些青銅錢，一揮手，馬車隊又向前走。

走了不遠，就看見信鴿自頂上飛過。

又走了一會兒，前面現出一排五人，攔在路中。

白劍翎策馬而上，中間一個黑臉的中年人也策馬而前，向白劍翎道：「判官筆李武奉魚幫主之命，來接收子午山藏寶，並問卜正南卜大俠的下落！」

白劍翎微微笑道：「原來您是奉金錢幫幫主之命來的，你們幫主卻為什麼不來呢？」

李武不屑道：「這種小事，我家魚幫主怎會親自動手，聽弟兄們說你把我十二個青銅錢收去了是嗎？」

白劍翎笑道：「貴幫主人不來，而想要藏寶，這可使我為難了，我也僅僅是受人之托，這批珍寶運去中原，去救災用的！」

李武冷道：「黃德壽將拿這些珍寶去救災嗎？就是救災，魚幫主一句話說要，誰又敢不給？」

白劍翎淡淡一笑道：「李兄！幫主如果不親自出來，恕我不能從命！」

李武哼了一聲，道：「好大的口氣，就憑我李武你也不敢不給！」

白劍翎笑道：「李兄的意思是……」

李武一眼瞥見身後四人，他哼了一聲道：「我李武奉魚幫主之令，今日這批藏寶是非到手不可！」

白劍翎笑了笑，自懷中摸出那十二個青銅錢，用手按了按，交給李武道：「請李兄取出這十二個的青銅錢，上覆貴幫主，說我白劍翎願和他親自一談！」

李武看了看那十二個青銅錢，看上去毫無異狀，他伸手一接，誰知十二個青銅錢竟已成了碎銅了。

他呆了呆，不信的再看了看，確實都已成了碎銅，他疑惑的看了白劍翎一眼，口中喃喃道：「白劍翎？白劍翎！」

白劍翎笑了笑，沒有說話。

李武向身後四人看了一眼，道：「原來是白大俠，我雖居天南，但白大俠之名仍然如雷貫耳，但是……」

他說完抬頭看了看白劍翎，繼續道：「在下是奉了幫主之命，要留下這十二車子午山藏寶，但我願領白大俠去見敝幫主！」

白劍翎皺了皺眉道：「李兄是否能請貴幫主來一趟？我不願這些藏寶被人扣下！」

李武冷冷一笑，道：「不用說敝幫主的義兄卜大俠，即使是敝幫主你也接不下來，子午山藏寶密切關係著金錢幫向中原發展的前途，這批藏寶你如果想要帶回中原，老實說，那根本就不可能！」

白劍翎笑了笑，道：「李兄的意思是現在就要這批珍寶了，是嗎？」

李武看了看白劍翎，他自知遠非白劍翎的敵對，白劍翎不答應他也不能奈何，他吸了口氣道：「如果白大俠願意留下，我李武就代表魚幫主謝謝

你了！」

白劍翎道：「托我的人可不是黃德壽！」

李武道：「那是誰？」

白劍翎凝視著李武道：「天南一劍，奚萬全！」

李武面色一變，怒道：「白劍翎！你欺人太甚，別以為你天下無敵，金錢幫對這子午山藏寶是要定了，你留下便罷，否則只怕你死無葬身之地！」

白劍翎淡淡道：「奚萬全並沒有死，此刻或許和卜正南在一齊，你信便信，不信我也不勉強你們！」

李武哼了一聲，道：「那你的意思是這十二箱珍寶你要帶走了，是嗎？」

白劍翎道：「正是！」

李武道：「那好！我李武奉魚幫主之命要你將藏寶留下，那我可要見識見識白大俠的武功了！」

白劍翎道：「如果李兄堅持一定要比，我白劍翎也只有奉陪了，但還希望李兄能夠手下留情！」

李武本自知不敵，但他又不能不戰而退，只好硬著頭皮一試。

他自背後抽出一對判官筆，一言不發反手一招「揚眉吐氣」，向白劍翎胸前點去。

白劍翎身形微側，閃了開去。

李武再次雙筆齊出，一招「雙峰英立」，直取白劍翎雙目。

白劍翎上半身向後倒去。

李武大喜，白劍翎如此閃法，那還不是自找苦吃，他再攻一招白劍翎如何躲！

他大喝一聲「倒！」全身功力聚於筆尖，使出「左右參差」，雙筆一上一下向白劍翎胸前擊去。

白劍翎右手微起，食指微屈，向雙筆叩去。

李武兩支判官筆被震起，震得他身形一搖，幾乎落下馬背。

他這下得面如土色，夾著馬，連退了三步。

白劍翎坐起身子，笑了笑，看著他沒有說話。

李武哼了一聲，向後一揮手，與另外四人一齊退下，五匹馬轉頭奔去。

白劍翎笑了笑，一揮手，馬車又向前行。

黃德壽在馬車中，李武一出現就嚇暈了，馬車開始走，他這才緩緩醒來！

白劍翎心知這一路都要多事了，如果魚玉明是君子，他自會出來，但如果他只是見利忘義的小人，那祇怕難免重重偷襲了！

向前走了五里餘，前面現出一道峽谷，約有百丈之長，雙壁上全是亂石，大小不一，好個險要所在！

白劍翎皺了皺眉，心想如果魚玉明要截，只怕這兒是埋伏最好的地方了。

他揮手要馬車停下，他單人匹馬向峽谷內奔去。

白馬向前衝去，眨眨眼就到了盡頭，他左顧右盼，峽谷中竟無絲毫可疑之處，他心中暗暗驚奇，突然馬車處一片混亂，車夫一個個中箭，倒下馬來。

白劍翎大驚，拉轉馬頭，策馬急奔，向馬車處奔去。

但峽谷之上此時出現一片人影，巨石如雨點一般落下，向白劍翎擊去，阻住他，不讓他奔回原處。

白劍翎視界所到，一個個金錢幫幫眾湧出，向馬車奔去。

他長嘯一聲，身形離鞍而起，雷音神功隨手發出，擊開落石，身形如閃電一般撲回。

山頂上一聲長笑，一個青衣少年自山頂飛下，向白劍翎截去。

白劍翎以乾龍御天之式，閃開了那人，向馬車上落了上去。

身後那少年追趕了過去說道：「閣下不愧是中原第一高手！」

白劍翎凝立在一輛馬上，問道：「可是魚幫主嗎？」

那青衣少年長笑道：「不敢，魚玉明正是我！」

白劍翎道：「好！那你命令你的幫眾退下！」

魚玉明長笑不言，目光中閃動著殺機，一瞬即杳。

白劍翎凝視他道：「魚幫主！你也是少年英俊，怎麼如此賤視人命？」

奇正十三劍

魚玉明笑容一斂，長揖道：「魚玉明一向眼光短淺，今日聞及白大俠金玉良言，使我不勝感佩！」

說完他轉頭向幫眾喝道：「白大俠的話你們聽見沒有，趕快退下，不得妄殺一人！」

幫眾聞言，一齊向後退去。

魚玉明回頭向白劍翎道：「白大俠，我已替你做了一件事了，我義兄卜正南的下落，請你告訴我！」

白劍翎一愣道：「卜大俠的行蹤我也不太清楚，但據我所知，他師父天南一劍奚萬全要找他！」

魚玉明朗聲長笑道：「好！好！」

白劍翎道：「這批藏寶是天南一劍奚前輩要我代運至中原救災用的，希望魚幫主能夠惠予放行！」

魚玉明長笑一聲，轉頭向幫眾們叫道：「你們聽見沒有！散開，讓道！」

幫眾全退開，讓出了道路。

白劍翎正要謝，魚玉明又長哼了一聲道：「白大俠，我你做了一件事，我希望你告訴我義兄卜正南的下落！」

白劍翎愣了愣，知魚玉明不肯相信他，他沉吟了一下道：「魚幫主，我剛才已說過了，我說的全是實話！」

魚玉明又朗聲長笑道：「白大俠！你這可就不對了，我魚某人並沒有疑心你說假話，你卻如此，難道你有些心虛嗎？」

白劍翎微微一笑道：「魚幫主這樣叫我如何說？卜正南深入子午洞，但他師父要去找他，這就是了！」

魚玉明冷哼了一聲，道：「白大俠，我替你做了兩件事，而你卻不肯將我義兄真實的下落告訴我，你是認為我魚玉明好欺嗎？」

白劍翎淡淡道：「魚幫主！你我均非孩童，我怎能欺得你？」

魚玉明冷冷一笑，道：「白大俠，既然如此，我倆多談無益，但只怕你要後悔！」

說完他盯視了白劍翎一眼，向後退去。

白劍翎眼光急掠，見金錢幫幫眾均已站至有利的地位，劍拔弩張，似等魚玉明號令一發就要開始攻擊了。

他先前將馬車車輪擊毀，雖阻止了金錢幫將珍寶運走，但卻亦使這列馬車全困這兒，不能動了。

魚玉明冷冷一笑，飛身站至一塊巨石之上，凝視著白劍翎。

白劍翎回眼一掠，見車夫不是死傷了，就是藏開了，黃德壽自開始便躲在車中，一動也不敢動。

魚玉明開口道：「白大俠，你還有一個機會，我再問你我義兄下落如何？」

白劍翎笑了笑，道：「我白劍翎現在無話可說，在這兒我只希望魚幫主不要傷及他人，全向著我白劍翎來好了！」

魚玉明冷冷一笑，道：「好仁慈的心腸，這我可答應，但必須要以我義兄卜正南的下落來換！」

白劍翎向山頂上掃了一周，見山上也佈滿了人，他心想這魚玉明真是夠狠的，只怕不容易制服他。

他心念微動，身形平飛而起，斜斜向上飛去，一直撲向魚玉明。

魚玉明冷笑凝立，他身後射出一陣箭雨，向白劍翎射去。

白劍翎身形一沉「坤馬行地」，身法由正轉奇，閃電似的向魚玉明射去。

魚玉明眼中閃過一絲驚異的光芒，他哼了一聲，身後立即響起一陣機簧聲，一排硬弩向白劍翎射去。

白劍翎身形微一浮沉，硬弩擦身射過。

他落身至魚玉明身旁，道：「魚幫主，你今天如果肯放過我，我白劍翎日後雖不敢說知恩圖報，但魚幫主有事我白劍翎願盡一份心力！」

魚玉明凝視著白劍翎，半晌道：「我別無他事，我只要知道我義兄的下落！」

白劍翎沉默了一會，道：「魚幫主，我如何才能使你相信呢？」

魚玉明冷冷道：「說實

話！」

白劍翎默默無言。

魚玉明道：「天南一劍奚萬全根本無法再活下去，當年我義兄武功雖不高，但天南一劍被我義兄灌醉，連擊了三掌，而且將金鱗劍刺入他腹中，他能活嗎？」

白劍翎道：「是的，你說得很對，奚萬全是活不了了，但他逃脫了，你相信一個人服了玉貞水之後還能活嗎？」

魚玉明默默無言。

白劍翎又道：「當今世間誰能說連受鐵仙三下巨靈掌還能活的！」

魚玉明道：「你說的是誰？」

白劍翎凝視著魚玉明，緩緩道：「我，當然！這些你都以為不可能！」

魚玉明哼了一聲，表示不相信。

白劍翎繼續道：「但你也知道，我中了鐵仙三記巨靈掌，只要我身旁有火靈丹就可以了，我服了玉貞水，火靈丹，青靈丹，及金液銀丸才照樣可不死，天南一劍雖受了很重的傷，但有千年靈芝，他會死嗎？」

魚玉明無可奈何的哼了一聲。

白劍翎道：「魚幫主，卜大俠是和我一齊入洞的，但他拿了一張假圖，而天南一劍已不是昔年的天南一劍了，他改名為子午客，他已歸心向善，既然當年他本不該殺卜大俠的父母，當然至今他已不會對卜大俠如何的，你放心，他或許不久就會出來了！」

魚玉明道：「好吧！我姑且再暫信你一次，這次只要你把珍寶留下，我就讓你走！」

護寶屢鬥魚幫主

白劍翎道：「魚幫主，這批珍寶……」

魚玉明冷哼了一聲：「你既然能真實的告訴我我義兄下落，我自然很感謝你，但我所能做到的僅此而已，其他的話你別對我說！」

白劍翎道：「但這關係千萬災民！」

魚玉明道：「一將功成萬骨枯，這是至理名言，你白劍翎今日能成名，難道你沒有想到你劍上沾過多少人的血嗎，你也不想一想，你的名聲也是血淋淋的嗎？」

白劍翎沉聲道：「魚幫主，我不否認有劍上染血，但你可知道，我劍上所染的人的血，沒有一個無辜。」

魚玉明道：「白大俠！我聽說令師是千智禪師，那是真的嗎？」

白劍翎點了點頭。

魚玉明大聲道：「那你應該知道佛家最戒殺生，而且人性本善，你應渡化那些人才是，但你怎麼能開殺戒呢？」

白劍翎道：「你也可知佛家要有韋馱與四大金剛來護法嗎？」

魚玉明冷笑：「你殺了一個惡人只是少了一個惡人，你渡了一個惡人，不但少了一個惡人，而且還多了一個善人，不是嗎？」

白劍翎淡淡一笑道：「如果一個人他生命在你手中，你放了他，你的親友就要受害，那你是放了他還是毀了他？」

魚玉明冷笑道：「你是要我說毀了他嗎？」

白劍翎不答，又向魚玉明問道：「如果一個人他生命在你手中，放了他對你親友無損，你是放了他？還是毀了他呢？」

魚玉明冷冷道：「這次你的意思是要我說放了他嗎？」

白劍翎淡淡一笑，道：「不！你錯了，我想這只關係到你私人親友，你本身的利害，這樣做只有恩怨之心，而無是非之心，如果那人是官，而你親友是盜，你怎麼說呢？難道說真的要毀了他嗎？」

魚玉明冷然長笑道：「不是！」

白劍翎又道：「如果這人無損毀於你親友，而不容于人群，你放了他嗎？」

魚玉明冷笑道：「那我就沒有想到了，我想或許我一高興就會放了他，我如果不高興就……哼！」

白劍翎淡淡一笑道：「你以為你所以活著是為了稱雄于武林嗎？」

魚玉明傲然道：「人生不

為名利，那為什麼呢？以你而論，今日能被稱為武林第一，難道這不是名嗎？」

白劍翎道：「人生在世追求名利，所得的也不過是虛名虛利而已，誰能自世間帶走些什麼嗎？」

魚玉明冷冷道：「我可使自己的名聲永傳！」

白劍翎笑道：「如何呢？」

魚玉明長笑道：「只要我以這批珍寶做基礎，我可創造自己的名聲！」

白劍翎微微一笑，道：「魚幫主，這全是虛名，即使你一言一行能支持天下所有，又怎樣呢？」

魚玉明傲笑道：「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如此我願已足！」

白劍翎道：「但連你自己也知道，憑自己一人，自古至今有誰能留下名來的！」

魚玉明道：「但我只願我名留下就好！」

白劍翎笑了笑，道：「但誰也知道，那並不是你一人所能得的，那有什麼意思呢？」

魚玉明冷笑不言。

白劍翎又道：「魚幫主！你也是聰明人，你也知道，名利得之無用，你為什麼不肯捨棄這批珍寶，而將牠用至救災呢？」

魚玉明冷冷道：「白大俠！我現在還是稱你為白大俠，你快趁我未改口之前走開，我要向中原發展，這批珍寶我更是非要不可，虛名虛利，你雖不在乎，但我卻耿耿於懷，你我並不相宜，你走吧！」

白劍翎笑道：「魚幫主既然知道那是虛名虛利，又何必耿耿於懷呢？」

魚玉明冷笑道：「白劍翎！那你為什麼得武林第一的稱號呢？難道這不是虛名嗎？」

白劍翎笑了笑，想開口。

魚玉明又冷笑一聲，接下去道：「人說別人總是容易的，如今你自己名已有了，自然是樂得如此，一方面使人不和你爭，另外又可以表示你清高，使你的聲名益隆，白劍翎，你說，我說得對嗎？」

白劍翎沉默了一會，笑了笑道：「魚幫主，你說得也很有道理，但老實說，我剛才並沒有想到這點，我說的只是我心中所想的罷了！」

魚玉明冷哼了一聲，道：「是嗎？我以為凡人都會看重名利的，你不是人嗎？」

白劍翎道：「魚幫主，好名不能算一件壞事，而且好名可以使人走上正路，你魚幫主今日放手，使千萬災民獲救他日亦必聲望益隆！」

魚玉明道：「對，你說得也很對，但我可不喜歡這些，我情願得了這些珍寶自己再打算！也許我會至中原後，拿出一部分來救災！」

白劍翎歎了口氣，道：「那是不可能的，奚前輩已有吩咐，要我護至中原！」

魚玉明冷冷道：「但你護得了嗎？」

白劍翎道：「當然不一定能辦到，但我願盡力而為！」

魚玉明朗聲長笑，道：「死而後已？」

白劍翎點了點頭。

魚玉明又長笑了一陣，然後一斂笑容，冷然道：「但你保的鏢今日要丟了，你去把奚萬全找來吧！」

白劍翎笑了笑，道：「我不行嗎？」

魚玉明不屑的長笑道：「你嗎！你既然對這批珍寶無法作主，你有什麼用呢？」

白劍翎微笑道：「但你可以作主呀！」

魚玉明哼了一聲道：「自然我可以作主呀！」

白劍翎道：「你勝了我，我想不給也不行，你敗了，那你自然不該要了！」

魚玉明大笑道：「如此很痛快！」

白劍翎也笑了笑。

魚玉明笑完道：「但是不行，這珍寶我是非要不行，既使你勝了我，你能保這批珍寶不到我手中嗎？我現在並不是魚玉明，我是金錢幫，你要勝過我金錢幫幫主，珍寶我不但不要，我情願送你們至中原！」

白劍翎遲疑了一下，道：「如何才算勝過金錢幫呢？」

魚玉明不屑的笑了一陣，

道：「你嗎？」

白劍翎道：「正是！」

魚玉明冷冷道：「以你的武功，不試可知，非敗不可！」

白劍翎笑道：「我白劍翎不自量力，那我要如何才算勝過金錢幫呢？」

魚玉明冷笑兩聲，道：「那很簡單，只要你能將子午藏寶運回中原，而不在我金錢幫手中，那就算你勝了！」

白劍翎知魚玉明在戲弄他，他笑了笑，道：「這很難辦到，但我願一試！」

說完知再說也沒有用，就起身向回而去。

魚玉明冷笑道：「很好！」

白劍翎回身道：「這是我白劍翎與貴幫金錢幫賭的嗎？」

魚玉明大笑道：「正是！」

白劍翎道：「那請魚幫主非是必要，不得殺傷其他的人！」

魚玉明道：「我沒這種慈悲心，他們都應歸你保護，你應保護他們！」

白劍翎沉思了一會，回頭向魚玉明道：「我白劍翎別的無能為力，只怕要請魚幫主送行了！」

魚玉明大笑道：「那可有趣，你居然要將我當做人質了！」

白劍翎不再多言，身形微弓，身形向魚玉明射去，他自知除非將魚玉明當做人質，否則難闖此關。

白劍翎身形前衝，魚玉明在長笑聲中，身形向後飛退。

四外長箭亂飛，向白劍翎射去。

但聞白劍翎長嘯一聲，身形直拔而起，飛昇至十丈以外，跟著身形瀉下，閃電般向魚玉明追去。

利箭一至白劍翎身旁，都紛紛被他以雷音神功逼落。

魚玉明一回頭，見白劍翎直追而至，聲勢如此，心中不由微驚，他長笑一聲，身形反迎而上，向白劍翎迎去，雙掌向白劍翎胸前印去。

白劍翎反手向魚玉明手腕扣去。

魚玉明冷冷一笑，雙手微沉，換掌為指，點向白劍翎胸前「璿璣穴」。

白劍翎身在半空，微一擰身，雙腳向魚玉明踢去。

白劍翎長吸一口氣，身形在半空中急閃，身法連變，連出三招向魚玉明攻去。

魚玉明心中大吃一驚，他大喝一聲，運氣逼住身形，直向下墜。

白劍翎身形在半空中悠然一轉，斜斜向魚玉明追去，身形雖快，但不失優雅。

魚玉明一落地，四面機簧聲立響，砰的一聲，數十支硬弩向白劍翎射去。

白劍翎揮掌擊去，身形不由一滯。

魚玉明冷冷一笑，一揮手，十名黃衣人出現，一齊抽出刀子向白劍翎攻去。白劍翎反手出掌，向黃衣人逼去。

十名黃衣人均是高手，十人一齊出刀，硬接了白劍翎一掌，立刻向四面分開，向白劍翎圍攻過去。

白劍翎腳已將落地，他長吸一口氣，身形又向上昇起。

跟著身形飛繞，出掌向黃衣人連連擊去。

十名黃衣人又是一齊揮刀攔住。

白劍翎身形略沾即起，他心念一動，靈光電閃，立將「雷神震天」之式改為「雷神震地」之式擊出。

十名黃衣人一齊大喝一聲，出刀攔去。

魚玉明已看出白劍翎此次勁力有異，他疾擊一掌，十人齊分。

轟的一聲，飛沙走石，地面被擊成一個數丈大的坑。

十名黃衣人一分之後，又向白劍翎撲去。

白劍翎一掌擊空，原來是有意的，想先懾敵之氣，但十名黃衣人卻毫不退卻，他身形一翻，雙掌一護胸前，一護背心，分開出掌，向十名黃衣人擊去。

不等和十名黃衣人接實，他身形疾閃，以「乾旋坤轉」之式，閃電似的穿出了陣中。

十名黃衣人失了目標，頓時陣式大亂。

白劍翎見機不可失，回身

再次穿入，閃電似的將十人一一點上了穴道，隨手拋出，向馬車拋去。

魚玉明在一旁看著，心中暗暗吃驚，想不到白劍翎的身法竟然會如此奇詭，他也不一定是對手。

白劍翎制住了十人目光向四周一掃，他知道僅此十人不足脅勒魚玉明，他雙腳微動，向魚玉明撲去。

魚玉明長笑一聲，一手撤下長劍，向白劍翎迎去，同時一揮手，金錢幫眾紛紛向馬車撲去。

白劍翎吃了一驚，魚玉明長笑一聲，道：「白劍翎，你我來一決勝負吧！」口中說著，長劍向白劍翎分心刺去。

白劍翎心想先制服魚玉明，但劍不在手邊，頗為不便，他身形疾閃，一手自地面上隨手撈起一柄斷刀。

魚玉明冷冷一笑，長劍往回一帶，向白劍翎斬去。

白劍翎身形一起，「乾龍御天」，身形疾轉而起，向魚玉明頸間劃去。

魚玉明冷哼一聲，身形一低，「一柱擎天」，向白劍翎腹部刺去。

白劍翎身形疾轉，「星飛繞樹」，斷刀連連刺出三刀，向魚玉明攻去。

魚玉明心中一寒，大喝一聲，長劍疾疾劃出，一片劍幕攔在身旁。

白劍翎不停刺出，劍刀一交，立分上下，魚玉明當場被震退三步。

白劍翎回眼急掠，見馬車又已全被金錢幫控制了，他心中大急，將全身勁力聚於刀身，以「柳色千條」之式向魚玉明攻去。

魚玉明悶哼一聲，回劍向白劍翎眉心刺去。

白劍翎長嘯一聲，展出「日輪三現」向魚玉明攻去。

「日輪乍現」，魚玉明大吃一驚，長劍一圈，向白劍翎點去。

叮的一聲，魚玉明長劍脫手飛去。

魚玉明不等白劍翎再攻，運掌向白劍翎攻去。

白劍翎斷刀劃出，向魚玉明攻去。

魚玉明哼了一聲，只有收手。

白劍翎斷刀圈住魚玉明，左手向魚玉明穴道點去。

魚玉明面現冷漠，不架不擋。

白劍翎正要點上，他大喝一聲，雙手一揮，十二金錢鏢脫手而出。

白劍翎心中一驚，身形疾退，十二金錢鏢在半空中飛轉著，發出嘶嘶的聲音，忽急忽緩的向白劍翎飛去。

魚玉明十二金錢鏢出手，身形不停的向前竄去。

白劍翎輕嘯一聲，斷刀揮處，「柳色千條」，一片劍影攔在身前。

十二金錢鏢縱橫飛舞，有些直擊而上，有些飛繞向身後攻來。

白劍翎身形一矮，一招「劍氣衝雲」，用斷刀將十二金錢鏢逼落。

他抬眼見魚玉明已走出五丈開外，他大喝一聲：「魚幫主慢走！」跟著追了上去。

白劍翎知魚玉明一脫手，這事就麻煩了，所以施出全力，追了上去。

魚玉明頭也不回，一直向前奔去。

白劍翎奮力緊追。

眨眨眼就出百丈開外，白劍翎離魚玉明身後也不過丈八遠。

魚玉明倏地一回頭，右手單手擊出一連串十二枚金錢鏢，向白劍翎射去。

白劍翎微驚，魚玉明以十二金錢鏢成名，自然破他十二金錢鏢並非易事，剛才一舉而破，想他現在使出的才是他的看家本領。

白劍翎手使斷刀，頗為不便，武功已大為減色。

魚玉明鏢一出手，仍然向前奔去。

白劍翎見十二金錢鏢已飛至，不破也無法追。

一連串的金錢鏢，突然最後一枚金錢鏢愈走愈急，將前面十一枚金錢鏢擊得東倒西歪，向四面飛去。

白劍翎追了上去，斷刀向那枚金錢鏢迎去，那枚金錢鏢一沉，斜斜向上切至，其餘十一枚也互相亂碰，飛走弧

形，切向白劍翎。

白劍翎大喝一聲，左掌一起，「雷神震天」立即震飛頂上射來的金錢鏢，身形如閃電一般飛起。

最後那枚金錢鏢自下而上，將其餘的金錢鏢擊起，又向白劍翎射去。

白劍翎長吸一口氣，身形在半空中飛繞了個圈，直向魚玉明追去。

他以絕世的功力，使出絕頂的身法，後力不繼的金錢鏢立刻被甩開，他身如神龍經天一般向魚玉明撲去。

魚玉明也不是弱者，也不是這麼容易就被追上的，他也是聰明絕頂，取勝固然無法，但要脫身卻可輕而易舉的。

他反手又射出三枚金錢鏢，向白劍翎射去。

白劍翎反手揮刀，連落金錢鏢，但魚玉明在金錢鏢中所蘊的勁力也非常人可比，因此白劍翎的身形也不能不受阻。

魚玉明一直向山中奔去。

白劍翎緊追不捨，他知如今如再不能獲得魚玉明那局勢完全無法挽回。

魚玉明心中早有計劃，他算好時間，想手下大約已將場地清理好了，他一手扣上五枚金錢鏢，返身凝立，向白劍翎道：「白劍翎，你一直追我幹嗎？你保的鏢全被我手下收拾好了，我看你算了吧！」

白劍翎早知那是必然，他不理魚玉明的話，還是向他追去。

魚玉明朗聲長笑，道：「讓你見識見識我十二金錢鏢的手段如何！」

說著他右手連彈，五枚金錢鏢排成一線，向白劍翎射去。

白劍翎心急似火，輕嘯一聲，用斷刀護住身，向魚玉明追去。

五枚金錢鏢快慢忽變，以梅花形向白劍翎擊至。

白劍翎揮刀擊去，五枚金錢鏢一分，一齊向白劍翎背心擊去，繼而五枚合而成一，直擊下去。

白劍翎反手刀出手，撞落五枚金錢鏢，但轉了過去，魚玉明的蹤跡俱杳。

他呆了呆，心想魚玉明不可能這麼快就奔走了，居然不見了。

白劍翎向四面看看向山旁搜索，他還是找不到魚玉明。

他懊喪的站著，忽然一眼瞥見身旁有一塊巨石似被搬動過，他一手推開，裡面果然是一個洞穴，他急忙衝了前去。

走了半盞熱茶的工夫，到了盡頭。

盡頭堵了一塊巨石，他一手推開巨石，走出一看，不由呆住。

原來那正是剛才馬車被阻的亂石溝。

白劍翎走了下去，亂溝中一片清涼，一點東西都沒有留下。

溝旁一棵大樹上用劍釘了一張紙條，道：「子午藏寶十二箱拜領！金錢幫幫主魚玉明。」

白劍翎看著默默無言，他知魚玉明計劃早已想好了，不由自己不受所愚！

他瞥眼望見地上馬車壓過的輪跡，他沉思了一下，立即一把拔下那柄劍插在背上，追了下去。

天色已黑，天空中掛著皎潔的月色。

白劍翎按著車跡向前走去。

走了一段路，不禁呆住，原來魚玉明已想到了，岔路上每一條都有馬車壓過的痕跡。

白劍翎沉思了一會，走中間一條較大的路追下去。

他剛一起步，林中一聲馬嘶，白劍翎心頭一震，那正是他那匹白馬的嘶聲。

他毫不猶豫向林中衝去，只聽林中一陣哨聲，一陣箭雨射至。

白劍翎急忙飛身而起，心道：「原來如此！」

他剛才還在奇怪魚玉明的行動怎麼這麼快，原來卻躲在林中，車轍不過是誘敵之計，要不是自己白馬的嘶聲，恐怕自己又上當了。

白劍翎自背上抽出長劍，一劍在手，如虎添翼，他長劍左右飛舞，亂箭紛紛被擊落。

林中又是一陣口哨聲，十二輛馬車本來隱藏在林中，此時一起向前奔去，一排弓箭手出現，用硬弩攔住白劍翎的

去路。

白劍翎衝了下去。一聲長笑聲中，魚玉明出現，他大聲道：「白兄！別來無恙乎？」

白劍翎一領長劍，向魚玉明身前落了下去。

魚玉明傲笑道：「白兄，我手中握有一群人的性命，你是知道的，你總不希望那些人變成屍體吧？」

白劍翎一呆，魚玉明又傲然長笑。

白劍翎笑了笑，道：「魚幫主，你也知道，我不出手，他們更危險，是嗎？」

魚玉明大笑道：「不然，你不出手我可以以他們來勒脅你，你動手，他們就沒有價值了，我留下也沒有用，你以為對嗎？」

白劍翎道：「不！我既然因他們而不動手，自然他們暫時會活著，但再下去你也不會讓他們活，如果我動手，一旦以你做人質，結果你必知道！」

魚玉明大笑道：「好妙論，你說的也不錯！」

白劍翎一瞥眼，見那些馬車均要奔走了，但魚玉明在此，而且他手中有劍在，不怕魚玉明不還！

他身形一動，長劍向魚玉明前心逼去，口中道：「好！這兒沒有山洞了！」

魚玉明一手抽出長劍，大笑道：「真想不到，我一時不在意，竟把長劍留給你了，咱們好好鬥鬥吧！」

白劍翎一言不發，他順展奇正十三劍，疾攻魚玉明，想將他一鼓成擒！

魚玉明和白劍翎這一對劍，魚玉明連遇險招，瀕臨危境。

白劍翎奇招擊出，十招之內，將魚玉明逼得背樹而戰。

魚玉明心中驚恐萬分，以他的功力，開始時對白劍翎毫不放在眼中，認為他所得的不過虛名而已，如今自己竟敗得如此慘。

白劍翎反手展出一式「劍掃千軍」向魚玉明攻去。

魚玉明怒喝一聲，右手長劍向白劍翎擲去。

白劍翎已穩操勝捲，他用劍一撥，撥開魚玉明長劍，挺劍再攻。

魚玉明欲再施故計，只見他一手灑出十二枚金錢鏢，以「劉海灑金錢」的手法向白劍翎灑去。

白劍翎哪容魚玉明施故計，他輕嘯一聲，施弧光劍法，長劍挑起，「虹阻長空」，十二枚金錢鏢投入，了無音訊。

魚玉明金錢鏢一出手，身形跟著竄起，向後奔去。

白劍翎嘯聲未畢，劍勢化為「日輪三現」之勢，向魚玉明繞去。

魚玉明大吃一驚，他手中長劍已失，只餘金錢鏢，但剛才十二枚金錢鏢齊出，竟被白劍翎於剎那間破去，無法再施故技了！

但他總希望一試，他反手彈出兩枚金錢鏢，射向白劍翎雙目。

白劍翎右手一起，屈指將那兩枚金錢鏢彈上半空中，右手劍勢不停，仍然以「日輪乍現」之式向魚玉明繞去。

魚玉明無奈，滾身而逃，雙手連發，將全身僅餘的二十四枚金錢鏢同時發出，一齊攻向白劍翎。

白劍翎劍勢不停，「日輪再現」將二十四枚金錢鏢絞成粉碎。

「日輪三現」，魚玉明閉目待斃。

白劍翎一手點中了他的麻穴，道：「魚幫主，我不得已如此，希望魚幫主下令放車，同時送我們一程。」

魚玉明閉目不言。

白劍翎道：「魚幫主！你是一幫之主！」

魚玉明還是不言。

白劍翎道：「魚幫主！你是一幫之主！」

魚玉明還是不言。

白劍翎向四周一掃，見金錢幫還有許多人，他大聲道：「李武何在？」

李武應聲而出，怒視著白劍翎。

白劍翎道：「貴幫主已落我手中，你快要手下放車放人！」

李武閉口不答。

魚玉明朗聲長笑了一陣，

道：「白劍翎，你想挾天子以令諸侯嗎？我告訴你，這兒行不通，這是金錢幫，沒有我魚玉明的話，誰敢動！」

白劍翎道：「但你在我手中，我要你下令！」

魚玉明大笑道：「白劍翎！你以為你勝了我金錢幫嗎？我告訴你，決不可能，以你，決勝不了我金錢幫，我一命抵十命，何樂而不為？」

白劍翎道：「你真不要命了嗎？」

魚玉明大笑道：「我死不足惜，藏寶早已運走了，我死後我義兄卜正南自會替我而為幫主，那時他可以向中原發展，他可替我報仇！」

白劍翎道：「他在哪兒？」

＊　＊　＊

卜正南向洞內走去，他一手持著火炬，一手持著假圖，在洞內盲目的走著。

洞中左右前後全是洞，但不知哪一個路才是正式出去的，還是向藏寶去的。

他真後悔，如果當年他將金鱗劍拔出來，那他今日也不必上黃德壽的當了，他口中雖不認輸，但心中不由不認輸了。

他在洞中繞了一天一夜，做下了無數的記號，因為他自己是認為一直向前走的，但走來走去好似老在那一塊地方。

他沮喪的坐下，扶著頭在沉思著。

突然他似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他一抬頭，天南一劍奚萬全竟呈現在他眼前。

他吃驚的站了起來。

天南一劍奚萬全凝視著他，半晌笑道：「正南！你還沒有忘記我吧！」

卜正南驚道：「你是誰？你是奚萬全的靈魂嗎？奚萬全早死了！」

奚萬全道：「不！他還沒死，就站在你面前！」

卜正南大聲道：「不！他死了，他決不會活的！」

奚萬全道：「是的！他死了，以前的他死了，但另一個又復活了！」

卜正南驚心的站著。

奚萬全歎了口道：「孩子！我們有七八年沒見了，我們坐下談談吧！」

卜正南鏘的一聲，抽出了長劍道：「你快走！否則我殺了你！」

奚萬全笑道：「孩子！你別忘記！我是你的師父，你的武功全是我教的，而且金鱗劍還在我手中！」

卜正南定了定神，咬牙道：「你這惡賊，我沒有你這種師父，你殺了我父母，你是我殺父母的仇人，我不能讓你再活下去！」

奚萬全道：「孩子，當年確實是我不對，我不該殺了你父母，但我收養了你，自小養大你，傳你武技，難道你一點都不在意嗎？」

卜正南哼了一聲道：「別說了，說來說去你是怎麼好，你殺了我父母就該償命！」

奚萬全道：「是呀！但我已償過命了，你對我已無仇恨可言了！」

卜正南冷笑一聲，挺劍而前道：「不！你怎麼能逃得活命我不管，但你必須死！」

奚萬全道：「孩子！你坐下來，我倆談一談，我有金鱗劍，你敵不過我的！」

卜正南後退兩步，用背抵住了牆，凝視著奚萬全，金鱗劍正是他夢寐所求的，今在奚萬全身上，他要用強，決無辦法，反有性命之憂，如今奚萬全好似對他並無敵意，他不如暫時先收手，等得了金鱗劍，穩操勝算時再說呢！

他放下了劍，坐了下來。

奚萬全原也是此道中人，而且卜正南是他自小養大的，卜正南此時心中所想的他焉有不知之理。

他不在意的笑了笑，也坐了下，他看了卜正南一會，笑道：「正南！你飛鳳劍法已經全學會了嗎？」

卜正南沉思了一會，點了點頭。

奚萬全笑了笑，道：「為人不可太傲，白劍翎雖比你年輕，但他不但武功比你高，而且他為人也比你謙虛，你以後應多學他！」

卜正南一愣，心道：原來奚萬全已和白劍翎見過了。

奚萬全笑道：「是的！我和他見過面，子午藏寶我也交

他帶出去了！」

卜正南眼中閃過一絲憤恨的眼光，不由自主道：「白劍翎憑什麼得了子午藏寶？」

奚萬全不答，笑了笑道：「我這幾天和苦行大師在一起，這才深深知道我以前不對，我如果要心安！必須要做更多的好事！」

卜正南心中一動，道：「你心中現在還是不安嗎？」

奚萬全笑著看著卜正南，微微點了點頭。

卜正南道：「你把金鱗劍給我，那算你贖罪的一部分，那你心中可能較安！」

奚萬全笑道：「正南，你現在還出不去，即使你用金鱗劍殺了我，你自己也會困死在這裡的！」

卜正南哼了一聲道：「我並不要殺你！」

奚萬全喔了一聲，道：「我想你說金鱗劍算我贖罪的一部分，另一部分自然是我的命了！是不是？」

卜正南哼了一聲，無言可答。

奚萬全笑了笑，道：「老實說，我對你已經不歉疚了，你當年暗算我至死，這洞中不可能有第二株的千年靈芝了！」

卜正南哼了一聲道：「我也後悔，當年不該將金鱗劍留在你身上，反而使你使多活了一些時候，以致於得到千年靈芝，沒有死掉！」

奚萬全笑道：「你也會後悔嗎？但你知道，後悔的事已經都太晚了！希望你不要再太晚才好！」

卜正南起身道：「但我至今還沒有再後悔的事情，我不要金鱗劍也可稱雄武林，白劍翎我根本不放在眼裡，我義弟魚玉明都可擊敗他！」

奚萬全含笑不語。

卜正南又道：「白劍翎脫不了天南，我和我義弟魚玉明二人共同向中原發展，你有金鱗劍也沒有用！」

奚萬全笑道：「你錯了！奇正十三劍天下無敵，我去也逃不了，你小心日後喪生於奇正十三劍之下，你如此頑孽，我也無法，三日之內我送你出去即是！」

卜正南怒哼一聲，挺劍向奚萬全走去。

卜正南挺劍而前，用劍抵住奚萬全前胸。

奚萬全不躲不閃，凝立當地，但笑不言，卜正南和他凝視了片刻，沮喪收劍，奚萬全對他全然不懼，他對奚萬全也就不能奈何了。

奚萬全笑道：「我現在說的全是真心話，聽不聽由你，白劍翎力足以制服金錢幫，魚玉明決無法奈何他，三日之後，我一定送你出去便是！」

卜正南低頭不言，以他目前的情況，也只能聽命于奚萬全了！

＊　＊　＊

白劍翎擒住了魚玉明，見魚玉明寧死不屈，他淡淡笑了笑向魚玉明道：「魚幫主，你固然不惜己命，我反倒有些替你可惜！」

魚玉明冷冷的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白劍翎道：「你與卜大俠的義氣，使我且感且佩，當今武林中真正能像你與卜大俠二人之生死之交的，恐怕一個也找不出！」

魚玉明抬眼望著白劍翎，不知他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白劍翎笑了笑，道：「魚幫主不願要自己的性命，而且據我所知，卜大俠對魚幫主亦肝膽相照，二位可謂是死友了！」

魚玉明不耐煩的道：「白劍翎，你究竟什麼意思，你不敢直說嗎？」

白劍翎微笑著凝視著魚玉明，半晌才道：「我相信如果我對你不利，卜正南將來一定會替你報仇的！但是……」

說著他住口不言。

魚玉明等了一全，見白劍翎還不開口，他哼了一聲道：「你心裡在害怕嗎？」

白劍翎笑了笑，道：「不是，我只是想，即使如此，你也再也不能復生了，這豈不是太可惜嗎？」

魚玉明朗聲長笑道：「原來是這件事，你替我可惜，那我應感謝你才對了！」

白劍翎笑道：「魚幫主！你以為你自己的生命僅值這麼一點珍寶嗎？」

魚玉明冷哼了一聲！沒有接話。

白劍翎又道：「魚幫主！你難道不覺得你以性命換取這些珍寶太不值得了嗎？當今天下以魚幫主今日之年齡而論其成就，可說是絕無僅有，而且日後的發展更是無可限量，今日魚幫主如此賤視自己，豈不真是太可惜！」

魚玉明又哼了一聲，還是不說話。

白劍翎知魚玉明心中早已動搖，只是礙於親自說出口罷了，他又笑道：「而且我並不是以你換取十二箱珍寶，以魚幫主的聰明才智而論，勝我白劍翎多多，自不難再得到更多的珍寶，何必一定如此！」

魚玉明沒有作聲，沉思了一會，回頭命令道：「放車放人！」

白劍翎解開魚玉明的穴道，道：「魚幫主，多謝了，適才得罪，千祈見諒！」

魚玉明朗聲笑道：「好說好說，你勝我敗，既無可諱言，此舉自屬當然，我魚玉明既然服輸，自然要守諾言，不但放行，而且我金錢幫願將此筆珍寶護送到中原！」

白劍翎道：「那我白劍翎實在感激萬分，但魚幫主放行我已非常滿意了，不敢再勞累魚幫主了！」

魚玉明長笑道：「我話還沒有說完，我只答應在天南不動一指，到中原之後，我魚玉明還是要這筆藏寶，到時要再睹白大俠的神功了！」

白劍翎淡淡笑了笑，道：「那麼我白劍翎更不敢請魚幫主護送了！」

魚玉明長笑道：「我魚玉明言出必踐，此次焉能毀信，白大俠雖則不願，我卻是非要送不可！」

白劍翎想了一會，笑道：「那魚幫主是一定還要這筆珍寶了！」

魚玉明笑道：「在天南我魚玉明決不沾指！」

白劍翎道：「魚幫主的意思可說是如果這筆珍寶在天南時決不會有問題，而到中原之後就要歸魚幫主？」

魚玉明朗聲長笑道：「白大俠真乃快人，在下就是這個意思！」

白劍翎心中一時無法，這魚玉明也是如此厲害，不但要鬥力，還要鬥智，只要一不小心就要全盤皆輸了，這次幸而擒住了他，以致轉敗為勝，但下次必不會如此簡單，以魚玉明的智慧加上這次的經驗，必將另定萬全之策。

他想了想，笑道：「魚幫主一定要如此，我白劍翎也無法阻止，但我還是不希望貴幫插足此間，我還是自己保護自己的，貴幫如真有意護衛，可在外面保護！」

魚玉明大笑道：「那自然，雖然白大俠不歡迎，我仍然是要護送的！」

馬車驅出，白劍翎一揮手，馬車排成了一字長蛇陣，向前駛去，白劍翎向魚玉明一拱手道：「魚幫主，白劍翎就此告辭了！」

魚玉明朗聲長笑道：「白大俠！我倆後會有期，中原再見了！」

白劍翎驅馬上前，查驗著十二箱珍寶，見還是原封未動，見黃德壽還是暈倒在馬車中，好似死人一般。

馬車浩浩盪盪，直向中原而去，路途上一路無事，但金錢幫隱現於左右。

白劍翎心中擔憂著，不知魚玉明下一步會如何，上次未成功，這次他一定會改變方法，不可能再來硬搶，如果再來，手段一定會更毒，但不知他將用什麼方法，此事甚為可慮，但一時也無法可想。

時光飛快，不久一行人就到了中原，誰知到了中原的第一天，居然連一絲事也沒有發生。

中原武林對白劍翎之名是不可再高，他已成了武林中的神人一般，中原武林中人也大都熟知白劍翎的面貌，見了他都恭敬非常，倒是白劍翎自己反而有些不習慣這些虛禮。

第一天平安渡過，第二天天色初明，大隊人馬再向前出發。

走著走著，突然前面第一輛車子的車夫大叫一聲，倒了下去，白劍翎心中微驚，急忙策馬向前奔去。

那車夫一直抱著肚了向路

旁樹林滾去。

白劍翎突然感不對，連忙一拉馬頭，但其餘的馬車的車夫卻在此時，一齊揮鞭，馬車四散逃開。

白劍翎大吃一驚，不想可知這些車夫均已被魚玉明以偷天換日的手法換上了金錢幫的幫眾，他一時疏忽，只注意到左右的環境，不知金錢幫什麼時候換上了。

他愣了一愣，身形倏起，向最前那輛馬車的車夫追去。以他的武功，身形一落，就已擒住了那人。

那人掙了兩掙沒有掙脫，白劍翎一手閉住了他穴道，向他問道：「你是金錢幫的人嗎？他們把馬車駕到哪兒去了！」

他人翻了翻眼，倒向地下，就此死去。

白劍翎呆了呆，魚玉明好似早知他有這一手似的，那馬車夫早已毒發死去了！

林中傳出魚玉明得意的長笑！

白劍翎掃目四望，十一輛馬車早已奔得無影無蹤，他不敢遲疑，身形閃電一般盤昇而起，向林中落去。

他身形落下，笑聲已離此而去，白劍翎跟著追了下去，若今日得不到魚玉明，今日就全盤皆輸了。

追了一程，笑聲倏杳，白劍翎再向下追去，誰知連人影也看不見一個，他心中暗自驚疑，以他的速度而論，本不應落後如此遠，他追著笑聲，似應已追上了才對，但如今不知魚玉明躲到哪兒去了。

他找了找，只見不遠樹上掛著一張白紙，他走近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子午藏寶十一箱本幫主就此收下，其餘一箱聊充路費，以表謝意，此去不再見，希勿多勞。金錢幫幫主魚玉明。」

白劍翎呆不能言，今天連別人人影都沒有看見就敗得如此慘，他幾乎不敢相信，金錢幫僅僅如此，就輕易自他手中將十一箱珍寶取去，只怪他自己太大意了，只注意金錢幫由外而來，沒想到金錢幫下了這一著棋子，由內著手，使他全盤皆輸！

他沉思了一會，向原路奔回，見原地一輛車也沒有了，分明是黃德壽將另一輛馬車趁亂帶走了。

他上了馬，一面沉思對策，一面向前緩緩而去。

上次馬車雖被駕走，但尚留有車跡，此次他不用看就知不會有車跡了，此地官道上車跡眾多，縱有車跡留下亦不能斷定是不是剛才的。

走了一段路，前面停了一輛馬車，白劍翎策馬上前，見車座上倒了一個人，自背心射穿，倒斃當地，正是黃德壽。

箭上掛了一張白紙道：

「黃德壽罪該萬死，麗春為余義兄所喜，故擄去，藏寶一箱，望加珍視！」

白劍翎皺了皺眉，上前隨手掀開箱子，珠寶之光射出，耀目萬分。

他突然大笑了一陣，一腳將一箱珠寶踢飛，散得林中全是，口中道：「今日白劍翎即敗，何必留下這一箱珍寶？」

說完策馬向前急奔而去。

奔出了五里餘，他突然一拉馬頭，帶轉馬頭，雙腳微叩馬腹，座下白馬長嘶一聲，如一陣旋風一般，向原處奔回。

馬蹄和地面稍沾即離，好似飛一般，不一會就回到了原地。

遠遠他看見一個個人影向林中閃去。

白劍翎輕嘯一聲，身形離鞍而起，如箭脫弦一般向林中射去。

林中幫眾不及走避，他右手揮處，連閉了十餘人的穴道。

白劍翎將那十餘人放在一處，舉目向林中掃去。

林中寂靜無聲，好似一個人也沒有似的，他自十餘人中找了一人，向他問道：「你們幫主在哪兒？」

那人驚恐的望著白劍翎，一言不發。

白劍翎再問了一句道：「你們幫主在哪兒？你說了我就放了你！」

那人仍然一言不發。

白劍翎微微一笑，知不嚇一嚇他，他是不會講的了，他抓起長劍，向那人道：「但你

不說我也不要你的命，我要你四肢了！」

說著將劍向他面前迎去。

那人驚恐道：「我不知道，我們幫主的行蹤我們怎會知道！」

白劍翎沉默了一會，想這也是實情，他又問道：「好！我相信你，我不問你們幫主在那兒，但你總該知道你們事成之後到哪兒去！」

那人驚恐的望著四方，搖頭不語。

白劍翎笑了笑，沉聲道：「我不喜歡用空言嚇人，我不希望我做出之後你才相信我不說空話！」

那人道：「我說！我說！是在山水之間！」

白劍翎聞言，顧不得解開這些人的穴道。他知道他如果晚去一步，魚玉明一定會下令再改地方的。

他飛身上馬，雙腳一夾馬腹，直向山水之間奔去。

白馬飛奔，眨眨便至，見當地已是人影俱無，已來遲了一步，人已離去。

馬尚未到，他身形早已飛身而起，直向山上飛去。

到了山頂，他舉目四望，見一列馬車還正在向外奔去，他心中一喜，正要飛身而下，突然四面出現無數枝火把，照得當地一片通明，無數張強弓硬弩正對著他。

白劍翎吃了一驚。

身後傳來一陣長笑，他回頭一看，見魚玉明正身著一襲長衫，站在水旁。

魚玉明開口道：「白大俠，真幸會了，想不到我還是被逼得和你見面，白大俠的機智真是令人欽佩，一箱珍寶使我倆又見面了！」

白劍翎淡淡一笑，道：「魚幫主的英才為人所不及，我白劍翎焉能敵魚幫主，但今日既有幸能見魚幫主，還是希望魚幫主能歸還十一箱珍寶！」

魚玉明朗聲長笑道：「白大俠難道沒有看見身後的人嗎？」

白劍翎淡淡道：「魚幫主也不是不知道，這些焉能阻住我白劍翎？」

魚玉明假裝驚愕態道：「哎！我忘了白大俠還有一身超群出眾的武功了！那我要如何才能阻住白大俠呢？」

水面出現了一艘艘的小船，每一艘小船上全是燈火齊明，上面的人也全是彎弓搭箭對著白劍翎！

魚玉明自言自語的道：「這還不夠！」

四面出現了一排排人，每人手中都持著槍盾，魚玉明長笑道：「白大俠，這些全還不足以抵擋你，但我另有計策對付你，這些足可擋你一時，我可要走了！」

說完他身形向後飛起，落至船上。

白劍翎身形飛起，向魚玉明撲去。

魚玉明長笑一聲，一排箭弩向白劍翎射去。

白劍翎長嘯一聲，長劍排起，弧光劍法使出，一招「虹阻長空」，那一排箭射出如中無物。

白劍翎身形一落，再次飛身，直向魚玉明停身的那一艘小船上落去。

萬箭齊發，射向白劍翎，白劍翎長箭展出「劍氣衝雲」、「劍掃千軍」兩式，劍氣閃爍，如一圈白虹圍著他一般，如流星一般，向魚玉明落去。

魚玉明長笑出劍，長劍向白劍翎刺去。

一白劍翎舉劍迎去，雙劍未交，小船乍動，向後滑去。

魚玉明長笑隨船而退，白劍翎頓失目標，他長劍一沉，猛換了一口氣，身形再次奔向魚玉明，劍身還是蘊滿真力，向魚玉明迎去。

魚玉明長笑再退，此次白劍翎由於早已有準備，身形便以「坤馬行地」之式，貼著水皮飛掠直追。

魚玉明面現得意的笑容，目中閃動著另一種勝利的光芒，他向後退了兩步。

白劍翎雖覺有異，但這些表情只是在一瞬間在魚玉明面上一閃即逝，他略一遲疑就落身船上，挺劍向魚玉明攻去。

魚玉明身形急退，一直向後退去，身形向外飛掠而出。

白劍翎正要追上去，他那一般小船轟的一聲炸起碎片，

白劍翎乍聞爆聲，心知不對，身形一沉，直落向水底，他只覺得全身一震。

但以他武功，雷音神功已可收發由心，乍一動念，雷音神功已佈滿全身，饒是如此，但只覺腦中一暈，但水一浸，立刻又清醒了。

他用力摔了摔頭，只覺全身疼痛非常，但在水中，他雙腳一撥水，向上浮起。

魚玉明朗聲長笑，倏見白劍翊浮出水面，他面色一變，想不到以炸藥尚未能置白劍翎於死地，難道說他真的已成了神嗎？

他沒想到，如果在陸地上來這一手，白劍翎是非死不可，如今白劍翎不等炸及身就沉入水中，炸藥根本沒有直接炸及本身，他焉會受損？

白劍翎一見魚玉明，他自知現在精力大損，上去定不是魚玉明的對手，而魚玉明一見白劍翎心中早怯，他一揮手，小船向下游駛去。

白劍翎換了口氣，他不想讓魚玉明知他精力已損，也不願放過他，他閉上雙目，用腳踏著水向小船跟去，一會沉入水中，一會浮出。

魚玉明見白劍翎跟來，根本沒想到白劍翎精力已將不支，他令手下全速前進。

白劍翎曾經獨力刺二龍于海上，水上功夫自然也不差，焉會落後，他也正好趁此時恢復體力。

走了一程，魚玉明也不是傻子，他也看出先前白劍翎由於精力不夠，可以追上，而偏不肯追上。

他長笑一聲，手一揮，六槳齊下，小船立停。

白劍翎略一遲疑，他知魚玉明已有疑心了，他長吸一口氣，嘩的一聲，身形自水中拔起，在半空中微微一繞，向魚玉明落去。

魚玉明見狀，不由心中暗疑，不知白劍翎到底精力是否受損，或是他故意裝的，還是另有打算。

他遲疑不敢上前，不知是否要硬接，如果硬接，萬一白劍翎並不如他想，那他豈不是自投羅網，但如果如他所想，他豈不空失了一個大好的機會？

他大喝一聲，十二枚金錢鏢脫手飛起，一直線向白劍翎射去。

白劍翎也知魚玉明的心意，魚玉明的意思必是要試一試他功力強弱，萬一他露衰像，魚玉明必會全力搶攻，如果他不露敗像，魚玉明必另想他法脫身。

白劍翎深知萬不可露出敗像，他盡力輕嘯一聲，長劍合著雷音神功劃出，逼落十二枚金錢鏢。

魚玉明心中微驚，催船再走，白劍翎逼落了金錢鏢，若他在平時，必可以「坤馬行地」一式追上，但此時功力大減，無法再追，只有落回水中。

魚玉明本想再施金蟬脫殼之計脫身，但一見白劍翎落回水中，他長笑一聲，心想不過如此而已，他身形一起，長劍抖出，自上而下，向白劍翎攻去。

白劍翎不敢硬接，一撥水向旁閃去。

魚玉明身形落入水中，在水中一繞，長衫已落入水中，身形如游魚一般，自下而上，直衝而起，單劍向白劍翎攻去。

白劍翎心中暗驚，想不到魚玉明水底功夫也如此行，他雙腳一踢水，如游魚一般向旁閃去，一直向水底沉下去。

魚玉明不捨，舉劍直追下去。

白劍翎自信水底功夫不在魚玉明之下，他身形一直潛下，向水草中躲去。

魚玉明心中也驚異白劍翎水底功夫比他想像的強多了，今日始信白劍翎昔日在東海單劍搏雙蛟之事。

他也不肯示弱，他見白劍翎向水草中躲去，他右手長劍脫手，向白劍翎射去。

白劍翎不敢怠慢，回手撥落了魚玉明投來長劍。

回顧一看，魚玉明已拔出隨身的匕首，向白劍翎逼去。

白劍翎回手出劍向魚玉明刺去。

魚玉明右手匕首格去，一人用匕首一人用長劍，二人在水底接上，拚起內力。

半晌，二人均覺不支，一齊鬆開，白劍翎身形一動，向水面浮起。

魚玉明跟蹤追上，匕首向白劍翎後腰紮去。

白劍翎身形一翻，單足向魚玉明踏去，身形如箭一般向上昇起。魚玉明身形一閃，也向上昇起。

白劍翎換了口氣，又向水底沉去，他自知功力尚未全部恢復，目前功力尚不能敵魚玉明，雖不會敗，但決無法佔上風。

魚玉明也換了口氣，向下追去，他心中充滿自信，目前白劍翎功力大減，此時必可除去，若此時他尚無法除去白劍翎，那不用再說以後了。

他直追下去，遠遠望見白劍翎向水底一塊巨石旁落去。

白劍翎落在巨石上，凝立當地，斜舉長劍，劍尖斜斜的對著魚玉明。

魚玉明直追下去，白劍翎刺出「劍氣衝雲」一式，全力向魚玉明刺去，但見四外流水紛紛被逼開。

魚玉明吃了一驚，他身形急忙一閃，落至白劍翎身後，出匕首向他背心紮去。

水中運劍不便，白劍翎一刺不中，魚玉明匕首已自身後刺至，他長劍一收，用劍柄向魚玉明匕首扣去，格開了魚玉明的匕首。

魚玉明身形閃過白劍翎，出後肘向白劍翎右胸撞去。

白劍翎力貫劍身，向魚玉明掃去，水花四散，劍力之厚已為魚玉明不及。

魚玉明吃了一驚，白劍翎練的是「雷音神功」，因此恢復很快，若他在三五招之內制不住白劍翎，只怕再也不可能了。

他不得已，只得放手，他心中暗惱怎麼自己既未受傷，又用的是匕首，樣樣佔先，還是佔不了上風。

他心中暗哼一聲，反手射出十二枚金錢鏢，在水中急旋向白劍翎攻去。

白劍翎吃了一驚，在水中不比陸上，金錢鏢的勁力不但無減，而且有增，但他在水中亦非常難擋。

金錢鏢順著水勢，歪斜斜的飛射而至。

白劍翎急中生智，反而脫下長衫，將雷音神功的勁力透入，向十二枚金錢鏢掃去。

長衫上佈滿了勁力，迎了上去，將十二枚金錢鏢一捲而空。

白劍翎隨勢身形衝起，挺劍刺向魚玉明。

魚玉明向後急退，他已看出白劍翎的功力正在急速的恢復著，此時他恐怕已經不是他的對手了。

白劍翎衝向魚玉明，魚玉明並非愚者，焉能讓白劍翎手到擒來，他一轉，閃了開，匕首連連向白劍翎刺去。

白劍翎自己也覺到功力正在迅速的恢復著，好似已經很容易的使得出力了，他反手出劍，排開水勢，直掃魚玉明。

魚玉明心中暗哼一聲，匕首斜斜向白劍翎長劍格去，一格即走，身隨匕首之勢，直逼白劍翎。白劍翎身在水中一矮，單掌翻起，雷音神功發出，立見一條水柱直衝而起，迅即直擊向魚玉明。

魚玉明見白劍翎在水中施出雷音神功，他吃了一驚，連忙也出掌擊去，將白劍翎的掌勁擊偏。

白劍翎一掌無功，右手長劍一背，雙掌齊出，「雷音開陸」，水紋斷裂，雷音掌勁透出，直擊魚玉明。

魚玉明腳微一踏水，身形向上直衝而起。

白劍翎直追而上，心想自己功力既已恢復，自不必再懼於魚玉明，而且正好趁此時擒住魚玉明。

魚玉明心中已懼，不能再戰，他身形直衝而起，一眼瞥見一艘船的船底，他身形浮上，一翻身上了船，又自另一方翻下。

白劍翎一時不察，身形直衝而起，迅即離開水面，在半空中飛繞了半圈後，直落向那一艘小船。

船上弓箭手不待吩咐，長箭射去，向白劍翎射去。

白劍翎眼見魚玉明上船，以為魚玉明定躲入船中，他身形一落，長劍展處，拍落箭弩，破篷直下。

但船中杳無人跡，他眼見

魚玉明上船，但此時已不在。

他心知上當，他身形騰空而起，舉目向四面望去，但四面俱空空如也，並無其他第二艘船，遠遠的一艘艘船在向前行去。

他想追，但想魚玉明不可能去得那麼遠，但此時附近並無第二般船，不知魚玉明躲至何處去，他好像記得，適才此時並不只這一艘船，這艘船和另一艘更小的船在一起的。

白劍翎身形再次飛起，向四面望去。

白劍翎起身向四外一掃，遠遠的岩邊蘆草中似正隱藏著一艘小船。

他身形一動，直追了過去，果然正是蘆草中正藏著一般小船，那艘小船一見白劍翎逼近，立刻開動，如箭一般向上游駛去。

白劍翎大叫道：「魚幫主請留步！」說著身形一點蘆草，直追下去。

小船不停，直奔而下，白劍翎認定魚玉明一定在那條小船上。

他身形撲起，向那條小船落下。

那艘小船靈活非常，在河中微微打了一個圈，閃過白劍翎，向下游再衝下去。

白劍翎單足一點水皮，身形貼水追上，船上的人紛紛落水，白劍翎上船，但卻毫無魚玉明的蹤影。

白劍翎當場呆住，魚玉明又已脫手而去，去向不明，不知他躲到哪兒去了。

他舉目四望，除非魚玉明躲入水中，其他或不可能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躲了。

他失望的無目標的望著四方，心中暗想真是棋差一著全盤皆輸，魚玉明一走，自己就勝望全無。

他茫然的望著四方，突然一個念頭自他心裡閃過，剛才這艘小船為什麼要逃呢？除非是魚玉明在船上，或是……，否則他不會如此逃開的。

他心中露出了一線曙光，他一手撈起了一支槳，用槳一撥水，小船立即如矢脫弦一般向上游衝去。

到了原處，先前那艘小船已不見了，他一催小船，再往上追去。

不一會，已看見先前那艘小船，在前面緩緩前行，白劍翎追了上去，那艘船上的人也看見了白劍翎，牠繼續走了一段路就停住了。

船頭站出一人，向白劍翎抱拳道：「白大俠再次追來有什麼吩咐嗎？或是不肯放過我這幾位小兄弟！」

白劍翎凝視了那人一陣，見那人如此，心中更是疑心，今日事已至此，他只有這一著棋，說不得只好孤注一擲了。

他淡淡一笑，向那人道：「我想請貴幫主出來！」

那人呆了呆，半晌始道：「白大俠剛才不是看過了嗎！我們幫主並不在船上！」

白劍翎笑了笑，道：「是的！剛才不在，現在可在了！」

說完他大聲道：「魚幫主，白劍翎有事相求，請魚幫主出來一會！」

魚玉明逼於無奈，只得朗聲長笑，自船中走出，長笑道：「白大俠真好眼力，我魚玉明甘拜下風了！」

他適才用調虎離山之計，二次登上這艘小船，以為白劍翎定想不到他還會有這一著，那他就可以輕易脫身了，想不到白劍翎由他的疑兵之計想到了這一點，又再次追回，使他無所遁形，只有現身。

白劍翎見魚玉明現身，這才鬆了一口氣，這次總算又見著了魚玉明。

他笑了笑，向魚玉明道：「魚幫主想亦有自知之明，不必我再動手，我希望魚幫主將十二箱珍寶歸還！」

魚玉明仰天長笑，半晌始道：「白劍翎，你想得也太順心了，你每次在最後關頭趕至，使我魚玉明欽佩萬分，但你以為你對我可以手到擒來嗎？」

白劍翎淡淡一笑道：「魚幫主還有什麼妙計？可供我白劍翎參攷的嗎？」

魚玉明長笑一聲，身形一起，向水中落去。

白劍翎不敢怠慢，也投身入水中，向魚玉明追去，遠遠望著魚玉明一直沉向水底。

奇正十三劍

船頭站出一人，向白劍翎抱拳道：「白大俠再次追來有什麼吩咐嗎？或是不肯放過我這幾位小兄弟！」
他淡淡一笑，向那人道：「我想請貴幫主出來！」

白劍翎追了上去，魚玉明心中另有計劃，一直向水底沉下去，他自知如果這一著再不能脫手，只怕他這次又白費心血了。

白劍翎追了下去，魚玉明身旁昇起一團團的墨水，向四面散開，正似墨魚吐墨逃身一般，魚玉明如法炮製，想自白劍翎手中逃開。

白劍翎乍見墨水，心中不由微微吃驚，雙腳用力一撥水，直追了過去。

他身形閃電似的穿過的墨水，但在這一剎那間，魚玉明的身形已杳。

白劍翎呆了呆，隨手在水底劈出兩掌，墨水立被擊散了一部分。

誰知，魚玉明的蹤形仍是不在，白劍翎心中不由微慌，難道說就如此又被魚玉明逃出手了嗎？

他心中一急，正要再次出掌，擊散墨水，倏地心念一動，雙腳一踏水，直昇而起，眨眼露出水面，舉目四望，水面一片平靜，兩條小船還在原地，一動也不動。

白劍翎舒了口氣，拔身而起，回至小船之上，雙目注視著水中動靜。

過了一會，見到一個人影穿水而出，隨即又沉了下去。

白劍翎飛身而起，出掌向水面擊去。

勁風擊中水面，嘩的一聲，水面出現了一個大漩渦，跟著轟的一聲，漩渦一合，湧起了一根水柱，直衝起了三丈高。

魚玉明雖不是傻子，但在這種情況之下，他也不得不現身，他身形隨水柱直昇而起，他朗聲長笑，水柱落下，他身形一翻落回船上。

白劍翎翻身落在船上。

魚玉明笑道：「白大俠功力蓋世，今日目睹神功，使我魚玉明欽佩萬分，十二箱珍寶今日我魚玉明也沒臉再要，決定原璧歸趙了！」

他自知遠非白劍翎的對手，卜正南不在，如果是卜正南或可與白劍翎一敵，憑飛鳳劍法，諒不致落敗，但今日若不知機，反落入白劍翎手中，那就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了。

白劍翎向魚玉明拱手道：「那我白劍翎謝謝魚幫主了！」

魚玉明一揮手，小船轉頭，向下游駛去。

白劍翎也掉轉船頭跟了過去。

走了一段水路，上了岸。

魚玉明換馬，和白劍翎並轡前行，路上魚玉明不時長笑，白劍翎默默無言。

又走了一會，魚玉明輕擊三掌，一列馬車駛出，正是十二箱子午藏寶，此時又回至白劍翎手中了。

白劍翎看了那十二箱珍寶一眼，扭頭向魚玉明道：「魚幫主，我有一個不情之請，不知魚幫主是否能答應？」

魚玉明長笑道：「你意思是要我不再對這十二箱藏寶起異心是嗎？」

白劍翎道：「正是如此！」

魚玉明長笑一陣，道：「不行！」

白劍翎無言的凝視著魚玉明，一言不發。

魚玉明道：「你如果要我對你心服口服，就不能對我有這種要求！」

白劍翎仍然默默無言的注視著他。

魚玉明帶轉馬頭，長笑道：「我的妙計至今還沒有用出來，焉能就此罷手，三日後我將作最後一次的劫車，如果你還能應付，我不但不再劫，而且可任你之意，要我做一件我能力辦得到的事！」

說完他長笑著帶馬而去。

白劍翎憂鬱的望著那十二輛車，兩次他都是險勝，若自己大意一些，或魚玉明小心一些，兩次都已被劫走了，第三次就將來到，勝負之數誰能逆料？

他正在想著，忽聞一聲佛號，那聲音如此熟悉，他連忙一扭頭，見正是千智禪師。

他連忙下馬，奔上前去，口中道：「師父，您老人家怎麼來了！」

千智禪師微笑不言，半晌道：「孩子！不要憂愁，一個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自信心，你應有自信心！魚玉明雖機智百出，但他已兩次敗在你手中，他敗了尚有自信心，而你勝了卻為什麼要失去呢？」

白劍翎沉默無言。

千智禪師又道：「孩子！你心中怕嗎？」

白劍翎遲疑了一下，點了點頭。

千智禪師笑道：「是啊！你是應該怕的，為什麼你不怕呢？千萬條人命全掌握在你手中，你的成敗關係太大了，你是應該害怕的啊！」

白劍翎抬頭望著千智禪師，感謝的叫了聲：「師父！」

千智禪師笑容一斂，正顏道：「但是你該知道，你既然擔這麼沉重的責任，這責任又是關係這麼大，你該知道這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

白劍翎心中一震，道：「是的，無論如何我是不該怕，這件事我一定盡力去做！」

千智禪師笑了笑，沉默了一會道：「苦行大師已經回去了，這你可放心，三日後我再來與你相見，記住，以靜制動，不是必要，不可輕舉妄

奇正十二劍

動，必要時應用你的智慧，做最準確的判定，做最有力的行動！我走了！」

說完他眼中閃過一道奇異的光芒，微微笑了笑，轉身離去。

白劍翎輕輕叫了一聲：「師父！」

他從來沒有看見千智禪師這種神色，他好似有什麼話沒有說出來，到底是什麼事呢？

白劍翎心中暗想著，一揮手，一列馬車再次向前出發，但千智禪師臨去時的那種目光一直縈繞在他心中，徘徊不去。

那似乎是關於，他心中直覺的感到，必有事故發生，而且如有事故發生，不會是苦行大師，雲鶴居士……等人，必是……必是她倆！

他心中有些亂，但思及此行的成敗，千智禪師適才的語言又湧至心頭，他不敢再想，他將疑慮暫時壓了下去！

眨眼，第三天已到，白劍翎已將車夫換了人，他一馬當先，驅車而前。

走著走著，前面是一片大樹林，四面枝葉濃密，白劍翎向林中望了望，心想魚玉明可能就在其中了，但不過去又不行。

林中一陣熟悉的長笑聲傳出，魚玉明身著長衫，腰掛長劍，緩緩自林中走出。

白劍翎一愣，前兩次魚玉明一向是儘量避免現身的，這次怎麼現身呢？

魚玉明長笑了一陣，向白劍翎道：「白大俠，今天是第三天了！」

白劍翎笑了笑，道：「魚幫主現在要開始動手嗎？」

魚玉明朗聲長笑道：「白大俠以為我現在要動手嗎！」

白劍翎道：「不知！」

魚玉明目中閃動著一種異樣的光彩，他又長笑了一陣，道：「以白大俠的智慧，焉有不知之理？」

白劍翎淡淡一笑，道：「魚幫主怎說這種話，魚幫主手操主動之權，進退之間，主動全在於魚幫主本人，白劍翎一介庸才，焉能前知？」

魚玉明大笑，半晌始道：「白大俠言詞太謙了，以白大俠的武功，應知就憑如此，我魚玉明是不敢對白大俠動手的，是嗎？」

白劍翎笑了笑，道：「魚幫主胸中天機神妙，或另有妙著，我白劍翎一介凡夫，焉能料中？」

魚玉明長笑道：「白大俠一直捧我，捧得我飄飄然不亦樂乎，等一下再來個單手擒龍，使我變成階下之囚，上下之間，其差就不可以千里而計了！」

白劍翎微微一笑，道：「魚幫主把在下說得太過高明了，魚幫主若無萬全之策，焉能就如此？」

魚玉明傲然長笑，道：「我萬全之策倒沒有，但我在此樹林中倒是有些別出心裁的玩意兒，要請白大俠多多指教了！」

白劍翎淡淡一笑，心知不知魚玉明在林中又佈下了什麼特別的東西，來對付自己的，只怕一不小心，又要落入陷阱了！

魚玉明長笑道：「我此時來此，是特地邀白大俠前往一觀，看看我今日之佈局如何，有些什麼地方尚須改正的，請白大俠指正！」

白劍翎微微皺眉，道：「好！既然如此，我就隨魚幫主前往一觀！」

魚玉明微愣，他原沒有想到如此白劍翎就會答應和他一起去看，他以為白劍翎一定不肯隨去，而將十二箱珍寶留在當地的，哪知白劍翎和他心思不同，他如有機會和魚玉明在一起，那是最好也不過的事了。

魚玉明長笑了一聲，道：「白大俠真爽快，不怕我趁你走時劫車嗎？」

白劍翎微笑道：「我能與魚幫主聯袂而行，怎怕貴幫幫眾劫車？」

魚玉明一呆，心中暗自懊喪，他長笑了一聲，道：「那就請白大俠移步一觀了！」

二人並肩，飛身上了一棵巨樹，向前奔去。

白劍翎故意落後半肩，與魚玉明並肩而前。

魚玉明在行進間，隨手指點，白劍翎不由暗自心驚，林

中佈置竟如此嚴密，自己不知如何才能衝出。

魚玉明隨手指點一陣，朗聲長笑道：「白大俠，佈置粗淺，要請白大俠指正了！」

白劍翎一面聽魚玉明的，一面自己觀察著林中情勢和環境，隨口答道：「魚幫主太客氣了，以此等佈置，我白劍翎見了真束手無策了！」

二人並肩落下，白劍翎道：「說實話，若我一人，我可以衝出，加上十二輛珍寶，我可說毫無把握！」

魚玉明哈哈大笑，目中閃動著輕蔑的眼光，好似說：「就是你也無法過去！」

魚玉明笑了一陣，道：「我要看白大俠的手段如何了！」

說完退回林中。

白劍翎默默無言，他回想著林中情影，和魚玉明對他說的佈置的情況。

心想魚玉明或不會將全部真實的情形說出來，就他所見，許多魚玉明三言兩語都帶的地方，其中似伏有重兵。

他想著，一揮手，過去一馬當先，向他所見得最清楚的那一塊地方衝去。

馬鞭的聲音響起，一列馬車一直向林中衝去。

白劍翎此次的車夫全是武林中人，憑白劍翎此時在中原武林的聲望，要請一些人幫忙，那是輕而易舉的事。

馬車一入林中，左右利箭如雨般射出，那些人一個個拔出刀，左遮右攔，迅即向前直衝了過去。

前面轟的一聲，兩株五人合抱的大樹倒下，攔在身前。

白劍翎催馬上前，大喝一聲，雙掌擊出，將兩株大樹擊得飛散。兩旁巨樹一棵棵倒了下來，向馬車倒去。

那些人武功比白劍翎差得太多，焉能擋得住，有些慘叫而斃，有些急忙逃避。

白劍翎身形飛起，長嘯一聲，身如神龍在空，雙掌連出，巨樹一棵棵被拍開。

旁人一聲驚叫：「火！火！」一陣爆裂聲，火勢漸大，自四邊燒至。

白劍翎大驚，他想不到魚玉明手段竟如此毒辣，想把他們全燒死在這兒。

他劍眉微揚，久已未被勾起的怒火此地再昇上，以他的武功，在死亡邊緣曾安渡火谷，焉怕這區區野火。

他長吸一口氣，雷音神功立即佈滿全身，他身形如巨鷹一般飛起，將那些著火的大樹一一拍倒。

雷音神功襲處，火勢為之頓減，巨樹隨著掌勢出處，一棵棵飛起，向遠處落去，眨眼間當地露出一塊空地，火勢頓斂，不能再往林中延燒，只能向旁燒去。

白劍翎心怒魚玉明手段太過惡辣，他身形向林中撲出，以目前的情勢，四面都是火，既不能向內燒，反成了馬車的天然屏障，因此白劍翎放心向外撲出。

白劍翎穿過火勢，見金錢幫眾已如此狼狽，他心中怒火不由漸漸平息，身形閃動，只不見魚玉明的蹤跡。

他心念一動，往回奔去，穿過火勢，回至列車。

見魚玉明赫然正站在其中，車中人無一倖免，全數被害，魚玉明正指揮著手下壓住一方火勢，欲突火而出，將藏寶劫去。

白劍翎的出現如天神下降，向魚玉明頭上落去。

魚玉明一見白劍翎突然出現，不禁有點心慌。

他看見白劍翎含怒而出，心裡知道他不找到自己決不會回來，料不到竟不一會兒就回來了呢！

他吃了一驚，急忙一旁移去。

白劍翎一抖手中長劍，如影隨形直向魚玉明逼去。

魚玉明心中大驚，見白劍翎此等聲勢，好似要將他一劍斃在手下似的。

他反手出劍，反迎了上去。

白劍翎雙腳一錯，施出奇正十三劍中第一招，「乾旋坤轉，倏陰忽陽」，劍勢奇出，身形偏側，自魚玉明背後刺去。

魚玉明大吃一驚，身形貼地翻轉，同時長劍挑出，「劍挑呂梁」，向白劍翎挑去。

白劍翎長劍劃出，「劍掃

千軍」，全力迎了上去。

魚玉明不敢硬接，身形斜側掠出，閃了開去。

白劍翎正要再攻，魚玉明縱聲長笑道：「白大俠真是好功力！」

白劍翎凝視了魚玉明一眼，道：「魚幫主如此作事，不嫌太毒了嗎？」

魚玉明見白劍翎已停手，他喘了口氣，道：「這是白大俠逼的，可怪不得我！」

白劍翎沉默了一會道：「怎說？」

魚玉明笑了笑，道：「以白大俠如此的絕世的神功，如果我手段不狠毒一些，如何能夠取勝？」

白劍翎淡淡道：「以魚幫主的聰明才智，竟然如此賤視生靈嗎？」

魚玉明道：「我說過，這是你逼的！」

白劍翎道：「魚幫主如此說也不怕天下英雄笑話嗎？說這種話以圖脫罪，那未免也太幼稚了！」

魚玉明朗聲長笑，他哪曾被人如此辱罵過？他笑了一陣道：「白大俠真是好口才，我魚玉明賤視人命，你白劍翎也並不重視人命，須知責人太易，責己甚難，你怎不想想你自己又是怎的重視人命！」

白劍翎凝視著魚玉明。

魚玉明繼續道：「你明知我要用一切的方法來阻止你，而你不顧他們的性命，送他們進入虎口，而你自己卻一走了之！」

白劍翎呆了呆，魚玉明如此責他也不是無理，他那時怒火正旺，正想去找魚玉明，並沒有想到魚玉明倏地進入火圈，而致諸人死去，這也不能不歸咎於己的。

魚玉明見白劍翎呆住，他哼了一聲道：「你心中也知道是嗎？」

白劍翎抬頭，冷冷道：「如果你是我，在現在你將怎麼辦？」

魚玉明沉哼了一下，白劍翎正在逼他，如果易地而處，白劍翎決不能再多活一刻。

白劍翎道：「那你應該知道，我現在應該做的是什麼了！」

魚玉明道：「白大俠的意思是要替那些人報仇是嗎？」

白劍翎冷冷道：「報仇無所謂，魚幫主要使我對他們幾位有個交待才好！」

魚玉明仰首道：「我從來不管這些！」

白劍翎道：「是的你從來不管這些，人全是平等的，你為什麼總是過於重視自己而輕視別人呢？」

魚玉明不解。

白劍翎又道：「人之初性本善，你不應該把物欲看得太重，人應該要求真名，虛名是沒有用的！」

魚玉明默默無言，他突然覺得似乎在什麼時候有人對他如此說過，那很久，那人告訴是不要太看重物欲，否則將被物欲所累。

他想著，但毫無頭緒。

突然一聲佛號，千智禪師出現凝神看著魚玉明，白劍翎驚喜著上前道：「師父！你怎麼來了？」

千智禪師微笑不言，向魚玉明道：「魚施主，你可記得二十年前的赤城子嗎？」

魚玉明心中一驚，心想不就是赤城子對他說的嗎，赤城子是他師父赤霞子的至友。

千智禪師歎了口氣道：「魚幫主以十二金錢鏢成名，你師父定可死而無憾，但魚施主你也知道，令師當年在武林中是以正直出名，凡事以義為先，而今若見魚施主如此作為，不知他心中會有何感覺！」

魚玉明心中一震，向千智禪師問道：「你是什麼人？怎麼知道我師父和赤城子？」

在他心中，武林中幾乎沒有人知道他是邊荒異人赤霞子的弟子，他也不願他人知道，他人知道了將使他難堪，使他師父的名譽受損。

千智禪師笑道：「赤城子是我好友，他臨終時曾囑咐我，要我照顧你，可惜二十年來我為自己的事奔波，無暇顧及，愧對亡兄！」

魚玉明默默無言。

千智禪師道：「魚施主，你天資聰敏，怎地偏會被物欲所誘，名利是空，施主絕不可一意孤行！」

魚玉明念及當日赤城子對他，不亞於赤霞子，只是無機會報答。

他拱手道：「今日既然禪師出面，我魚玉明願自甘服輸，並願聽禪師差遣！」

千智道：「魚施主太客氣了，奚施主本欲假手黃德壽之手賑災，此時我希望能假魚施主之手，不知是否能？」

魚玉明躬身道：「魚玉明願盡力而為！」

他一揮手車列立即向前出發，魚玉明回頭向白劍翎道：「白大俠，先前多多得罪，希能見諒！」

白劍翎忙還禮道：「魚幫主太客氣了，白劍翎不才，願祝魚幫主一帆風順！」

魚玉明拱手而去。

魚玉明離去之後，千智禪師回頭向白劍翎道：「翎兒！奚施主交給你的事你如今總算完成了！」

白劍翎見千智禪師面現憂容，不由道：「全是師父來才得以解決的，師父還有什麼心事嗎？」

千智禪師道：「金鱗劍你也不用擔憂了，奚施主答應親自攜金鱗劍再度出江湖。」

白劍翎點了點頭沒有說話，半晌才問道：「小青她們好嗎？」

千智禪師道：「她倆一見苦行大師已歸，聽說你和卜正南正面相對，二人怕你吃虧，因此就偷偷的向天南趕去了，我們找了許久都沒有找到，至今仍怕她倆為了怕我們找，而走岔以致迷路了！」

白劍翎心急似焚，恨不得立刻出發去找尋二女。

狂妄自大惹殺劫

卜正南自子午洞中出來，他一連悶了三天，出了洞回手出掌，連擊了十餘掌，將子午洞洞口震塌了一大半，這才悻悻而去。

初至中原，他聞金錢幫失利，最後魚玉明竟守約去賑災去了。

卜正南心中益怒，中原武林人，只要身上佩刀掛劍帶著兵器的，遇著他必無倖免。

中原武林想不到卜正南如此毒辣。

卜正南在荒野上，連斃十餘名中原武林中人，面對著月色，嘴角撇出輕蔑的微笑。

在他心中，天下武林也不過如此。

突然，他眼角一撇，不遠正有一對人影閃過，他輕蔑的一笑，喝道：「停步！」

那二人一驚，停了下來，轉過頭來，卜正南一見竟是兩個絕色少女，正是江玉羽與石小青二女。

卜正南也一愣。

江玉羽打量著這年青人，緩緩的問道：「你有什麼事嗎？」

卜正南見石小青揹著一張紫弓，他正想開口欲叱，但一抬面，江玉羽那一雙明亮的大眼正注視著他，使他心中突然感到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他低頭定了定神，道：「我是卜正南，你們可知道嗎？」

石小青叫道：「原來你就是卜正南！」

江玉羽皺了皺眉，淡淡道：「卜大俠的大名遠傳中原，我倆早就有聞了！」說完一拉石小青，向石小青道：「小青！我們走！」

卜正南忙道：「慢！」

江玉羽回頭凝視著卜正南，緩緩問道：「卜大俠還有什麼事嗎？」

卜正南尷尬得說不出話來，他結結巴巴的道：「我要知道白劍翎的下落！」

江玉羽道：「我們也想知道。」

說完一拉小青向前奔去。

卜正南追了上去，道：「二位請留步，既然二位也是要找白劍翎，我們一路不是正要好嗎？」

江玉羽淡淡道：「你要與我們一路？」

卜正南沉默一會，道：「我可以保護你倆，白劍翎他還不夠資格！」

江玉羽平靜的望著他，不發一言。

卜正南不敢正視她，只回

頭道：「你看，這些人全是我空手斃的，白劍翎之功力他能辦到嗎？」

江玉羽淡淡道：「他永不會做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卜正南心中微怒，道：「你倆是他什麼人！」

江玉羽凝視著他，道：「我倆是他妻子！」

卜正南狼狽的站在當地，江玉羽一拉石小青，繞過卜正南向前奔去。

卜正南怒道：「停步！」

二女不理，卜正南身形一起，追了上去，眨眨眼就攔在二女身前。

石小青一手抽出紫劍道：「你快讓路！」

卜正南道：「你們既是白劍翎的妻子，那正好，我卜正南到中原來雖然要殺中原武林中人，但最主要的還是要找白劍翎！」

江玉羽平靜的道：「你找他幹什麼？」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他自居天下第一，我找他要他的命！」

江玉羽道：「他雖未自居天下第一，但我相信他是天下第一，他不但武功超群出眾，為當今天下無敵，而且以德服人！」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奇正十三劍有何出奇，飛鳳劍勝他多多！」

江玉羽平靜的看著他，好似清楚的看出了他的自吹自擂。

卜正南害怕江玉羽這種目光，但他妒忌著白劍翎，白劍翎樣樣比他行，只有武功方面，奚萬全雖說飛鳳劍敵不過奇正十三劍，但他不信，他還是認為飛鳳劍天下無敵，到中原後更是，中原武林中人似乎沒有人能在飛鳳劍法上走過三招。

他決心不顧一切，必須除去白劍翎。

他沉默了一會道：「我到中原，凡是身上帶著兵器的，照例必須死，但我今天放過你倆，但你倆必須聽我的！」

江玉羽平靜的道：「你這是脅迫我倆嗎？」

卜正南低頭不語，半晌，他心中泛起了白劍翎的影子，他沉聲道：「正是！」

石小青叱道：「那可由不得你，我手中有劍，你可小心！」

江玉羽輕聲道：「小青！你不是他的對手，算了吧！」

石小青道：「玉姐，那難道就如此聽他的？」

江玉羽只是平靜的望著他，石小青心中立即感到一股力量支持著她，心中恐懼全消，收劍退下。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

江玉羽扭著望著他，他心虛的低下頭。

江玉羽平靜的道：「卜大俠！我不希望你用這種脅勒的手段，你的武功並不是天下無敵，比不上白劍翎！」

卜正南哼了聲，道：「但我現在就要用脅逼的手段，你又怎樣！」

江玉羽平靜的道：「但你永遠得不到你所要的。」

卜正南哼了聲，道：「但是我向來可以得到我要的！」

說完他向二女逼去。

才走兩步，他突然一回頭，身後不遠，站著一個老頭。

那人冷冷的道：「卜正南，不准你動她倆，她倆是我的！」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你的？你是誰？」

那老人冷冷道：「我叫王子俠，你縱使沒見過，也該有個耳聞，我是何許人，你師父想必會告訴你！」

卜正南輕蔑的笑道：「好大的口氣，王子俠我是聽說過這個名字，只是一個小人物，並不怎樣！」

王子俠面露怒色，一瞬即消，他冷笑道：「說得好，只怕你自言自語，不知高低，待會兒吃了苦頭討饒都來不及了！」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我討饒，自來只有別人在我卜正南手中討饒的，還沒想到我卜正南要向人討饒過！」

王子俠冷冷道：「今天正是你卜正南要向他人討饒的日子了！」

卜正南心中怒火中燒，他雖耳聞天蠶網在王子俠身旁，但自信飛鳳劍法天下無敵，哪

會怕天蠶網。

王子俠冷冷的笑著。

卜正南微一提氣，身形飛在半空中，展出「飛鳳劍法」中第一招「天鳳矯翼」，長劍平送，向王子俠刺去。

王子俠迎了上去。

卜正南劍勢悠變，連掃出三劍，逼得王子俠連連後退。

王子俠心中暗暗吃驚，卜正南面上輕蔑的笑著，長劍微帶，反手向王子俠攻去。

王子俠一抖肩，發出天蠶網，天蠶網飛起，卜正南飛身欲躲，天蠶網倏張，卜正南立即被困了。

王子俠先前被卜正南羞辱，此時便想羞辱卜正南，他上前閉住卜正南的穴道，取下了天蠶網。

卜正南悠悠醒轉，王子俠冷冷一笑道：「卜正南，你求饒不？」

卜正南閉目不言。

王子俠冷哼了聲，向二女道：「兩個小女娃！那白劍翎在哪兒？」

二女不應。

王子俠冷笑道：「你們別敬酒不吃吃罰酒，一定要我逼你們才說嗎？」

二女還是一言不發。

王子俠逼了過去，江玉羽平靜的道：「你就是王子俠是嗎？」

王子俠冷冷的點了點頭。

江玉羽道：「王子俠為武林中前輩，哪有逼迫兩個女子之理！」

王子俠停住腳步道：「除非白劍翎自動投至，否則決不放你倆！」

江玉羽道：「你找不到他嗎？」

王子俠冷冷道：「你們說出白劍翎在哪裡，帶我去找他，找到了他再放你們！」

江玉羽平靜的道：「只他一人嗎？」

王子俠哼了聲道：「還有雲鶴那老不死的，他上次居然隨便拿一柄劍騙我，金鱗劍焉能在他手中！」

江玉羽道：「是的，但我倆是自他那兒偷偷逃出來的，現在去找白劍翎！」

王子俠道：「好！那先帶我去找白劍翎去！」

江玉羽沉默不言，她先前和王子俠東拉西扯，為的是拖時間，以求脫身之計。

她想了一會，道：「那好，我帶你去，我妹妹你可要先放了她！」

王子俠冷冷道：「不！我一個也不放！」

石小青道：「我們也用不著你放，我們自己可以走，我白哥哥在哪裡我們也不知道，你留下我們也沒有用。」

王子俠冷冷道：「他如知道你們在這裡他一定自動會來的！」

江玉羽默默無言，左近傳

苦行大師突然出

：「大伯！您

苦行大師微微一笑，看了王子俠眼道：「王檀樾，別來可好！」

王子俠怒哼了聲道：「你是苦行？」

苦行大師笑道：「王檀樾有什麼事，一定不讓敝侄女走開，我可以稍盡薄力嗎？」

王子俠道：「我要白劍翎！」

苦行大師笑道：「那是不可能的，天南一劍奚萬全已知天蠶網等均已出世，他已改邪歸正，他願親自入中原，以金鱗劍收你的天蠶網和雷心鑽！」

王子俠心中暗暗吃驚，哼了聲道：「但他現在還沒來，我正好先收拾你們，把你們當人質，向他換金鱗劍！」

不遠一個人影出現，長笑道：「誰說我沒來的，我這不是來了嗎？」

來人赫然正是奚萬全，話聲剛完，人也到了場中。

王子俠心中大驚，奚萬全之人他未見過，但天南一劍之名他卻早有耳聞，天南一寶金鱗劍更是熟為人知的。

奚萬全到了場中，向苦行大師笑道：「大師別來可好？」

苦行大師微笑道：「奚檀樾真乃信人，而且來得正是時候！」

奚萬全笑道：「那卜正南也被擒了，這也好煞煞他的傲氣！」

苦行大師輕歎了口氣。

奚萬全轉臉向王子俠道：「你就是王子俠嗎？」

王子俠冷哼了聲，奚萬全的名聲即使再大也不該對他如此傲慢，他也算是武林中有地位的人了，哪裡能吞得下這口氣。

他也冷冷道：「你就是天南一劍奚萬全嗎？」

奚萬全長笑道：「正是！你既然知道是我，你就把天蠶網和雷心鑽交給我罷！」

王子俠哪會如此就交出他費了好大的心血才得到的天蠶網，他本想就此稱雄武林，因為他剛一出江湖，立刻收回了雷心鑽，但想不到的是江湖武林以為早已死了的奚萬全還活著，而且攜著金鱗劍出現。

他想到上了雲鶴居士的當，這奚萬全雖然語言之間對他毫不在意，但焉知不是雲鶴居士的第二次的空城計呢？

他想著，沒有說話。

奚萬全道：「怎麼了？要我自己動手嗎？」

王子俠心中也有些怕，心想如果這人真是奚萬全，而且手中確有金鱗劍，那不將天蠶網與雷心鑽交給他也不行，但究竟該怎麼辦呢？

他心念微動，冷冷一笑道：「好的！我這兩件寶物看來是不給你也不行了！」

奚萬全大笑道：「正是！你不給我也不行！」

王子俠大喝一聲道：「接著！」喝聲一落，他反手擲出雷心鑽，一道金光掠過長空，直射向奚萬全。

奚萬全大笑一聲，反手一揮，金鱗劍立即脫鞘而出，萬道金光自劍身閃爍著，迎著雷心鑽斬去。

兩件寶物全屬於至剛之性，金鱗劍以剛剋剛，錚的一聲長鳴，雷心鑽在半空中顫動了一下，奚萬全左手一抄，就將牠接了過來。

奚萬全隨手接過雷心鑽，身形同時閃電似的向王子俠逼去。

王子俠心中大驚，他凝立不動，見奚萬全逼近，他反臂拋出天蠶網，身形同時一翻，向後奔去。

奚萬全大笑一聲，身子凝立不動，天蠶網一張！他閃電般的出劍，金鱗劍過處，天蠶網立分為二。

王子俠身形閃動，眨眨眼，沒入山叢之中。

奚萬全金鱗劍亂揮，將天蠶網斬成碎片，回首對苦行道：「大師！你看如何？」

苦行大師微笑不言，心中暗想，這奚萬全雖是絕頂聰明，而且因遭到那麼大的刺激而悔悟，因他武功太高，向未遇敵人，而且手中又握有天南一寶金鱗劍，更使他如虎添翼，以為天下豪傑如此耳。他表面雖不說，但心中是確認天下無敵了，奇正十三劍雖神奇，但焉能奈金鱗劍何？

他雖時時自謙，但心中卻自傲非常，這些苦行口雖不說出，但心中不免有些擔心，傲心漸長，易入魔道，稍激即動。

奚萬全見苦行大師不答，他回頭上前解開了卜正南的穴道：「怎麼樣？你總算落敗了吧！」

卜正南一言不發，沉默了半晌，奚萬全笑著，卜正南忽然抬頭輕蔑的一笑轉身奔去。

卜正南一向所向無敵，今日初被王子俠以天蠶網輕易擊敗，心中那會如此就服，他心中已恨極了王子俠。

他隨著王子俠剛才奔去的方向追了下去。

王子俠初奔入林中，見奚萬全並未追來，他躲著見奚萬全在向苦行大師說話，他舒了口氣，知奚萬全不會追來了，他放心的向下奔去。

卜正南向前追去，不一會已見王子俠在前面奔著。

他嘴角撇起一絲輕蔑的笑。

他身形飛撲而下，向王子俠追去。

王子俠亦非易與之輩，他突感有人追到，他一回頭，單掌向卜正南胸前拍去。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反手向王子俠右手脈門扣去。

王子俠冷笑一聲，右手一圈，反扣卜正南手腕脈門。

卜正南身形一沉，右手食中二指一分，向王子俠雙目點去，左腳膝蓋抬起，向王子俠小腹「丹田穴」撞去。

王子俠一時處在劣勢，被迫退了一步。

他不由氣得滿面脹紅，卜正南輕蔑的一笑，身形再度逼上，雙掌連連拍出五掌，向王子俠攻去。

王子俠大喝一聲，雙掌一翻，向卜正南硬接了上去。

卜正南又是輕蔑的一笑，以王子俠本身的武功而論，他根本不把他放在眼中，但王子俠曾羞辱他，他現在自要還以顏色。

卜正南又輕蔑的笑了笑，左腳一滑，和王子俠擦身而過，反肘叩向王子俠背心。

王子俠微笑驚，他以右腳為軸，身形一轉，反掌為劍，斬向卜正南。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身形疾轉，如閃電般，連攻出十餘招。

王子俠乍失卜正南身形，心中不由一慌，又乍遇卜正南這種攻勢，連擋了十招，就被卜正南制住。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隨手再解開王子俠的穴道，再次出招向王子俠攻去。

王子俠撤下長劍，一圈一抖，直點卜正南雙目。

卜正南身形一退，用右手食中一指向王子俠手中長劍劍身夾去。

王子俠長劍一偏，向卜正南右手壓下去。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右手食中二指閃電似一夾，夾住王子俠的長劍。

王子俠何許人也，焉能讓卜正南如此輕易得手，他左掌拍回卜正南面門，右手長劍同時一絞。

卜正南的功力並高不了王子俠多少的，當時被他逼迫而後退，他又輕蔑的笑了一笑，再度攻上。

王子俠一劍在手，以劍戰卜正南赤手空拳，二人勢均力敵，殺得難分難解。

卜正南愈戰心中愈火，怎的一入中原連這麼一個老頭兒都戰不下，真是豈有此理，戰不下王子俠，將來又怎能戰白劍翎呢？

他一向自負，如果不是金鱗劍在奚萬全手中，他自信飛鳳劍會比奚萬全行！

他大喝一聲，雙掌齊出，以全身功力全聚於雙掌，向王子俠擊去。

王子俠愈戰愈心驚，自己以單劍在手，但仍然還戰不過一個空手的邊荒小子，而別人本是以飛鳳劍法見長，如果他用劍，只怕自己在他手下走不了十招。

卜正南奮力疾攻，王子俠漸漸被迫成下風，他愈打愈不是味道，心中被悶得發慌，招式亦漸散亂！

他長劍亂揮，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連攻五招，單掌斬中王子俠右腕。

王子俠棄劍而退，卜正南嘴角撇起一絲輕蔑的笑容，也向後退下。

王子俠沮喪的望著卜正南，心知今天是難逃大劫了，他緩步向前走去。

卜正南輕蔑的望著他。

王子俠拾起劍，王子俠反劍欲自刎，卜正南大喝一聲，拍飛了王子俠手中長劍，閉住了他的穴道，冷冷的同他道：

「王子俠！你真的想死麼？」

王子俠一時怒道：「卜正南！你別神氣，在半個時辰以前，若不是我一時手軟，你命早喪我手多時！」

卜正南輕蔑的笑道：「你手軟？是真的嗎？」

王子俠只求速死，怒聲道：「卜正南，你還記得你被我擒住時的情形嗎？」

他本是想激卜正南動手殺他，但卜正南聞言輕蔑的笑道：「是的！我永遠忘不了！」

王子俠道：「那好……」

卜正南接口道：「是的，我一想起那件事，我就希望你不死！」

王子俠心中一驚，道：「你準備把我怎麼辦？」

卜正南道：「我要你永遠死不了！」

王子俠不知卜正南要將他如何，直瞪著他。

卜正南道：「我要把你……」他說著突然一回頭，喝道：「誰！」

山旁輕掠過兩個矮人，正是東西二矮。

卜正南輕蔑的笑道：「原來是二位，十年久別，二位可

好！」

東西二矮冷冷道：「卜正南！我倆本來就是要去天南找你的，想不到你竟然會闖到中原來了！」

卜正南似作吃驚狀道：「你倆找我有什麼事嗎」

東矮東方明冷冷道：「殺師逆徒，這還要問嗎？你自己做的事自己都不知道嗎？」

卜正南大笑道：「你指的可是奚萬全！」

東西二矮同時抽出長劍，道：「卜正南，你別太得意，即使你能勝過我倆，我倆亦能收拾你！」

卜正南道：「你們看見了這人嗎？」他說著指著身旁的王子俠。

二矮無言。

卜正南道：「這位是王子俠，最近在江湖上很出風頭的人物，因雷心鑽及天蠶網全在他手中，你倆既隱居中原，對他自然還有一個認識。」

二矮不信的啊了聲道：「是真的嗎？」

卜正南笑了笑道：「現在已經不真了，他的雷心鑽和天蠶網早就被奚萬全以金鱗劍收去了。」

二矮一齊道：「什麼！你師父還健在？」

卜正南道：「他還救了我！」

二矮不信的哼了聲，雖然當年奚萬全很愛護卜正南，但決不可能在此時還救他。

卜正南大笑道：「你倆不信吧？問他好了！」

王子俠哼了聲，沒有說話。

二矮知卜正南雖然心狠手辣，但卻很少說謊，二人聞言道：「好！那我倆今天就暫且放過你！」

說罷轉身欲走。

卜正南喝了聲道：「慢！」

二矮回身，冷冷的看著卜正南。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二位！今天是你們二位饒了我嗎？」

二矮面色一變，齊哼一聲。

卜正南輕蔑道：「實話說，今日既遇你倆，我決不會放過你們！」

東西二矮，二人一齊撤下長劍，他倆自知單打獨鬥決不是卜正南的對手，但二人合手，當時的白劍翎，雖未敗於二人之手，只因他奇正劍法及弧光劍法精妙，才偶解此厄，他倆自恃，二人合手，焉懼卜正南一人？

卜正南仰天大笑，舉手解開了王子俠的穴道：「你可以不必自刎了，你們三人合手，百招之內不敗，我卜正南情願自刎！」

王子俠拾起長劍哼了一聲，欲向前合擊，東西二矮一齊向王子俠道：「現在用不到你，你且退下！」

卜正南輕蔑的大笑，王子俠也不願多事，以他的聲望本不甘被二矮如此喝斥，但他現在樂得不上場。

二矮挺劍而上，卜正南輕蔑的大笑，隨手抽出長劍，往半空中拋去，一拋一接，劍身嗡嗡不絕。

東矮東方明低身出劍，直掃卜正南雙腿，西矮公孫亮身形一起，直封卜正南上方。

卜正南嘴角一撇，單劍連比出兩個劍式，上下之間，將二矮長劍封回。

二矮身形一動，長劍綿綿不絕的攻上。

卜正南面露輕蔑的笑容，單劍斜斜刺出，左右前後，全都封回。

二矮一輪疾攻，眨眨眼過了五十餘招，卜正南凝立當地，以靜制動，絲毫無損。

卜正南目光微閃，輕蔑的道：「我可要反攻了，你們小心！」

二矮齊道：「飛鳳劍本門劍法，怎能奈我二人何？」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長劍飛舞，劍式如長江大河般展開，反攻過去。

饒是二矮平日亦曾常見天南一俠奚萬全本人練劍，但一經對劍，仍然逃不脫飛鳳劍法輕飄無著，神詭莫測的劍招。

卜正南的一支長劍如長虹般的繞住二人，二人被迫只有靠背相對，挺劍自保。

王子俠在一旁靜觀待變，此時見情勢不對，轉身欲去。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劍圈

突然展出，口中說道：「王子俠！今日你可不能獨自置身於事外了！」

王子俠乍遇飛鳳劍，急忙舉劍來迎，卜正南劍圈一收，將王子俠也圈入。

二矮心中暗驚，十年一別，卜正南竟已悟透了飛鳳劍訣中妙著，難怪名聲如此大。

他倆目前僅能自保，但對王子俠大可不高興，王子俠被圈入劍圈，二人長劍一合，將王子俠向外逼去。

王子俠兩面受敵，心神已亂，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長劍微掃，將王子俠雙耳割下。

東西二矮挺劍反攻，卜正南再展飛鳳劍法，圍住三人。

王子俠鐵青著臉，他此時雖恨卜正南，但更恨東西二矮，卜正南見三人自相殘殺，正合他意，他放大劍圈，僅將三人圈住不讓逃走。

王子俠不理卜正南，出劍頻頻攻向二矮。

二矮一齊哼了聲，兩支長劍一交，攻向王子俠。

王子俠自知必死，即使是死，也必須得回代價，可不能如此輕易就死。

他單劍直掃二矮，三人長劍相交，二矮技高一籌，王子俠長劍被逼飛。

二矮挺劍而上，直刺王子俠，王子俠閉目待斃，卜正南出劍直攻二矮，二矮只有收劍自保，王子俠拾劍再攻。

二矮怒極，以「花劍交封」之式直攻王子俠。

卜正南知王子俠必接不下，他單劍一翻，「清風長鳴」劍式閃動，逼退二矮。

王子俠出劍直刺二矮前胸。

二矮胸中怒火中燒，二人一齊大喝一聲，身形一分一合，將王子俠夾在二人之中，內逼王子俠，外拒卜正南，劍式如虹，飛繞場中。

卜正南不想即斃二矮，對二矮一時也不能奈何！

二矮劍逼王子俠，把王子俠逼得汗落如雨，氣喘如牛，簡直是轉瞬即斃。

二矮一齊大喝一聲，王子俠慘叫一聲，右手被斷去，鮮血四濺，反劍同時交叉而過，跟著回劍拒卜正南。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他心中怒火如焚，二矮竟在他面前如此放肆！

他長劍一翻，詭招頻出，逼得二矮再次靠背而戰。

卜正南面露輕蔑的笑容，單劍直貫王子俠胸中，隨著劍式將王子俠的屍身拋出丈餘，再圈住二矮。

二矮看得心寒，但又不能逃脫，只奮力迎戰，以求苟存。

卜正南即立心要劍斃二矮，自然手下就不會再留情，但二矮臨死之掙扎，他也一時不易竟全功。

但見劍形紛紛，劍光縈繞，三人愈戰愈烈，但卜正南勝勢早定，二矮沮勢早存，情勢已無可挽救。

又過了十餘招，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長虹疾繞，「飛鶴化鳳」，劍式展出，二矮長劍齊被擊飛。

二矮失劍，卜正南也一收劍，輕蔑的看著二矮。

卜正南一步步向前逼進，二矮緩緩向後退去，他倆自知二人性命就在片刻，生望已無，二人面對卜正南，好似面對死神，無法迎敵。

卜正南輕蔑的道：「你倆後悔遇到了我嗎？」

二矮額上，汗珠如黃豆般大，一粒粒往下落，他倆只見卜正南嘴動，根本就沒聽見他在說什麼。

卜正南走上了一步，單劍貫入東矮東方明胸中，東方明只覺胸中一陣刺痛，此時他才想抵抗，但已不能了。

卜正南笑了笑，一手抽出長劍，向公孫亮刺去。

公孫亮翻身向旁滾去。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也不追，口中輕聲道：「公孫亮，你還想活嗎？」

說著緩緩向他走去。

公孫亮坐在地面上，一動也不動，卜正南舉劍刺去，公孫亮右手握了一把石子，大喝一聲，向卜正南擲去，同時身形彈起，如箭般向卜正南衝去。

卜正南想不到公孫亮臨死還會反抗，他武功雖高公孫亮很多，但也逃不過公孫亮這種拚命的舉動。

一片石子迎面擊來，又正好阻住了他的視線。

他雙掌一翻，震飛石子，長劍又向公孫亮刺去。

但公孫亮雙腳踢出，正踢中卜正南小腿，公孫亮慘叫一聲倒地，卜正南也踉蹌的退了四五步，坐在地上。

他緩緩站了起來，輕蔑的笑著，望著三人的屍體，他緩緩的抽出長劍，又向公孫亮刺了一劍。

他心中暗想著，當今天下高手寥寥可數，白劍翎的武功也強不過這三人。

卜正南望著將暗的天空，輕蔑的笑著，半晌緩緩道：「是的，我現在要的只是白劍翎的命，和她！」

他似乎看見了白劍翎，他不屑的看著白劍翎，他雙目中似乎充滿了怒火，自言自語，咬牙道：「白劍翎！白劍翎！」

卜正南仰天大笑著，他好似已經是一個勝利者了。

＊　＊　＊

天色初明，少林寺中傳出清越的鐘聲，激盪著整個嵩山。

卜正南向山上奔去，耳中聽了鐘聲，輕蔑的一笑，直奔少林寺。

他昂首闊步，拍開大門，直衝入大雄寶殿，少林寺中僧人還來不及攔阻，他便已入了大雄寶殿。

寺僧見勢不好，少林派為各派之祖，誰敢如此輕闖？

不能攔阻，只得入內通報掌門方丈。

卜正南直衝大雄寶殿，大笑著，輕蔑的道：「這就是嵩山少林寺嗎？」

一聲佛號響起，百慧與眾僧走出，百慧合十道：「阿彌陀佛！小施主不知何人，何事闖入敝寺！」

卜正南不屑的打量了百慧一眼，輕蔑的一笑，昂首道：「你就是少林派的掌門人嗎？我要白劍翎！」

百慧淡淡一笑道：「小施主可是卜正南？」

卜正南昂首傲然大笑：「正是，想不到少林派也知有我這麼一個人！」

百慧道：「卜大俠之名現已遠播中原，但不知卜大俠找白劍翎有何事？」

卜正南昂首道：「白劍翎可是少林弟子？」

百慧淡淡一笑，搖頭道：「不是！」

卜正南一愣，他自思隨便一問，百慧是少林派掌門人，定不會說謊，也不敢說謊，只要白劍翎是少林弟子，那他就有所藉口，搗亂少林寺了。

他聞言沉默了一下，又問道：「千智可是少林弟子？」

百慧躬身道：「千智師伯正是少林弟子！」

卜正南急道：「即然千智是少林弟子，白劍翎是千智的親傳弟子，焉說白劍翎不是少林弟子？」

百慧淡淡一笑道：「卜大俠，白劍翎原是少林寺中落髮僧人，法名叫百行，但早被逐出門牆！」

卜正南又是一愣，道：「怎說？」

百慧道：「白劍翎不是少林弟子！」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少林派的掌門人都打謊語嗎？」

百慧合十道：「阿彌陀佛！卜大俠說話太過份了，出家人焉能打謊語，白劍翎獨闖達摩院，這是事實，寺中僧人皆知，我焉能打謊語！」

卜正南沉默不語，他心中真想不通，據他所知，白劍翎根本就是少林弟子，但百慧說的又不像是假。

百慧微笑道：「阿彌陀佛，其中自有下情，卜大俠諒必不知！」

卜正南想找百慧漏洞，他輕蔑的一笑，道：「你且說來聽聽！」

百慧道：「雷音神功是少林寺中至高無上的內家武功，諒卜大俠必知！」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自然我知道，而且白劍翎正是雷音神功的傳人！」

百慧點頭道：「正是如此，所以他是我少林寺中僧人！」

卜正南道：「怎說！」

百慧道：「當初千智師伯得授雷音神功，曾許願將來雷音神功非少林寺中僧人不傳，

否則必受少林家法之懲，這事卜大俠可知？」

卜正南道：「不知！」

百慧道：「白劍翎如不是少林寺中僧人，千智焉能傳他雷音神功？」

卜正南輕蔑的道：「當然，我想千智應受少林家法的懲治才對！」

百慧道：「卜大俠此言差矣，白劍翎曾在少林寺中出家，而且是我親自為他接引，而後來闖達摩院被逐！」

卜正南連哼兩聲，想再找其他的題目，大鬧少林寺一番。

此時門外奔人一僧，向百慧道：「苦行大師到！」

卜正南一聽苦行來了，他定可借題發揮了，他想著仰天大笑。

卜正南大笑了一陣。

百慧心知不好，但也只好說道：「苦行大師世外高僧，既然能屈駕此地，快通知眾僧來迎接！」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百慧，我且問你，苦行和你是什麼關係？」

百慧合十道：「阿彌陀佛，此事卜大俠想必知道，何用老衲多言了！」

卜正南一笑，道：「我不知道，可以告訴我嗎？」

百慧沉思了一會，知今天的事躲不過了，他凝視著卜正南道：「苦行大師與我同是佛門弟子。在師門上講他可算是我的長輩！」

卜正南雙手擊了一掌，道：「那好！」

百慧默默不言。

卜正南嘴角撇起一絲奇異的笑容，半晌道：「我在路上曾打聽到，太陽之女是他的侄女，意思就是說白劍翎是苦行的侄女婿，是嗎？」

百慧閉目道：「老僧不知！」

卜正南冷冷一笑，道：「不管你是知也好，不知也好，你現在去迎接你的師門長輩去罷，但你可記住，不要和我玩花槍，苦行走了我找你！」

百慧睜眼凝視著卜正南不言。

卜正南哼了聲，也瞪著百慧。

百慧知無法可想，只有轉身離去。

卜正南面露輕蔑的冷笑，他用目光一掃大雄寶殿之內，同時心中盤算著，心想不知江玉羽是否來了，如果她也在場，正好讓她見識一下天南絕學，讓她知道一下，白劍翎根本不是他的對手！

正在想著，百慧已連同苦行大師江玉羽等一行人進入。

卜正南轉身輕蔑的望了眾人一眼，昂首狂笑。

苦行大師凝視著卜正南，心中暗自後悔不該馬上遣去奚萬全，他因見奚萬全又再得志，怕他故態復發，因此將他遣回天南，不知卜正南卻追到少林寺中！

卜正南狂笑了一陣，用眼睛一掃眾人，向苦行道：「大和尚，你好吧！」

苦行大師淡淡道：「聽說卜檀樾要見我是嗎！」

卜正南一瞥眼，見江玉羽正凝視著他，他一看見她的目光就不由自主的心中充滿的妒忌，他乖戾的向苦行大師叫道：「什麼卜檀樾，叫我卜大俠！」

苦行大師淡淡一笑，道：「卜檀樾，你該知道一個人不該縱情傲物，凡事皆有因果，卜檀樾原是性情中人，奈何如今竟慧根已昧？」

卜正南怒喝道：「苦行！在這裡沒有你說的份，我用得著你來教訓我嗎？」

苦行大師道：「卜檀樾……」

卜正南大喝道：「叫我卜大俠！」

苦行住口不言，卜正南一步步的逼了上去，逼視著苦行大師道：「叫我卜大俠，你聽到沒有！」又喝道：「叫我卜大俠！」

卜正南他自己也不知為何他一定要如此，他只覺得胸中有無限的悶氣要發洩，否則他要爆炸了！

他眼光一瞥，轉至江玉羽身上，轉身向江玉羽走去，向她逼視著。

江玉羽平靜的緩緩道：「卜正南，你這樣做太過份了！」

卜正南停住了腳步，他目光迅速的移開，馬上似不甘心似的又凝視著江玉羽，半晌道：「我並不如此以為，我絲毫不覺太過！」

江玉羽沉默一會，緩緩道：「如果你還是人，你會覺得太過的！」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上前一步道：「你的意思是罵我不是人嗎？」

江玉羽凝視著卜正南，一言不發。

卜正南雖覺怒火焚心，但他自己也不知為什麼，他害怕著，他怕江玉羽那種目光，她的目光好似一把利劍，看穿了他的整個人，使他無法控制他自己！

他目光閃避著道：「憑你這句話，就該叫白劍翎碎屍萬段！」

石小青在旁不屑的哼了一聲道：「憑你？」

卜正南身形如閃電般的一轉，面對著石小青，一步步的逼了過去。

石小青昂然不懼道：「你只會欺負武功比你低的人罷了，這有什麼用！」

卜正南冷冷一笑，哼了聲道：「天下之人有誰武功比我高？」

說著他環視了一周，又道：「白劍翎他武功比我高嗎？」

石小青不屑的撇了嘴道：「當然比你高，我白哥哥比你強千倍萬倍！」

卜正南氣得仰天大笑，半晌，他身形一起，直向大雄寶殿上佛祖金身飛去，右手單掌切下，一掌將佛祖左臂切下。

他站在如來佛頭頂上舉著佛臂，大聲道：「白劍翎他能嗎？」

眾人見了不由面色大變，天下英豪即使武功再高，有誰敢在少林寺中如此放肆的，不用說少林寺是天下武功之源，就以少林寺中的人才而論，誰敢在少林寺中如此狂傲的？

達摩院中高手無數，合手之下，只恐天下之人無一敢自存取勝之望。

百慧見卜正南如此，不由面色大變。

卜正南側目輕蔑的掃著眾人，雙手一握，啪的一聲，將佛臂折為兩段，雙手一鬆，佛臂落於地面，發出了一聲清響。

百慧合什閉目不言。

卜正南大聲道：「怎麼了，你們都聾了嗎？」

百慧心中盤算著，半晌方始睜目莊聲說道：「卜大俠，天下之人無一人敢如此對待少林寺！」

卜正南昂首大笑道：「你意思說我是第一個了？」

百慧正色道：「卜大俠既然如此，莫怪老僧對卜大俠不客氣了！」

卜正南大笑道：「你要對付我嗎？那我正是求之不得！」

百慧整容凝立，苦行與二女齊退。

門外轉入百餘名僧眾，將卜正南團團圍住。

卜正南放聲大笑，長嘯一聲，身形落下，落入群僧之中。

百慧輕擊兩掌，僧眾排出了素為武林側目的「羅漢伏魔陣」。

陣式轉動，頓時將卜正南困於其中。

卜正南大笑，空手迎上，掌勁頻頻拍出，反攻了回去。

群僧閃動進退之間不失毫釐，掌勁雖輕，但拍出絕快，卜正南一出掌之間，陣式之中早已閃過了五六人，每人都稍沾即走。

卜正南接三掌，正覺不對，少林寺他是早已聞名，而且少林寺中一向不過問江湖之事，而江湖中對少林寺亦向來不敢輕視，但少林寺的實力究竟如何，從未有人去試過，也從未有人敢試。

卜正南哼了一聲，反手抽出長劍，單劍劃出，身形閃動之際，一招「飛鳳展翅」發出，立將僧眾逼退兩步。

卜正南得意的一笑，長嘯一聲，欲劍戳群僧。

百慧見卜正南出劍，心中微驚，知卜正南以飛鳳劍而聞名，劍招自有獨到之處，他急忙輕擊兩掌，陣式轉動益速，群僧擊出之掌勁織成一道氣牆，逼住卜正南。

卜正南正欲一展「飛鳳劍」，不想卻被逼住，長劍揮舞之際，僅能保持不敗而已。

眨眨眼數十招如閃電般的過去，卜正南只覺得四外壓力有增無減。

他心中怒火上昇，怒喝了一聲，單劍斜斜刺出，使出「飛鳳劍法」中威力至高的一招，「丹鳳朝陽」。

他全身功力盡聚於此，劍尖過處，群僧的氣勁一裂，他身如輕鳳，直穿而出。

百慧見卜正南脫身而出，他身形一起，如一隻巨鶴般的撲了上去。

百慧身為一派宗師，自來無人見過他施展武功，也無人知他在武學上的造詣究竟如何，對他的武功即使少林弟子也只有猜忖而已。

百慧被迫出手，他身為少林掌門，他的達摩神功已是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了。

他雙手揮出，達摩神功直擊而出，向卜正南擊去。

卜正南一向輕視百慧，百慧是苦行的晚輩，苦行他尚且不放在眼中，何況對百慧！

他輕蔑的一笑，身形在半空中一擰身，單掌向百慧拍去。

二人掌勢一接，上下立判，卜正南輕敵過甚，身形被震得一幌。

百慧長軀直入，乘勝攻去。

他身形一翻由上而下，連擊五掌。

卜正南怒極狂笑，雙掌以全力向百慧擊去。

但身後眾僧已追蹤而至，卜正南立刻被逼回掌自保。

他這一輕敵，使他又再度被迫落回陣中。

百慧雖僥倖逼回了卜正南，但心中不由暗暗吃驚，卜正南的功力竟在他所想像之上，單憑一個「羅漢伏魔陣」要對付空手的卜正南還可以，如果「飛鳳劍法」展開，只怕「羅漢伏魔陣」無法困住卜正南。

卜正南被逼回陣中，心中怒火上衝，單劍急展，連出絕招，向群僧逼去。

群僧被逼，急忙向後退了一步。

百慧吃了一驚，身形急撲而下，親身入陣，指揮群僧向卜正南圍去。

卜正南怒哼一聲，在他心目中他是天下第一人，焉能如此被困，以他的聰明才智，又焉能甘願被困？

他在剛才交鋒之時，早就看出「羅漢伏魔陣」之所以能制敵，全部是因為快！人數的眾多加上方位的准，使「羅漢伏魔陣」充分的發揮了他的效力，動作輪流不息，足可使被「羅漢伏魔陣」困住之人，筋疲力竭而落敗。

百慧落入陣中，「羅漢伏魔陣」的威力更是大增，陣法的推動也是更快！

卜正南看出了「羅漢伏魔陣」的長處，他一面採取守勢，一面心中暗自盤算著，只要「羅漢伏魔陣」一滯，他就可以佔上風了。

他掠目四望，見眾僧均閉目而行，閃動之際，四外壓力更是加大。

他輕蔑的哼了聲，長劍連翻，一連擋了十幾招。

十餘招一過，他突然大喝一聲，身形一低，一招「劍影流虹」，劍勢貼地掃出，如洪水瀉地般，向群僧掃去。

「羅漢伏魔陣」僅微微一起，閃了過去，仍然是屹立不搖。

卜正南心中早定破陣之計，他身形一翻，賣險招，腹部朝天，劍式急展而出，正是「飛鳳劍法」中的「劍挑萬斗」一式，閃電似的向眾僧小腹挑去。

群僧大驚，他們雖平常訓練有素，均為江湖上少見高手，但哪曾見過這種天南絕學，一時不由慌亂了一陣。

眾僧紛紛閃避，卜正南長笑一聲，身形再變，「飛鳳矯翅」之式再度展出，劍氣如虹，橫掠「羅漢伏魔陣」中。

百慧見狀大驚，心知羅漢伏魔陣只要一破，少林寺的劫運即至，他單人迎上，立即出掌向卜正南逼去。

卜正南一招「飛鳳矯翅」逼退群僧，見百慧逼了上來，適才被百慧逼落時之怒火又昇起，他長笑了聲，單劍刺出，直逼百慧。

百慧心中抱著犧牲一己，

奇正十三劍

以期卜正南再度被困之心，他若死于卜正南劍下，群僧激忿之下，再加上苦行大師在寺中，少林之劫或可消彌。

但卜正南並不如他所想，百慧側手出掌，以「旁敲側擊」之式，向卜正南長劍拍去。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他飛眼急掠，見群僧已一退又將逼上，他右手長劍突背，二人身形一合，百慧大師已被他閉上軟麻穴。

眾僧湧至，卜正南身形不動，單手將百慧揮起，向群僧掃去。

少林掌門人被擒，眾僧心中雖急怒交加，但亦只有退後。

卜正南嘴角撇起一絲輕蔑的笑容，環目四望，眾僧呆立，不知如何是好。

卜正南冷冷道：「叫苦行出來！」

眾僧呆立不言。

卜正南提起了百慧道：「你們聽到了沒有！」

他話剛說完，苦行大師早已自門外飄身而入，他自知處境非常難，百慧既已落入卜正南手中，其無理要求可想而知。

卜正南見了苦行大師，他揚了揚眉道：「白劍翎現在在哪裡？」

苦行大師合什道：「卜檀樾問起此事，老僧實在不知！」

卜正南仰天大笑，他本不是想問出白劍翎的下落，但只是要找一個藉口罷了。

苦行大師也知卜正南心中的意思，他淡淡一笑道：「但卜施主並不在於要知白劍翎的下落可是？」

卜正南面容一板，道：「你說什麼？」

苦行大師又淡淡笑了笑，道：「這些事不妨全部都攬在我身上，卜施主有事只要找我就好了！」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好！你也倒爽直，我就明說了，我第一要白劍翎的命，第二要你侄女，你能做得到嗎？」

苦行大師合什道：「這兩件事老僧都可以辦得到，只是在於我肯不肯辦而已！」

卜正南哼了聲，冷冷的看著苦行大師。

苦行大師道：「白劍翎只要我肯開口，他是一定會答應，我侄女的事那我更是容易辦得到了！」

卜正南冷冷道：「你的意思是你不肯辦，是嗎？」

苦行大師淡淡一笑道：「老僧未有此言！」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我也相信你辦得到，只要你有條件是嗎？」

苦行大師笑了笑道：「老僧正是此意！」

卜正南一步步向苦行大師逼去，冷冷的看著他。

苦行大師淡然道：「你逼我有什麼用！」

卜正南止住了腳步，他深信白劍翎敵不過他，但他心底對白劍翎還是免不了有一種畏懼，他一向輕蔑的對著所有的人，但他不敢輕蔑的看著白劍翎。

他似乎有些兒怕白劍翎那種正直的目光，及凜然不可犯的神態，他妒忌著白劍翎，在白劍翎面前，他不由自主的會感到自卑！

他還是希望著，最好用不著他自己動手，而使白劍翎消失。

沉默了半晌，他開口向苦行大師問道：「你有什麼條件，是要我放了百慧嗎？」

苦行大師淡淡一笑道：「你想會嗎？如果用白劍翎和百慧二人的生命由我挑，你知道我是要誰？」

卜正南怒哼了聲道：「苦行，你別再吞吞吐吐的，如果我不是想要省點事，我才不賣你的帳！」

苦行大師道：「我也沒有什麼條件，只是我替一個人做事，那人應該比我行！」

卜正南輕蔑的哼了一聲道：「你認為我不如你嗎？」

苦行大師淡淡道：「我並沒有如此說！」

卜正南怒道：「那你是什麼意思！」

苦行大師道：「但我又怎麼知道你比我強呢？」

卜正南昂首大笑道：「原來你想攷我！」

苦行大師默默不語，卜正南笑容一收道：「好！無論什麼事，你做得到，我做不了，我就從此放手，不再行走江湖！」

說完了他又加了一句道：「但你可別拖時間，小心我不會上你的當的！」

苦行大師笑了笑，道：「那你先放了百慧，如果你樣樣都勝過我，到時候也不怕他不俯首聽命！」

卜正南冷冷道：「那可辦不到，若要我放百慧，除非我已落敗！」

苦行大師沉默一道：「卜施主既然答應了，能不反悔嗎？」

卜正南冷笑了一聲道：「如果我到時候要反悔，此時說不反悔的話也無益！」

苦行無奈，道：「那好，我如能做，如果卜施主也能夠做，老僧屆時自然也無話可說了呢！」

卜正南大笑了兩聲，道：「但是你要記住，我們比的是武功，你如果拿別的來攷我那可不行！」

苦行大師凝視著卜正南，道：「卜施主剛才已經答應了說無論什麼事！」

卜正南冷冷道：「難道你要我和你比唸經嗎？」

苦行大師知卜正南自知不能樣樣佔上風，故想反悔了。

他沉思了一會，又向卜正南道：「卜施主是說我怎麼做，卜施主也都能，是嗎？」

卜正南哼了聲道：「當然，只要是屬於武功的，難道我卜正南會不如你嗎？」

苦行大師又道：「完全相同的方法嗎？」

苦行大師的意思是想問清楚了，省得卜正南到時又反悔。

卜正南也知苦行大師的意思，他自認武功高苦行甚多，他冷冷道：「當然！你別怕我做不到！」

苦行大師凝視著卜正南，道：「那麼我也不多說了，我做三件，你全學得能和我一樣，或比我好，那我就甘拜下風！」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那還不簡單！」

苦行大師閉目了一會，伸出右手食指，向卜正南道：「你也知我是練一指禪功的，自然我要用我這一指來向你討教了！」

卜正南不耐道：「快些吧！」

苦行大師身形一反，單指插入香爐，一個重有數百斤兩三寸厚的銅香爐被他一指之力點穿，但香爐一動也不動。

卜正南面色微變，心中暗驚苦行大師功力之純厚。

苦行大師盡一指之力，轉身向卜正南道：「卜施主，現在要看你的了！」

卜正南哼了聲，走上前去，看了看，見那洞口微向內凹，全是被苦行大師用本身的勁力，集聚於一指而施出！

他心中微微一動，右手食指也閃電似的點出，香爐立穿，也穿了一個洞，只是香爐微發嗡聲。

苦行大師一見那洞口如受刀切一般平，心中不由暗驚，卜正南這一指全是鋼勁，實非常人所能及。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如何？不輸你吧！」

苦行大師默默無言，這次卜正南雖使香爐微發出聲，但勁力之足，竟超過了他的一指禪功，真使他驚異。

他沉思了一會，笑了笑道：「還有兩局要向卜施主討教的！」

卜正南笑了笑道：「快些，我可等得不耐煩了！」

苦行大師道：「卜施主可知點石成金嗎？」

卜正南皺了皺眉道：「我沒聽過！」

苦行大師笑了笑，用手自地面上拿起一塊青石，用右手食指點了一下，然後又遞給了卜正南！

卜正南手接了過去，青石外面一層立即散落，而先前一塊拳大的青石此刻只剩下龍眼般大小，可是卻沉重非常。

卜正南一愣，心中暗驚，苦行大師竟能以一指之力，將一塊青石壓小，成如金一般重，此種絕技此次初次看見。

他自知做不到，不由心中焦急萬分，呆呆的站在那裡沉思著。

奇正十三劍

如果他做不到，那豈不是要貽笑天下人，而他就此放手，他如何能捨得？

他一瞥眼，見苦行大師面色有些不對，他一抬頭凝視著苦行大師。

苦行大師心中微驚，但口中又不好說。

卜正南冷冷一笑，他知苦行已用力過度，他開口道：「這是真的嗎？」

苦行哼了聲，道：「自然！」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那你再做一次看！」

苦行大師一聽之下，氣得面色急變，他怒哼了聲道：「卜施主是做不來嗎？」

卜正南冷冷道：「我們比武要講信義，我不喜歡偷巧的行為？」

苦行大師輕輕歎了口氣，自知這次被卜正南賴了過去了，他施出他尚未練好的絕技「點石成金」，以致於真氣損耗甚大，可一不可再，卜正南要他再試一次，這哪是他力所能及！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

苦行大師閉目良久，道：「卜施主，學有所專攻，卜施主功縱使天下無敵，但也不能保證每一樣都很高！」

卜正南冷冷道：「但我相信，我至少比你要行！」

苦行大師淡淡一笑，道：「現在我也不希望別的，只希望這次卜施主看清楚了，敗了之後卜施主千萬要守信！」

卜正南面色一變道：「怎的！你以為我不如你嗎？」

苦行大師閉目無言。

卜正南怕苦行大師內力恢復再施「點石成金」的絕技，他催促道：「苦行！你別再拖時間了，我可不耐等你！」

苦行大師睜開雙眼道：「卜施主，你可要詳細的看清楚，這次我用的手法是指震七星！」

卜正南心中暗驚，不知苦行大師又要施什麼絕技，但表面上只好應諾了一聲。

苦行大師淡淡一笑，右手一沉一起，銅香爐上立被印上了七星之圖，每一指的深淺都一樣，排成北斗之形。

卜正南呆立不語。

苦行大笑了笑，道：「卜施主，這用不到什麼深厚的內力，只是手法罷了，如果卜施主沒有看清楚，我可以再來一次！」

卜正南冷哼了聲，道：「不用了！」

他說完走出了一步，右手也一沉一起，但這僅是手法而已，必須要熟，熟才能生巧，卜正南平日並不用指，他指力可以很強，但靈活度卻遠遜於苦行。

他食指彈下，香爐上現出五六個深淺不同的指印，雜亂的排著。

苦行大師看了卜正南一眼，合什躬身道：「老僧望卜施主守前約！」

卜正南面上一陣紅一陣白，心中說不出什麼滋味。

他一瞥，見江玉羽和石小青自門口走進來，石小青滿面歡欣之色。

卜正南猛一回頭，向苦行大師喝道：「你為什麼叫她們兩人偷看？」

苦行大師一呆，心知卜正南又要借機會發作。

他還沒來得及開口講話，卜正南已是大喝一聲，身形飛起，雙掌全力拍出，轟的一聲，巨佛像倒了下來，一陣煙灰昇起。

苦行大師大驚，知卜正南已惱羞成怒，他急忙身一動，縱至百慧身旁，舉手解開百慧的穴道。

卜正南怒嘯一聲，一手抽出長劍，身形直衝而下，長劍一揮，迅即向苦行大師與百慧二人圈去。

群僧紛紛起身，向卜正南攻去。

卜正南正怒在頭上，他「飛鳳劍法」急展，立有一名僧人被他劃傷跌落。

苦行與百慧二人雙雙而起，一起出手，向卜正南圍去。

卜正南大笑一聲，長劍一翻，反逼二人。

群僧也紛紛圍了上去，場中頓現一片混亂。

卜正南輕蔑的哼了聲，長劍如游龍般在半空中飛舞著。

苦行大師施出「一指禪功」拚力迎戰，但適才內力損

耗太多，一時不易恢復，戰時也疲勞不堪。

百慧也穴道剛解，動作還不太靈活。

卜正南殺心已起，長劍連展絕招，招招搶得先機，佔盡了上風。

苦行愈戰愈疲，勁力也愈來愈弱。

卜正南冷笑著，長劍在半空中劃過一個半弧形，向苦行大師攻去。

苦行大師向一旁躲去。

百慧自身出掌，直逼卜正南。

卜正南輕蔑的笑著，反手一招展出「劍挑萬鬥」之式。

百慧心中大驚，急忙一閃身，但卜正南的劍勢如潮起，勢不可止，直攻而至，欲避無及，右腳自踝之下，全被切斷。

眾僧一齊撲向卜正南，卜正南反手出劍，劍式詭絕，連攻了十餘招，逼退了眾僧，反手再一劍，向百慧大師當頭劈去。

苦行大喝一聲，反手再次展出「指震七星」之式，向卜正南攻去。

卜正南大喝一聲，反手出劍，長劍向苦行大師擲去。

苦行大師被逼只有回手自救，卜正南單掌向百慧頂門拍去。

百慧右足踝雖斷，但神志尚清，他單掌一拍地面，身形急飛而出，向後退去。

卜正南大吼一聲，直追而上，蓬的一掌，將百慧大師震得直向後飛去。

眾僧一起去救百慧大師，卜正南大笑一聲，反身直逼苦行大師。

苦行大師知卜正南內力雄厚，百慧被他擊中這一掌，絕無生望。

而卜正南好似非斃了所有的人而後已，自己生死只怕就在這須臾之間了。

他反手揮劍，向卜正南反逼了過去。

卜正南輕蔑的撇了撇嘴，右手向劍身震去。

苦行大師收劍出指，向卜正南脈門點去。

卜正南冷冷一笑，他早看出苦行大師內力不繼，身形已緩了。

他身形一轉，閃至苦行大師身後，單掌劈去。

苦行大師向前衝了兩步，卜正南身形如影隨形，直跟了下去。

苦行大師避無可避，反手出劍，向卜正南擲去。

卜正南左手一撈，右手拍了上去。

邪不勝正終敗亡

突然一聲：「不准動手！」

卜正南一滯，砰的一聲，苦行大師的身形已隨著他的掌勢飄起，跌落在地上。

卜正南回身輕蔑的掃了眾僧一眼，眼光落在江玉羽和石小青身上。

眾僧衝了上去……

少林寺中在一陣惡鬥後，歸於一片沉寂，四面野風吹拂著……，少林寺四周再也聽不見寺中的鐘聲………

天色漸開，兩條人影出現在山道上，一老一少，正是千智禪師與白劍翎二人。

千智禪師面上現出迷惑的神色，白劍翎側臉道：「師父！怎麼了？」

千智禪師面色凝重的一面沉思著一面道：「奇怪，應該是做早課的時候了，怎麼聽不見鐘聲？」

白劍翎心中暗慌，道：「師父！不會有什麼意外發生吧！」

千智禪師道：「苦行大師與我約在少林寺見，少林寺是天下武學萬流歸宗之處，當年鐵仙也只敢挑獨鬥，想來不會出什麼岔子，但數百年來早鐘之聲未斷，這………」

說著二人已看到寺門，少林寺門口赫然躺著一雙屍體，二人一齊止住腳步。

二人身形略停，一齊飛也似的向寺內衝去。

白劍翎一馬當先，身形如箭一般衝了過去，雙掌一推將虛掩著的寺門拍開，寺內一副屍體躺在地上。

二人心中驚異萬分，萬想不到少林寺竟會遭到這種變故。

白劍翎心中一陣慘然，又

向大雄寶殿內衝了進去，佛像仆倒地面，殿內死屍更多。

白劍翎只覺得心中有著一種說不出的忿恨之心，他實在想不到有誰的手段竟然會如此的狠毒，他掠目四望，心中想著，當今天下有如此手段的恐怕只有卜正南一人，但卜正南也沒有理由要如此做呀！

忽然，他的眼光停住了，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眼睛，苦行大師竟然盤膝坐在殿內一個角落上。

白劍翎心中狂跳，苦行大師與千智禪師約好，一個人去找白劍翎，一個人去找江玉羽和石小青，找到人到少林寺來相會。

苦行大師既至，表示他已找到江玉羽和石小青了，但她們呢？

白劍翎急奔了過去，扶住苦行大師急道：「大師！您老人家怎麼了？」

苦行大師勉強睜開了雙目，面上微微一笑道：「劍翎！你來了！」

白劍翎急忙點著頭，淚水自他目中滲出，他急道：「大師！您怎麼會這樣？」

苦行大師笑了笑，抬頭望著走過來的千智禪師道：「千智師兄，你也來了！」

千智禪師合什閉目道：「大師請不用多禮，靜養要緊！」

苦行大師道：「不行了！要不是卜正南在掌勢快拍下時滯了一下，我現在根本無法與你倆再相見了！」

白劍翎驚叫道：「卜正南！他為什麼要如此！」

苦行大師輕輕歎了口氣，道：「卜正南為了要找你，還有……還有就是玉羽！」

白劍翎心中又吃了一驚，道：「玉羽怎麼了？」

苦行大師沉默了一會，道：「我也不知，那時我暈了過去，天明前方清醒！」

白劍翎心如火燒，一股說不出來的感覺在促使他，使他恨不得立刻找到卜正南！

苦行大師道：「劍翎，但你別著急，她們兩人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白劍翎低下了頭，沉思了一會，向苦行大師道：「大師，我替您療傷！」

苦行大師笑道：「不用了，我自知無法再活了，只希望你以後善待玉羽這孩子我心中就滿足了！」

白劍翎道：「大師，您難道不相信我能治好你的傷勢嗎？」

苦行大師搖了搖頭道：「不用了！」

白劍翎道：「大師！您心中另有什麼顧忌，是嗎？」

苦行大師默然不語，半晌道：「說實話，我只是不願見你陪葬而已！」

白劍翎奇道：「大師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苦行大師沉吟了一會道：「卜正南真的目標是你，而你也馬上就要去找他，你倆人武功相差有限，如你用雷音神功替我療傷，只怕……」

白劍翎笑道：「大師！您的意思我明白！」

苦行大師歎了口氣道：「所以我不願你如此！」

白劍翎道：「大師，但您不知道，卜正南的武功我見過，說實在的，本來我也不願出口，他的武功和我還有一段距離，我並不畏懼他！」

苦行大師抬頭凝視白劍翎，見他一臉真誠，不像為了要治自己而故意自誇！

白劍翎又道：「而且我身上有靈丹，也用不著多少工夫就可以治好您的傷勢了！」

苦行大師默然不語。

白劍翎取出火靈丹讓苦行大師服了下去，用「雷音神功」中「氣透靈霄」及「引氣歸元」二式，治好了苦行大師的內傷。

苦行大師起身，只覺得全身濁氣盡去，竟比傷前的功力尚有稍增之勢。

千智禪師向白劍翎道：「劍翎，你大概也心急此事，我與苦行大師二人也欲料理此地後事，你就一人先去吧，有消息再回此地來！」

白劍翎起身拜別二人，向外走去。

出了寺門，他徬徨的向四面望著，不知要向那一方追去才好。

這是急事，如果追錯了方向，不知幾時才能找到卜正

南。

他正在想著，忽然眼角一瞥之處，瞥見一個熟悉的身影。

他身形如閃電般的飛掠追去，身形一落，見那人竟是魚玉明，他詫道：「魚幫主，你怎麼在這兒？」

魚玉明凝視著白劍翎一陣道：「白大俠，我義兄命我來此看白大俠是否來了！」

白劍翎道：「卜正南！」

魚玉明點了點頭道：「是的，我昨夜遇見他的！」

白劍翎繃道：「卜正南現在在哪裡！」

魚玉明默然不語。

白劍翎道：「魚幫主，我想你來此也不是才一會，寺中的情形你也知道！」

魚玉明點了點頭。

白劍翎道：「卜正南在哪兒？」

魚玉明道：「我也知我義兄這次的作為不太對，但我還是不能說出他在哪兒！」

白劍翎沉默了一會問道：「為什麼？」

魚玉明道：「當年我師父的大仇就是他替我報的！」

白劍翎道：「魚幫主，那他不過對你一人有恩罷了……」

魚玉明接口道：「但他也不過對你一人有怨罷了！」

白劍翎道：「魚幫主，你或許說得對，我和少林寺有極深的淵源，但少林寺是天下萬流歸宗之所，而且以卜正南這樣行為是不容於天下人的！」

魚玉明沉默了一會，道：「你或許說得對，但我也不願說出他的所在！」

白劍翎道：「魚幫主沒有一些正義感嗎？」

魚玉明淡淡的笑了笑，道：「江湖之中以信為先，我已答應我義兄了！」

白劍翎道：「你為什麼不說以義為先呢？自古以來武林中人只有因義而廢信，沒有因信而廢義的！」

魚玉明大聲道：「我與卜正南義共生死，他的事也就是我的事，你如果有事就衝著我來好了！」

白劍翎淡淡一笑，道：「魚幫主！少林寺中人不是你殺的，我不會找你，但卜正南，必不能容於天下！」

魚玉明大聲道：「白劍翎，你別欺人太甚，你說的話全是合乎義的，你的行為全是俠義道的行為，你就代表了俠義道，是嗎？」

白劍翎用手撫著額角，道：「我也有私心，我想要知道江玉羽她們姐妹二人到底怎麼樣了，但魚幫主，如果你公平一些，難道卜正南的作為是對的嗎？」

魚玉明道：「你也有私心？」

白劍翎雙目凝視著魚玉明，沉聲道：「魚幫主，你該知道我發怒的時候是怎麼樣的，你斟酌吧！」

魚玉明退了一步，他心中驚懼著，白劍翎面上雖很平靜，但他似乎感到一股無形怒火自白劍翎身上發出，使他感到窒息。

白劍翎道：「魚幫主，我不想過份逼人，但我也決不願輕易的退步，卜正南屠殺少林寺，這事你還認為情有可原嗎？」

魚玉明昂首道：「你要知道卜正南的下落？」

白劍翎道：「是的！」

魚玉明道：「但你要知道，見了他並不一定于你有利，你們兩人最好不見，兩虎相鬥，必有一傷！」

白劍翎道：「如果魚幫主如此關心我白劍翎倒要感謝盛情了，但我非見他不可！」

魚玉明道：「如果我早能遇見你，或許我會正義一些，我欽佩你的為人，但我先遇到的是卜正南，你這種行為在我看起來簡直是愚不可及！」

白劍翎道：「魚幫主能告訴我卜正南的下落嗎？」

魚玉明道：「我在今世，最感激的是卜正南，他替我報了我師父的大仇，而且數年以來，我與他共處如親生手足，你想我在你們二人之間會幫誰？」

白劍翎淡淡一笑道：「我想你或許會幫我！」

魚玉明哼了一聲。

白劍翎道：「卜正南的行為於義有所不合，而令尊師是以義而聞於天下，你應該知

奇正十三劍

道，你應怎麼做！」

魚玉明道：「你別拿我師父來誘惑我，你要知道，我不會幫你的！」

白劍翎道：「你會的，因為天下有比卜正南更使你敬重的人！」

魚玉明哼了一聲，道：「但天下人之中，我最感激他！」

白劍翎道：「你為了他替你報了你師父的大仇嗎？」

魚玉明道：「正是！」

白劍翎道：「卜正南替你報了你師父的大仇你就如此感激他，那可見你對你師父是多麼敬重了！」

魚玉明默然不語。

白劍翎道：「你師父在天之靈會讚成你幫我的！」

魚玉明遲疑著，沒有說話，半晌道：「好！我就帶你去見他！」

白劍翎心中大喜，魚玉明回身，領著白劍翎向前奔去。

十餘里路之後，魚玉明領先奔人一個谷中。

谷中一片青翠，一流清溪自谷中流出，地面上全是鵝卵石。

遠處山上倒掛下一條瀑佈，飛瀉而下，落入一個小潭，潭上濺起一陣陣水珠，幻起了無數道的彩虹。

白劍翎凝神望去，見卜正南站在瀑佈之前，練著劍，只見他右手飛舞，一道道劍光幻起，身形也跟著飛快的閃動著。

突然，一隻蒼鷹飛撲而下，向溪中的魚落去。

卜正南身形一停，大喝道：「白劍翎，我看你往哪兒跑！」說完右手長劍脫手，向那隻蒼鷹射去。

蒼鷹被他這一劍正好穿胸而過，卜正南面上輕蔑的一笑。

白劍翎走了出去，卜正南笑容倏滅，回首凝視著白劍翎。

白劍翎向卜正南逼近道：「卜正南，少林寺的事你下手好毒呀！」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不理白劍翎，他側臉向魚玉明道：「玉明！這是怎麼一回事？」

魚玉明淡淡道：「白大俠要見你，我想這事到最後也一定要由你們兩人自己來解決的，所以我就帶他來了！」

卜正南哼了一聲，道：「但你知道我現在不想見他，我和那江玉羽的事解決了才見他，你要背叛我嗎？」

白劍翎聽卜正南提起了江玉羽的事，他立即開口道：「卜正南，江玉羽她們姐妹倆在哪裡呢？」

魚玉明向卜正南道：「我倆是結義兄弟，哪裡能說什麼背叛不背叛？」

卜正南又哼了一聲，嘴角撇起了一絲輕蔑的微笑，他扭頭向白劍翎道：「白劍翎，你可真有辦法，居然把玉明說動，要他帶了你來這兒！」

白劍翎沉聲道：「這不是我有辦法說動他，而是你自己要他帶我來的！」

卜正南扭頭向魚玉明道：「是嗎？」

白劍翎道：「你對少林寺的手段太狠了，以致於他不能不帶我來！」

卜正南冷哼了一聲，向魚玉明道：「你認為我對少林寺的手段太狠了嗎？」

魚玉明沉吟了一會道：「是的，確實是過分了一些！」

卜正南昂首大笑道：「真的我太過分了嗎？你會以為我太過分嗎？」

魚玉明道：「你要找白劍翎，只要你通知一聲，他哪有不來之理，你如此，少林寺是武林萬流歸宗之處，你太過分了！」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你這是來教訓我嗎？」說完一步步向魚玉明逼去。

魚玉明凝神不動道：「我這不過是為你好罷了，白大俠是奇正十三劍的傳人，你是飛鳳劍的傳人，你們二人相鬥，必有一傷，我生平對你非常感激，但白大俠的為人你也知道，他是一個很正直的人……」

卜正南接口道：「所以你幫助他來對付我是嗎？」

魚玉明淡淡的笑了笑，道：「大哥！你說這話太過分了，無論如何你是我兄弟，我怎麼會對付你呢？」

卜正南道：「那你為什麼帶他來！」

魚玉明道：「大哥，難道說你永遠不見他嗎？」

卜正南哼了一聲道：「那你是幫他還是幫我！」

魚玉明道：「我都不幫！」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好！果然是結義兄弟，兩邊都不幫？你的意思就是說要幫白劍翎，但礙于義兄弟的情面，不好意思是嗎？」

魚玉明大笑道：「大哥既然一定要如此說，我就承認也無不可！」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掃了二人一眼，道：「那好，我倆之兄弟的情份到此為止，你以為你武功很高嗎？白劍翎再加上一個你，又焉能奈何我？」

魚玉明大笑道：「那也好，既然你不願意要我這個義弟，我也不勉強，但我也決不會幫助白劍翎的，你放心好了！」

白劍翎向卜正南道：「卜正南，江玉羽姐妹在哪兒？」

卜正南仰首大笑道：「她們嗎？她們早成了我的人了，不再是你的妻子了！」

白劍翎沉聲道：「卜正南，不要再使我發怒，但我要告訴你，你做的事已經使你不能挽救了！」

卜正南大笑道：「怎麼！我需要別人挽救嗎？」

白劍翎道：「你殺戮少林寺中全體僧眾，你自己應該自戕！」

卜正南大笑道：「飛鳳劍法天下無敵，會敗在你手下嗎？」

白劍翎淡淡道：「我今天來就是來領教你的高招的！」

卜正南道：「可惜，我的劍剛才貫入蒼鷹胸膛，和蒼鷹的屍體一齊沉入水中了！」

白劍翎道：「那我就領教你們天南絕學了！」

卜正南道：「那也對，空手也一樣，你也空手，我也用不著欺你！」

他說完身形一起，正是「飛鳳展翅」之式，身形平飛而起，向白劍翎衝去，單掌向白劍翎劈去。

白劍翎凝立不動，見卜正南衝近，身形倏轉，反手向卜正南頸間切去。

卜正南一擊不中，心中早有打算，他身形一抖，翻身出指，向白劍翎雙目點去。

白劍翎不閃不避，反迎了上去，雙掌一起，向卜正南胸前擊去。

卜正南身形一昇，白劍翎掌才擊空，卜正南雙足立下，向白劍翎胸前踢起。

白劍翎長吸一口氣，身形以「乾龍御天」之式飛起，在半空中飛繞了一個圈，雙掌向卜正南背後拍去。

卜正南見白劍翎動作神速如此，心中吃了一驚，被迫落地。

白劍翎此時也不欲直追，也翻身落地。

二人這一交式，眨眼間互換三五招，魚玉明在旁看著，心中暗暗吃驚，二人之中的任一人他都遠非敵手。

白劍翎和卜正南二人互視片刻，卜正南面上輕蔑的一笑，向前進了一步，雙掌翻起，向白劍翎胸前拍去。

白劍翎不欲硬接，側身拍開卜正南掌勁。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以為白劍翎不敢硬接，他身形直逼向前，向白劍翎逼去。

白劍翎右掌稍沾即走，身形以「星飛繞樹」之式飛繞而出，左掌橫出，迅即向卜正南肋下拍去。

卜正南只是冷哼了一聲，他腳下如鐵石一般站著，一動也不動，右手橫出，向白劍翎掌式接去。

白劍翎掌勢擊出，二人一接掌，互相各退一步。

卜正南面色微變，他以靜打動，以右手對左手不過僅僅平平而已，這樣看來白劍翎功力之厚似在他之上。

白劍翎退了一步，跟著身形一矮，「雷音神功」隨著掌式擊出，以「雷神震天」之式向卜正南擊去。

卜正南怒哼一聲，他自知不敵，不敢硬接，連忙側身讓步。

白劍翎既已佔上風，不再客氣，而且他心中還惦念著江玉羽及石小青二女，他追蹤而上，雙掌展出雷音掌式，從

「雷音開陸」一式，向卜正南擊去。

卜正南怒吼一聲，翻身出掌。

掌勢微交，卜正南被震得連退了三步。

白劍翎身形直逼而上，雙掌以「千里奔雷」之式擊出。

卜正南又接了一掌，又被震退了五步，他只感到胸中一陣陣氣血翻湧。

白劍翎再逼了上去，卜正南大喝道：「慢！」

白劍翎沒有理會，單掌以「春雷乍起」之式擊出。

卜正南也不是傻子，他哪敢接這一掌，他身形一直向後飄退。

白劍翎如影隨形般的跟了上去。

卜正南大叫道：「玉明！你還記得你以前對我說的話嗎？當我替你師父報了仇之後，你要怎麼辦？」

魚玉明見卜正南被白劍翎逼得毫無還手之力，記起當日自己曾說，願以自己性命報答他昔日感情。

卜正南一面閃避著，一面向魚玉明退去。

魚玉明大叫道：「白大俠！你今日就暫且放過他一次吧！」

白劍翎聞言道：「魚幫主！今日放過了他，何日才能再見他？」

魚玉明還沒有答言，卜正南大笑道：「好！白劍翎，今日我就敗在你手中也無怨言了，我義弟都如此聽命於你，我有何話說？」

魚玉明聞言向白劍翎叫道：「白大俠！這是我的事，我今日要放他走路，難道你就如此趕緊殺絕嗎？」

白劍翎道：「魚幫主聽過除惡務盡嗎？」

卜正南還是閃避著，只偶爾輕沾一掌，白劍翎雖完全佔著上風，但一面與魚玉明說話，也無法將卜正南一下制住。

魚玉明聞言心中大不高興，以為白劍翎太過專橫，他上前一步，立即出掌助卜正南向白劍翎擊去。

二人合掌，嘭的一聲，三人齊退一步。

白劍翎見魚玉明居然出掌，不由一愣。

卜正南心中大喜，大笑了一聲，身形一起，向後奔去。

白劍翎大叫道：「卜正南你往哪兒走！」

魚玉明大喝道：「白劍翎，你別欺人太甚！」

白劍翎身形飛起，向卜正南追去，魚玉明金錢鏢飛出，向白劍翎擊去。

白劍翎無奈，只有反身出掌，擊落金錢鏢。

魚玉明大聲道：「卜正南，你快走吧，今日之後，你我情份已絕，你也別再想我會幫助你了！」

卜正南輕蔑的大笑，向一座小木屋奔去。

魚玉明見狀大驚，不由怒叫道：「你想幹什麼！」說著不再阻止白劍翎，二人一齊向卜正南追去。

一見卜正南衝至屋門口，魚玉明大喝道：「別想進去！」說著十二枚金錢鏢飛起，向卜正南擊去。

卜正南大笑著，身形飛起，自小屋上破頂而入。

魚玉明向白劍翎大叫道：「白大俠，江玉羽姊妹二人都被卜正南關在屋內！」

白劍翎聞言大驚，直追下去。

屋門被拍開，卜正南立在門口，大笑著道：「白劍翎，你看是你輸還是我輸？」

白劍翎見江玉羽和石小青都被卜正南控制看，心中不由一沉，只有呆立在那兒，半晌不能出擊。

卜正南狂笑著。

魚玉明內疚著，卜正南的為人他知道，白劍翎既癡情於二女，自然將被卜正南玩弄於股掌之上，其命運可想而知。

而這些，都是他一時姑息所造成的。

他大笑道：「卜正南，你的手段也真夠狠的！」

卜正南冷冷道：「你也別想再近一步！」

魚玉明大笑一聲，身形飛起，向卜正南撲去，道：「你可威脅白劍翎，但我可不吃你這一套！」

他身形撲了過去，卜正南面色微變，哼了一聲，出掌向

魚玉明擊去。

魚玉明身形只在半空中一滯，二十四枚金錢鏢立即帶著嗡嗡之聲，紛紛自四面八方向卜正南攻去。

卜正南面色又變，十二金錢鏢原為魚玉明成名絕技，自不容忽視，他赤手空拳之下，對魚玉明的一發二十四枚金錢鏢，也有些心驚。

他又惱又怒，魚玉明竟然以全力來對付他了，他身形一起，雙掌揮舞，將二十四枚金錢鏢完全閃擊開。

向魚玉明迎面擊去。

白劍翎見魚玉明衝了上去，他也跟蹤了上去，向卜正南迎去。

卜正南雙掌擊出，魚玉明才發金錢鏢，再連忙起掌迎去。

雙方一接，魚玉明被震得吐了一口鮮血，向地面飄落下去。

卜正南身形也微微一幌，白劍翎大驚，身形直撲而上向卜正南出掌攻去。

卜正南不敢硬接，他身形急退，向後落去。

白劍翎長嘯一聲，身形在半空中急繞了一個圈，向卜正南迎面迎去。

卜正南心中大驚，身形急忙一落，向白劍翎追蹤而至，卜正南自地面拾起數塊鵝卵石，分向二女擊去。

白劍翎急忙回身去救，卜正南不敢多留，急急向外奔去。

白劍翎抓住鵝卵石，回頭見卜正南已去遠，他急忙奔向魚玉明。

魚玉明睜開雙目，嘴角掛著一絲血跡，他見白劍翎迎去，他緩緩道：「白大俠！我對不起你，讓卜正南跑了！」

白劍翎望著他，道：「魚幫主，謝謝你，我衷心的感謝著你！」

他見魚玉明眼神渙散，知他心脈已斷，無法挽救了，心中不由一陣悲傶。

魚玉明聽了白劍翎的話，面上露出一絲淡淡的微笑，感激的看著白劍翎，半晌，頭一側，死了過去。

白劍翎心中不由難受十分。

二女走了過來，白劍翎起身，三人相視著，均不由自主的流出了淚水。

三人擁抱而泣。

半晌，石小青將紫弓紫劍交給白劍翎道：「白哥哥，這是你的！」

白劍翎感激的接了過去，撫摸著石小青的頭髮道：「這些日子苦了你們兩人了！」

二女相視而笑，道：「但我們三人又在一起了！」

白劍翎激動的道：「是呀！我們又在一起了！」

卜正南逃出谷口，心中猶忿忿不已，在他心中，他本已將佔上風，但就是魚玉明來一搞，使他又落敗而走。

他心中最不舒服的還是他「飛鳳劍法」沒有得到施展，「飛鳳劍法」豈是中原的劍法所能敵，在他心目中，只要他有機會施展飛鳳劍，白劍翎實在不足畏懼！

卜正南向前走著，他怒哼了一聲。

他聽到了一陣熟悉的笑聲，他一抬頭，見來人竟是天南一劍奚萬全。

奚萬全見到了卜正南大笑了一陣，道：「你怎麼了！」

卜正南起初一見奚萬全，心中不由自主有一些畏懼，但見奚萬全如此問他，心中不由定了下來，知道決沒有問題。

他心中暗自盤算著。

只聽奚萬全又大笑了一陣，道：「怎麼，王子俠沒被你找到嗎？」

卜正南心中暗自打著主意，他走向一旁，沒有答理奚萬全。

奚萬全皺了皺眉，心中暗詫卜正南怎麼今日神色不對！

他又問道：「怎麼了，敗了嗎？難道你敗在王子俠手中了嗎？」他說著聲音乾澀。

卜正南心中已打定了主意，聽到奚萬全這樣口氣，心中大喜。

他淡淡道：「你想我會敗在王子俠手中嗎？憑我的飛鳳劍法！」

奚萬全心中微放，笑道：「我想也不會的，憑飛鳳劍法，除了奇正十三劍之外，天下無人能敵這飛鳳劍法！」

卜正南默不出聲。

奚萬全道：「王子俠死在你的手中了嗎？那也好，他這種人早就該死了！」

卜正南還是不答言。

奚萬全大笑道：「我看你這種神氣知道你一定是敗了，是敗在白劍翎手中是嗎？」

卜正南抬眼望了望奚萬全，坐著的身子，還是不說話。

奚萬全又問道：「你怎麼敗的，是敗在他最後一招上是嗎？」

卜正南輕蔑的撇了撇嘴，沒有說話。

奚萬全皺了皺眉道：「怎麼？不對嗎？」

卜正南還是不理。

奚萬全哼了一聲，道：「他的奇正十三劍我已經看過了，如果你用飛鳳劍法和他對劍，必定會在第十三招上落敗，但你如果知道用『丹鳳朝陽』這一招去接招，僅僅棄劍落敗而已，性命尚保！」

卜正南仔細的聽著，記在心中，但口中還是一言不發。

奚萬全道：「你也是這樣敗的嗎？」說完大笑。

卜正南昂首道：「不是！」

奚萬全只笑到一半，聞言再也笑不出來了，他凝視著卜正南急聲問道：「你到底是怎麼落敗的？」

卜正南又低下頭，一言不發。

奚萬全哼了一聲道：「你不說我也知道，除此之外，別無落敗的理由！」

卜正南抬頭道：「焉知沒有？」

奚萬全道：「那你說，你是在第幾招上落敗的？」

卜正南道：「你以為第幾招？」

奚萬全道：「第十二招嗎？」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第二招！」

奚萬全大笑道：「第二招？你怎麼在第二招就落敗了！」

卜正南冷冷一笑道：「白劍翎不但是奇正十三劍遠勝飛鳳劍法，而且他的功力也比你來得高！」

奚萬全大笑道：「卜正南！你別在我面前要這一套，我雖然好勝，但也不會輕易的上你的當！」

卜正南冷哼了一聲道：「他內力之厚遠勝過你，我萬萬不是對手，我也是好勝的，想你也知道，我為什麼要自動降低我自己呢？」

奚萬全哼了一聲，道：「你是怎麼落敗的！」

卜正南心中暗自尋思著，隨著心目中抓住了一個招式，向奚萬全道：「我第一劍『飛鳳矯翅』向他攻去，他用劍微微一沾人就不見了！」

奚萬全長唉了一聲，道：「那正是奇正十三劍中第一招！」

卜正南心中一鬆，他本也是信口開河，隨口說的，不料直說中了！

奚萬全又道：「第二招呢？」

卜正南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奚萬全道：「怎麼了？」

卜正南道：「我回身用『劍挑萬斗』這一招！」

奚萬全道：「對！是該用這一招！」

卜正南大笑了一陣沒有說話。

奚萬全道：「怎麼？難道第二招會敗嗎？」

卜正南道：「這一招大錯特錯，我這一招才攻出，白劍翎長劍一橫挑起，我的長劍就被他用劍吸起，被挑上半空中，正好插中了一隻在天空中飛的蒼鷹！」

奚萬全冷哼了一聲，道：「奇正十三劍中並沒有一招像你所說的那種招式！」

卜正南也冷冷道：「信不信由你，你信與你不信對我並沒有什麼利害！」

奚萬全哼了一聲道：「你想要我起好勝之心去鬥白劍翎嗎？」

卜正南輕蔑的道：「我可不那麼想，你自己也說過你不是他的對手！」

奚萬全聞言變色。

卜正南心中暗喜，當時奚萬全說這話是說給卜正南聽的，此時卜正南再反說給奚萬全聽，語態，口氣大為不同。

奚萬全聽在耳中，感覺也大為不同。

卜正南又道：「我是被他趕來此地的，說不定他馬上就追來了！」

奚萬全哼了一聲道：「你是為了什麼和他鬥的！」

卜正南昂首道：「我殺了少林寺中所有的僧人！」

奚萬全面色大變。

卜正南接口道：「你別奇怪，這事你還沒有膽量去做呢！」

奚萬全怒哼一聲，道：「你居然用『飛鳳劍法』去殺少林寺的僧人，你可知少林素為武林所尊敬，你碎屍萬段也理所當然！」

卜正南傲然一笑道：「我以飛鳳劍法獨鬥少林群僧，殺之輕而易舉！只是敗在白劍翎手中罷了！」

奚萬全冷冷道：「你別以為這樣說就可以激我護你，為你報恨，奇正十三劍中根本就沒有那一招！」

卜正南大笑了一陣，輕蔑的哼了一聲道：「你以為我要求你來護我嗎？你行嗎？真是笑話，哼！」

說完大踏步而去。

奚萬全心中怒忿交集，但也無可奈何。

白劍翎和二女已追蹤而至，他遠遠瞥見卜正南向外走去，他大喝道：「卜正南！你往哪兒走！」

他又向奚萬全叫道：「奚前輩，別讓卜正南走！」

卜正南停住腳步，回首看著白劍翎。

白劍翎飛身逼近，哼了一聲向卜正南道：「卜正南！你好心狠，你義弟魚玉明護你，你還將他斃在掌下！」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不答不一言。

白劍翎縱身而上，翻掌向卜正南攻去。

卜正南身形急退，用眼角輕蔑的斜視著奚萬全。

奚萬全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白劍翎怒雖不形於色，但卻在心中怒火焚燒著，他恨不得一掌將卜正南斃在掌下。

卜正南不敢硬接，一直在閃避著。

白劍翎連出三掌，身形飛快的旋轉著，單掌不斷的襲向卜正南。

卜正南身形也旋風似的旋轉著，掌力只自側面向白劍翎擊去。

白劍翎身形旋空飛起，正是「乾龍御天」之式，飛回向卜正南攻去。

卜正南矮身躲去，白劍翎身形由正轉奇，「坤馬行地」，卜正南被迫出掌，嘭的一聲被震退了五六步。

白劍翎不捨的追了上去，再出掌向卜正南攻去。

卜正南有意做作，踉蹌退下。

白劍翎大喝一聲、雙掌以「雷神震天」之式向卜正南擊去。

奚萬全在旁大喝道：「住手！」

白劍翎一驚，他萬想不到在此時奚萬全竟會叫他住手。

白劍翎身形一滯，卜正南做作到底，他一滾身躲了開去。

白劍翎側臉看著奚萬全，滿面茫然之色。

奚萬全和白劍翎眼神一接，心中不由自主的一怯，但又似心有不甘，凝視著白劍翎道：「白少俠！你這樣做不太過份嗎？」

白劍翎笑了笑，向奚萬全道：「奚前輩，大概您還不知道……」

奚萬全道：「卜正南殺了少林寺中的全體的僧人是嗎？」

白劍翎一愣，心千不知道奚萬全到底在想些什麼，他茫然道：「那前輩為什麼還要阻止我呢？」

奚萬全哼了一聲道：「你眼中還有我嗎？你口中聲聲叫著前輩，但行事起來哪兒還把我放在眼中！」

白劍翎心中暗驚，他回身向奚萬全躬身道：「奚前輩恕罪，我白劍翎是以為卜正南之罪不容於天下，才敢在前輩面前如此放肆！」

奚萬全道：「白少俠，一個人應有此自量，無論如何卜正南還是我的得意弟子，一個人不該太恃技而驕！」

白劍翎心中暗驚，向奚萬

全躬身道：「白劍翎不知奚前輩指的是什麼？」

奚萬全哼了一聲道：「你是以為奇正十三劍天下無敵嗎？」

白劍翎道：「晚輩心中並沒這種念頭，而且晚輩也想不出這事和卜正南的事有什麼牽連的地方！卜正南狼子野心，他義弟魚玉明都死在他手中，前輩不要上他的當！」

奚萬全哼了一聲道：「你這算是教訓我嗎？」

白劍翎忙道：「晚輩不敢！」

奚萬全道：「好！你既然口口聲聲自稱晚輩，那麼我告訴你，卜正南我領回天南管教，你可以回去了！」

白劍翎心中一驚，朗聲道：「卜正南不容於天下人，奚前輩要三思而行！」

奚萬全道：「我早決定了，你多言無益！」

白劍翎道：「前輩一定要如此做，我白劍翎無法辦到！」

卜正南在旁聞言大笑不已。

奚萬全怒向白劍翎道：「那好！你全向著我來好了！」

白劍翎道：「奚前輩，不可受卜正南激將之計！」

奚萬全怒道：「這不是卜正南要我護他的，是我自己要護他！」

白劍翎呆住不能說話，用眼向卜正南望去，卜正南仍然在大笑不已。

白劍翎向奚萬全道：「前輩不想到後果嗎？」

奚萬全仰天大笑道：「你說我也會在兩招之內敗在你奇正十三劍下嗎？」

白劍翎道：「晚輩不知奚前輩指的是什麼？」

奚萬全冷冷道：「卜正南不是用飛鳳劍法，但在兩招之內劍被你逼飛了嗎？」

白劍翎道：「我並沒有和卜正南用劍鬥過！」

奚萬全心中一凜回首向卜正南問道：「他說是實話嗎？」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完全是真的！」

奚萬全心中怒火上衝，但他難道在白劍翎面前承認上當，反身責罵卜正南嗎？

他哼了一聲，回身向白劍翎道：「那好，你先和卜正南鬥一次劍，看奇正十三劍行還是飛鳳劍法行！」

白劍翎道：「原來奚前輩就是為了這個嗎？」

奚萬全怒瞪了白劍翎一眼道：「怎麼！你以為飛鳳劍法不值一鬥嗎？」

白劍翎默然不語，他知奚萬全腦中思想早就被卜正南弄偏了，他每說一句話奚萬全必定往那一方面想去。

奚萬全側臉向卜正南道：「你要小心了！」

卜正南大笑道：「我不會和白劍翎鬥的！」

奚萬全怒哼了一聲。

卜正南道：「我為什麼要和他鬥呢？我鬥完了勝了你要我小心，敗了死不足惜，我為什麼呢？」

奚萬全冷冷道：「你是被逼的，你沒有選擇的餘地！」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但我可不這麼想，在我手中，我可以決定奇正十三劍與飛鳳劍孰優孰劣，飛鳳劍將在兩招之內落敗！」

奚萬全怒道：「你的生命也將在你落敗之時結束！」

卜正南大笑道：「那我可無所謂，我死只是遲早的問題罷了，我還不在乎這幾個時辰的生命！」

奚萬全無奈。

卜正南用眼側視著奚萬全，道：「但我可有足夠的把握獲勝，如果……」

奚萬全冷冷一笑，道：「奇正十三劍中第十三招你逃不了！」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道：「如果我願意，飛鳳劍可獲勝！」

奚萬全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卜正南笑了笑，道：「你自己心裡知道，如果你和白劍翎鬥，你必可獲勝，但你卻不能獲勝！」

奚萬全冷笑道：「你問我

要劍嗎？」

卜正南仰天大笑不語。

白劍翎在旁道：「奚前輩，卜正南的性格你應知道。」

奚萬全怒哼了一聲。

白劍翎抽出長劍，向卜正南逼去。

卜正南閉目引頸待斃。

奚萬全大喝道：「慢著！」

白劍翎停住了腳步，向奚萬全道：「奚前輩不可上當！」

奚萬全道：「我上當嗎？」

卜正南雙目微閉，面上輕蔑的笑著。

奚萬全咬了咬牙，又低下頭，向白劍翎道：「好！你殺了他吧！」

白劍翎逼前了一步，卜正南做出他最後的努力，他仍然閉著雙目，不發一言。

白劍翎道：「卜正南，睜開你的雙眼，我不慣殺一個不抵抗的人！」

卜正南仍然不應。

白劍翎知卜正南在做作，他長劍一起，向卜正南眉心刺去。

卜正南雙目雖閉，但以他的武功，白劍翎這一劍刺來，他心中一涼，心知完了，如再不躲，只怕一劍斃命。

但他如一躲，表示他先前的全是做作之態，也難逃一死。

白劍知的劍已刺近他眉心不過一分了，一股求生之念促使著他，他將要向後退，耳中又聽奚萬全叫了一聲：「慢著！」

他汗水自額際流下，但心已放下。

奚萬全冷冷的看著卜正南，在他心中實在對卜正南很欣賞，卜正南的個性和他當年完全一樣，而且比他還要有氣魄。

他右手一揮，將金鱗劍拋給卜正南。

白劍翎見奚萬全，竟將金鱗劍拋給卜正南，不由大吃一驚，卜正南身形飛起，一手接住了金鱗劍。

他翻身落地，一手抽出了金鱗劍，萬道金光飛耀著，卜正南大笑道：「金鱗劍！金鱗劍！你終於又落到我手中了！」

奚萬全見卜正南如此神態，心中不由有一絲後悔。

卜正南側臉向奚萬全道：「金鱗劍現在在我手中了，天下之人誰能敵我？」

白劍翎心中怒火如焚，他側目望著奚萬全，挺劍向卜正南攻去。

奚萬全心中一涼，但事已如此，無法挽回了。

卜正南大笑一聲，金鱗劍急掠而起，帶著一道金色的光芒向白劍翎掃去。

白劍翎紫劍橫掃，以「劍氣衝雲」一式迎了上去。

二人長劍微交，白劍翎只覺得金鱗劍有一股說不出的勁力，將他擊回，他竟被震得連退了三步。

他面色微變，卜正南大笑，回劍看了看，輕蔑的一掃場中人，挺劍向白劍翎攻去。

白劍翎沉聲斂氣，卜正南劍光將至，才施出「影若浮星」一式，隨著卜正南長劍揮指之處退後。

跟著，他紫劍連展奇正，反攻了回去。

奚萬全心中暗驚，白劍翎的功力遠較他所想的要高，奇正十三劍居然可以與金鱗劍相對，這更是使他驚異。

卜正南大笑了一聲，疾展「飛鳳劍法」，劍光如匹練一般向白劍翎攻去。

白劍翎被逼得只有躲閃，不敢硬接。

卜正南一面狂笑著，一面口中道：「白劍翎！我要你慢慢的死，你看見了嗎？場中還有三個人，有疏的有至親的，我先一個個殺死再處置你！」

奚萬全心中怒恨交集，一念之差，將金鱗劍拋給了卜正南，現在自己將是第一個被他試劍的人。

白劍翎心中也大怒，他連攻三劍，但全被卜正南以金鱗劍將他逼回。

卜正南翻身向奚萬全一笑，向奚萬全逼去。

白劍翎大喝一聲，身形翻落，攔在卜正南身前。

卜正南身形一伏，展出「劍挑萬斗」一式，向白劍翎攻去。

白劍翎長劍挑起，一輪輪弧光幻現在半空中，攔住卜正南。

卜正南金鱗劍過處，弧光倏滅，卜正南金鱗劍毫無所阻的向白劍翎攻去。

白劍翎退了一步。

卜正南再次近身，金鱗劍由上而下，直劈白劍翎。

白劍翎眉一挑，右手長劍劍尖倏地挑起，「虹阻長空」一式施出，意圖一試。

卜正南長劍劃下，白劍翎被震後退。

奚萬全心中如受刀割，他大喝一聲，右手掣出「雷心鑽」，一道金光劃過長空，閃電似的向卜正南擊去。

卜正南心中微慌，金鱗劍一側，以全力向雷心鑽掃去。

「雷心鑽」與金鱗劍一接，只聽叮的一聲，發出一聲激響，一溜金光爆射而出，被擊落地面。

卜正南面上輕蔑的一笑，反手出劍，逼退了白劍翎之後，立即一低身，自地面拾起了「雷心鑽」。

白劍翎面容微變。

奚萬全早知道必然會有這種結果，他身形飛撲而上，在半空中飛繞了一個大圈，向卜正南撲去。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左手雷心鑽發出，只見牠在半空中一閃一閃的發出了金光，向奚萬全射去。

白劍翎大驚，他顧不得別的，輕嘯一聲，身形半底，背手投出長劍，「彗星襲月」！向雷心鑽擊去。

劍鑽一交，雙雙下墜。

奚萬全滿面汗水，他自度必死，想不到白劍翎竟肯棄劍救他。

卜正南面色微變，他今天初次真正看到白劍翎的功力，「雷心鑽」居然還無法制住白劍翎呢。

他面上冷笑著，現在白劍翎雙手空空，劍不在手，「奇正十三劍」也無法施出，白劍翎是無法在他金鱗劍之下走過三招的。

他一步步向白劍翎逼去。

白劍翎閃電似的自背上撤下了紫弓，凝視著卜正南。

卜正南輕蔑的笑著，在他心中，根本不算一回事。

他近身出劍，白劍翎紫弓揮起，以弓展出奇正十三劍，奇招頻出，決不輕攖卜正南之鋒，卜正南一時也無可奈何于白劍翎。

卜正南心中微動，向江玉羽姐妹二人逼去。

白劍翎大驚，奚萬全在旁，將紫劍拋給白劍翎，大叫道：「白少俠接劍！」

白劍翎接過紫劍，身形飛落卜正南身前，左弓右劍，凜然而交，攔住卜正南。

卜正南輕蔑的一笑，身形以「飛鳳出巢」之式飛起，向二女襲去。

白劍翎右劍先以「柳色千條」一式攔了上去，左弓再以「日輪三現」的攻招，迅即攻向卜正南。

卜正南心中一凜，他雖無懼于白劍翎，但他可不願與白劍翎同歸於盡，他一擰身，落回了地面。

白劍翎直撲而下，向卜正南追擊。

卜正南怒哼了一聲，翻身出劍，一招「丹鳳朝陽」，金鱗劍劍身漫出無數道劍氣，向白劍翎襲去。

白劍翎劍招一化，長劍橫拖，以「劍掃千軍」之式攻出。

奚萬全見狀立即大叫了一聲道：「白少俠，這招千萬不可接！」

說著雷心鑽再度向卜正南擊去。

卜正南大喝一聲，反劍擊落雷心鑽，回劍逼退白劍翎，身形直撲向奚萬全。

白劍翎大喝一聲，身形直追而起，向卜正南追去。

奚萬全見卜正南又逼了過來，他咬了咬牙，自知這樣下去也非死不可，他身形也撲起，向卜正南迎去。

卜正南右手金鱗劍一翻，

以「飛鳳展翅」之招向奚萬全刺去。

奚萬全是卜正南之師，對飛鳳劍法比卜正南還要熟得多，焉會被卜正南一招刺中。

他身形一擰，在半空中一變，雙指向卜正南雙目點去。

卜正南長劍一起，「劍挑萬斗」，向奚萬全小腹刺去。

奚萬全不理，雙指仍向卜正南雙目點去。

卜正南心中大驚，他想不到奚萬全竟抱了必死之心，他急忙擰身閃避。

奚萬全易指為掌，全身功力盡瘁於一掌，向卜正南擊去。

卜正南再次變換身形，嘭的一聲，他被奚萬全一掌斜斜的擊中了，自半空中飄落下來。

奚萬全也被卜正南一劍刺中，一直向地面上摔下。

白劍翎吃了一驚，急忙落身察看奚萬全的傷勢。

只見奚萬全小腹上一連被卜正南以「劍挑千山」之式劃了十餘道口，小腹以下，一片血肉模糊。

白劍翎近身，奚萬全吸了兩口氣道：「白少俠！快！快斃了卜正南！以免為武林留下了後患！」

白劍翎目中含著淚水道：「他還是站著的，但我一定可以替你報仇！」

奚萬全喘了一口氣道：「白少俠！我對不住你，我妒忌你！」

白劍翎道：「奚前輩，這並沒有錯，你並不是妒忌我，你是恥不及人，這並不錯！你振作點！」

奚萬全笑了笑，道：「你別安慰我，如果不是你護著我，我會一走了之，但你感動了我，我永遠感謝你，苦行大師用口頭感化了我，但你用事實感化了我！」

白劍翎含著淚，不發一言。

奚萬全又喘了口氣道：「我很高興，我高興在我臨死前能真正的悔悟前非！也能真正的體會到犧牲的快樂，因為我不再內疚了！」

他說完笑了笑，閉目而逝。

卜正南被奚萬全最後以畢生功力聚於一掌擊下，雖然只是帶著了一點傷，但他已感到受不了了，他凝立著，向白劍翎逼去。

白劍翎站直了身體，回身怒視著卜正南。

卜正南冷笑了一聲，身形一起，在半空中飛繞了一個弧形，向白劍翎攻去。

白劍翎身形一側，收劍出弓，九隻箭以「羿射九日」之式向卜正南發出，一支支長箭劃過長空，發出絲絲之聲。

卜正南輕蔑的大笑著，金鱗劍一揮，將九支箭一齊逼落。

他笑了一半，笑容斂收，面色微變，他放縱的大笑，只覺得胸中一陣氣悶，好似一股瘀血悶在胸中。

白劍翎九箭一出，長弓也飛起，直向卜正南擊去。

卜正南不敢再發聲，他一揮開了紫弓，金鱗劍向白劍翎攻去。

白劍翎身形飛起，閃了過去，返身出劍，「星流彗掃」，一道匹練似的紫光掠地急繞，閃電般的攻向卜正南。

卜正南心中輕蔑的一笑，白劍翎這招正合他的意思，他身形一起，如飛鳳在天，在半空中飛繞著。

白劍翎不顧一切，長劍脫手飛出，「彗星襲月」，紫劍帶著一道紫光，挾著白劍翎全身的功力，向卜正南擊去。

卜正南冷哼了一聲，他才一出聲，一口瘀血便直衝而上了，他腦中一陣昏亂，只覺眼前無數道的紫光飛掠著，他心中大驚，隨手撩去，但只覺得胸中一涼，一支長劍正透胸而過呢。

白劍翎起身掠目望著地面卜正南屍體，二女奔至，白劍翎面露笑容，用雙手擁著二女，二女喜極而泣。

白劍翎笑道：「玉羽，小青，你們看，殺害少林寺的兇手終於斃命了！」

三人面露笑容，抬頭望著初昇的旭日，白劍翎心中感到無比的舒暢。

（全文完）

（風水堪輿故事）

九鰍落湖

水仙・文

葬狗破壞風水局

一連兩天，宏山村的人都看到一個衣著窮酸的陌生老頭圍著村子轉悠，看他東張西望的樣子，彷彿是在尋找一個重要的人，或者是要尋找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天氣酷熱，人們都懶得出門，到了中午時分，更是家家半掩著大門睡午覺。第三天中午，陌生的老頭轉到村頭陳財主家討碗水喝時，被他家的狗撲倒咬傷了。陳財主沒有露面，打發管家把他趕跑了。

老頭很氣憤，連氣帶渴，走到陳財主隔壁的林大有家門口就暈倒了。林大有把老頭扶進屋，給他喝了一碗水就醒過來了，又打發孩子去找草藥給他治傷。老頭感激之餘，就說出了真心話：「老夫姓楊，不遠千里從江西跟蹤一條龍脈到你們廣東潮州，不曾想跟到這個村子裡不見了，你跟我講一下，你們這裡可有什麼不平常的地方？」

「敢情您就是聞名江西的風水大師楊半仙吧，幸會！」林大有轉頭喊醒午睡的妻子，笑道：「三娘，你去炒幾個菜，我們要好好招待一下楊大師。」

吃飯的時候，大家說到龍脈一事，興趣很大，但聊了半天，又不知從哪裡找到斷掉的龍脈。

午飯以後，林大有看楊半仙很是勞累，就請他在家歇息。這一歇，楊半仙就睡到了傍晚時分。他睜開眼睛時，已經聞到了林家的飯香，又聞得一陣鴨子叫，原來是放鴨的林父回來了。

晚飯以後，楊半仙告辭，說要回城裡的客棧過夜。臨走的時候，楊半仙看林父不在跟前，悄聲說：「受你家真情款待，無以為報，只告訴你一條，我剛才細觀了你父親的相貌，三日之內，你父親有大災臨頭，記住如果死在田裡——就田裡埋！人家賠你父親多少銀子，都不要接手。千萬記住了！」

林大有聽了，氣得差點沒噎過去，他萬沒想到當了半天的好人，卻聽到這幾句晦氣的話。

進了屋，他圍著父親晃了幾個圈圈，發現老人家氣色健旺，根本不像有病的樣子，怎麼可能壽數將近了呢？要不，這幾天讓父親在家呆著，哪兒都不去！

第二天一早，林父不聽兒子的勸告，依舊出門去放鴨子，隨身帶了饅頭和飲用的水，說是依舊傍晚回來。

這一天，楊半仙還是在村前村後打轉，尋找他要的龍脈。此時村民們也知道了他的來意，覺得龍脈不過是保佑一戶人家出皇帝的，與自家關係不大，於是各種各的田，由得楊半仙山上路上轉悠去。

林父已知道楊半仙昨天走時跟他算的命了，心裡老大不痛快，所以看到楊半仙就繞遠走，不跟他打照面，趕著一群鴨子專往遠處的秀水湖邊和收割完的水田裡跑。到了下午，林父覺得奇怪了，他發現自己

往哪邊走，楊半仙就跑著往哪邊來，彷彿在跟蹤他一樣。跟到天快黑時，林父心裡有點害怕了，他擔心楊半仙作起什麼法事來取了他的性命！於是，他就趕緊領著一群鴨子往湖邊樹林裡轉移。

楊半仙跟著過來，東張西望了一陣，走到一片收割後的水田裡，走來走去，又攤開雙手往天上訴說著什麼，過了一會，他站著的那塊田裡忽然飄來了一片雲，下了一陣雨，雨過以後，楊半仙把一根棍子樣的東西插在田裡就離開了。楊半仙其實沒有跟蹤林父的意思，不過是巧合罷了。

等到看不到楊半仙的身影了，林父鴨子也不急著趕了，連忙跑到那塊田裡去看究竟。他把棍子拔起來一看，是一根枯木，就是莊戶人家劈了燒飯的那種柴。

「什麼楊半仙，搞不好是倒鬥的！」回到家，林父跟兒子林大有說：「倒鬥就是盜墓的，我看這人轉來轉去，就是想盜誰家的墓，他插的枯木棍，八成是一種記號，那田裡面不定埋著什麼寶貝！」

「可是你說他能興雲佈雨啊！說實話，我們剛才還說怎麼天忽然涼快了呢？」林大有也迷惑了。

一不做，二不休，第二天天剛亮，林家父子就跑到那塊田裡去了，他們一看：怪事發生了！那根枯木竟然長出了幾片嫩芽，而且還在隨風生長！

兩人擔心楊半仙很快會趕來，就把這發芽的枯木拔走了，快速從一戶人家柴房門口拿了一根枯木插在那裡，然後，兩人躲進樹林看有什麼情況發生。

兩人躲開不久，楊半仙急匆匆地來了，他的臉上帶著期許的緊張神色，當他看到田裡的那截枯木時，露出了疑惑的表情，過了一會，他重新找來一根枯木插進去，離開了。

次日一大早，林家父子又搶在楊半仙前頭去看枯木，那枯木一樣長出了嫩芽，兩人不明所以，只是下意識的要跟楊半仙過不去，順手又把枯木換掉了。

楊半仙再次來時，看到枯木和他離開時一樣，很失望地歎了一口氣，離開了。

林大有跟蹤了楊半仙一段路，發現他坐上馬車往官道上走了，看來，他是打算回江西去了。

當林大有去跟蹤楊半仙的時候，林父出事了。

那根插枯木的田地是有主人的，是陳財主家的。陳財主家離這塊田地隔得遠，在村裡人緣不怎麼好，楊半仙在他田裡轉了兩天，也沒村民主動告訴他。

這天林大有離開以後，陳財主就帶著幾個長工來田裡幹農活。剛到田邊，他就看到一群鴨子在田裡竄著吃小泥鰍和草，再一看，林父坐在田埂上悠閒地挖著鼻孔。

「嗨，這是我家的田，快把你家的鴨子趕開！」陳財主的火氣很大，衝著林父吼道。

林父坐著不動，說：「哎呀，你家的稻穀早就收割完了，我的鴨子不過是吃野生的小泥鰍，你何必這麼小氣呢？」

陳財主早前想霸佔林家的一塊地沒有成功，兩家有過節，看到林父不怕他，就放狗過來咬他。那狗佔人勢，如一條閃電撲上去就咬，林父來不及跑掉，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後腦勺正好碰在一塊繫牛石上，人也滾到了田裡。等到眾長工上前把狗趕開，林父已死去了。這長工裡有與林家相好的，他們馬上跑去林家報了信。

林大有聞訊趕來，扯著陳財主就要去見官，要他抵命。林家的親戚紛紛趕來，給林大有幫忙。眾人上前，抓住陳財主就是幾個巴掌，打得他鼻青臉腫。陳財主不停地求饒，說賠多少銀子都行，跟林父抬棺材當孝子都行。

林家的親戚們扯著陳財主去見官，一行人拉扯到半路上，林大有忽然想起了楊半仙的囑咐，就阻止了眾人，對陳財主厲聲吼道：「不見官也行，你出銀子把我父親風光的

葬了，葬在那塊田裡！把你家那塊田地的契約過到我名下，把你家的狗就地打死埋在田頭！這事就算完！」

陳財主一聽，比自己想到的嚴重後果要好一些，就忙不迭的答應了。親戚們都說林大有傻，林大有說：「有些事你們不知道，我父親在天之靈會同意我這樣做的，你們不要責怪我。」

林大有原是一介地道的農夫，說來也怪，自從陳家的這塊田地轉到他家名下以後，林大有種地的興趣忽然沒有了，他一反常態的迷上了讀書入仕，把自家的田都租出去給別人種了。

林大有早年受過啟蒙教育，把那些四書五經撿起來重讀並不感到費勁，反而有如神助。這樣一路下來，不到十年，林大有竟然成了宏山村的第一名狀元郎。

林大有自己也覺得奇怪，他感到自己的轉變還是跟那塊父親無意中用生命換來的田地有關。

十來年過去了，林大有早就忘記了當初楊半仙插枯木的地方，只期望有一天遇到楊半仙，能問個究竟。

到了林大有晚年辭官歸隱以後，村裡才來了一位外地的黃姓風水先生，一問，是從江西來的，也說是追尋龍脈而來。再一問，是楊半仙的關門弟子。

這次，黃大師轉了幾天，依舊在楊半仙插枯木的地方站住了，他也在那裡興雲佈雨。林大有講出了當年跟楊半仙的相識和交往過程，請他指點迷津。

黃大師說：「我們在田裡喚雨，其實不叫興雲佈雨，叫呼龍點穴。你看那秀水湖，其實是藏著一條小龍的，我們作法，那小龍聞訊來佈雨，牠這是歡迎之意。

「佈雨的時候，積水最多的地方就是龍脈結穴的位置，無論你插上什麼枯木，都能逢春！那龍脈就跟我們江西的龍脈連起來了，是龍尾的部分。我師傅臨終時都不相信追到的是一條禿尾巴龍，叫我務必再來尋個究竟。」

林大有暗想，這龍尾在我家田裡，難道我還會變成真龍天子不成？或者成為皇帝的心腹？可是我都告老還鄉了，也就做過幾任知府，不可能再成什麼龍。

黃大師仔細打量了他一會，說：「如果不是這兒的田頭埋了一條橫死的惡狗，就不會破壞這個風水格局，好在你父親是埋在這塊田裡，使現在的格局變成了九鰍落湖的格局，於田地的主家有利，你家會出九個狀元，不信你等著看。

「當年我師傅受你家之恩，想報答一下，正好他看出你父親有生命之厄，所以提醒你在此田葬父，為林氏後代謀個好風水。」

後來林大有的長子果真中了狀元，正當林家人滿懷信心讀書時，清朝統治者取消了科攷制度。那九鰍落湖的真假，也就無從驗證了。

（完）

治哮喘食療驗方

用大約八湯匙白米醋，將一隻生雞蛋（連殼）浸一至二天，至蛋殼全部溶在醋中，但蛋殼內有一層白色衣，不會溶，要取出除去，然後加蜜糖在醋內，每天飲二湯匙，四天便食完，照樣再浸食，大約六次可治癒哮喘。

（浪子復仇報血恨）

酒王

木子·文

浪子復仇報血恨

清代期間，有一戶人家，家財萬貫，父親叫董安，一家三口，可是最遺憾的是家裡有一個不孝的兒子。

兒子叫董飛，董飛小時候很懂事，成績優秀，經常幫家裡幹活，是一個別人都看好的孩子。

到了長大後，卻不聽話了，經常在外面爛賭，輸了家裡很多錢，屢教不改，父親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了，請了很多先生來調教都不見好轉。

父親著急了，最後有一位先生說道：「我幫不了你，但我知道有一位人可以幫你。」董安連問，快說，什麼人。

先生說道：「這個人，住在崑崙山，經常喝酒，所以人們就稱呼他為醉翁，至於真實姓名，就沒人曉知了，他是一個隱士，你去找他吧。」

父親為了救回兒子的前途，決定帶兒子一起去找醉翁。

兒子聽說父親要和他去崑崙山，就大發雷霆，每天都不回家了，董飛和父親說：「我想要自由，你管不了我，我不會聽你的。」

父親很生氣，他知道如果再也不去教育這孩子，長大後，一定不成大器的。

「好，我跟你打賭，如果你跟我去，去完之後不能改變什麼，我的家財全部都給你，再也不管你了。」父親說。

董飛奸詐的笑了一下說：「好啊，我看你能把我怎麼樣，去就去唄，我要你以後再也不准管我。」董安聽了，很生氣，但是壓制了。

兩父子就起程了，年到十二月，天氣寒冷，下著大雪，一路上，父親很照顧兒子，怕兒子生病了，他們足足走了三天三夜，到處打聽醉翁的下落，身上的糧食也吃得差不多了，最後終於找到了醉翁。

醉翁居住的地方好簡陋。董安帶著兒子，走進屋子裡，屋子的中間坐著一個人，手裡拿著一罐酒，應該有五十歲左右的一個人，一邊喝著酒，一邊哼著歌，生活多姿多彩。

醉翁突然看見了董安，驚訝地說：「你怎麼找到我的？歡迎歡迎歡迎。」

董安連忙說：「不用不用，在下叫董安，兒子叫董飛，有事相求，望高人指點指點。」

醉翁連說：「不敢當，不敢當啊。」

董安把事情告訴了醉翁，醉翁點了點頭說：「好了，我明白了，我的酒喝完了，你們一起給我去買酒，只准買三罐酒，不准用車載酒，要用手拿，快給我去買。」

董安聽了醉翁的話，眼睛都大了，連問：「大師，我來解決問題的，你怎麼讓我去買酒啊？？」

醉翁說：「你按我的意思去辦就是了，山人自有妙計。」

董安像明白了什麼一樣，說：「好，我給你去買。」

董安和兒子去買酒，需要

走一天一夜才能買酒回來，路程很遠，買了三罐酒，起初董飛不肯幫父親拿酒，但是看見父親拿不了三罐，只好幫父親拿了一罐，在路上，畢竟父親已經將近五十了，走著走著也累了，但是董飛卻不心痛，卻不在意。

當他們兩父子把酒帶到給醉翁的時候，父親拿著兩罐酒，兒子拿著一罐酒。醉翁看見了，醉翁笑了，拿過酒後，手故意一滑，酒摔在地上。

醉翁說：「手震了，不好意思，你們再去拿多一次吧。」

董安聽了說：「大師怎麼這麼不小心啊，這酒是我花了好多功夫才能拿回來的，唉……」

醉翁說道：「再去吧。」

董安帶著兒子再去買酒，買了酒，畢竟董安的年齡也大了，不小心，摔了一跤，酒壺打爛了。

董飛看見了父親，父親的手流血了，連忙把父親拉起來，父親說：「我們回去繼續買酒吧。」

買了酒，董飛講道：「父親，讓我來吧，你拿一罐酒就好了，我長大了，我拿兩罐吧。」父親笑了。

當他們再次回到醉翁屋裡的時候，醉翁看見兒子拿了兩罐酒，而父親卻拿一罐。

醉翁也是笑了一下說：「好了，你們回去吧。」

在回家的路上，董飛大笑，說道：「父親，我跟你去了，我能把我怎麼樣啊？哈哈哈。」

董安心想：「孺子不可教也，唉，我董安一生英明，為什麼老天要這樣捉弄我啊，為什麼啊……」

董安跪在地上了，董飛卻大聲的笑著說：「老古董。」

就在這時，突然遇到了山賊，父子兩人驚慌了，山賊用刀壓在董安的脖子上，說道：「你應該還記得我吧。」

董安看了一下，滿臉憤怒。

「原來是你，你好卑鄙，好奸詐啊。」

原來，一切都是那個先生設計的圈子。

山賊說道：「如果我不這樣說，你怎麼肯帶著兒子上山，怎麼進我的套子，哈哈，我告訴你，醉翁也是我安排的。」

話音剛落，有一人拿著一罐酒走了出來，山賊們一起叫道：「大王，我們的計劃成功了。」

董安突然知道被騙了，原來醉翁是這座山的大王，其實傳說的醉翁是一個山賊，山賊們一起在哈哈大笑，說道：「今天我就要了你董安的命，和你所有的家財，我全要了。」

就在這時，董安一手抓著地上的沙子，灑了一下，大聲的說道：「董飛快走啊，快點，不要回頭，快走啊。」

那一刻董飛似乎明白了什麼，他的眼淚掉了下來，他聽了父親的話，走得很快，他一邊走，一邊哭著，一邊想著，原來父親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他的。

他的眼淚再次流下，他回頭看了父親一下，看見父親被山賊一刀殺害了，這時他後面有一個山賊，山賊兩刀砍了董飛的背，他很怕，他逃了很遠很遠，終於避開了山賊的追趕。

董飛全身都是鮮血回到家裡，剛進了家裡，眼前的一幕，真的讓他不敢相信，他看見了家裡面全部都是鮮血，母親就死了在家的中央，家裡所有的東西都被搬了一乾二淨，這時董飛哭了，這時醉翁走了出來，說道：「兄弟們，把他抓住。」

山賊們把董飛帶到山崖旁邊，醉翁說道：「小子，幸虧你是一個賭鬼，不然我也沒有今天，兄弟們，把他丟下山崖，看他怎麼死。」

當董飛張開眼的時候，自己被樹枝架在樹上，是樹枝救了自己一命，他滿身都是鮮血，毀了容，他發毒誓一定報仇，要為家人報仇，要去要回屬於他自己的東西，他的眼睛充滿了仇恨。

從那以後，董飛離開了村莊，去另一個村莊，他知道他是給一個喝酒的人弄到家破人亡。

從此之後，董飛來到一家酒廠當員工，他一心充滿了仇恨，他工作很認真，老闆很欣賞他。

兩年後，他從員工一路爬到總管，他對自己說，時候已經到了，他辭了職，自己開了一家酒店，生意越做越大，他還收購別人的田地，生意越做越大，他成為了這條村的首富。

他知道醉翁，每個月都會買很多酒，之後回到老家，老家已經被醉翁霸佔了，醉翁在裡面居住，因為他毀了容，醉翁認不出他，他帶著自己的員工向醉翁推薦酒，醉翁一看就知道是好酒，說道：「你是不是隔壁村的首富，有著酒王的稱號？」

董飛回答：「不敢當，是別人高估了在下，要不今晚我們不醉無歸。」

醉翁難得有人和自己喝酒，而且還是首富，一口就答應了。

到了晚上，董飛把酒帶了過來，和醉翁一邊喝，一邊笑談，因為董飛的酒量很好，所以有了酒王的稱號，醉翁發現頭暈暈的，就快醉了。

董飛說道：「老兄，我給你講一個故事，從前有一戶有錢人家，因為兒子爛賭，最後他們被騙了，那個孩子失去了父母，他是不是很慘啊？」

醉翁回答：「是啊，是啊。」

董飛站了起來：「我就是那個小孩。」然後從身上掏出了一把匕首。

醉翁驚訝地說道：「難道你就是那個被我丟下山崖的人，董飛？」

醉翁剛想去拿大刀，可是已經慢了，董飛的刀已經從醉翁的脖子上割了下去，只聽見一聲慘叫，醉翁死了，他終於報了仇。

從此之後再也沒有人提起醉翁了。

（完）

治手足傷筋

藥方要經醫生認可才可服用

治手、腳酸麻有藥方

藥方是：高麗參五片、甘草五片、龍眼乾二十粒，泡下熱開水，待出味後服用，大約一碗左右。

手部發麻或酸，時間定在下午二點服下此藥方，連續服用五天，其功效如神。

腳部酸麻，時間定在下午五點左右，服下藥方，連續服用五天，可見功效。

治手足傷筋、痛久不癒神方

生地 一錢半　小金英頭 五錢　紅花 一錢半

木香 一錢半　乳香 一錢　沒藥 一錢

用米酒三碗煎成一碗，一次飲完，連服三、四天看效果。煮後酒精已揮發，不易醉人。孕婦忌服，月事女性慎服。

外貼方 為「治筋骨扭傷、挫傷(骨膜炎)」

秘方二：將老薑、麵粉、黑糖(即雜貨舖之紅糖)、米酒搗拌成糊貼於患處，藥乾再換。

寡婦三娘子

（奇譚新說）

漁思・文

其人之道還其身

　大唐憲宗元和年間，有一條汴州往西的驛道，三四十里地之外，要經過汴河，河上架著厚厚的松木板橋，橋邊開出了一家小旅店，挑著一面半新不舊的酒旗，招徠往來的士人與行商吃飯住宿。

　旅店的主人是一個三十出頭的寡婦，五短身材，細白面皮，小腳郎當，玉手纖纖，掛著一對晃動的乳房，言笑晏晏，伶俐非常，頗有幾分姿色。難得的是她孤身一人，無夫無僕，一人帶十雜，將店子打理得條理分明。

　一般人也不知道她是由哪裡跑來的，如何的身世，只知道她自稱在姐妹行之中行三，一時都喚作板橋三娘子。

　這三娘子擀得一手好麥餅，做得一堆好包子，整得出一席好酒飯，又養出一群腳力強健的大黑驢子，往來的客人，驢力不濟，她就會將她養的驢子，轉賣出去，客人補幾串錢，就可以騎上她昂揚斯奮的健驢上路，將羸弱的舊驢趕到店後的驢圈裡養膘。

　所以汴州道上的旅客，沒有不知道她的店子的，千里來投，不去住那官家雜亂吵鬧臭氣哄哄的驛館，偏偏要早霜晚風，披星戴月，來投宿三娘子明亮潔淨，如春風一般溫暖的客棧。

　這一年深秋，我步行前往洛陽的布店，途經傳說中的三娘子客棧，慕名入住。其時月明星稀，空中流霜，群鴉噪集在旅店門前晚霞般明豔的烏柏樹與榆樹頂上。

　我投宿已晚，前面早來的七八個客人，差不多將店子住滿。

　三娘子猶豫片刻，將最後一間客房安排給了我，此間客房隔壁，就是她自己的臥房，再往後，就是日夜在一灘大小不一的鵝卵石上嘩嘩流淌的河流。

　我不愛玩耍，又倦於行旅，往前廳匆匆吃過晚飯，準備回房倒頭睡下。那七八個行商，卻頗有興趣，在席間喝酒吵鬧，將那三娘子叫過去，行令倒酒。

　一時酒花泛起如雪，桃花色眼如梭，祿山魔爪如麻，三娘子倒也是一個慣家子，不慌不忙地周旋其中，調笑戲浪，淺飲深酌，風擺楊柳，亂顫花枝，大概直到起更時分，將商人們弄得顛之倒之，耐不住睡魔，呵欠連天洗了睡，她自己才收拾罷杯盤，舉起殘燭，回到臥房。

　我被隔壁三娘子吱呀的推門聲驚醒過來，見到枕邊柳木板壁的縫隙裡，漏過來一線燭光，如一點斜陽鋪在被面上，一時心中癢熱，悄悄側轉身體，將眼睛貼將上去。

　沒成想，我看到的不是半

老徐娘層層剝筍除衣就枕的妖嬈體態，而是種種匪夷所思的景像。

　只見那三娘子由她的床鋪下拖出來一隻木頭箱子，打開來，由裡面掏出一頭木刻的黃牛，一個木刻的小人兒，一副木刻的犁，三樣東西，都是六七寸長短的光景，摩弄已久，光澤流轉。

　如果她生養有小孩的話，這些東西給那小孩兒過家家做玩具，是再好不過的了。

　三娘子將木牛，木人，木犁放到床榻前一張蓆子大小的夯土地面上，給木牛套上木犁，木人牽著木牛立在地上，然後用水瓢取來水，一口飲著，盡數如鼓含在嘴裡，來回噴到地面。

　只見那木牛頓時跑將起來，拖著犁具，由那小木人牽著，在床前空地裡往還奔走，少頃即將地面翻犁得平整如鏡，一如十月裡農夫整田種麥的光景，一邊窺探的我，好像都能聞到泥土裡蚯蚓的氣味，感到被驚醒的泥鰍的蹦跳，聽到榆柳間嘩嘩的蟬鳴。

　三娘子見木人耕田已畢，忙由榻上站起身，從箱子裡掏出一把細紅的蕎麥種籽，捧到小木人手上，小木人將手甩得車軲轆似的，將種籽如風如霧，撒入剛剛犁開的地壟裡。

　三娘子又由枕子邊拿來一把紙扇，朝地裡一邊灑水，一邊搧風，風吹過板壁上的細縫，吹到我的臉上，果然是熏風怡盪，吹取了四月草木蔥蘢的生氣，令人心曠神怡。

　眨眼之間，蕎麥發芽，一片蔥蔥嫩綠，由地面上冒出來，又一眨眼間，蕎麥開花，白一片，紅一片，熱浪滾滾，蜜蜂嗡嗡營營，花香由壁縫裡鑽進來，襲入我的鼻孔。

　花開花謝，一轉眼的工夫，蕎麥就結出了飽滿的穗粒。

　小人兒跑出來，手舞足蹈地持著鐮刀收割一盡，在木榻上箕揚脫粒，收攏晾曬，趕鳥驅雞，弄出一堆新蕎麥，總有七八升的樣子了。

　三娘子又取出小小的石磨，由小人兒駕起磨子，將那黃牛套上磨具，片刻就將蕎麥磨成細雪一樣的麵粉。

　那三娘子將小人與牛犁石磨收入木箱，將那幾升蕎麥米麵捧入陶盂之中，點水和麵，用力擀成餅子，在窗下的炭爐上生火佈鍋，將餅子滋滋薰熟。房間裡頓時彌漫著令人饞涎欲滴的新餅的香氣。

　其時天色發青，霞光萌發，黎明已近，四處雞鳴，只見那三娘子將餅子收入食籃裡，坐在榻上，紅撲撲、汗浸浸的臉上，浮現出了微笑，顯得又幹練，又明豔。我目不暇給地看了一夜活劇，乍驚乍喜，大開眼界，見人家婦人已完成作業，連忙離開木壁，回床上蒙被和衣裝睡。

　那七八個客商已經爬起床來，亮著嗓門，呼朋喚侶，整裝待發，好早早趕路，收拾完行李，就坐在廳上，呼叫三娘子送來她名滿天下的好麥餅。

　三娘子提著食籃來拍打我的房門，我一肚子怪異，當然是面壁裝睡。

　三娘子猶豫片刻，徑去送餅。

　三娘子一走，我忙由床上跳起來，由窗口爬到旅舍外，順著牆根，由蛛網重重的烏柏樹叢繞到門廳的木窗下面，捅破窗紙，借著熹光朝室內窺看。

　客商們圍著桌子，狼吞虎嚥，嚼食三娘子的麥餅，一個傢伙大讚：「好吃！好吃！就是要娶三娘子這樣的女人做老婆，長得好，會持家，餅也做得好，那腰和屁股，一看就能生養！」

　幾人片刻即風捲殘雲，盡數將蕎麥餅攮入腹中，食物剛剛吃完，就一個接著一個滑下桌子，朝地上踣倒！

　難道這由異術化生的食餅裡面有奇毒嗎？

　我覺得心都提到了嗓子口上。只見那倒在地上的客商們，一個個化身成為驢子，又一頭一頭站起來。

　昂昂驢鳴，震撼廳堂。

　三娘子取來鞭子，不慌不忙地將七八條黑驢，趕入店後

的畜牲棚內，與客商之前牽來的驢馬拴到一起。

其時槽上驢馬，正在搶吃三娘子雞鳴時分添加的草料，新驢報到，來搶槽位，未免又是一番推搡廝咬。

我駭異不已，翻窗回房，繼續裝睡，等到紅日三竿，才起身梳洗，也不及去討要餅食，辭別三娘子，帶著一肚皮的慶倖與驚歎，往洛陽去了。

我在洛陽的布店裡一直留到臘月，才回程老家許州，我常常想到深秋的一夜，在汴河邊見證的奇跡。

那年我三十出頭，是一個沉默寡言的傢伙，做著葛布生意，做生意之前，讀過好幾年私塾，因父母早亡，只好棄儒從商，承接家業，獨身一人，養活弟妹。

雖然日夜琢磨與懸想，我並沒有將窺見的三娘子的怪事作為茶餘飯後的閒談講給別人聽。

隆冬時節，回鄉過年，我已打定了主意，一定要重返板橋三娘子的旅店。

北風勁吹，一路白雪堆積，天氣冷肅晴朗，我揹著行李不緊不慢地趕路，心卻在怦怦跳。

天氣嚴寒，已近年關，所以三娘子的店裡，這一夜，只有我前來投宿。

三娘子沒有認出她的老顧客，一樣言笑晏晏，歡天喜地，晚上服侍我睡下，又殷勤地來問我有何吩咐。

我微笑道：「我明天會早早起來趕路，年關是越來越近了，請為我準備好早飯。」

三娘子點頭同意，掩門別去，關門時，回頭秋波一轉，嫣然一笑，別有風韻。

我何嘗不知三娘子那一笑的意味，我此刻拉住她的手，定能與之渡過旖旎的小半夜。我還未曾娶妻，為人也木訥，用度也節儉，偶爾狎妓，也是少之又少，此時被三娘子的秋波與媚笑，將一身的慾火，蓬的點燃起來。

去敲開三娘子的門？她也許會收起她的木人、木牛與木犁，不理會她乍生乍割的蕎麥地，與我在寒夜裡交歡吧？

但我決心已定，跳下床，推開窗，讓寒風吹冷火熱的身體，又拏起窗沿上的一小團積雪捏在手心。

關上窗子的時候，我覺得自己靈台重回清明，已經能夠獨自等待破曉，去吃三娘子的麥餅。

又是雞聲如麻的早晨，窗外朝霞似火，返照積雪，將廳堂裡映得透亮。

我坐在門廳的桌子前面，三娘子將麥餅送上來，轉身又去廚屋裡煮茶。

我趁著她轉身過去，將那麥餅中取出一枚，藏入懷裡，然後坐在凳子上，等三娘子過來，對她說：「三娘子，我想起來，我備下了麥餅在包袱裡，這一盤餅子，還是留著你自己吃吧。」

三娘子聽了我的話，愣了一下，不置可否，站起身，將一盤面餅，端了回去，去換熱茶過來，我吃由我的包袱裡掏出來的洛陽餅子。

趁著三娘子取茶未回，我又由懷裡，將剛才藏下的三娘子做的麥餅取出來，放到自己帶來的麥餅之上，我特別在洛陽城裡訂做的七八隻餅子，自然跟三娘子的有名的麥餅，模樣看起來，是差不多的，如同一塊塊圓圓的溫熱的小銅鏡。

三娘子送茶過來，在對面打橫坐下，看著門外的積雪發呆。

我招呼她道：「三娘子，你總是給客人們做燒餅，這一回，來嘗嘗我帶的洛陽燒餅吧。」不待三娘子同意，我就取出那隻三娘子自己做的燒餅遞將過去。

三娘子心緒茫然，接過去，道一聲謝，就著手吃將下去。

才一入口，那三娘子一頭翻下木凳，在門廳前面，倒地變作了一頭驢子，渾身黑亮壯健，哀哀低鳴不已。

我見籌劃一個冬天的計謀得售，喜出望外，也不去管三娘子的旅店裡的細軟與店後欄裡餘雪中的驢群，興奮地將由她化成的黑驢裝上鞍轡與嚼頭

繫起來，自己跑到三娘子的臥房內，將那一口木箱子搬出，將木牛啊木犁啊木人啊擺好，嘴巴裡噴出茶水，學著三娘子舞弄了半天，奈何不得其法，那木人木牛無論如何，都不願動將起來。

我想去逼問三娘子，可三娘子已變化成了驢子，除了憤怒地鳴叫，已無法授她那神奇的法術，只好徒喚奈何了。

忙活了一個上午，我關起木箱，收拾行李，關上旅舍的門，將三娘子化作的黑驢騎在了胯下。

從此汴州道上，板橋三娘子春風一般溫暖的小客棧閉門歇業。

年後我將洛陽的布店交給了已經成年的弟弟，自己一個人騎著黑驢出門去，雖然我已經不太可能成為一個小李白，但周遊天下的願望自小就有。

我帶著牠去看洛陽的舊城池，餵給牠吃牡丹花會中的牡丹，帶牠去看洞庭湖的明月，吃湖畔的青草，我帶牠去新疆看黃沙大漠，吃綠洲中的苜蓿，我帶牠去閩越看海，吃垂在路邊的荔枝與龍眼。

有三四年的光景，我騎著牠，走遍了我所知道的有名的地方，天之涯，海之角，由冰天雪地的北國到四季如夏的南方，由日出的蓬萊到日落的崑崙。

我差一點就將牠拉上了去南洋的海船，只是到廣州的那幾天，颱風大作，翻珠江，倒南海，只好作罷。

剛剛上路的時候，三娘子化身的黑驢，好像吞下了夏夜的雷暴，脾氣可不是一般狂躁，忽忽直起前蹄，將我由背上掀起來，摔成大路邊的烏龜，逗得路上行人指笑。

將牠拴在集市入口的樹下，多半也會被牠咬斷轠繩，差不多到天黑，才會意興闌珊地由樹叢中走回來，在路上遇到其他的驢，沒有不上前去咬群的，按照集市上騾馬行的師傅們的建議，這是一條該下湯鍋的驢了，起碼，也要將牠綁到樹上，好好用鞭子抽牠一頓，讓牠嘗嘗紅赤赤的烙鐵的厲害。

還有人跟我講，這是小母驢發情的徵兆，她滿頭滿腦想著去跑山，想著公驢子，辦法是送到獸醫那裡去，在驢腹上小尖刀寒光一閃，將牠閹了。

但我可沒有這些施虐的想法，被驢子摔下來，我就拍拍屁股繼續騎上去，咬斷繩子跑掉了，我的辦法是等，哪怕是風雨雪夜，也會在掛著斷繩的楓楊樹下，等著黑驢垂頭喪氣地回來。

牠為什麼就不能成為一條自由自在的野驢呢？牠不知道，跑得多遠，總會回來。我也不知道，但我堅信牠會由陌生的田野與集市中回來。

與其他的驢打架，扯開就是了，扯不開，就點上一隻火把，將牠們隔開——如果我也當日被三娘子變成一頭驢，拴在她的後院裡，我心裡也會憤怒難消解的，去適應這個由驢眼裡看到的新世界，只能慢慢來。

我撫摸著黑驢的背，看著憤懣的火光一點一點由驢眼裡熄滅，牠讓我想起脾氣暴躁的母親，小時候我不好好寫字，她就用納了一半的鞋底抽我的臉，將我嘴角打到滲血，可是等我半夜裡醒來，又看到她舉著蠟燭，在蚊帳裡俯身看我。

如果她不是早早地隨著父親去世，我一定也能攷上舉人，能夠過上做詩與做官兩不誤的生活，而不是現在同一個化身成驢的女人淘神。

我們達成和解，是在周遊天下的第三年秋天。

我們由南方折返，過了嶺南，羅浮山，洞庭湖，進入迷宮一般的大別山。黃昏時分，我牽著黑驢去溪澗裡喝水，其時落日融金，天色向暮，座座青山之下，雜樹如織，溪流如帶，我在上游捧水自飲，黑驢在下游悶悶地伸頸汲水，歸鳥投林，黃葉如雨，秋水涼矣。這時候，十幾個剪徑的強盜由山路轉過來，就像一群狼，發現了在山溪裡喝水的幾隻羊，發一聲喝，圍了上來。

我一看架勢不對，連忙提起溪邊的行李，狂奔到黑驢身

寡婦三娘子

邊，跳到驢背上，策動驢子沿著溪流向上游狂奔。

強盜們自然是提著大刀，刀光霍霍地跟在後面，溪水四濺中，個個氣喘如牛。黑驢在犬牙參差的溪石中擇路，鼻息如雷，卻也不慌不忙，蹄飛如燕，從容地越過溪中大大小小的石頭，折衝輾轉，讓驢背上的我騰雲駕霧一般，如同身在雲端。

那些強盜也是發了狠地追，其中腳力好的，躥到前面來，刀光好像就在離驢尾巴幾寸遠的地方飛繞盤旋。但就為這幾寸遠，強盜已經使出了他吃奶的力氣。

黑驢卻是越跑越快，好像變成了一股黑色旋風捲過溪澗。

說不怕死，那是假的，但是害怕之外，我心裡面，也有莫名的歡喜，這傢伙從來沒有跑得這麼快，牠在為牠的主人著急，想將他從死亡的絕境裡救出來，就像檀溪上劉備的的盧馬以勇為翼，就像少林寺的十三棍僧來保唐王，就像瓦崗寨的好漢程咬金掄起了他的斧頭。

現在，牠的命，與我的命，在風馳電掣裡，是交會在一起的，黑驢的蹄聲，就像鐵匠鋪裡，鐵匠在鐵砧上敲出的聲響，強盜們的刀光，就像爐中的炭火，讓此鐵與彼鐵渾成一體，從此不再能分開。

向上轉過幾道彎，已見看不到強盜，只能聽見他們在後面的山林裡說：「老大，這傢伙的行李咱們不要也罷了，這頭驢子卻不能讓牠跑了，牠的腿又細又有勁，牠的屁股渾圓渾圓的，牠的腰上蓄滿了力氣，騎著牠，去漢口，找胭脂婊子，一天就夠了！」

一個強盜講：「我已經看到，這是一頭母驢子，要是我們將牠捉住了，跟大王你的赤兔馬拴一個槽上，過幾年，兄弟們每人都會有一頭會飛的騾子騎啊！」

一個強盜講：「這樣的狠驢子，只有逮住牠，晚上做一個火鍋，就著穀城縣的霸王醉下酒，才能出我心中鳥氣！」

又有一個強盜抱怨：「老大，以後巡山還是要帶上弓箭，再碰到這種強驢子，給牠的屁股來上一箭，看牠還能跑幾遠！」不久強盜們的聲息也聽不到了，山林裡黑夜來臨，好不安靜。

一人一驢，信驢由韁，緣溪而上，三更半夜，跑到了一個山峰頂上。

人頭與驢頭之上，銀河如沸，新月如鉤，眼前山嶺墨黑如麻，嶺上鳥獸盡皆入夢，土匪們也打道回寨去了吧？我與我的驢子逃出了生死劫，心瞎跳，乍驚乍喜，汗出如漿，秋風吹來，讓我們直打寒噤。

山峰像一隻倒扣下來的斗，底就是山頂，一畝見方，十來棵松樹又老又高又直地挺立，每一棵都像一個得道的隱士，松林間有一座荒廢已久的小廟，廟中的和尚們多半是不堪強盜們的滋擾，下山雲遊掛單去了吧。

我牽驢進了山門，在殿上的一群斑駁的泥菩薩中間抻開行李和衣睡覺，黑驢就伏臥在我的身邊。

破敗的門窗漏進來點點星光，松濤陣陣，天籟吹送，譬如龍吟，好像將人渾身的孔竅都吹開了。

半夢半醒之間，濕衣未乾，冷得發抖，我覺得自己的手指碰到了黑驢的後腿，黑驢好像電擊一般，將腿往腹下收縮，一縮之後，又重新緩慢地伸展回來。

我在黑暗中微笑。我索性側轉身，將身體貼在黑驢的胸腹之間。

牠的呼吸細長如線，牠的身體溫暖如棉，牠的皮毛中有汗水的氣味，讓劫後餘生的我覺得宇宙洪荒，心裡安定。

為了慶祝黑驢的這一縮，我破例在這個秋色迷人的小廟裡住了好幾天，也不去理會人家強盜會不會提著刀片，遁著歡快的驢鳴找到松樹廟裡來。

餓了，我吃乾糧，牠去啃和尚們菜園裡的青菜，渴了，就由廟後的深井裡汲上水，我煮茶，牠喝白水。

太陽由東山昇起，由西山落下，整個白天都曬得人暖洋洋的。我們都看夠了廟裡泥菩薩慈悲的臉，崖上燦爛的星空。

下山之後。憤怒的黑驢果然變得溫馴聽話，一改從前煩躁的脾氣，腳力也變好了，日行幾百里，不知疲倦。朋友們都知道，我這個人，什麼都可以借，但我的大黑驢想都不要想借去騎。

我自己很少去光顧妓院，卻也知道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的道理，有時候，也會將黑驢帶到集市上，將牠放到一群公驢或者公馬中間，但黑驢卻擺出一副風牛馬不相及的樣子，將那些湊過來的驢馬一一踢走。

在這條母驢的身體裡，還藏著一個跟自己的命運講和的三娘子嗎？

和解會帶來喜悅，喜悅會洗滌恨，她現在，還會恨我嗎？她已經接受了她的命運的安排了嗎？在周遊天下的旅途上，騎在黑驢的背上，我常常這樣問自己。

有時候，我也深悔自己年輕孟浪，少不更事，也許那個冬天的雪夜，我更應該將三娘子留到我的床上，將她剝成一頭赤裸的小羊，而不是憑著一腔好奇去餵她吃麥餅。

能夠將驢子重新變回為三娘子嗎？變回來的三娘子，還會不會如此的溫馴可人，一聲不響，由我騎行走天涯？我對這一點，毫無把握。

香火之情來哭墳

直到這一年夏天，我去陝西，經過潼關，華陰縣，風陵渡，華山之外，黃河奔流。我牽著黑驢下了渡船，在河邊的葵花地裡走。

十幾里的葵花地，頭頂上葵花一盤一盤地對著初生的朝陽開放。在我的老家許州，人家將葵花叫做「轉蓮」，意思是這種金色的大蓮花會隨著太陽的昇落而轉動脖子。

我騎在驢背上，將轉蓮上的細花捋了一捧，傾身向前，捧給黑驢吃，又將花盤中間的嫩籽扣空，做成一個花環套在驢頭上。

一人一驢，玩得不亦樂乎，這時候，路邊忽然跳出一個瘸腿老頭子，拍著手將我們攔下來，朝著黑驢大笑道：「板橋三娘子，你怎麼弄成了這個樣子啊？」一邊將驢捉到手裡，將我由驢背上扯下來。

我羞惱不已，站住身，就要與那老頭子理論，那老頭子不理我，上前牽住黑驢，那雙手伸到驢子的嘴邊，揪住臉皮開弓一般，向外一扯，嗤地就將驢皮由驢子身上扯開。

一個盤頭整臉的小婦人由驢皮中滾出來，穿著當年當壚時的舊衣裳，膚白如玉，奶高腰細，宛然就是從前在汴州道板橋邊旅店裡當壚時的三娘子。

三娘子俏臉通紅如血，低頭不敢再看我一眼，由那老人一瘸一拐地領著，向華山的山道走去，將我拋棄在朵朵轉蓮下，剎那，就消失在河岸之上，山道間萌生的草木中間。

三娘子的驢皮披落在地上，就像皮影戲藝人們剪出的驢皮影。

我好久才回過神來，將驢皮方方正正地疊起來，驢皮灰白潤澤，細細薄薄的，皮毛乾爽，有一點像我店裡的葛布。

我想起小時候在四面垂楊的私塾裡，南風吹進課堂，將書頁吹得嘩嘩作響，垂暮的教書先生教給我《詩經》裡的詩，講到葛，一首是：「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其鳴喈喈。」

是啊，她剛才，還化身為一頭驢，與我呆在一起，驢皮上，還有她的體溫。

另外一首是：「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她剛剛消失在華陰道上，我就心如刀割，淚下如雨，浮生如此之長，如果此後不能再與三娘子相見，怎麼辦？

人生又能有多少次「怎麼辦」呢？流過了血，流過了淚，無非就是「算了吧」。我大好江山騎驢，失驢華陰道，終於回到了中州。

青春已逝，熱血已冷，我

寡婦三娘子

重新打點精神，來做好我在大唐盛世之中身為一名葛布商人的小角色。

我本來就很能做生意，一旦專心此道，心無旁騖，洛陽城裡小姐公子的銀子就長了腿一樣，往我們的錢櫃裡拚命跑。

其時湖南潭州、永州皆貢葛，特別是永州有上等供葛。鄉下人芒種時節採集，用草木灰煮濯，曝白，擘成絲，紡成布，紡紗，製衫。葛又有兩種，遍體都是細毛的葛藤可織布，叫做毛葛，遍體無毛的叫青葛，不可以織，但可以用來編成繩子。

毛葛也有兩種；蔓延於草上的葛藤多枝節而易斷，成布不耐久，只有那些伏地而生的葛藤，有葉無枝，成布勝過苧麻。所以廣西葛，特別賓州貴縣的出產，又勝過潭州和永州。但是廣西賓州葛，又不如廣東增城葛。

我特別由廣東增城販到了「女兒葛」，有人講：「粵之葛以增城女葛為上，然不鬻於市，彼中女子，終歲乃成一疋，以衣其夫而已，其重三四兩者，未字少女乃能織，已字則不能，故名女兒葛。

所謂北有姑絨，南有女葛也。其葛產竹絲溪、百花林二處者良，採必以女。

「一女主力，日採只得數兩，絲縷以緘不以手，細入毫芒，視若無用，捲其一端，可以出入筆管，以銀條紗襯之，霏微蕩漾，有如蜩蟬之翼。然日曬則皺，水浸則蹙縮，其微弱不可恒服。」

洛陽的夏天暑熱難當，如果官員名妓公子小姐們沒得「霏微蕩漾」的「女兒葛」製成衣裳穿到身上，官員就不願昇堂做事，名妓就不願開門納客，小姐就不願出繡樓，公子也不願學文章，就像春天裡牡丹不開，這洛陽的夏天也就沒法子過了。

我用賺來的銀子在許州老家置了幾百畝土地，建起了榆楊環繞的大宅院，為兩個弟弟分別娶來秀才家的女子做弟婦，我不願意自幼失怙的妹妹嫁出去，專門將妹夫招贅在家裡，我自己的婚姻，倒是安排在最後，我在增城採葛的鄉下姑娘裡物色了一位女子，美麗、勤快、溫順、能持家，只是膚色有一點黑，但我其實是蠻喜歡她黑如綢緞一樣的皮膚的。

她說話宛轉嫵媚，也有一點夷腔，那一年我去增城收葛，在山林裡聽到她唱歌，仙樂飄飄，令人難以忘懷，於是致意她的父母，終得將她娶回許州。

我們兄妹四家人，加上奴婢，七八十口人，和和氣氣地生活在一起，撫養兒孫耕讀，慢慢地也有晚輩中秀才、舉人，最後有子孫攷中進士，出人頭地去做官，恐怕也不在話下了。

富貴之家，銀錢如水，有來有往兄弟孝悌，紫薇花開，有商有量，無論是在洛陽的商會裡，還是在許州的士紳中，說起來，我都是為人仰慕的模範，誇我老趙修得好福氣。

風陵渡別後四十年的寒冬，牛頭馬面兩位大神，終於順著汴州古驛道，來趙家莊尋到了藏身富貴鄉，業已風燭殘年的我，許州的老布商趙季和。

我在滿堂烏柏油燈的照映下，在悲慽莫名的兒孫們的簇擁下，呼出了人世間的最後一口氣，心滿意足地踏上了黃泉道。鑼鼓喧天，鞭炮匝地，四十九個道士與七十二個和尚唸完了經，才將盛殮著我的身體的棺木送出門。

冰天雪地中，陽光普照，哭嚎不絕的人們，披麻帶孝，相送著這位丈夫、兄長、父親、祖父、曾祖父最後一程，從此我就要離開榆楊的家，移居到松柏凜凜的祖墳裡做鬼。

果然會有一些人，死後神靈還是清爽的嗎？他們會得到這樣的獎賞：靈識由肉身裡跳出來，懸停在方圓一丈之內，來凝視著自己？我就像陶淵明的詩裡講的，「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看著家人們哭泣忙碌，我其實心裡也挺傷感的。

趙家的祖墳地在汴州驛道邊上，累累土丘上，覆蓋著麥苗與積雪。

瘦瘦高高的禮儀生長袍廣袖，指揮著莊丁，將三十二人抬來的棺木安放在已經挖好的墳壙中，回頭示意敲鑼的敲鑼，打鼓的打鼓，吹喇叭的吹喇叭，鞭炮聲裡，親戚朋友，都要努力地繼續哭。

「老趙啊老趙，我們都很捨不得你，你這樣的人，到了黃泉，很快就會被請到天宮裡去給織女販布的，好好保佑我們吧！」

禮儀生一邊欣慰地聽著他指揮出來的宏大的哭喪交響樂，一邊凝視著大道，一邊在思攷人生之無常吧，啊，果然是：「昔在高堂寢，今昔荒草鄉！」

我看見大道上，一個瘸腿老漢，趕著一群驢走過，打頭一隻驢上，騎著一個三十來歲的女人，他的家眷？女兒？禮儀生心裡一定在想，好一群生龍活虎的驢子，好一個平頭整臉的女人！

沒成想，那瘸腿老漢竟將驢朝墳堆上趕上來，三五十頭驢，將哭喪的孝子賢孫們擠到一邊，團團將我的尚未填土的墳坑圍了起來。

不等禮儀生領著眾人上前吵鬧，瘸腿老漢甩響手中的鞭子，群驢就一邊用後蹄刨著雪土，一邊拉著驢糞，一邊吭哧吭哧地嚎叫起來，驢叫在雪天裡直干雲霄，如同春雷一串串滾過天際，久久不歇。

在驢鳴聲中，瘸腿老漢瞪著一雙眼看雪後的藍天，一臉木然，那騎在驢上的女人，卻摸出一方手帕在抹眼淚。

叫得再響的驢，也有停下來的時候，不久，瘸腿老漢與少婦領著群驢重新上路，往洛陽方向踢踏奔去。禮儀生指揮著我的被中斷的葬禮繼續行禮如儀。

我那位增城小夫人，也已經紅顏盡老，白髮蒼蒼，子孫們都不讓她往雪地裡跪，她想起她溫柔的丈夫，現在就躺在棺材中，她親手紡織的女兒葛製成的被衾裡，她是由南方的夷地嫁過來的，想不明白汴州的規矩，為什麼會有一群驢來弔喪，也想不明白，前幾天我去世之前，一定要她將箱子裡的一疊驢皮拿出來，放進棺材裡——我現在，就枕在那一疊散發出樟腦丸氣味的驢皮上。

我們孫子輩中的兩個秀才明白。

一個孫子叫趙文韶，他顯然讀過《世說新語》，講：「人家三國之時，王粲喜歡聽驢鳴，死了，魏文帝曹丕領著大臣們，就在他的墳前一起學驢叫。爺爺他老人家，這是名士的派頭啊。」

另外一個秀才孫子叫趙文煊，直撇嘴：「要是我，我才不要聽驢叫，我巴不得洛陽城裡的花魁們多來幾個，都像騎驢的女人那樣，抹著香粉，吊著香囊，打著香扇，貓哭老鼠，哭上幾聲，這樣春風無邊吊小趙，才不枉我一世風流哇！」

孫子們都不瞭解他們的老布商爺爺。我站在環繞著祖墳的松林頂上。負著雪的老松樹，多麼像大別山那個松樹廟邊的松樹啊。

是的，我渡過了世上的人認可的幸福的一生，但這些，在我心裡面，都不過是時間的灰燼。我寧願我自己，能在那個松樹廟裡，多住幾天。我遠眺著瘸腿老漢與三娘子領著灰黑色的驢群，在白雪皚皚的平原上越走越遠，是她，在我離開世界的時刻來探望我。

她已經成為傳說中的神仙了吧，不老，不死，不嗔，不怒，無欲，無求，無憂，無慮，只是出自冥冥中的一點香火之情，才會途經趙家莊向我告別？而我就要重返輪迴，爬上時間的大轉輪，一會兒過了奈何橋，在喝孟婆湯之前，我告訴孟婆她老人家，我又來了，您如果能夠，就行行方便，將我的下一輩子，變成一頭驢子吧！

我帶著這個念頭由樹頂下來，回到我黑暗的楠木棺槨裡。我頭枕在驢皮上，牠變得更舊更軟，三娘子芳草般的氣息，也變得更細更淡，渺不可聞。

家人們在往棺槨上撒土，如同隆冬的密雪，盛夏的密雨，春天的落花，秋天的落葉，將我重重掩埋。黑夜終於來臨，此生再見，我去睡了。

（完）

寡婦三娘子

（維護江湖正義俠情小說）

王者之劍



易容容・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上文說至華天虹從諸元極手中將秦玉龍救出來，交給蒼髯客照顧，可惜迷魂藥物未解……通天教欲收買華天虹，派「招魂使者」馬青山請他去一元觀，他暗暗留意，每層樓皆有八人守護，直至四樓，座上有此間住持青虛子，上元觀住持五音真人……玉鼎夫人侍兒方紫玉在華天虹的酒中做手腳，馬上被發現，玉鼎夫人要她自卸雙手，此際方紫玉出示的匕首他看著眼熟，似刺斃壬鵬的兇器。五音真人教華天虹移禍江東，將壬鵬之死嫁禍給神旗幫……

紅顏多情難消受

華天虹將頭一搖，端起酒杯，道：「秦白川老英雄的家眷，想必還在辰州，你保住他們，我與你前債勾消，不與你計較。」

白君儀冷冷說道：「你對秦家，也算仁至義盡了。」

華天虹聽她言中有一種酸辛之味，不禁為之一怔，道：「秦白川於華家有恩，乃屬人所共知的事，我吞下『丹火毒蓮』之後，若無秦婉鳳姐姐求藥，今日的曹州，也沒有我華天虹了！」他在言詞之間，表露出對秦婉鳳極其親切，半點不加掩飾。

白君儀冷冷一笑，道：「萬里迢迢，我若不派敖三護送，你到得了地頭麼？」她臉龐一轉，望向亭外。

華天虹先是一怔，繼而想道：「若非你父親的三根鎖魂毒針，我也不致吞毒自盡。服毒未死，也還罷了，但那丹火毒蓮，是母親治病之物，被我一口吃了，娘的病體，又該如

何治療才好？」

他是純孝之人，萬事以母親為重，想到此處，對神旗幫的恨意，頓時加了幾分，對眼前這美艷如仙的少女，也感到無法容忍。

白君儀見他久不開口，只得轉過臉來，道：「昨夜我反覆端詳，業已想出你問話的真意……」

華天虹濃眉一軒，道：「什麼問話的真意？」

白君儀靜靜地道：「你問我是否有人至總堂找你，我知你指的是誰。」

華天虹道：「誰？」

白君儀道：「你爹爹已死，只有你娘一個親人，我看你神態很是焦急，定是擔心你娘到神旗幫的總堂尋你。」

華天虹心神一凜，冷冷說道：「我母親武功蓋世，倘若到了大巴山內，你們都得小心一點。」

忽聽小靈嬌聲笑道：「喲！華夫人那麼厲害，我倒想見識一下。」

白君儀冷冷望她一眼，端起酒杯，向華天虹舉了一舉，華天虹也有點模糊，分辨不清與這絕色少女是友是敵，當下端起酒杯飲了一口，心頭已有離去之意。

但聽白君儀道：「你爹娘武功之高，那是眾口交譽的事，不過雙拳難敵四手，神旗幫內高手如雲，你娘果真涉險，只怕難以安然而退。」

華天虹心頭怔忡，只有他一人知道，華夫人內傷沉重，武功無法施展，但他哪敢講出口來，只是強笑一聲，道：「你們神旗幫膽敢倚多為勝，對我母親無禮，我也懶得去找旁人，就拿你白君儀出氣，以牙還牙，以爪還爪，新債舊債，全都算在你的頭上。」

白君儀冷冷一哼，道：「你趁早將我殺了，否則我返回辰州，先殺秦白川的家小。」

華天虹怒聲道：「難道我不敢殺你——」但他突然感到，她的語調中有一股悲苦意味，與從前那種傲氣凌人的情勢完全相反，不禁大感迷惘，如墮五里霧中。

白君儀神情萎頓，她垂目望著酒杯，出了半晌的神，忽又抬起目光，朝華天虹臉上望去，那兩點清澈似水的明眸中，隱隱泛出幽怨之色。

華天虹愈來愈感迷惑，覺得白君儀的神情大異往昔，非但沒有從前那種凌人的傲氣，反而有一種溫柔婉孌、默默無言的情意。他想了一想，不禁大感惶惑。他端起酒杯，慌慌張張道：「在下奉陪幾杯，姑娘若無指教，在下就告辭了。」

白君儀聞言，舉杯就唇，吸了一口，心不在焉道：「傳說夫人很美，是麼？」

華天虹未曾想到她有此一問，愣了一愣，點頭道：「家母是很美。」

白君儀道：「秦婉鳳呢？比起夫人怎樣？」

華天虹微微一笑，道：「一個大人，一個孩子，那要如何比法？」

要知華夫人本是國色天香，眼前雖然年近四十，依舊不失美人形態，秦婉鳳不過文秀端莊，不屬美貌紅顏之流，就美而論，確難與華夫人比擬。不過，對華天虹來講，一個是自己至愛的母親，一個是最為親密的朋友，在他心目中，兩人均是完美無瑕，不可冒瀆之人，他當然不願加以比較。

忽聽小靈笑道：「咱們的小姐，比起夫人怎樣？」

白君儀黛眉一蹙，怫然道：「你語無倫次，休得多話。」她面龐一轉，朝華天虹道：「我性子孤僻，沒有至交好友，成日與這丫頭相對，將她慣得一點規矩都沒有了。」

華天虹含笑道：「小孩子講話，不傷大雅也就夠了。」見她一雙美眸凝注自己，尚在等待下文，他只得微微一笑，接道：「姑娘莫怪，家母如當空皓月，姑娘如苑中的花朵，雖然同是美好，卻無法相互比較。」

若在往日，白君儀聽了此言，未必感到順耳，此時卻毫無不愉之感，莞爾一笑，道：「我這蒲柳姿質，怎能與夫人相提並論，只怕連你那婉鳳姐姐都比不上哩！」

小靈接口道：「秦婉鳳有

什麼好看，比小姐一半也比不上！」

白君儀目光一閃，在華天虹臉上一掃，笑道：「女大十八變，也許秦婉鳳變得比我美上十倍了。」

華天虹微微一笑，暗道：「女人也怪，不管品德，不論文武，當求美色勝人。」

他起身離座，拱身道：「在下另有要事，改日再向姑娘討教。」

白君儀臉上，剛剛才有幾分歡愉之色，見他要走，霎時又黯淡起來。

華天虹聰明絕頂，年紀輕輕，卻有察顏辨色之能，見她意興蕭索，忽忽若失，不禁暗暗想道：這女子雖驕橫自大，行事偏激，若就潔身自好而論，倒也難能可貴。

他轉念之下，不覺泛起一片憐惜之感，道：「今日晨間，任玄命人向我投帖，我須向他索取一樣藥物，因而答應回拜。」

白君儀幽幽說道：「那是昨晚間的事，你大概要往一元觀一趟？」

白君儀心高氣傲，本無她所矚目之人，但與華天虹相識後，逐漸為他那不同凡俗的英雄氣概所傾倒，芳心之內，早已暗暗生出愛慕之意，這一股傾慕之意，乃是逐漸孕育而成，較之一見鍾情的情意，猶要深刻十分。

這一片情感，自兩人相識之時肇始，至黃河岸上，華天虹吞食「丹火毒蓮」自盡之時形成，但是為時已晚。當白君儀覺出，自己心田深處藏了一個男人的影子，終生難以抹去時，華天虹已死，秦婉鳳與宗氏三虎業已南下了。

當華天虹再出江湖、曹州「跑毒」的消息傳至大巴山時，白君儀的芳心之內，說不出是喜是憂。

她感到急於要見此人，但知兩人有一段無法抹煞、難以彌補的嫌隙。那嫌隙好似一條鴻溝，將二人分隔在兩旁，永遠無法接近。她心頭實是萬分悲苦，但除了暗自傷懷，引咎自責外，還不能厚下臉皮，傾吐心頭的衷曲，倘若不論往事，她也足堪憐憫了。

華天虹雖不十分瞭然，但能瞧出白君儀態度大變，反敵為友之心，絲毫不加隱晦。他覺得尷尬，一時間，舉棋不定，竟左右為難起來。

那小靈胸無城府，見華天虹要走，白君儀有挽留之意，頓時拉住華天虹的膀臂，拖他坐下，笑道：「你好生無禮，咱們小姐的話尚未問完哩！」

華天虹苦苦一笑，重又坐下，這一次小靈沒有規矩，白君儀視若未睹，亦不講話。

忽聽一陣步履之聲，那酒樓的執事領班領著一個白衫少年，由小徑上走了過來。

小靈雙目一睜，道：「谷公子也到曹州啦！」

白君儀一瞧是谷世表，兩道黛眉頓時一皺，美眸一轉，迅即向華天虹望去。

谷世表早已看清了亭中的三人，這時疾走幾步，踏入亭中，朗聲笑道：「賢妹好啊！不聲不響就走了，趕得愚兄好苦！」

白君儀暗暗恚怒。此時此地，她實不願有人打擾，又恐華天虹不悅，含含糊糊地點了點頭，兩道惶惶無主的目光，重向華天虹臉上望去，似是要看他的臉色行事。

華天虹目光一閃，朝谷世表望了一眼，暗道：我正想告退，你來得恰是時候。他起身離座，及待再次向白君儀告辭。

忽聽小靈笑著道：「谷公子，這一位就是昔日的皇甫星公子，如今大名叫做華天虹，是曹州響噹噹的人物哩！」

谷世表早已看出華天虹是誰。這時雙眉一揚，故意朝他從頭至腳打量一眼，刷地一聲，打開摺扇搖了搖，笑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小子搖身一變，果非昔日吳下阿蒙！」

華天虹胸懷大志，時時以誅滅群邪、重整武林為念。他所耿耿於懷的，乃是無量神君、白嘯天、任玄、及那通天教主等絕世的魔頭。似谷世表這等身份武功之人，他實未曾記在心上，但見谷世表那副趾高氣揚、目中無人的模樣，也不禁怒氣上衝，憎惡之念油然而生。

谷世表苦戀白君儀，雖無進展，卻未斷絕希望。此時他忽見華天虹與白君儀化敵為友，白君儀對自己神情冷淡，華天虹卻又一變而為玉面朱唇，風采奪人，恍若臨風玉樹，不禁妒恨交集，化作一股暴戾之氣，話猶未了，自往座中走出。

華天虹見他氣焰囂張，言行無禮，不由勃然大怒。轉念一想，又覺得此時與他動手，難免有爭風吃醋之嫌。當下他強壓怒火，袍袖一拂，離座走出。

白君儀芳心大急，暗道：今日之事，非得斬釘截鐵不可。絕了谷世表之念，大不了反臉成仇，兵戎相見，若是激惱了華天虹，只怕今生今世，再無和好之日。

少女心，海樣深，尤其是白君儀這種心高氣傲的女子，不動情感則已，一旦動情，縱然斧鉞相加，她也絕不回頭。

這時心念一決，她立即閃身而起，追到華天虹身旁，道：「曹州有的是南北名廚，我陪你另找地方用飯吧！」

華天虹心神一凜，對她這種斷然態度，既感得意，又感到難以適從。他轉身立定，不知如何是好。

谷世表羞忿欲絕，猛然站起，厲聲道：「賢妹留駕，小兄這就走了！」

白君儀聞言，扯住華天虹的衣袖，兩人讓在道旁，等待谷世表走過。

谷世表是無量神君僅有的弟子，原來也是桀驁不馴，目無餘子之人，只因愛上了白君儀的絕色容顏，才有幾分溫順耐性。此時他美夢乍醒，妒恨交迸，不覺回復了偏激狠辣，睚眦必報的本性。他走到二入身旁，倏地轉身站定。

白君儀見他神色不善，頓時臉色一沉，冷冷說道：「谷兄，你我道義之交，素無私人瓜葛，今日之事，谷兄若是顧全體面，最好不要旁生枝節！」

谷世表冷笑一聲，道：「世交兄妹，多年情誼，賢妹也太決絕了！」他目光一轉，朝華天虹陰沉沉一笑，道：「谷某奉師命至靖州尋仇，看在白家賢妹面上，將那一段樑子擱在腦後，事到如今，你小子該有一個交待了。」

華天虹暗暗忖道：此人私情在先，師命在後，倒也可笑。

忽聽白君儀怒聲道：「谷兄舊事重提，殊非男子漢行徑，秦家的樑子小妹頂下了，谷兄若有不平，只管向小妹叫陣！」

谷世表餘戀未息，還不願與白君儀決絕，但將華天虹恨入骨髓，勢必殺之而後快。這時，他冷冷一陣長笑，滿面譏哂道：「華天虹，你人是變得好看多了，但不知武功長進了幾許，表裡是否能相襯？」

見他那副惱羞成怒的樣子，華天虹啞然失笑，但是想起昔日在靖州秦白川家內，捱了谷世表一記「九辟神掌」，幾乎斷送一條性命的事，也不禁大感得意，覺得那一掌之仇，簡直不用報了。

他雖然暗暗好笑，卻怕谷世表遷怒秦家老弱頭上，當下臉色一整，道：「久聞無量神君言出必踐，最守信諾，你是他的衣缽弟子，理當不墮師門風範……」

谷世表截口說道：「你不必拿話扣住谷某，有種就露上幾招，只要你小子不死，谷某絕不尋秦白川老兒的晦氣。」

他本在大巴山作客，白君儀不告而別，悄然東來。他隨後追趕，午間方始抵達曹州，立即尋來此處。華天虹與諸元極相鬥之事，他尚未聽人說起，所以言辭之間，依然將華天虹估計甚低，宛若不堪一擊之人。

華天虹微微一笑，道：「難得閣下千金一諾，在下不辭一戰，時間地點，但憑吩咐就是。」

谷世表怒不可抑，哪有耐性等待，四下打量一眼，道：「隨我來！」他轉身大步走去。

華天虹隨後走去，白君儀默默無言，緊隨在他的身邊。谷世表走到「演武坪」上，轉身立定，眼看華天虹與白君儀並肩行來，相形之下，愈感顏面無光。他激忿當頭，脫口說

道：「我若幸勝一招，賢妹不可拿我的解藥救人。」

白君儀雙眉一剔，由懷中摸出一粒藥九，隨手扔了過去。

谷世表接住藥丸，忽又感到後悔，覺得不該與白君儀翻臉，轉念忖道：我斃了這小子，看你斷不斷念？

他手指一捻，將那藥丸捏得粉碎，冷笑道：「華天虹，你站著不動，難道要谷某先動手不成？」

華天虹沉聲一哼，道：「你也太無禮了。」他邁步走上，一掌迫了過去。

谷世表一個大轉身，避開這一掌，冷笑道：「我道長進了多少，原來還是這麼一掌。」

說話中，他掌指齊飛，剎那間連攻了五招。

華天虹揮掌迎敵，暗道：「此人雖然狂妄，武功倒是練得紮實，那無量神君是他的師父，其厲害不想可知。」

此時，酒樓中的食客發覺有人動手，俱皆紛紛離座，出外觀看，轉眼工夫，石欄外圍了不少的人，一幫一會一教的分子皆有。他們交談議論之聲雖少，卻都相視以目，好似全都會意，眼前是一場精彩無比的奪美之戰。

今日之戰，華天虹心平氣和，從容不迫，一招「困獸之鬥」，使得舒展自如，神妙無方，進攻拒守，瀟灑之極。

他的內功正當突飛猛進之際，而且那功力係由「丹火毒蓮」化成，與一般修煉的內功不同，越是動得厲害，內功增進得越快，與人動手搏鬥，非但不感勞累，反有舒展筋骨、身心俱暢之感。

谷世表又自不同。他妒恨交集，恨不得一掌就將華天虹擊斃，戰不數合，頓時使出師門絕藝「九辟神掌」，夾雜左手的擒拿點穴，力爭先機，強攻不已。

若論武功精純廣博，身法美妙輕靈，華天虹確實不如谷世表。但是華天虹功力雄渾，根基紮實，掌法雖只一招，平實之中含有玄奧，奇幻之內不失單純，既無虛招，亦無假式，掌掌切合實際，大有返璞歸真之狀，任憑谷世表使盡渾身解數，始終無法獲勝。

兵貴神速，遲則生變，谷世表強在招式，弱在功力，疾攻不下，愈感激怒，心氣一躁，愈是相形見絀了。

華天虹暗忖道：「諸小極敗了，有他父親諸元極出頭，這谷世表敗了，無量神君自然要出面，旁人都有靠山，我若敗了，卻叫誰來報仇？」

轉念及此，他想起母親的傷勢，心頭一煩，再也無心久戰，大喝一聲，一掌橫擊過去！

這一掌勢若奔雷疾電，去勢之快，無以倫比！

谷世表實未料到他同樣一掌，功力突然精深到如此境界，眼看拆解不及，閃避嫌慢，百忙中，順手一揮，一掌迎擊過去。

雙掌接實，谷世表頓覺心神一震，手臂發麻，身不由己，當堂被震退了兩尺。

華天虹暗暗想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還是請你師父來吧！

思忖中，他大步上前，揮手又是一掌。

谷世表駭然大驚，兩足一坐馬步，雙掌一併，猛地迎了過去。

但聽啪的一響，手掌一接，谷世表頭皮一炸，兩眼直冒金星，身子前後搖晃，猛然一陣大震。

華天虹身軀不過左右一晃，若無其事，他就勢閃到了谷世表背後，提手一掌，霍地拍了下去！

忽聽白君儀驚呼道：「手下留情！」

華天虹聞言一怔，未及攷慮，掌上真力一斂，順勢一揮，將谷世表擊飛出去。

這一掌拍在背上，輕得不能再輕，但聽谷世表悶哼一聲，摔飛丈許，連躥數步，終於一頭栽了下去。

谷世表哪甘倒下，他猛一低頭，翻了一個觔斗，終究足落實地，穩住了身子，但覺口中一甜，一股熱血衝到了唇邊！

忽聽白君儀道：「谷兄請便，小妹改日向你賠罪。」

谷世表羞忿當頭，強將一

口鮮血吞下，目含怨毒，狠狠地盯了華天虹一眼，轉身疾奔而去。

華天虹冷冷一笑，望著他的背影離去，目光一轉，環掃四週一看，玉面之上，不禁感到一熱。

四圍觀戰之人，知道場中這一男一女都不好惹，一瞧搏鬥終了，頓時紛紛散去，寂然無聲，無人敢加議論。

白君儀似嗔似喜，朝小靈低聲說道：「開發酒賬，你自行回去。」她移步走到華天虹身旁，道：「我陪你上一家酒館，去吃你們家鄉菜。」

華天虹也想早早離開此地，當下一同走出酒樓，來至街上。

忽聽白君儀悄聲道：「走慢一點，腳步太大，我趕得累。」

華天虹聞言一怔，轉面一望，見她嬌靨生暈，美眸含情，口角噙住幾絲笑意，當真是嬌如春花，麗若朝霞，美艷奪目，令人無法逼視，急忙離開目光，放慢腳步，心頭暗暗忖道：這白君儀彷彿變了一人。唉！若是婉鳳姐在此，那該多好。

白君儀確是變了一個人，今日之前，她艷如桃李，冷若冰霜，令人望而卻步，好似靠近一點，即難抵受那寒氣的侵襲。如今卻恰巧相反，她好似朝陽之下盛開的花朵，那片冰寒之氣已融化殆盡，艷麗奪目，芬芳襲人，令人情不自禁地移步走近，再也不願離去。

兩人轉到城心，華天虹駐足，意欲告辭分手。

白君儀粉頸一垂，道：「你還生我的氣麼？」

華天虹微微一怔，道：「什麼？」

白君儀面龐一仰，忸怩道：「無量神君是當世幾個絕頂高手之一，擊斃谷世表，對你遺患無窮，毫無裨益。」

華天虹微微一笑，道：「誰記著這點小事，放了就罷，提他作甚！」

白君儀櫻唇一抿，道：「江湖拜會，總以不吃旁人的東西為佳，咱們現在去吃飯，回頭你再往風雲會的分舵去。」

華天虹覺得她楚楚動人，令人不忍峻拒，當下不再推托，與她同向東市走去。

男女之間，誠屬不可思議。昔日的白君儀，一副高不可攀、凜然不可侵犯的神氣，曾幾何時，一變而為溫柔婉順，充滿了小兒女態。

行走中，白君儀皓腕一伸，牽住華天虹的衣袖，低聲道：「那蓮毒發時難受麼？」

華天虹微微一笑，道：「難受得很，正如受到分筋挫骨、五陰搜穴之刑一樣。」

白君儀口齒一呆，臉色一陣灰白，道：「怎樣才能將那蓮毒解掉？」

華天虹道：「無人解得了『丹火毒蓮』之毒。」

白君儀臉龐一仰，無限關切道：「江湖上傳言，九毒仙姬是毒中神仙，她也無法可想麼？是否不願意盡力？」

華天虹道：「九毒仙娘很寵愛我，她已盡心盡力，實在無法可想。」頓了一頓，他笑道：「我血中藏毒，是個不能娶妻生子之人。」

白君儀聞言一呆，柔聲說道：「不知秦婉鳳作何想法，就我而言，只要心有所屬，旁的事也在所不計了。」

她講得甚為含蓄，華天虹倒是能夠聽出弦中的雅意，怔了一瞬，道：「你我處境水火難容，實在不宜交往，你若是明智之人，理該早早醒悟。」

白君儀淒然一笑，似是怕他突然遁去，緊緊握住他的衣袖，低聲道：「我不是明智的人，否則的話，以前也不會那麼糊塗了。」

華天虹道：「糊塗什麼？」

白君儀粉頸一垂，囁嚅道：「以往我對你不好……」

華天虹輕輕一歎，道：「私人間的嫌隙，也算不得什麼，過往之事，忘了就是。」

白君儀芳心喜慰，又感到含羞帶愧，臉龐一轉，望向別處，嬌軀移近，在華天虹臂膀上擦了一擦。

這舉動雖然微細，卻代表千言萬語，隱含著說不盡的情意。華天虹是個十分戀舊、情深義重之人，此時腦海之內，浮現著秦婉鳳的倩影，有心斷

然而去，但覺白君儀也是一位潔身自好、自尊心強的女子，絕情過甚，不免傷她的心。這也是英雄肝膽作祟，終於含含糊糊拖延下來。

須臾，二人踏上一座規模甚小的「晉北酒樓」，落座之後，堂倌遞上菜譜，白君儀含笑道：「這裡是你們家鄉風味，你要吃什麼？」

華天虹在荒山之內長大，出道江湖，雖然將近兩年，只是從來都是掙命，哪有心腸用在口腹之欲上？他拿著菜譜看了一會，笑道：「隨便來幾樣吧，吃得飽就行。」

白君儀綻顏一笑，接過菜譜，問道：「要一個『炮虎尾』怎樣？」

華天虹點頭道：「好吧！」

白君儀斟酌半晌，道：「要不就『紅燒馬鞍橋』？」

華天虹笑道：「我雖然是晉人，對家鄉菜陌生得很，你瞧著辦吧！」

白君儀嫣然一笑，攷慮再三，始將酒菜點好，道：「今日午間，我怎麼未曾見你『跑毒』？」

華天虹道：「我在練劍。」

白君儀柳眉一揚，道：「那豈不是難受得很？」

華天虹點了點頭，道：「我竭力忍耐，總有一日會習慣的。」見她臉上露出憐惜之色，他不禁朗聲一笑，問道：「周一狂還活著麼？」

白君儀頷首道：「依毒諸葛的意思，早要將他害死，爹爹不願，一直拖延在那裡。你的鐵劍還在他手上麼？」

華天虹「嗯」了一聲，道：「姚策那廝好毒辣！幾時撞到我的手上，我必一掌將他斃了！」

白君儀抿嘴一笑，道：「兩國交戰，各為其主，你若肯登上神旗幫幫主的寶座，他一樣忠心耿耿保你。」

華天虹聞言一怔，道：「什麼肯不肯，神旗幫是你爹爹的基業，那把交椅豈容旁人坐下？」

白君儀雙目一瞬，在他臉上瞟了一眼，含笑不語。

華天虹惑然道：「難道你真將我看成神旗幫的屬下？」

白君儀竊竊一笑，道：「那又有何妨。爹爹沒有兒子，亦未收過弟子，一旦老邁退隱，幫主的大位，總得一人繼承。」

華天虹啞然失笑，道：「順理成章，那就輪到你了。」

白君儀低頭笑道：「我是女流之輩，嫁雞隨雞，嫁犬隨犬。」

華天虹業已聽出弦外之音，微微一笑，搖頭道：「幫會是藏污納垢、剝削人民的所在，我力所能及，統統要加以摧毀。」

白君儀絲毫不以為忤，沉吟半晌，道：「就算要摧毀，與其強攻硬打，不如先騙到手中，再輕輕巧巧地解散。」

華天虹雙目一張，笑道：「你吃裡扒外！」

白君儀嬌嗔道：「女生外向，這也不知道？」

說話中，酒菜業已送上，白君儀天生絕色，加以婉轉承歡；無限慇勤，華天虹雖是守正不阿的男子，也快為她那片柔情所融化。

二人談談講講，用罷酒飯，已是紅日西沉，將近掌燈之時，白君儀陪伴著華天虹，來至風雲會曹州分舵附近，道：「任玄向你投帖，建立交情，用意何在，必是為了查緝兇手，為他的兒子報仇。短時間內，或許不會對你不利，不過，一旦查著了兇手，你趕緊抽身後退，以防他對你下手。」

華天虹心神一凜，道：「正是，任鵬之死，我也難辭其咎，任玄若是偏激之人，豈有不要我陪葬之理！」

白君儀道：「那兇手確是像我麼？」

華天虹笑道：「的確有幾分肖似。」他目光一閃，朝她那美麗的面龐凝視了一眼，暗忖：那兇手治艷，白君儀嬌媚，仔細看來，應是不相像的。

思忖中，他自己也感到猶豫了。

白君儀紋風不動，任他凝視自己，笑道：「既非孿生姐妹，哪裡有當真酷肖的？只怕你慌慌張張，看走了眼哩！」

華天虹也感到有點迷糊，道：「倘若遇上，我定能認出，此刻卻講不清楚。」他舉手作別，大步走去。

忽聽白君儀低聲喚道：「天虹……」

華天虹聞言一怔，轉面道：「什麼事？」

白君儀粉頸低垂，半晌道：「名高招忌，不要鋒芒太露。」

華天虹點了點頭，轉身行去，心頭暗暗忖道：娘曾命我不可有家室之累，婉鳳姐姐對我情意殷殷，那是無法推托之事，這白君儀忽然變得如此多情，我還得防微杜漸，早早令她斷念才是。

轉念中，他已走進風雲會的分舵門外，忽見喬廣率領著一批屬下，由門內迎了出來。

喬廣疾趨幾步，抱拳當胸，道：「公子果是信人，敝會總當家的早在內堂等待，在下這就前去通報。」

華天虹取出拜帖遞了過去，道：「武林末學，江湖後進，不敢勞動貴當家大駕。」

喬廣連聲遜謝，接過名帖，轉身交在那孫接待手內，孫接待捧著名帖，疾步走了進去。

華天虹與喬廣隨後走進，但見庭院之內，台階之上，隨處都是身穿青綢勁裝金背大環單刀的男子，這批人服飾一致，兵刃相同，一個個斂容肅立，背貼牆壁站著，對於眼前走動的人物視若未睹，看也不看一眼，使這曹州分舵之內，平添了一片肅穆氣氛。

華天虹暗暗忖道：這批人氣息悠長，目蘊精光，顯然都是內外兼修的好手，若非一派之首，沒有這等侍衛。

轉念中，他已繞過一條長長的小徑，來至一座小橋流水、花木扶疏的精舍之外。華天虹暗暗計算，那些佩帶金背大環刀的青衣男子，恰是四十整數。

忽見精舍之內走出一人，他身材修長，略顯乾瘦，身穿黑綢長衫，一部黑色長髯垂覆胸前，臉色陰黯，目光深邃。此人背負雙手，緩步踱出，看似出門迎客，又似偶爾外出，華天虹一眼望見，心頭不自主地往下一沉。

那喬廣急步上前，躬身道：「回總當家的話，華天虹公子到訪。」

那任玄目光一抬，兩道深邃的目光朝華天虹臉上一掃，旋即雙手一拱，含笑道：「任玄慵懶，有失遠迎，華公子恕罪。」

此人一臉陰鷙之色，皮笑肉不笑，幾句社交辭令，說得冷不冷，熱不熱，華天虹聽入耳內，但覺全身發毛，極不自在。

忽聽喬廣道：「這一位是敝會總當家的。」

華天虹定一定神，倏地感到一陣惱怒，暗道：咳！爹娘是何等樣人，區區一個幫會頭子，我怕他怎地。

轉念中，他不覺精神一振，雙手一拱，朗聲說道：「華天虹拜謁來遲，請任當家的海涵。」

任玄淡淡一笑，身形一側，拱手讓客。

華天虹胸膛一挺，邁步走了進去，但見廳門兩側站滿了人，諸元極、新斷一臂的「八臂修羅」查掙、那胖和尚申三浩、死了兄弟的常傑等全在其內，另外高高矮矮、僧道男女俱全，共有十八九人。扎眼的是所有的人全在中年以上，沒有一個是晚輩模樣。

這廳內設了兩桌筵席，任玄隨後走進，將手一擺，道：「華公子請上座。」

華天虹已入重地，怯懼之心頓消，道謝一聲，自往上首一桌客位坐下，任玄主座相陪。霎時，眾人紛紛入座，僅剩一名背插金背大環刀的中年男子，侍立在任玄身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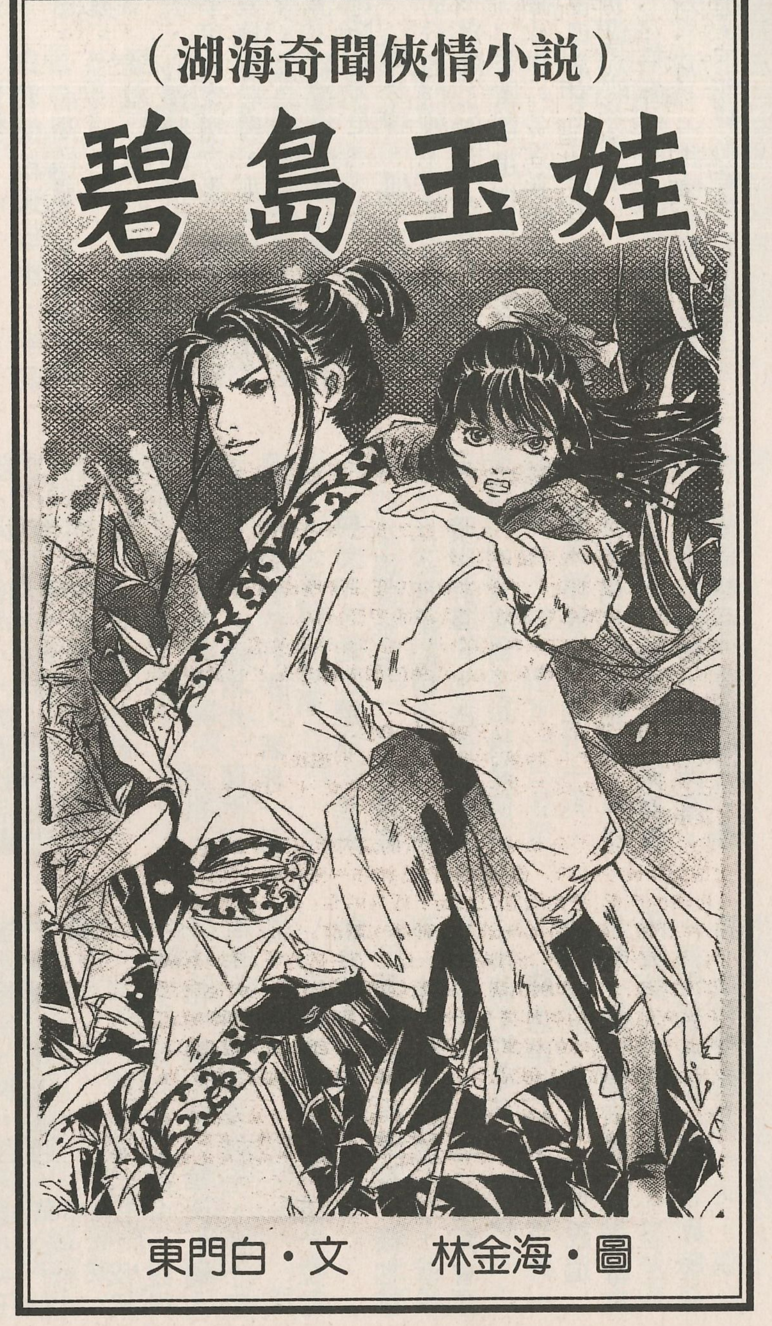
氣氛低沉異常，令人感到窒息，華天虹突然發覺，多數人身邊攜有兵器，不禁大吃一驚，暗道：這批人能與任玄平起平坐，身份自然不低，突然出現在此，實是令人可疑。瞧他們紮束停當，整裝待發的樣子，難道有什麼江湖大事不成？

（十六●未完）

王者之劍

（湖海奇聞俠情小說）

碧島玉娃



東門白・文　林金海・圖

上文提要

話說碧島神君遇到逃跑的百獸天魔，於是跟蹤前來，此際洞口祇有楊枝菩薩等六人，群魔一湧而上，一場殘酷絕倫厮殺，倏地展開……碧島神君以陣式困住微塵大士等六人，又分出一部份人進入山洞，詎料進洞之人飛離洞口一兩丈，方始掉落地面，全部面目黧黑，七孔流血死於非命……倏然火龍衝空疾飛，黃強追著火龍出洞，碧島神君心生歹念，大喊先消滅九派來的人，等黃強與血龍鬥得兩敗俱傷再……

玉娃為憑做島主

就在他們這麼微微一愣的時候，那群鯨魚武士，已經衝到他們的座船附近，只聽得其中一個武士，猛然發出一陣狂笑說道：「哈哈，好小子，島主昨天才返回島上，你們今天就追過來了，速度倒是怪快的。

「哼，這才叫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在中原容得你們猖獗，到了碧島，可沒有你們逞雄的餘地了，還是乖乖地放下武器，束手待縛吧，如果想要反抗，大爺可得叫你們全都葬身海底啦。」

大家仔細一看，不禁暗叫一聲糟糕，全都感到無比的緊張起來。

這口出狂言的武士，他們一點也不陌生，正是那與碧島神君一起從西傾山火窟危岩之前，僥倖逃出的幾個高手的其中一個。

當然，這種情形，早在他們預料之中，一點也不感到意外，否則，他們就不會全部隨著黃強一起到這兒來了。

可是，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對方的警覺會這麼快，而且還有經過訓練的巨鯨作為坐騎，很快地就將自己這一條大船，給包圍起來，使得大家無法上岸，而自己這邊，又大部分都是旱鴨子，這個仗可怎麼個打法呢？

因此，大家聽到這個武士的話後，全都面面相覷，不迭地叫苦起來。

正當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那隊鯨魚武士之中，一位髮鬢皆白的老人，忽然對那個口發狂言的武士，加以斥責地說道：「田奇，你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碧島的祖規，不准許殺人，難道你忘了嗎？」

那個名叫田奇的武士，表示不服地說道：「鯨舟長老，難道我們碧島的人，在中原被他們殺害了，就此罷了不成，何況，他們這些人，都是島主的死敵，我們如果把他們放過，島主責怪下來，誰能擔當得了，不過，只要他們自動地把武器放下，讓我們用鯨筋捆牢，並不一定要他們葬身海底，不過，恐怕他們不會這麼聽話呢？」

那個老人，似乎被田奇這一份囂張的態度，給激怒了，不禁大喝一聲喊道：「住嘴，就是島主在此，也不能違背祖規，現在究竟是我指揮，還是你指揮，再要這樣目無長上，就別怪我按家法從事了。」

當老人發怒的時候，其餘的那些鯨舟武士，也都朝著田奇怒目相視，顯見大家都對他沒有好感。

田奇一看情勢不對，臉色不禁大變，悻悻地望了那鯨舟長老一眼，表示不服，但嘴裡卻再也不能反駁。

微塵大士見狀，知道事情可能大有轉機，連忙示意大家安靜，單獨邁上船首，望著那位鯨舟長老合十作禮道：「阿彌陀佛，老施主，貧尼這廂有禮了。」

那位鯨舟長老不等她把話說完，立即打斷她的話頭，冷冷地說道：「碧島素來不與外人來往，諸位如果沒有什麼事就請快離開，否則就別怪小老兒要得罪了。」

微塵大士連忙說道：「老施主，貧尼等人正是有事來的……」

那位鯨舟長老，陡地將臉孔一板，冷喝一聲說道：「不管你們有事沒有事，碧島祖規，絕不接見外人，難道你們沒有聽清楚嗎？再不離開，小老兒可要強行逐客了。」

微塵大士尚待說話，那鯨舟長老已經將手一揮，朝著船身，淩空推了過去，大家只感到船身微微一震，竟然被這老人淩空一掌，將船推得向後倒退回去，這份功力，端的有點嚇人聽聞。

顯而易見，對方這一項舉動，目的在於示威，希望他們知難而退。

不過，他這份功力雖然嚇人聽聞，但在微塵大士的眼裡，卻並不算得什麼，因此，也馬上將手一推，將那鯨舟長老，發出的掌力化解開去，同時使了一個千斤墜，將船穩定下來，然後微笑地繼續說道：「老施主何必拒人太甚，至少你也應該讓貧尼把話說完呀。」

鯨舟長老想不到微塵大士，居然能夠將他的掌力化解，不禁臉色大變，雙眉陡地一揚，厲聲喝道：「這樣看來，諸位果然是專門來碧島尋釁來的了，碧島祖規，雖然不允殺人，可也不容人到此放肆，小老兒倒要看看你們這批中原高手，憑什麼上門欺人。」

說完，馬上將手一擺，吩咐那些鯨舟武士道：「孩子們，佈陣，讓他們吃一點苦頭以後，再把他們趕出禁區。」

聲音一落，巨鯨穿梭似的一陣亂竄。

倏忽之間，海面陡然昇起一陣濃霧，所有鯨魚武士，全都隱沒不見，大家只感到四周灰濛濛的幾乎伸手都看不到五指。

緊接著，狂風怒吼，巨浪如山，整個船隻，猛然震盪起來，就像是海底火山爆發，發生了海嘯的情形一樣，使得大家驚懼萬分，感到無比緊張。

並且，由於變化來得太過突然，大家全都沒有準備，那

些功力比較差的，全都被這突然而來的震盪，顛得立足不住，東歪西倒地跌得七暈八素，如果不是大家都是練過武功的人，反應比普遍人要快，人一跌倒下去，馬上抓緊船上的一件東西，好些人幾乎只差一點，就得被摔到海面去了。

這一來，船面之上，登時亂成一片，驚叫的聲音，彼起此落，更加使得大家心慌意亂，感到無比的——恐怖戰慄和緊張。

好不容易，大家挾著船上的東西，巍巍巔巔地站了起來，心情剛開始鎮定一點，座下的船隻，卻又忽然從顛簸震盪變得旋轉起來。

而且那旋轉的速度，快得叫人在上面存身不住，雖然每個人緊緊地抱住船上固定實物，仍然感到身體彷彿被一股大力，猛然往外直拉，想把他拖離船身，投入海洋似的。

這一來，可真把大家嚇得心驚膽戰，全都呆呆地不知怎樣才好。

而且，由於人隨船隻一起旋轉的關係，不到一會工夫，就把大家轉得兩眼金花亂冒，頭腦暈眩得發起脹來，如果座船再不停止旋轉，恐怕不必等碧島的人動手，全部都得昏死過去不可。

尤其是大家的眼睛，都被濃霧遮得彼此看不到彼此情形，更使得大家在恐怖之中，更產生一種面臨末日的感覺，使得大家的心裡，充滿了絕望悲哀。

就在這時，突然座船上面，噓噓，發生一陣彷彿正月裡的衝天炮，被點燃以後，火藥猛然往下噴射出來的聲音一般，一道紅光，倏地衝霄而起。

緊接著，似乎聽到船身以外的濃霧之中，那個鯨舟長老的聲音，驚異地叫了起來喊道：「咦他們裡面，居然有人練成了二氣衝霄的功夫，這是怎麼回事呢？孩子們，趕快撤陣，待老夫問清了他們的來歷以後再說。」

話音一落，船身的旋轉，立即緩慢下來，漫天的濃霧，倏忽之間，也消失無影無蹤，海天又恢復了一片晴朗。

大家當時只感到眼睛一亮，首先看到的，正是黃強托著那顆雷澤神球，在高空盤旋飛舞，這時業已冉冉下降。

大家微一猜測，立即知道剛才那道神光，一定是黃強想飛離海船，借著珠光透視的力量，從高處查看碧島的人，究竟在搗什麼鬼，好想出一個破陣的方法來，豈知他這種飛昇而上的輕功身法，讓鯨舟長老看到以後，竟然自動撤陣，產生一種始料所不及的效果來，這倒真有點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既然如此，他沒有繼續在高空停留的必要，才又慢慢地降落下來。

接著，大家也找出了船身旋轉的原因，因為他們正看到兩隊巨鯨，分從船身的兩端的緩緩地退了回去，不用想就可以知道，對方是利用這兩隊巨鯨，從船的兩端，按照相反的方向，像扭螺絲般地加以推動的關係，這辦法真虧他們是怎麼想出來的，大家不禁對碧島的人，又加深了一層認識，如果一旦為敵起來，真不知道還有些什麼鬼招給耍出來。

當他們正在想著這個問題的時候，黃強已經降落船面，那位鯨舟長老，也驅鯨上前，揚聲向他發問道：「這位小兄弟，請問你的二氣衝霄輕功，是誰傳給你的，千萬請據實回答，不得自誤。」

黃強聞言，馬上回答道：「晚輩的輕功，是海天一嫗所傳授的。」

鯨舟長老一聽此言，不禁渾身一震，不敢相信地問道：「什麼，你是海天一嫗的弟子，怎麼島主說她在二十年前，就被中原武林的人給害死了呢？你怎麼能夠得到她的傳授，何況，她自己都沒有練會二氣衝霄，這根本就不可能麼？」

黃強面色一正說道：「晚輩的輕功雖然是海天一嫗傳授的，但並不是她的弟子，先師是號稱玄玄子，晚輩現在就是奉先師遺諭來的，至於海天一嫗根本就是為碧島神君那叛逆所害……」

鯨舟長老愈聽愈感到驚異，臉色一連變了好幾變，似乎非常注意傾聽其中情形經

過。這情形落在那個碧島神君的死黨田奇眼裡，立即焦躁不安起來，只見他猛從懷裡一掏，抽出一條碧羅紗來，一面揮舞，一面大聲地打斷黃強的話音喝道：「鯨舟長老聽令，不許再聽那小子胡言亂語，馬上將他擒下交由島主發落。」

鯨舟長者一見田奇掏出的那條碧羅紗，臉色立即大變，怨毒地望了他一眼，但又無可奈何俯首說道：「弟子聽令，孩兒們，佈陣捉人。」

黃強見狀，馬上將那具碧島玉娃，取了出來，拿在手上說道：「玄玄子祖師信物在此，請長老驗看。」

鯨舟長老雖然沒有把黃強的話聽完，但由於田奇取出碧羅令來，強迫他擒人，已經使得他心裡對碧島神君取得島主地位的事情，發生了疑念，此時，一見黃強亮出碧島玉娃，馬上像是有了仗恃，立即從懷裡取出一隻號角。

嗚——嗚嗚嗚——

嗚——嗚嗚嗚——

向著島岸，吹出兩短一長韻一連串信號。

田奇見狀，不禁臉色變成死灰，大聲喝罵地喊道：「鯨舟長老，你好大的膽子，膽敢不接碧羅令的指揮，弟兄們，與我動手，把他擒下來交家法處置。」

那些巨鯨武士，似乎並不知道碧島玉娃的事情，立即現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驅鯨向著鯨舟長者包圍過來說道：「請長者恕罪，屬下奉令行事，情非得已。」

豈知，鯨舟長老一點也沒有將這種情形放在眼裡，並且兩眼一瞪，向那些巨鯨武士說道：「你們記得祖上的遺訓嗎？」

那些鯨舟武士聞聲不禁一怔，連忙恭聲說道：「記得。」

鯨舟長老接著問道：「是怎麼說的。」

所有武士齊聲朗誦說道：「先主不返，碧羅代令，玉娃傳信，共遵不違。」

鯨舟長老聽他們朗誦完了以後，馬上問道：「先主信物出現，碧羅禁令已解，你們究竟是聽誰的話。」

這時大家方始恍然大悟，田奇又思挑撥，連忙大聲叱喝地說道：「你怎麼知道他手裡的信物是真的。」

鯨舟長老冷冷地說道：「明堂諸老馬上就到，是不是真的馬上就可以知道。」

話音一落之際，島岸那邊，已經飛也似地又駛來一批巨鯨，田奇一見大事不好，正準備驅鯨逃竄，豈知，他的身形方動，即已為鯨舟長老發覺，馬上虛空一指，將他點住說道：「哼，先主信物未驗看好以前，請你暫時不要離開吧。」

話才說完，那群急駛而到鯨隊，已經到達面前不遠，只見每一頭巨鯨之上，全都站著一位鬚髮皆白，年齡最少都在百齡以上的老人，一個個仙風道骨，飄然若仙，只見他們之中，那位領頭老人，不等巨鯨駛近，立即發言問道：「姬長老，什麼事使得你傳令召集我們的信號呀。」

鯨舟長老馬上很恭敬地說道：「啟稟明堂長者，先主信物已現，務請驗看恭迎。」

那位領頭的老人，似乎感到又是興奮，又是意外地說道：「什麼？先主信物已現，在那兒。」

鯨舟長老立即將手朝黃強一指說道：「這位小友，自稱是先主傳人，請長者移駕。」

嗖，嗖，嗖。

話音一落，那位領頭的長者和另外兩個老人，已經電閃般地落到黃強的身邊，相隔兩三丈的距離，除了微塵大士幾個有限的人以外，大家連他們是怎麼落到船上來的，都沒有看得清楚，功力之高，真是令人咋舌，大家不禁暗自慶倖，如果不是黃強持得有玉娃信物，只要動起手來，非得全軍皆沒不可。

那三位老人落向黃強的身前以後，立即恭敬地說道：「請小友賜觀信物。」

黃強連忙雙手托著，恭謹地遞了過去，但那位領頭的老人，並不把牠接了過來，只從身上取出一個小小的瓶子，揭開瓶塞，傾出一滴碧綠顏色的液體，滴在那具玉娃的頭頂以後，立即被牠吸收的乾乾淨

淨，這情形看到三位老人的眼裡，馬上將小瓶蓋好收起，俯伏在地說道：「碧島遺民，恭迎小主。」

船外巨鯨上所有的人，馬上跟著跪了下去喊道：「小主萬歲，小主萬歲。」

真是歡聲雷動，直感動得人幾乎掉下淚來。

黃強想不到他們這樣的尊敬自己，一時之間，直急得將手亂擺地說道：「諸位長者請快點起來，這樣要折殺晚輩啦。」

說話的時候，手中已經將「禹罡神氣」發了出來，硬將三位老人從地面托了起來，三位老人再怎麼使勁，想繼續跪拜下去，也無法能夠辦到，這一來，不禁使得他們除了尊敬以外，更欽佩萬分地想道：「這才真正是我們的主人。」

由於他們無法繼續跪拜，只好站了起來說道：「小主既然如此吩咐，那我們只有恭敬不如從命了，現在就請小主移駕上岸，讓其他的島民，也能參見好嗎？」

說完，馬上將手朝下一擺，吩咐那些巨鯨武士說道：「列隊護送小主上島。」

於是那些巨鯨武士，馬上整齊地排成兩隊，築成兩道很長的巨堤，分列在黃強的座船兩邊，隨著黃強的座船，緩緩地朝著島上駛去。

航行途中，黃強簡略地將他得到玄玄子的遺物，以及以後一切的經過，說給這三位老人聽，三位老人聽後，不禁皺眉一掀，極為震怒地說道：「原來田淩風這個叛逆，竟然這樣膽大妄為，他的島主位置，如果不是小主前來，我們幾乎全結他騙過了。」

這時，那個最先上船的老人、忽然想起一件事情說道：「糟糕，叛徒已經進入後山火口掘寶去了，我們得快點上去，不要讓他得到消息，將玄玄老主人那批藏珍秘笈給掘走逃跑，怎辦呢？」

黃強一聽此話，心裡可就急了，忙道：「什麼，叛徒已經掘寶去了，快帶我去，等船靠岸以後，恐怕就要來不及了。」

那老人匆匆吩咐了其餘兩位老人幾句話，馬上說道：「小主說得對，我們趕快走吧。」

說完，雙腳一跺，噓的一聲，已化作一道長虹，朝著島上飛馳而去，顯見此老也練成了「二氣衝霄」的輕功，不過速度並不太快，似乎怕黃強追不上來。

黃強見狀，連忙說道：「長者請快，我可以追得上。」

話音一起，人已噓的一聲，電射而出，眨眼間，就追上了前面的那條長虹。

前面飛馳的老人見狀，猛的將速度加快，一幌之間，就到達了碧島後山一處噴火的火口之處，當他停了下來的時候，以為黃強可能還在後面，正準備回頭張望的時候，黃強已經在後面拍了一下他的肩頭說道：「長者，就是這裡嗎？」

老人不禁大吃一驚，連忙回頭，欽敬無比地說道：「小主，你好快呀，小的可真服了，不錯，就在這裡，請小主取了玉娃護體，下去看看吧，這是本島的禁區，除長老以外，誰也不准進入這一帶山區，如果不是那叛逆將藏珍圖向我請求特准入山，我還不知老主人的遺物，全部藏在火口裡面呢？」

黃強這時心急藏珍，深恐被碧島神君捷足先登，也就不再講話，立即將玉娃取了出來，閃電也似的朝火口裡面，跳了下去。

人才落地，立即感到一股強勁無比的掌力，朝著他的身上撞來，同時聽得有一個蒼勁的聲音，大聲喝罵道：「又是一個不怕死的貪心傢伙來了，與我躺下。」

黃強深恐碧島神君，還留在火窟之內，沒有出去，下來之時，早已將禹罡神氣運足、因此，當那強勁的掌力，劈過來的時候，只不過身體微微地幌了一幌，倒是那個暗中突擊他的人，被神氣反震的力量，迫得啪的一聲，摔了一個跟頭，這一來，那暗中突擊的人，可驚異地叫了起來說道：「你是誰，居然能夠挨得起老夫一掌。」

但還沒有等黃強回話，已經讓他發現了黃強手裡的玉娃，又馬上變得欣喜地喊道：「原來是老主人的傳人，那就怪不得囉，老奴真是該死，小主，沒傷著你吧。」

黃強這時已經看清了火口下面的情形，原來裡面是一個非常寬大的石室，火口的情形，與九嶷山的原理相同，不過裡面卻是經過人工修飾而成，自己下來的地點，正在石室的中央，那個偷襲自己的是一個鬚髮長得幾乎把身都包沒了的怪人。自己最擔心的那個碧島神君，早已橫屍在地，躺在離怪人不遠的地面，顯而易見，是被這個怪人所擊斃了的。

當他將石室內的情形看清楚的時候，那個怪人剛好從地面站了起來，怔怔地望著他手裡玉娃，在那兒發呆，黃強忙走過去說道：「我沒受傷，你是誰？怎麼也到了這裡？」

怪人一聽黃強沒有受傷，馬上俯伏下去跪拜在地說道：「謝天謝地，小主，如果不是早上那個傢伙進來騙了我，我也不會冒失發掌的，老奴就是奉命在此守護老主藏珍的人，請小主將信物給老奴驗看，老奴立即將藏珍交了出來。」

黃強連忙走過去，將他拉了起來說道：「老丈不必多禮，信物在此，請驗看吧。」

說完馬上將玉娃遞過去，怪人接到手裡也同樣地取出一隻小瓶，滴了一點碧綠的液體在玉娃身上，當看到玉娃將液體吸收進去以後，立即高興得猛地將黃強一把抱了起來說道：「真的，這回是真的了，哈哈哈哈，我的責任已完，可以歸去啦。」

說完，立即將黃強放下來，領著他走到石室的一面牆壁前，伸手在下面一陣亂點，只聽一陣陣隆隆之聲響後，石壁之上，突然現出一道門來，原來那石壁之後，另外還有一間較小的石室，當那道暗門一開之後，登時光華四射，直耀得黃強的兩隻眼睛，都睜不開來。

等到習慣以後，重新將眼睛睜開一看。

乖乖，那裡面的東西，幾乎沒有幾件是他所認識的，但從外形上一看，卻知道一定都是一些無價之寶，一時之間，不禁看得呆了。

那怪人把門點開以後，立即恭敬地對小主說道：「小主，老主人所有藏珍秘笈，全在這裡，裡面石桌上面，有一片羊皮，關於這些東西的名稱和用途，全都記在上面，希望小主秉承遺志，拿牠們替社會造福，老奴今天責任已了，就此告辭。」

黃強不禁愕然地回頭問道：「你預備到那兒去呀。」

豈知，當他將頭回過來的時候，怪人已經盤膝坐在地面，鼻孔玉筋長垂，就地坐化了，西歸極樂去了，黃強呆了一呆，方始很恭敬的跪下，對著怪人的遺體叩了幾個頭說：「謝謝前輩守護藏珍之情，晚輩一定不辜負你的期望。」

禱告以後，這才起身進入藏珍石室，果然在桌上得到一張羊皮，上面不但對各物名稱用途，記載的清清楚楚，並且對於這座石室門戶開關的方法，也有記載，黃強一看之後，決定暫時只將續命生肌隕玉取出，其餘的東西，還是封存在此，等以後再來處理不遲。

於是馬上依照羊皮上的記載，將那塊隕玉找出，又將藏珍門戶，封閉起來，將玉娃擎在手裡，仍從火口飛竄而出。接著，就邊走邊與在那明堂長老，離開火口，向島中議事的大廳飛回。

這時，碧島神君那一批心腹，均已為島中長老把他們收押起來，黃強一到，立即設宴為他和中原諸俠接風，並恭請他接替島主，黃強在硬辭不下的情形，只好點頭答應，不過，必須回轉中原，將一切私事處理完畢，方肯正式接任，島上長老，只要他肯答應，其餘一切，都沒有問題，隨著黃強一齊來的諸俠，想不到碧島的事情，會這麼順利解決，全都紛紛向黃強道賀。

豈知，正在大家狂歡之際，天際忽然傳來一聲淒厲的鶴唳，微塵大士一聽，不禁心中大吃一驚，連忙對黃強說道：「咦，這是我那鶴兒的叫

碧島玉娃

聲，牠不是隨著嫻兒到苗疆去了嗎？怎地會在這兒出現呢？難道嫻兒出了什麼危險不成。」

黃強一聽，早就急了，馬上領先竄出屋子，其餘的馬上緊跟在後，紛紛走了出來，黃強竄出屋後，馬上昂首發出一聲長嘯，向那靈鶴招呼。

果然不錯，當他的嘯聲一出口後，鶴唳之聲，又復傳了過來，緊接著，天際一個小小的黑點，朝著他們的身前的方向，疾射而至。

眨眼間，那黑點愈來愈大，當黃強嘯聲一頓，大家早已看出，那個黑點不正是微塵大士座下的靈鶴，還會是什麼呢？而且，從牠飛行的姿態，歪歪斜斜的情形看來，分明已經負傷，大家的心情，不禁猛地一沉，感到非常不妙起來。

靈鶴身形一落，黃強和微塵大士立即搶了上去，發現牠身上羽毛，被火燒掉了許多，怪不得飛得那麼不穩，靈鶴看到他們，馬上又哀鳴了一聲，將腳爪提了起來，這時，他們才發現牠的腳爪裡面，緊緊地抓著一個小紙團，黃強慌不迭地接在手裡一著，只見上在用眉筆潦草地寫了幾個字：「秘洞被據，中伏被困，速援，嫻。」

黃強一看，立即喊道：「不好，嫻姐遇險，我得快去。」

說完，馬上腳一跺，準備使出「二氣衝霄」的輕功，衝霄飛去。

微塵大士早防著他這一著，連忙一把將他抓住說道：「慢著，大海茫茫，方向都不清楚，你準備怎麼回去。」

黃強不禁一愣，急得六神無主地說道：「這怎麼辦呢？救兵如救火，去晚了，豈不糟啦。」

微塵大士這時已經將字條的內容看過，連忙安慰他說道：「強兒不必著急，嫻兒只不過被困，以她的能耐，相信一時還不致有什麼大的危險，先想法快點渡海過去再說，單靠一個人去馳援，萬一也受陷了，我們連地點都不知道，豈不是更糟。」

這時，那位明堂長老，也向黃強建議說道：「小主，這位道友說的話很對，本島訓服的巨鯨，航行的速度很快，大家何不騎鯨渡海，相信只半天的時間，就可以到達南海岸，再急也不至於差一點時間吧。」

黃強一聽，只好點頭說道：「既然如此，就請長者趕快備鯨使用吧。」

說完，立即領先朝著島岸走去，正好鯨隊尚未散去，在明堂長老一聲招呼之下，大家立即乘鯨出發。

果然不錯，在巨鯨疾駛之下，只有半天，就抵達了他們早先下海的海岸，由於巨鯨身體太大，不能過份接近海岸，大家就在海上與碧島送行的諸人作別，紛紛展開登萍渡水的功夫，朝岸上馳去。

豈知，當他們走上海岸以後，正好看到李嫻和田珍珍手攜著手，帶著那些趕赴苗疆的人，迎面向他們走了過來。大家不禁一呆，心想；「這是怎麼回事呀？」

他們一呆之際，李嫻等人，也已經發現了他們，馬上像飛一般，急奔過來喊道：「師父，強弟弟，碧島的事情這麼快就解決了，我們正準備趕快去給你們幫忙呢？」

黃強等人這才從發呆中回醒過來，奇怪地反問道：「咦，這是怎麼回事？」

李嫻笑著說道：「如果不是苗疆老者將我們救了，否則，恐怕我們再也見不到你了。」

說到這裡，忽然轉過頭來向黃強說道：「強弟弟，你猜，佔據苗疆那個秘洞作怪是誰？你知道嗎？」

黃強茫然地說道：「我怎麼知道。」

李嫻高興地說道：「就是你我的大仇人，那個不要臉的董銀花妖婦，現在我已經把她的武功全部廢了，正等著和你一起報仇呢？」

接著，他就將她這次苗疆的經過，說了出來。

她說了些什麼，讀者已看完此書，這種回憶性的倒敘不用贅述了吧。

（全文完）

有關未滿期「武俠世界」訂戶之退款安排

「武俠世界」出版以來，得到廣大讀者的支持，其中我們的訂戶，更是忠心耿耿的一群，有不少老訂戶，已經訂閱了我們雜誌幾十年，在此，謹向訂戶們致以衷心感謝。

此次停刊，尚有不少訂戶的訂閱未到期，我們的處理方法如下。

1. 訂戶未夠期的預付款(含郵費)，會全額退回給訂戶。所有訂戶均會收到本刊的來信，知道自己訂閱到那一期，尚餘多少期已付款，並可以收回多少費用。

2. 所有返回之款項，均以港元支票支付。考慮到不少國外讀者收取港元支票手續費昂貴，讀者可選擇填回有關表格，我們會把支票寄回訂戶指定的香港親友代收。

3. 如果退款不多的訂戶，也可以折扣價選購本社社長沈西城的新作「金庸逸事」或他的其他作品代替。具體方法可見給訂戶的信件。

對各位訂戶由此引起的不便，謹此向訂戶們致歉，祈為體諒。

武俠世界編輯部謹上

2019. 1. 14

形意補天功

（武林復仇破霸夢小說）

龍驤・文
金海・圖

上文提要

話說金刀大俠楊超幸虧得端木翔龍援手，打跑巴山七鬼，楊超說明七人投靠巫山神君，他的剋星是其師兄龍虎神君，巫山神君不除，江湖永無寧日……楊超一家到哀牢山投靠東門望日玄極真人，端木翔龍亦離開，路上發現老槐樹上吊著一個大男人，他將男人救下，蹲下詢問為何尋死？卻遭淬牛耳尖刀刺入胸三分，男人說明要他的墨龍劍，幸虧天山姥姥的關門弟子皇甫瓊來到救了他一命，他不知其是易釵而弁，二人結為金蘭之好，同乘一馬……

慈悲為懷放敵人

端木翔龍和皇甫瓊發現他那雙手奇大無比，猶如蒲扇一般。

皇甫瓊附在端木翔龍耳邊低聲道：「看到這雙手，使我想起一個人。」

端木翔龍悄聲問道：「誰？」

皇甫瓊道：「翻天掌狄成龍，此人一身橫練功夫，大力金鋼掌已有九成火候。江湖上少遇敵手。湘鄂贛一帶無人不怕他。可以說是一跺腳三省都得抖的人物。此人性情暴躁，不善心機，可蠻橫殘忍十分兇惡。」

兩人正悄悄說著，狄成龍已站在他們面前，陰沉著臉，一言不發地打量著他倆，彷彿要將他倆吞下肚。

皇甫瓊被他陰森森的目光看得好不自在，不由面有慍色，抱拳當胸道：「閣下可是找我們有事。」

狄成龍臉上肌肉一抖道：「無事。」

皇甫瓊道：「無事就請走開，不必把眼睛盯著我們，沒有什麼好看的。」

狄成龍「哈哈」大笑，道：「老夫想看誰就看誰，敢情你倆是小媳婦、大姑娘，怕人看。」

這引得他手下哄堂大笑。有人道：「乖乖，他腰上還掛著要命的傢伙，嚇猴子的吧，莫把腰給墜斷了。」又是一陣大笑。有人又道：「細皮嫩肉的，讓人心好癢癢，過來讓爺們玩玩。」

這夥人越說越來勁，越說越下流。他二人哪受得了如此侮辱，直氣得俊眉倒豎，瞋目而視，恨不能一劍一個全都將他們刺死。

端木翔龍聲音沉緩，不怒而威道：「閣下，莫非是專門來找咱們過不去的麼？俗話說得好：病從口入，禍從口出。還請閣下叫他們放規矩一點，免得到時候大家臉上都不好看。」

狄成龍仰天呵呵大笑，道：「娃娃，老夫手下玩笑是開得過火了，老夫本欲教訓他們幾句。可衝著你這兩句話，老夫想教訓的倒是你了。」

皇甫瓊冷得像塊鐵道：「閣下，行走道上招子要放亮些，脾氣要收斂些，免得被鷹啄瞎了眼，後悔就晚了。」

狄成龍聞言勃然大怒，鋼髯顫抖，虎目如鈴，斷聲喝叱道：「好小子，你真是活膩了，也不問問你家大爺是誰，竟敢口出狂言，今天老夫不教訓教訓你，你就不知天高地厚。」

說話間他手下的人全都擁上前來，將端木翔龍與皇甫瓊圍在中間。

二人一見對方架勢，便知道今日不動武是不行了。對方人數雖多，可二人臉上卻全無懼色，依然是冷若冰霜看不出一絲變化。

皇甫瓊指著狄成龍，冷冷地說道：「你不就是湘南一條癩皮狗麼，仗著人多勢眾，想咬我們幾口？」

狄成龍氣得幾乎發瘋，怒叱一聲道：「不知死活的東西，拔出你的劍，老夫今日掂掂你有幾斤幾兩，竟敢如此囂張。」

一名三十開外滿臉大麻子的漢子挺身而出，高聲叫道：「大當家的，讓小的先領教他們幾招試試。」狄成龍點點頭退到一邊，大麻子趨步上前厲聲喝道：「小子，你家馬大爺讓你三招，動手吧。」

皇甫瓊冷笑一聲便要上前，端木翔龍伸手將他攔住道：「賢弟，為兄先上。他們人多，你放機靈點。」

皇甫瓊道：「大哥放心，你要小心。」

端木翔龍邁步上前，淵亭嶽峙地站在離麻子一丈遠的地方。

麻子霍地拔出寶劍，沉聲道：「閣下為何不用兵器？」

端木翔龍冷冷地說：「在下使用這雙肉掌接閣下幾招。」

麻子嘿嘿一笑道：「你家馬爺手中長劍是不長眼睛的。」

端木翔龍笑道：「閣下手中之物在下看來不過是破銅爛鐵，一錢不值，有與沒有都一樣。」

麻子大怒，長劍直指翔龍胸前大穴，挽起一串劍花，分心便刺，恨不能將他一劍斃命。

端木翔龍不敢怠慢，側身閃過，雙掌一錯，右掌似刀，「峰迴路轉」，一招九式，快捷詫異，幻化起一片掌幕向麻子馬三爺拍去；左手二指駢「寒梅一剪」，專撿對方的要害大穴點去。猶如蛟龍遨遊，飛鴻掠空，變幻神奇，神鬼莫測。

麻子一路追魂劍使了下來，見對方一雙肉掌變化精妙，自己的長劍，招招落空，式式受制，非但無功，反被對方逼得無法近身。不禁大吃一驚，他斷想不到對方如此年輕文弱，出手卻如此淩厲。

自己練了二十幾年的追魂劍法，在江湖上也是響噹噹的，不但勝不了對方，而且佔不到半點便宜。

雖然自己已經將功力發揮到了極至，施展出渾身解數，可對方橫抹一掌，豎點一指，伸展自如，飄忽不定，確已妙到毫巔，出神入化，看來不要

二十招，自己就要敗在他的拳掌之下。

可是已經充了好漢，騎上了虎背，現在要想全身而退也就萬難了。麻子馬三寒生膽底，額上冒汗，勉力化解端木翔龍的攻勢，已漸漸招架不住。十個回合不到，右手腕忽被掌風劃過，只覺腕脈一麻，手中長劍已到了端木翔龍手中，銀光一閃，寒氣侵入的劍尖正抵在他喉管上，只要端木翔龍手上一緊，他這條小命便算報銷了。

只聽端木翔龍冷冷一笑道：「如此小兒把戲，也敢為虎作倀，為非作歹。在下不喜殺人，饒你不死。滾吧！以後少在江湖上丟人現眼。」

話落，手中長劍已在麻子臉上拍了兩下，直拍得馬三兩頰紅腫，口角流血，兩邊的槽牙也全給打鬆了。麻三手捂臉頰退了下來。

端木翔龍隨手一擲，長劍橫空劃起一道優美的銀虹，噗地一聲插在麻子面前，一沒至柄。

麻三爺面似死灰，滿臉羞慚，抬頭對狄成龍一抱拳道：「大當家的，小的實在沒臉在江湖中混下去了，就此告辭，請大當家的恕罪。」言罷，劍也不要，轉身竄出林外，跨上坐騎如飛而去。

端木翔龍一聲長嘯，朗聲笑道：「此人倒不失為一條漢子。但願他從此改邪歸正。」

狄成龍陰沉著臉，一雙眼顯得益發狠毒，惡狠狠地衝端木翔龍說道：「想不到閣下是真人不露相，老夫倒是看走眼了。」

端木翔龍冷冷一笑道：「過獎了，閣下若是不服，在下也可捨命陪君子，與閣下玩幾招。」

狄成龍趨步上前厲聲道：「好，老夫便領教閣下幾招絕學。不過老夫手下從不死無名之輩，閣下可否通上姓名師承？」

端木翔龍笑道：「閣下若勝了在下，再問不遲。不然問了也是白問。死人知道對手的姓名又有何用？莫非還能變厲鬼抓了我去不成？」

狄成龍本就強壓怒火，聞言更為暴怒：「該死的小畜牲，老夫要活剝你的皮，挖出你的心肝下酒。」

端木翔龍暗自運起師門絕學形意補天功，護住全身。近來，他苦練師門絕學，從不間斷。本來他的太乙清氣已有十幾年的功底，更加他吃了許多珍貴的補品，體內有一種神奇的潛在功能，所以形意補天功中雖說練的時間不長，卻已有五成火候。

只見他一起手便擺出一個讓人看了莫名其妙的架式，像飛鷹展翅，似猿猴竄越，更像莽蛇吐信，金雞獨立。

狄成龍見端木翔龍擺出這怪模怪樣的起手式，心道：「這是哪家的旁路？看樣子這小子怪得很，可別大意失荊州，著了他的道。」

轉念一想：「他那幾手三腳貓的功夫便把老夫給嚇住了？就是他從娘肚裡練起，也不過二十多年的道行。老夫四五十年的內功修為怕他作甚。」

想到此狄成龍頗為自信，運起七成功力貫注掌上，劈頭蓋臉罩向端木翔龍。

端木翔龍右掌一屈，左掌當胸一劃，一招「橫斷巫山」化解了狄成龍拍來的右掌。而後左掌一翻，二指一駢疾點狄成龍左乳下的膻中穴。狄成龍右掌一揮，變掌為爪，抓向翔龍的腕脈。

端木翔龍左手二指本是虛招，見對方向自己腕脈抓來，指到中途穩而不發，右掌已疾如電光石火拍向狄成龍的氣海、關元、梁門三大穴。

狄成龍不慌不忙，右腕一翻，變掌為指，指端向翔龍掌心的勞宮穴點出，若此穴被點中，翔龍的一身功夫便算毀了。

端木翔龍一見，招式立變，「力劈華山」劈向狄成龍的左肩，可掌心仍然被狄成龍的指風劃過，火辣辣的一陣疼痛，暗道一聲：「好險！」

二人你來我往，你封我擋，鬥在一起。由於林中場地有限，好幾次端木翔龍險被對方擊中。

一旁的皇甫瓊臉上雖不動聲色，心裡卻急如火烤，暗地

裡左掌夾了三根梅花金針，右掌則緊握劍把，只要端木翔龍一遇險，便要立即援手。

二人打著打著便打到了林外，皇甫瓊解開馬韁，牽著紅馬也出了林子，站在離二人不遠的一塊高地上觀察。十九名黑衣人也全都一湧而出，拉開一個很大的圈子，將端木翔龍和皇甫瓊重新圍在當中。

兩人鬥了近百個回合，難分難解，勢均力敵。旁邊的人看得眩目結舌；皇甫瓊則越看越急，暗忖道：「看來翔龍一時難以取勝，可對方還有十幾名幫手虎視眈眈地監視著，弄不好今日咱倆就得交待在這裡。」

既然勝不了，那就只好三十六計走為上了。可是走也沒那麼容易，不說端木翔龍被對方死死的纏著無法脫身，就是脫了身，對方是一人一騎，而他們是二人合乘一騎，縱然紅馬是匹千里良駒也難逃對方的追擊。

驀地傳來一聲「碰」的震天價響。端木翔龍與狄成龍以內力硬碰硬地對了一掌。但見塵土飛揚、勁氣激射，草飛枝折。

端木翔龍蹬蹬蹬連退七八步，搖搖晃晃咯出一口鮮血，將鵝黃色的胸襟染紅了一大片。

再看狄成龍，一個碩大的身軀飛起一丈多高，落地後還連退五六步，方才拿樁站定，但已氣血翻湧，五內俱焚，喉頭一陣發甜，忍不住噴出一股血箭，射出三尺多遠，再也站立不住，砰地一聲坐在地。

顯然狄成龍受的內傷比端木翔龍重了好幾倍。他認為這一栽丟盡了臉面，還想硬撐著站起來，可心有餘而力不足，渾身疼痛得直顫，真氣也漸漸的消失，目光散亂，昏暗失神。

他手下人見狀大驚，急忙奔過二人，將他扶起，餵入治傷的丹藥，再以真力替他推宮過穴療傷。

皇甫瓊兩眼一直盯著場內打鬥的二人，見大哥竟以內力與狄成龍相抗時，一顆心已懸在嗓子眼上，險些沒跳出來。掌聲過後，他也顧不得看狄成龍的形勢如何，飛身便撲到端木翔龍跟前。

一見大哥口吐鮮血，染紅了襟袍，心裡像刀攪般疼痛，一雙鳳目蘊滿淚水。急忙伸手扶住端木翔龍，從懷中掏出玉瓶。

端木翔龍止住他的手低聲道：「為兄傷了內臟，需用師門丹藥，方能奏效。」說完從懷中掏出玉瓶倒出玉露靈芝百花丹一顆，納入口中，運功調息。

皇甫瓊怕對方突然發難，手扣金針，拔出長劍，緊緊護衛在端木翔龍身邊。

二人這一對掌，對方便已看出端木翔龍的內功遠遠勝過狄成龍，眾人無不大駭。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原地站立不動。

既然端木翔龍的功力高過狄成龍許多，為何久戰不下？原因在於他這才是第二次與人交手，缺少實戰經驗，且天性善良。全無殺人心機。

況且他本身跟南宮平所學拳腳功夫不多，僅限於武當派的一些長拳短打；幾個回合下來，對方已摸清其套路，他的一招一式，一舉一動都在對方的預料之中。若是出自名師，那情況就大不相同了。不過這一掌對他來說還是有利而無害，起碼說嚴重地挫傷了對方的首腦人物，滅了他們的銳氣。

然而，俗話說得好：人多為王，狗多為強。儘管狄成龍身負重傷，可手下還有十九名生龍活虎、功力不弱的幫手。除去替狄成龍治傷的兩人外，剩餘的十七人雖然驚駭端木翔龍的功力，可一見他也受了傷。不知誰發一聲喊：「弟兄們，並肩子上，休要放跑了這兩個小雜種。」於是，十七名黑衣人同時抽出寶劍，一步步縮小包圍圈，向端木翔龍和皇甫瓊逼來。

皇甫瓊低聲對端木翔龍道：「大哥，看來咱們得突圍出去才是，你上馬先走，待小弟擋他們一擋。」

端木翔龍搖搖頭道：「賢弟放心，為兄已經沒事了。咱們倆一齊走。」

有人發現他倆的企圖，

高聲叫道：「當心，他們想逃。」

有人應道：「弟兄們，用暗青子餵他們，決不能讓他們逃了。」

這一叫倒提醒了端木翔龍，他對皇甫瓊道：「賢弟，他們若是一哄而上，咱們就用小傢伙招呼他們。不知賢弟金針能射多遠？」

皇甫瓊嫣然一笑道：「大約五丈內吧。」

端木翔龍道一聲道：「好，擊傷他們便可，少傷性命。」

皇甫瓊笑道：「大哥真是菩薩心腸，已是什麼時候了，對付這些不講江湖道義，壞事幹絕，良心喪盡的傢伙，手軟不得。人無傷虎之意，可虎狼卻是要吃人的。」

端木翔龍笑道：「賢弟說得也是。可殺人太多總是有傷天和。能不殺儘量不殺，可好？」

皇甫瓊點點頭道：「好吧，到時候再看。」

端木翔龍悄悄抓了一把碧蓮彈在手中，又從懷中抽出墨龍劍隱於肘後。

眼看十七名黑衣人已經接近，雙方是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驀地憑空傳來一聲道號：「無量天尊，各位施主慢動手，貧道有話要說。」

只見一名老道手執拂塵出現在十丈外的地方。只見他身穿黃色的道袍，道髻高綰，豐面朗目。誰也沒有發現他是從什麼地方而來的。

但見他輕搖拂塵，站在眾人中間，問道：「不知你們為何在此械鬥？」

端木翔龍躬身一禮道：「有勞道長詢問，晚輩端木翔龍和義弟皇甫瓊這廂有禮了。」

老道點點頭道：「好，你說說看。」

端木翔龍便一五一十將經過講了一遍，老道聽完敘述，朗聲道：「既然各位施主並無大冤大仇，就請看在貧道面上將此樑子化解了吧。」

黑衣人中站出一人，膀大腰粗，左額上一道紅色刀疤，吊眼眉又濃又粗，白磁眼向外凸起，厚厚的雙唇微向上翻，二顆虎牙又大又暴。只聽他沉聲說道：「道長既想化解這份樑子，可否說出身份來歷，或露幾手讓我們兄弟看看。」

老道微傲一笑道：「你是說貧道不夠資格？」

那漢子冷哼一聲未作回答，老道喧一聲佛號道：「貧道乃哀牢山太清宮玄極真人，施主看看可否為你們化解？」

「哼，我道是何方神聖，原來是六根不淨的假道士。跑到這充大頭來了，還不趕快回去，你老婆在家偷人養漢了。」刀疤臉陰陽怪氣說道。

玄極真人毫不動怒地一笑道：「貧道念你長這麼大不易，自割舌頭去吧。」音雖不高，語氣逼人。

刀疤臉冷笑一聲道：「怕沒那麼容易。」

玄極真人不由大怒，手中拂塵突然揮出，捲向刀疤臉的嘴巴，刀疤臉的嘴還未閉上，滿口牙齒和一條舌頭頓時全部脫落，他不由得慘叫一聲昏了過去。

玄極真人撫撫拂塵道：「各位以大欺小，以多淩弱，老夫是管定了。貧道有老婆女兒不假，這是天下皆知之事。諸位犯不上像他一般以如此代價饒舌。」一干黑衣人個個噤若寒蟬。

端木翔龍和皇甫瓊雙雙向玄極真人施禮道：「晚輩見過東門老前輩。」雙腿一屈便要跪下磕頭，玄極真人忙將雙手虛空一托，一股柔和的力道將二小托住，無法拜下，二小只好躬身再揖，退在一旁。二人見禮剛畢，一道灰影帶著一聲叱喝飄然而至：「沒出息的東西，那牛鼻子老道也配你稱一聲前輩，還加一個名字，氣煞為師也！」

來人剛落到場中，端木翔龍已拜倒在地，口中驚喜萬分地喊道：「師父，您老人家怎麼來了？」

皇甫瓊何等乖巧，身上的汗毛都透著靈氣，見狀也早已跪倒拜道：「師叔，侄兒給您老請安了。」來人正是端木翔龍的師尊，江湖浪子梁秋實。

玄極真人「哈哈」大笑道：「臭要飯的，你那張吃四

方的嘴就不能積點德？今後貧道的松子桂花酒，你休想喝得一口。」

江湖浪子梁秋實朗聲笑道：「老雜毛，你若不給酒喝，看我不掀翻你的煉丹爐，拆了你的太清宮。」

兩人大聲說笑，端木翔龍和皇甫瓊跪在地上一動不動。其他人心裡早已敲起響鼓，腿肚子都開始在抽筋了。

試想一個端本翔龍已將狄成龍震得氣息奄奄，命在垂危。現在可好，來了三奇中的玄極真人不說，還鬼使神差地來了端木翔龍的師父，徒弟的功力已駭人聽聞，那師父還有得說麼。

兩人說笑完後，一見端木翔龍和皇甫瓊還跪著，梁秋實往端木翔龍後腦勺拍了一掌道：

「好個不長進的東西，為師不發話，你們就跪死不成？起來，站過一邊，這裡有為師作主。」

梁秋實這一掌拍下，端木翔龍頓覺渾身舒泰無比，體內真氣充盈，不僅內傷已完好如初，至少還增添了三成功力。

原來梁秋實第一眼便看到徒弟受了內傷，正用本門內功在療傷。他這一掌凝集了畢生的修為，意在將真氣貫入徒弟體中助他成功。這其中的奧妙只有他和端木翔龍知道，別人還以為他這是愛撫的表示呢。

梁秋實環視了一眼周圍的黑衣人，冷笑道：「我當是哪裡來的吃了熊心豹子膽的英雄好漢，原來是芙蓉嶺上的幾隻跳蚤。」

「大爺早想將你們這夥魚肉鄉鄰、打家劫舍的傢伙捏死，一直未能騰出時間來，想不到你們倒乖乖地送上門來了。而今狗膽包天，傷了我的徒弟。我那徒弟乃金枝玉葉，是你們能碰得的麼？嗯？！」

梁秋實不緊不慢地，又環視了一遍，接著道：「狄成龍那狗賊呢？沒和你們一道來麼？」

皇甫瓊邁步上前道：「回稟師叔，他已被大哥震傷躺在那兒呢。」

梁秋實照著皇甫瓊所指方向看去，果見狄成龍盤膝坐在地上，有兩人正在為他療傷。便轉過頭問皇甫瓊道：「你是何人門下，我怎麼不認識你？」

皇甫瓊道：「小侄乃端木大哥的結義兄弟，叫皇甫瓊。先父是福建虎嘯山莊的莊主。」

梁秋實道：「哦，你原來是皇甫義的後人。我聽說你家遭難時，你還未出世，令堂可好？」

皇甫瓊道：「多謝師叔垂掛，托您老的福，家母身體尚好。」

梁秋實道：「這二十年你們在何處安身？」

皇甫瓊把母親懷著他逃亡在外，得遇天山姥姥救助的經過簡要地講了一遍。

梁秋實看著皇甫瓊和端木翔龍後長歎一聲道：「好一對難兄難弟！」又轉身對狄成龍手下嘍囉沉聲道：「你們自了，還是要我動手？」

端木翔龍道：「師父，饒他們去吧。」

梁秋實道：「饒他們不得，他們誰手上沒沾過無辜者的鮮血？要多少不義之財才能餵他們那一身膘來。為師對他們是瞭若指掌。」

端木翔龍還想說什麼，就聽正在療傷的狄成龍喊道：「梁大俠，怪我等有眼無珠得罪了令徒，芙蓉嶺上我是大當家的，所做的一切壞事理應由我承擔，求您高抬貴手饒了他們，我立即自絕以謝您的寬容。」說罷讓人扶著搖搖晃晃地站起身來。

端木翔龍道：「師父。」眼中充滿請求的目光。

梁秋實看看愛徒，又看了看狄成龍，苦笑一下道：「狄成龍你聽著，看在我徒弟的份上，今天便饒了你們，望你們從此改邪歸正，重新做人。倘若不然，我隨時隨地都可取爾等性命。」

狄成龍抱拳道：「多謝梁大俠，多謝少俠。」

皇甫瓊突然喝道：「慢！」

梁秋實微笑道：「賢侄可有話講？」

皇甫瓊道：「師叔，適才他們百般的戲辱我們，這口氣

姪兒一時難消。」梁秋實點點頭道：「爾等自行掌嘴兩下去吧！」

所有的黑衣人雖不認識梁秋實，可見大當家的對他十分害怕，哪敢不依，劈劈叭叭各自掌了兩大嘴巴。這才退到狄成龍身邊，把他扶上馬背，簇擁著飛快地走了。

梁秋實轉過頭對玄極真人道：「老雜毛，你不在太清宮煉你的靈丹好藥，參你的華岩妙諦，跑到這裡幹什麼來啦？」

玄極真人微笑道：「老弟，貧道是俗緣未淨，難參華岩真妙諦啊。」

梁秋實道：「菩提非樹鏡非台，倒不如像我閑雲野鶴伴空山了。」

玄極真人道：「你何時收得如此佳徒？」

梁秋實大略講了一下收端木翔龍的經過，道：「一看見他，我就好像卞和發現那塊美玉一樣，讓我愛不釋手，恨不能將他雕成一塊和氏璧。」玄極真人道：「世上之事講究一個緣字。你有好緣份，貧道卻不如你呵，看來太清宮的煉丹術只好隨我這身臭皮囊帶進土裡去了。」隨又鄭重地說道：「貧道這次下山，是受老友金刀大俠楊超之托，尋找巴山七鬼。」

端木翔龍插口道：「東門前輩，楊大俠一家已上哀牢山尋您去了，可曾遇到？」

玄極真人微微一驚道：「他們何時動身的？」

端木翔龍便把巧遇楊超一家經過說了出來，只是略去援手相救一節。玄極真人聽後歎道：「若不遇上賢侄，他們一家豈不全給毀了。想不到七鬼竟投靠了巫山神君那老魔頭。」

端木翔龍見自己避而不說的事被玄極真人一語道穿，不免尷尬地笑道：「晚輩不過碰巧遇上，略加援手罷了。」

玄極真人道：「賢侄見義勇為，又如此謙虛，難得呀難得。」

端木翔龍赧然低頭不語，皇甫瓊卻趁機將翔龍為救禿鷹袁公禮差點被害之事講了出來，玄極真人更是稱讚不已。

梁秋實十分慈愛地拍了拍翔龍的肩頭道：「真難為你了。吃一塹長一智，今後要多加小心。」

翔龍垂手應道：「是，弟子記住了。」

玄極真人道：「老弟，這次從何處來，將到何處去？」

梁秋實道：「還不是為了師門那不爭氣的長輩。十幾年來，我兄弟倆找遍大江南北，也未尋得他一點蹤跡，真是有愧于恩師。近月來，我發現江湖中出現很多形跡可疑之人，似乎與那魔頭有關，可是他們誰也不知道他的去處。整天疲於奔波，我的一雙腿都跑細了。」

玄極真人道：「巴山七鬼既已被他網羅利用，何不找七鬼一試？貧道要火速返回太清宮，看看金刀大俠一家去了沒有。就此別過。」言罷，輕揮拂塵，背著黃昏殘照，飄然而去。端木翔龍和皇甫瓊躬身相送，只見他羽衣飄飄，眨眼之間，已無蹤影。

梁秋實見玄極真人去後，這才對二小道：「玄極真人乃為師多年深交好友。為師奉師命清理門戶，萍蹤不定，我們師徒難得相見，這次本想耽擱幾日，再傳你一些功夫，可江湖浩劫迫在眉睫，不能如我心願。

「那老魔一日不除，江湖一日不甯，為師一日也不安。此番別後，你們要暗中加緊查訪仇人，必要時可用師門龍虎碧玉令，調遣道中人協助；倘若遇上那老魔頭，千萬要暫時避開，你二人功力不及他一二，切不可與他交手。順著這條道往前走，五里外便有一大鎮，為師去也。」說罷，身形一展，化作一道淡淡的人影，順著狄成龍一夥去的方向，倏忽不見。

端木翔龍和皇甫瓊躬身目送師尊去遠，這才飄身上馬，順著師尊指點的方向奔馳而去。

*　*　*

酒樓茶肆，乃魚龍混雜之地，也是傳播消息的所在。

每到一個村鎮，為了探聽武林消息，查訪兩家仇人，端木翔龍和皇甫瓊都要在酒樓茶

肆中消磨很多光陰，有時一泡便是大半天。

這日，兩人來到通山縣牛跡嶺下一個大鎮，名叫李家鋪。

兩人牽著馬，漫步進了鎮子，但見滿街酒帘迎風招展，招商幌子比比皆是，可街上行人卻很稀少，店鋪裡的掌櫃夥計無精打采地靠在櫃檯或桌椅上打盹，偶爾有幾個過路客商，也都是坐在屋簷下或涼棚中懶洋洋地閉目養神。

二人向一過路人打聽到此鎮最大的酒樓叫太白居，前邊不遠處轉彎便到。於是便牽著馬來到太白居的門前，一看此樓果然豪華，裡面客人還真不少。

跑堂的夥計見生意上門，來了精神，滿臉堆笑地迎出門來，恭敬地接過端木翔龍手中的韁繩，交給打雜的夥計牽到後院去餵草料，自己帶著二人上了酒樓，忙前忙後，安排坐位，張羅茶水。

二人坐定，夥計送上酒萊。二人用面巾揩了臉和手，這才慢條斯理地對飲起來，可兩雙耳朵拉得很長，通過此起彼落的猜拳行令聲，凝神細聽酒樓中客人的談話。

時間不大，兩騎快馬如飛而來，到了太白居樓下，從馬上躍下兩條精壯漢子。二人年紀約在四十五六，濃眉虎目，膀粗腰圓，一身質地上乘的藍緞勁裝。

一人腰佩寬口薄刃緬刀，刀柄上嵌滿紅藍寶石，熠熠生輝，看來是一把極為名貴的寶刀。

另一人腰纏一根銀晃晃的軟鞭，約有丈五長短，把粗如雞卵，超往下越細，至鞭稍只有竹筷粗細。鞭身乃用白金絲編成，也是武林中罕見的兵器，二人舉手投足，都給人以威武驃悍的豪氣，闊綽富貴的儀態。

二人下了馬，將馬韁扔給夥計，昂首挺胸，大踏步上了酒樓。

夥計連忙迎了上去，笑臉相陪道：「二位爺，吃點什麼？」

佩刀之人頷首道：「五斤女兒紅，菜揀好的上來。」便在隔端木翔龍他們四五張桌子的窗前坐下。

端木翔龍喚過夥計，小聲問道：「小二，這二位您可認識？」

夥計輕聲道：「您老是遠道來的客人吧？」

翔龍點點頭，夥計又道：「二位可知離此不遠便是洞庭湖？湖中有座君山，山上有個集賢莊，莊主叫顏良，那二位便是他手下的內外總管。

「使刀的叫郭少華，外號天龍刀，一套天龍刀法無人能敵，十分了得，使鞭的叫葛品義，外號混江龍，一條白金鞭使得出神人化，七十二路追魂鞭法未逢敵手。那二人是顏良的左右臂膀，郭少華是集賢莊的外總管，葛品義是內總管。」

端木翔龍道：「想必那集賢莊是很大的了？」

夥計連連點頭道：「天下水陸兩路碼頭，可以說無一處沒有他們的買賣。」

皇甫瓊道：「你怎麼知道？」

夥計嘿嘿一笑，道：「那二位爺是這裡的常客，時間久了，小的便與他們廝混得熟了。」

端本翔龍道：「那顏良為人如何？」

夥計連聲稱讚道：「那可是天下少有的大好人。」

端木翔龍掏出一塊碎銀放進夥計手中道：「好了，你去吧！」

夥計接過銀子掂了掂，不下一兩，心中好生高興，連聲道謝後退下。

皇甫瓊突然抿嘴一笑，端木翔龍好奇地問道：「賢弟為何發笑？」皇甫瓊道：「這小二真有意思，他使我想起一個故事。」

端木翔龍道：「哦，什麼故事，講來所聽。」

皇甫瓊道：「戰國時有一個人，哦，他是秦國的。在街上賣一支矛和一張盾牌，他對圍觀的人群舉起盾說：我這盾堅硬無比，什麼東西也無法將牠擊穿。然後又舉起長矛道：我這矛鋒利無雙，再堅硬的東西，牠也能將牠刺穿。正巧遇上韓國的公子，也就是國王的

次子韓非路過此地，便向他問道：以子之矛攻於之盾，何如？」

端木翔龍聽罷說道：「這與夥計之言有何關係？」

皇甫瓊道：「那小二把集賢莊的兩個總管讚得天上少有，地下無雙。一個是天下無敵，一個是未逢敵手，你想想看，若以郭少華之刀攻葛品義之鞭，那將何如？」

端木翔龍恍然大悟，止不住也笑了起來。

皇甫瓊道：「他稱讚那顏良是天下少有的大好人，我看未必。大智必大愚，大忠必大奸，若說顏良是大好人，也許他便是大大的壞蛋。」

端木翔龍笑道：「你這是從何處學來的這些離奇古怪的道理？」皇甫瓊道：「信不信在你。咱們不妨去拜會一下那天下少有的大好人，如何？」

端木翔龍點頭道：「好，你這主意不錯。」

二人正說著話，夥計又引了一名灰衫青年來到鄰桌。

那青年長得十分英俊，他一上樓，人們的目光便全都分了過去。那青年似乎心事重重，滿臉愁雲，路過翔龍他們身邊時有意無意地看了他們一眼。正好翔龍也在打量他，兩人的目光相交，他急忙將頭低下。

翔龍覺得他目光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憂鬱的眼神又似有一股強烈的渴望。端木翔龍未加細想，又把目光移向集賢莊的二位總管身上，見二人正交頭接耳，低聲地交談著。

端木翔龍把目光收了回來，端起酒杯呷了一口，剛想和皇甫瓊說話，便聽得那灰衫青年沉重地歎了口氣。

端木翔龍又把目光轉了過去，只見那青年一杯接一杯地往肚子裡灌酒。端木翔龍用肘碰了碰皇甫瓊，示意他看那青年。

皇甫瓊看後低聲道：「如此喝酒，他不是在作賤自己的身體麼？」

端木翔龍道：「看他心事重重，想必遇上什麼難事和災禍了。」端木翔龍推杯放箸立起身道：「待愚兄去看看。」

皇甫瓊急忙伸手想將他拉住，可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了。

端木翔龍走到那青年跟前，微笑道：「兄台一人獨飲，豈不無聊？可否移步，大家邊喝邊說個話兒？」

那青年抬頭看了看端木翔龍，說道：「多謝兄台厚意，小弟喜歡獨飲。」然後端起酒杯，一揚脖子又把一杯酒灌進了肚子裡。端木翔龍見他如此狂飲，索性在他對面坐下道：「兄台好酒量！」

青年苦笑一聲道：「兄台誇獎了。」說道又接連喝了兩杯。

端木翔龍不忍見他這樣折磨自己，便道：「兄台再喝要醉了。」

青年道：「醉了更好。會須當飲三百杯。醉有何妨，醉後一無所知，一無所想，且不是更好麼？」

端木翔龍道：「兄台豈不知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縱然喝得酩酊大醉又有何用呢？」

青年道：「起碼牠能讓人暫時忘掉一切。」

形意補天功

端木翔龍道：「兄台差矣！酒，能傷身，過量則更為有害。兄台既是想以酒澆愁，這酒不喝也罷。有什麼為難之事，不妨說與小弟聽聽，或可相助一臂之力。」

青年道：「多謝兄台美意，說來無用，小弟之事無人可以相助。」端木翔龍無可奈何地回到自己的座位，皇甫瓊笑道：「大哥真愛管閒事，忘了禿鷹之事了麼？」

端木翔龍道：「我看他不像壞人。」

皇甫瓊笑道：「他額上有字麼？以貌取人，既能失之子羽，也能誤交奸佞。大哥還是小心為好。」

端木翔龍笑道：「多謝賢弟良言，愚兄一定注意。」皇甫瓊嫣然一笑，不禁心裡甜滋滋的，湧上了一片柔情。

酒足飯飽，集賢莊的兩位總管起身付過銀兩，旁若無人地走下樓去。那青年也醉眼朦朧，搖搖晃晃地站起身，扔下幾塊碎銀，步履踉蹌地下了樓。

（五●未完）

玉扇神劍

（武林除惡務盡俠義小說）

曹若冰‧文
金東海‧圖

上文提要

上文說至宋佼佼追到雲龍雲玉，強要收二小為義子女，二小危急之際，來了袁英與方立苟，得知緣由，方立苟鬥宋佼佼，眼看師弟將不敵，柳如傑又找上袁英，袁英估計難敵對方人多勢眾，臨戰之前，吩咐兩小先離開，雲玉卻天真說明打不贏叫承哥哥打他們，柳如傑一聽，估計二小是蕭承遠弟妹，正好將二小擒住交給幫主，於是猛撲二小……方立苟將敗之際，藏在樹上觀鬥已久，喬裝的李媚娘從樹上跳下地援手……

幫手眾多敵敗退

雲玉的小臉兒上，立刻露出高興的笑容說道：「那麼你趕快去幫著那位哥哥，把那個壞女人打跑了，我們一起走吧。」

這人眉頭一皺說道：「他們打他們的，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我們走吧！」說著，伸手又要去拉雲玉的小手兒，這一來，雲玉就急的一跺小腳兒說道：「不要嘛！你不知道那女人壞死了，她欺侮我們，這兩位哥哥，我和哥哥也不認識他們，他們是因為幫我和哥哥的忙，才和那女人動手打起來的，人家幫我們的忙，我們總不能不管，就這樣走嘛，一定要把那個壞女人打跑了，才能走啊！」

這人一聽，這才明白雲玉要他去幫方立苟打敗桃花娘子的原因，於是便點點頭說道：「好！我就去幫他把那壞女人打跑！」

這時袁英與柳如傑已經打了起來。方立苟與桃花娘子已

鬥過三十多招，眼看著方立荀招式已透緩慢，腳步已顯凌亂，雖尚在咬牙支撐，但明眼人一望就知道，不出三五招內方立荀必敗無疑。

這人一見，連忙掠起身形，半途中單拿一揚向外一吐，掌夾勁風狂瀾，直向桃花娘子劈去。同時口中喝道：「這位小兄弟，且請退過一邊，待我來領教這桃花娘子的高招。」話未完，劈出的掌風已到桃花娘子胸前，桃花娘子陡然一驚，猛地飄身暴退丈外。

方立荀這時已是汗透中衣，氣喘吁吁，這人望著他說道：「小兄弟，你且去休息休息，好好照顧著兩個小孩子，別讓鼠賊乘隙找他兩人的麻煩。」

方立荀點了點頭，便走向雲龍、雲玉二小身旁站立，戒備以防另四個大漢偷襲二小。

桃花娘子被這人劈出的強勁掌風迫得飄身後退丈外，立定身形一看，不禁一怔發了呆，心道：「今天晚上怎的這麼邪門，盡碰著這些年青俊秀的少年人的啊！那兩個武當小子已經長得很俊秀瀟灑，令人看得心猿意馬了，怎麼又來了一個，比那兩個還要美，還要風流瀟灑的啊！我桃花娘子空活了四十多歲的年紀，真還沒有看見過這世界上竟會有這樣秀逸出塵，絕世的美男子呢！」

這桃花娘子被這人掌風迫退本來是一肚子的怒氣，及至一看到發掌的人是這麼一個絕美的少年時，她的一肚子怒氣，頃刻間便消失得無影無蹤，不但一肚子怒氣消失得無影無蹤，而且心底還昇起了一股一股的熱流，而這股股的熱流立刻便反應上了她的嬌面，心眼兒裡盪漾著春情，粉臉上春色橫溢！這時她雙頰紅似火燒，一雙勾魂攝魄的眼兒，水汪汪的有如湖水！只看她這副神情，就可以知道，她這時心中在想些什麼，淫念如何的熾熱！

這書生打扮的少年見她這副神情，似乎已經完全明白了她的心意，心中不由竊笑，暗道：「你這桃花娘子呵！今天我要不叫你出點醜才怪！」想到這裡，便朝桃花娘子微微一笑道：「怎麼啦？宋堂主，還認識我嗎？盡呆看我做啥？」

桃花娘子聞言，這才有如大夢初覺，心中暗道：「奇怪！這人好面熟得很，像是在哪兒見過的嘛！可是……」她還真想不起來，這人是在哪兒見過的，只見她媚眼兒朝他一飛，臉盪淫態，嬌笑道：「是呵！你這位相公，我們好像是在哪兒見過的嘛！好面熟得緊呵！只是我就是一時想不起來了，你這位相公貴姓呵？」

說著，便像風擺荷葉樣的向前走了兩步春風俏步，還故意的扭著她那豐臀蛇腰兒，做作一副極為妖繞迷人的模樣兒，這少年如果不是胸有成竹，臉皮特厚，老於世故，換個人恐怕早就羞得面紅耳赤，無地自容，早就挪腿溜了。就這樣，這少年也不禁玉面微感發燒，霞飛雙頰了哩！心中不由暗自「噓」了一聲，暗道：「這桃花娘子真是淫蕩無恥之極！」

他心裡雖是這麼說，臉上卻沒有現露出絲毫來，只見他朝著桃花娘子，虛情假意地微微一笑說道：「怎麼啦！你怎麼忘啦？我姓李啊，我們不是在……」說到這裡，忽地停口不說，還故意做作的向桃花娘子神秘的一笑。這一笑呵！可不得了啦！只笑得桃花娘子渾身都酥麻啦，骨頭也發了軟啦！要不是在這裡，換個地方她恐怕早就撲過去緊摟著他，銷魂一番啦！這時桃花娘子的媚眼兒拋得更勤啦，左一個右一個，豐臀蛇腰兒也扭得更凶啦！快要扭斷了哩！嬌聲兒說道：「原來是李相公呵！」

桃花娘子一步一步，從一丈開外已移到了這李相公的面前，只差了三尺啦！這李相公已感覺到桃花娘子的鼻息咻咻，氣喘得好厲害！原來這時，她已經慾火如焚啦！

突然，桃花娘子好像弱不勝衣似的，一個踉蹌，整個嬌軀直向李相公懷裡倒去。李相公本是故意惡作劇戲弄桃花娘子的，她豈肯讓桃花娘子嬌軀倒進懷中，身形只微微一閃，便移開三尺讓了開去。

桃花娘子萬想不到這李相公是有心作弄她，會讓開她嬌軀的投懷送抱，待發覺嬌軀撲空，知道上當時已是無及，而且一個嬌軀已被淫火慾念，燒得渾身酸軟無力，雖有一身武功卻無法施展，何況重心已失，整個嬌軀竟向地上撲跌下去。

「撲通！」

「呵唷！」

桃花娘子這一下，可能還真的跌的不輕，只見她疼的蛾眉緊皺，銀牙緊咬，猛的一個鯉魚打挺，從地上躍起，俏眼兒白著李相公，又愛又怒，恨恨地嬌咳道：「呵呀！看不出你這個小冤家呀！心會那麼狠！」

李相公一笑道：「宋堂主，我的心狠在哪兒啦！究竟是怎麼個狠法呀？」

桃花娘子媚眼兒一飛，望著他嬌咳道：「還說哩，眼看著人家要跌倒了，連扶也不扶我一下，睜著眼睛看我摔下去，這還不算心狠嗎！我的心怎麼跳的那麼厲害呵！大概是剛才摔的吧，小兄弟，你摸摸我的胸口看看！」說看，便輕拉了一下勁裝的衣襟，露出了潔白的酥胸和那大紅的兜肚兒。腳底下輕移了兩步，嬌軀便又向李相公的懷裡倒去。

李相公雖然是個歷盡滄桑，飽經風月的人，對宋佼佼這種淫蕩大膽無恥的行為，也禁不住皺了皺眉頭，身形微閃，躲開她靠過來的嬌軀，雙手連搖的說道：「好了，不要看了，我已經知道了，趕快拉上衣襟吧、夜風涼，當心被風吹著，招了涼可不是玩兒的！」

桃花娘子望著他淫蕩的一笑，嬌聲兒的說道：「冤家！只要你知道就行了。」

這位李相公是誰？她不是別人，正是那為了蕭承遠易裝萬里追蹤的散花仙子李媚娘。她是因為追錯了方向，折道回來，所以到今天才走到這裡。

她和袁英、方立荀也不過前後腳到達這地方，袁、方二人隱身道左大樹上，她卻隱身道右樹上。她與桃花娘子宋佼佼、玉面郎君柳如傑二人，本都相識，是故隱身樹上一直沒有現身，關於他們為何動手的事情，前後經過也已經完全聽了個清楚，直到後來，聽二小說出承哥哥就是蕭承遠時，芳心中頓時大喜，正要現身和二小相見，她這裡念頭剛動，柳如傑巴倏然撲向二小，心中大吃一驚，愛屋及烏，她怎肯眼看著承弟弟的小弟妹，被人欺侮，同時也知道二小若真被黑鳳幫擄去，承弟弟定必單身前往涉險，營救二小。

雖然憑承弟弟一身奇異高深絕學，當今武林中已是難有敵手，黑鳳幫也非銅牆鐵壁，但黑鳳幫中高手如雲，承弟弟單身涉險，實孤掌難鳴！因此，這才在柳如傑要再度騰身撲向二小之際，一聲清叱，自樹上疾射而下，揮掌震退柳如傑，本想立攔二小離去，豈料二小心感袁、方二人因為幫忙自己才和對方動手，硬要她幫著將桃花娘子打跑才肯一起走。

李媚娘無法，這才撲攻宋佼佼，那邊袁英和柳如傑已鬥過了五十多招，從難解難分打到了分際，袁英雖然出師名門正派，一身武學頗為不弱，怎奈這柳如傑乃江湖上成名露臉多年的人物，一身武學豈是平庸泛泛之輩，且功力火候亦均頗高，為黑鳳幫中二流高手。

袁英只不過是剛藝成下山，行道江湖，而且年紀又輕，功力火候均還尚淺，如何能是柳賊敵手？因此五十餘招過後，已呈不支現像。

方立荀這時已完全恢復過體力，眼看師兄已呈不支現像，很想掣出長劍上前幫助師兄，可是身旁二小孩交給誰照顧？再看這時那桃花娘子宋佼佼，已不再是先前那副妖媚騷淫之態，而且是鳳目威凌迫人，粉面鐵青，殺機顯現，那個姓李的少年，也已經收起了先前那種放盪不羈，狂傲戲笑的態度，敢情二人已翻了臉，動上了手。

只見這二人四掌翻飛，身形俱都飄忽有如電閃，掌掌都貫注內家真力，掌風呼呼，十丈之內皆見沙土飛揚，威勢端的驚人之極，只看得方立荀目瞪口呆，心道：「真看不出，這李姓少年年紀輕，比自己只

不過大了三四歲的樣子，竟有這等功力，想來江湖上傳說，蕭承遠武學之神奇高深莫測的話也不會假了，照此情形看來，自己師兄弟這點武功，真可算是井底之蛙，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今晚在場男女諸人，沒有一個不是身負絕學，較自己師兄弟為高，就連兩個小孩，武功身手，比自己師兄弟都差不了什麼，今後自己師兄弟二人還真得好好的痛下苦功勤練藝業呢！」

陡聞一陣緊鈴聲，夾著馬蹄聲，劃破夜空沉寂，響自來路，只見兩騎快馬疾馳而來，好快！貶眼之間，兩騎馬已似狂瀾般馳近一丈開外，馬上人同時倏地一收馬韁，兩馬一聲長嘶，人立而起，跟著便佇立地上不動。

馬上兩人四隻眸子精光灼灼掃視了全場一遍，驀地一眼瞥見方立苟身側的雲龍、雲玉二小時，兩人身形猛地從馬上一掠而起，疾逾飛鳥撲向二小，方立苟一見大驚，連忙橫身攔阻，可是這兩人身形快得出奇，他竟沒有攔得住，只見這兩人半空裡，身形微微一閃，便已躲開他的攔阻，直撲二小，他不禁一怔！

二小見兩人撲來，連忙腳踩蒼虛飄渺步，晃動小身軀向旁移挪後退，誰知道這兩人不但身形奇快，而且還似乎知道二小使用的身法，剛一動，二小手腕均已被兩人抓住，二小口中一聲驚呼：「咳！」四道目光，驚異的望著兩人發愣！

這兩人望著二人，玉面一沉，只聽其中一人低聲喝道：「你兩個小淘氣，好大的膽子，竟敢乘著爺爺不在家，偷偷地跑出來了。」

二小一聽兩人語氣，不禁一怔，看著兩人的面孔，好像很熟，卻又似乎不認識！兩雙明亮的大眼睛只是望著兩人的面孔，滴溜溜的亂轉。

兩人中年紀較輕的一個見二小這副樣子，這才想起自己二人都換了裝束，這二小怎會認得出哩！於是就一笑低說道：「玉妹，我不過改了裝束怎麼就不認識了呢，傻丫頭，再仔細看看，想想看，我是誰？」

雲玉一聽，大眼睛盯著這人面上看了一陣，忽然小臉兒上綻開了花朵般的笑容，高興地猛躍起了嬌軀，一把摟著這人嬌喊道：「我知道，你是珍……」

這少年人一聽雲玉大聲嚷了起來，連忙伸手掩著她的小嘴，星目一瞪，低喝道：「輕聲點，別讓別人聽到了。」

雲玉調皮地貶著大眼睛，小舌頭一伸，低聲說道：「你是珍姐姐，對不對？」

這人點了點頭，雲玉側過臉望向另一個人時，龍哥哥也已經認出了那個人是誰，一個身子緊挨在那個人懷裡，那個人正望著自己這邊笑呢！遂就向珍姐姐問道：「珍姐姐，那人是誰呵？」

珍姐姐唉咳一笑，低聲說道：「那是霞姐姐。」雲玉一聽大眼睛珠兒一翻，望了望兩人身上的穿著，忍不住伏在珍姐姐的懷中格格地笑了。

這一來，可把個方立苟弄得怔住了。他沒攔阻住二人撲向二小的身形，在微一怔神間，二小已被二人抓住手腕，他本想撲攻二人，解救二小，忽見二人對二小並無惡意，且似還很親熱，於是也就蓄勢戒備的站立一旁，只要這二人對二小稍有不軌，立即出招動手。

看二小神情起初似乎並不認識二人，但後來不知怎的，二小忽地高興異常的摟著二人親熱起來，這樣就把個方立苟弄迷糊了；既然不認識，怎的一會兒就變得那麼親熱了哩？

原來這二人乃是藍玉珍和薛明霞二位姑娘，二位姑娘下廬山，行道江湖，本無事，薛姑娘就問珍妹妹意欲先往何處，珍妹妹就提議先赴安徽九華山麓師叔銀揮安家去，一方面請師叔的安，一方面看看雲龍、雲玉二小，順便找小俠蕭承遠，薛姑娘知道珍妹芳心中，對蕭小俠已生了濃厚的情愫，請師叔的安，看二小這些都是藉詞，只有找蕭承遠才是真而實在的。

薛姑娘芳心中也正想見見這位珍妹妹口中說來神乎其神的蕭承遠，雖然她相信珍妹妹的話，決不是渲染誇張或者說

謊，不過她在未見到其人和其真實武學前，總覺得有那麼點懷疑，難以相信！

因此，她也就不反對珍妹妹的提議，二人策馬直奔安徽九華山麓。

誰知道二位姑娘到達九華山麓卻撲了個空，一問老僕婦聞知二小偷偷溜出去，可能是追趕蕭承遠去了，二位姑娘芳心不禁吃一驚，於是就連夜兼程趕，生怕二小在路上惹事，碰到惡人吃虧，當天日暮時分，二位姑娘進到當塗過來採石鎮上，聞聽傳說，前途道上一男一女兩小孩戲耍二賊事情，再一打聽二小穿著長相，就知必是二小，於是連歇也未歇，就急忙隨後緊追，趕到這裡，發現二小這才躍身撲向二小。

這時，二小也已經把一切動手經過情形，詳細的告訴了二位姑娘，二位姑娘立時氣得柳眉倒豎，否眼圓睜，薛姑娘性情較為溫柔還罷了，玉珍姑娘那種火暴的脾性兒，豈是忍得住的，只見她鬆開摟著雲玉的玉臂，一聲清叱，掠起身形，就向柳如傑撲去，口中同時喊道：「喂！你讓開，讓我來見識見識他的武功招式。」

袁英聞聽來人喊聲雖然有點刺耳，但卻不能不飄身退出，何況這時自己也實在鬥的精疲力倦，有點支撐不住，於是就連忙猛攻一招，撤身退出。姑娘是話完，身到掌也到。

柳如傑閃身讓開，一看來人是一個十六七歲書生裝束的俊美少年，不禁微微一聲冷笑，那意思顯然是有點瞧不起姑娘。玉珍姑娘見柳如傑避招後，臉露輕視瞧不起自己之意，芳心不禁氣極，一聲清叱，雙掌一揚直取柳如傑，出手招「白鶴亮翅」，上打「天靈」下打「大橫」，招到半途倏地變招，左掌一晃，改打柳如傑的右「太陽」穴，右手一招「手揮琵琶」，揮打「中庭」「鳩尾」兩穴，出手迅捷、招式精奇。

柳如傑心頭不禁一震，連忙晃首偏身，避招還攻，錯腕伸掌，左手食中二指直點姑娘「天池」穴，右手五指箕張，擒拿抓向姑娘玉腕脈門。

姑娘一聲清叱，腳踩蒼虛步，柳如傑頓覺眼前人影微閃便失了姑娘身形，不禁一怔，陡覺身後風聲颯然，姑娘玉手並指如戟，已向柳如傑身後「靈台穴」點到，柳如傑聞風知警，要想翻身迎敵已是無及，指風已經沾衣，心中大吃一驚，這柳如傑確不愧黑鳳幫中二流高手，武功真是不錯，竟臨危不亂，上身前傾扭轉，「犀牛望月」回首左手一伸，反扣姑娘右脈門，姑娘霍地化點變拿，「葉底偷桃」五指反扣柳如傑脈門穴。

柳如傑本想以險招取勝，想不到姑娘變招迅捷，有如電閃，這一來，不禁驚得渾身直冒冷汗，連忙雙足距離地，雙足尖用力微點地面，平身向前斜穿出去八尺左右，身形剛定，玉珍姑娘一聲清叱，雙肩微晃，如影附形，已經跟蹤撲到，雙手一分，上點「藏血」，「志堂」二穴。

柳如傑一見姑娘這種身形招式，心中悚然而驚，他可不敢再輕視這少年人了。同時心中有數，這少年別看他年紀小，掌法、身法均比自己要高，若不撤出長劍，施展師門奇門劍法恐怕要丟大臉。

其實若論功力，柳如傑實比姑娘要高，論身法，姑娘較他靈活神妙，他實是望塵莫及，如論掌法則兩人在伯仲之間，不過姑娘是個女孩兒家，真力不如他長，若憑掌法一招一式的鬥下去，則姑娘吃了氣力不濟的虧，必敗無疑，不過姑娘卻可仗著一套蒼虛飄渺步法取勝。

若論到劍法，姑娘為清曇神尼惟一愛徒，一套被譽為天下第一劍法的七十二式「降魔劍」法，姑娘已盡得其神髓，奇門劍法怎能與其匹敵，如果施展開來，奇門劍法雖頗神妙，威力頗大，但在降魔劍法下恐怕很難走出二十招去。

這當然是因為他不知道姑娘的出身來歷，如果知道的話，恐怕他也不敢做以劍法取勝之想了。不過假如他不是一上來就輕視姑娘，而小心應敵的話，當然也就不會連連遇險招，逼得連連退後，節節敗

退。

柳如傑在連遇險招，節節後退中，念頭在腦中有如電光石火一閃而過，未等姑娘身形跟蹤撲到，即已飄身暴退丈外，反手一揮，長劍已經出鞘掣在手中，橫劍峙立。姑娘一上去，儘是搶攻招式，雙掌劈、點、打、拿，豈只是招式特奇，出招迅捷，而且身法靈巧，步法神妙莫測，直把袁英、方立荀二人，看得瞪目結舌，再看另一個少年，一手一個牽著二小，面含微笑，目注場中，神態悠然之極。

袁、方二人不禁暗暗稱奇，這些少年人都是身著藍色儒衫，書生打扮，英俊瀟灑，美得令人側目，自己師兄弟平常已備受師長與同門讚譽為英俊不凡，自己也常引為自豪，可是現在和目前這幾人相比之下，人家均是當空皓月，自己兄弟只能算是點綴在四周的星星而已，實在有點自慚形穢之感！

尤其這幾人年紀均和自己兄弟不差上下，而武功沒有一個不比自己兄弟高，自己兄弟受藝師門，也苦練了十年，成就只不過如此，不知道他們的這些武功是怎麼練的，真叫人有點不敢相信？

玉珍姑娘跟蹤一招撲空，正要再度掠身追蹤撲進，陡見寒光耀眼，倏然一怔，立定身形一看，敢情對方已將長劍撤在手中，橫劍而立。姑娘心中不由竊笑，知道對方被自己三招急攻迫退，情急拚命，想憑劍招取勝，以雪掌下之辱，看來這傢伙劍法必定不錯，不然怎會如此！可是自己恩師一套七十二式降魔劍招，被武林譽為天下第一劍法又豈能懼你，只見姑娘秀眉倏地一挑，面罩寒霜，一按靶簧，一陣龍吟，一柄冷森森、寒氣砭骨、銀光閃閃的寶劍已掣在手。

袁、方二人見這柄「聚瑩劍」立時一驚，再仔細一看姑娘臉型身段，也就恍然明白，原來是藍玉珍姑娘喬裝，難怪早先就看著有點眼熟呢！

玉珍姑娘的「聚瑩劍」一出鞘，柳如傑心中不禁一凜，雖沒有見過這柄劍，也不知道這柄劍的來歷，但他可識貨，知道這柄劍是把神物利器！剛才在掌招上，一念輕敵，已經嘗過了姑娘的厲害，吃了點小虧，現在一見姑娘竟使的是把寶刃，他可不敢再大意輕敵了，立時心存警惕，抱元守一，凝神戒備。

玉珍姑娘見這傢伙長劍出鞘，光是橫劍而立並不出招動手，她向來就是凶巴巴的脾性兒，又不懂得什麼江湖規矩禮節，怎還忍得住，於是她就一點不客氣，你不動我動手。只聽得她一聲清叱，身形微晃，朝前掠進，出手和她的脾性兒一樣，也是凶巴巴地，神劍一震，劍訣一領，竟是踏洪門，走中宮，欺身直進，一招「仙人指路」，手中劍化萬點銀芒，罩向柳如傑胸前「鳩尾」，左右「幽門」三大穴刺到，豈只是招式凌厲，劍未到寒氣已經襲人，柳如傑心中不禁一震，這少年好大膽，竟敢踏洪門，走中宮，若非身懷絕世武學，怎敢？

眼看劍已刺到，知道對方神劍鋒利，他可不敢用劍封擋，連忙挪步偏身，手中長劍一指，一招「寒梅吐蕊」，直刺姑娘耳根「藏血穴」。姑娘冷聲一笑，銀光一劃，劍變「橫斷巫山」，削長劍，柳如傑抛肩抹肋，錯腕沉劍，劍化「枯樹盤根」，橫斬姑娘小蠻腰，姑娘忽地一聲清叱，小蠻腰一扭，避招還攻，圈臂震劍，劍推千層浪，銀光閃閃，如寒濤洶湧，怒潮捲空，「迎面擊浪」、「攔江截斗」、「偷雲換日」三招連續攻出，柳如傑一聲朗笑，展開奇門劍招，劍隨身走，輕封巧避，頗見火候。

奇門劍招端的不凡，姑娘鬥得性起，輕聲長笑，劍招一企再變，但見寒光飛灑，劍影縱橫，矢矯似游龍，劍招突演「笑指天南」、「星月爭輝」，忽化「花雨濱紛」絕學。

陡聽姑娘又是一聲清叱，神劍似銀虹宛若寒濤捲出，奇門劍竟然封擋不住，響聲過處。柳如傑一枝青剛長劍，已被削成兩截，右臂劃開一條三寸多長半寸見深的血跡！

柳如傑悶哼一聲飄身暴

退，手撫創口，佇足怒目瞪視著姑娘！別看姑娘平時脾性兒是那麼火爆、凶巴巴的樣兒，這時她不禁呆住了，原來，姑娘一時鬥得性起，不知不覺間，竟然施展出了降魔劍招，她雖曾聽恩師說過。這劍招威力太大，並告誡她不到萬不得已時切勿輕用，她也不知道這劍招有多大威力，下山以來也從未用過，今夜於不知不覺間，施展了出來，連她自己也想不到有這等無上威力！

這削劍，傷臂，竟未出一招，她怎會不呆住了呢？不但是呆住了，而且還有點兒後悔呢！真不該不注意施展出這劍招！

袁、方二人見姑娘劍招連演絕學，劍勢威猛凌厲，絕倫無比，神奧異常，他二人也是使劍，武當劍法亦素稱為武林一絕，但若與姑娘劍法一比，何異天壤，真不啻是小巫見大巫，曾聽師門尊長說過，神尼七十二式降魔劍招，如何神妙絕倫，自己師兄弟還有點不信，今夜一見，果然武當劍法實難望其項背！

姑娘劍傷柳如傑，微怔之後，便也收劍入鞘，柳如傑怒目望著姑娘「嘿嘿」！一聲冷笑，喝問道：「閣下劍法確是高明，我柳某非常佩服，不知尊姓大名，師出何門，可敢赴我洞宮山中一遊？」

媚娘一聽，秀眉一挑，正要答話，陡見眼前人影一閃，霞姐姐已縱身躍到身側，翩然而立，微微一聲冷笑，說道：「少爺們的姓名，告訴你本無不可，只是現在還不願意，至於師承來歷，虧你還是江湖上成名露臉的人物，連這柄聚瑩神劍和降魔劍招的來歷都不知道，還充的是哪一號的人物，少爺們本想前往一遊，只是少爺們現在沒有空，等改日有暇，當往一遊！專程拜訪！」

原來是霞姐姐怕珍妹妹說出姓名露了馬腳，有些兒不便。乃才掠身躍出，搶著答話。

說罷，秀目神芒怒射望著柳如傑，柳如傑一見這躍出答話少年年紀稍長、也是一般兒飄逸出塵，風流瀟灑的美少年。雙目神光灼灼，顯然內功頗臻火候，只是身材稍嫌阿娜柔弱。而且語音輕脆響亮，有點兒像女人味，尤其是一張俏臉孔，潔白粉嫩，純是女人的模樣兒，越看越覺得有點相像！因此這柳如傑不禁的看得發了呆，似乎忘記臂上的傷痛！

明霞姑娘見這柳如傑，雙目不動地對著自己瞧個不停。粉面不禁一紅！幸虧這是在夜晚看不出來，要是在白天，讓柳如傑看見，心中還有個不明白的嗎？男人家怎會如此臉嫩，一瞧臉就發紅哩！

明霞姑娘忽地秀眉一挑，右手腰際一探，爛銀簫已握在手中、怒叱道：「怎麼啦，光看著你少爺怎的？」

柳如傑驀然一驚，「嘿嘿」冷笑道：「好！洞宮山中我們隨時候教！」

這時桃花娘子宋佼佼與散花仙子李媚娘二人已鬥到了分際，宋佼佼雖是黑鳳幫中一流高手，功力火候極高，怎是散花仙子敵手。

七八十招過去，宋佼佼掌法已亂，呈現不支現像，這還是李媚娘因恐宋佼佼認出自己真面目，沒敢施展出她獨門絕學散花掌法，因此宋佼佼也才能與李媚娘鬥了個七八十招，不然，恐怕早就落敗了！

就是這樣，宋佼佼功力火候，畢竟不抵散花仙子深厚，依然被迫處下風，盡施所學，還是不能搶制先機！

徒聞散花仙子一聲清叱，左掌一招「力撼山嶽」，掌夾極強厲勁風，斜劈宋佼佼右肩，右手一招「吟風頌月」，五指微張，達勁貫指輕揮，立有五股絲絲勁風發出，罩著宋佼佼嬌軀的胸腹之間，指風徑點胸腹，「鳩尾」、「巨闕」、「分水」、「氣海」、「丹田」五大穴。

這一招本是散花掌中絕學之一，又名五指散花功，在她生平很少施用這招掌功，今天是因為見宋佼佼已明知不敵，還不肯退走，纏戰不休，又見那邊一少年，很快就擊敗了柳如傑，均在一旁站立，顯見是等待自己決了宋佼佼一齊走路。

因此她這才一聲清叱，施展散花掌中絕學、欲盡早了結這場纏鬥與他們一齊上路，和二小去追尋承弟弟。

宋佼佼一見這少年施展出散花掌中絕學，不禁心頭一驚，口中一聲輕「咦！」連忙飄身暴退丈外。

散花仙子滿以為這一招，桃花娘子決難逃掌下，豈料這桃花娘子武學端的了得，一見散花掌絕學招出，不等指風襲到，便已飄身暴退，散花仙子雙臂一圈，錯腕揚掌，正要掠身形跟蹤撲進，再出絕學，陡聞桃花娘子一聲嬌喝，問道：「小鬼，且慢動手，散花仙子是你何人？」

散花仙子見桃花娘子如此一問，不能不暫停身形招式，望著桃花娘子朗朗長笑道：「什麼散花仙子不散花仙子的，你家少爺可不認識她是何人！我看你還是再和少爺走幾招試試。」

桃花娘子猛地一聲嬌叱，喝道：「既如此，你這小鬼可就怨不得老娘心狠手辣了！」嬌喝中雙手反揮，背上的雌雄雙股青鋼長劍已經出鞘，掣在手中，散花仙子一見，心中不禁微感吃驚，她肚子裡可極有數，論功力火候，雖較桃花娘子高，若論掌法，也可制勝，若動兵刃，雖未必懼她，可是自己身邊未曾攜帶兵刃，而且也深知這桃花娘子一套桃花劍法造詣極高，若憑一雙肉掌，對她的雌雄雙劍，豈只是難能討好，弄不巧恐怕還得落敗帶點兒傷！因此心；不禁感覺猶豫為難！

忽又聞得桃花娘子喝道：「小鬼！速亮兵刃動手！」

散花仙子秀眉倏地一挑，鳳目中芒暴射，這時，她可是豁出去了，雖然沒有兵刃，憑一雙肉掌，也要試一試她這桃花劍法，究竟有多大威力？於是也就朗聲怒喝道：「少爺身邊從來不帶兵刃，今夜少爺就憑這雙肉掌，鬥鬥你這桃花劍法，究竟如何了得！」

桃花娘子聽說要憑一雙肉掌，鬥她的雙劍，氣得她臉上鐵青，滿腔殺機顯現，怒叱道：「小鬼！這是你自己找死！」說罷，雙腕一抖，一震劍身，抖起兩朵劍花來，掠身撲向散花仙子，身隨劍走，一招「鸞鳳和鳴」，雙劍一分上刺「天突穴」，下刺小腹，帶紮橫肋，出手招式極凌厲，迅捷，毒辣！

散花仙子哪敢大意怠慢，末等劍招遞到，趕急旋身滑步亮雙掌，一招「奔雷閃電」，劈肩掌腕！

陡聞一聲清叱道：「你且讓開！」接著便見人影一閃、眼前銀芒暴射，寒氣森森砭人肌膚，玉珍姑娘手持神劍已躍立當場，散花仙子與桃花娘子均是一驚，分別飄身暴退，定睛一看，原來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手執一柄銀光閃閃，寒氣森森的寶劍。

散花仙子心中明白，知道這少年是見自己要憑一雙肉掌敵斗桃花娘子雙劍，恐怕吃虧，乃才出手上場替下自己，心中不禁十分感激！

桃花仙子一見這少年，不禁一怔！這少年好美！較先前武當兩個小鬼，和那個姓李的相公還要美，不知道這些所謂名門正派，甚麼地方去找來的這些少年，竟是一個比一個還美，因此不禁又看得呆住了。

玉珍姑娘一見桃花娘子看著她發呆的樣子，不由「咳！」的一笑，她還以為這桃花娘子也和那翻天手劉碌亭一樣被手中的神劍驚得呆住了哩！於是一聲冷喝道：「怎麼樣？是不是看到我這枝劍，便不敢動手了？」說著手中神劍一揮，發出一陣龍吟。

銀光閃灼，寒氣森森砭人！桃花娘子起先並未注意著到她這枝神劍，只是被她俊美的模樣兒驚得發了呆！

這時間聽她這麼一說，雙目一凝視她手中神劍，本禁一怔，脫口一聲驚呼：「唉！聚瑩劍！」

玉珍姑娘冷喝道：「既知神劍還不與我速走，一定要嘗嘗神劍的滋味不成！」

桃花娘子一聽這語氣，傲氣凌人，哪還忍得住，口中一聲嬌叱，手中雙劍一抖一震；正要發招動手！陡聞一聲喊道：「宋堂主，且慢動手！」

柳如傑掠身一躍，已到桃花娘子身側，說道：「這小子

手持聚瑩劍，必為清曇老尼傳人，反正我們黑鳳幫不日就要與他們所謂正派中人公開一較武學，比鬥一番，剛才我已和這小子定約，請他們赴洞宮山中我們黑鳳幫總壇一游，我們今夜又何必與這般小子們一樣見識，沒的讓他們自譽為正派的人說起來，還說我們以大壓小呢！何不放過今夜，留待他日洞宮山中一起總結這筆帳！」

宋佼佼先聽柳如傑攔阻她，不禁一怔，及至聽完這番話後，又見柳如傑右臂血跡映然，知道已經負傷，再看看當前情形，人數眾寡懸殊，自己這邊雖也有六人，可是四個大漢別看長相那麼兇惡怕人，實則毫無用處，只是些中看不和用的飯桶，論武功恐怕連兩個小孩都打不過。

如今人家那邊連兩小孩算起來總共合七人，年紀雖都不大，武功都不甚弱，除了武當兩少年和那兩個小孩外，這三人一個個都是雙目神光充足，氣定神閒，顯然都是內家高手，武功極高，尤其是那個年齡最大姓李的少年，看來武功較自己還高，自己這邊真能動手的只有自己和柳如傑二人，何況柳如傑已經負傷，自己武功再高亦是孤掌難鳴！

她這樣一看清楚當前情形，衡情量勢，已完全明白柳如傑之所以攔阻她的用意：不如就趁此借階下台，反正既已相約洞宮山中比鬥高下，今夜又何必自討苦吃作甚？

這樣一想，於是就用手中劍一指玉珍姑娘，「嘿嘿」一聲冷笑說道：「你這小鬼能有多大功力火候，憑著老尼姑的一柄劍，竟敢這樣狂傲，目中無人，就是老尼姑親自前來，我桃花娘子焉能懼怕於她，本來像你這小鬼這種狂傲之態，老娘今夜本想教訓你，只是我們柳香主攔著，既然柳香主已經和你們相約往洞宮山中本幫總壇比鬥，反正你們遲早總逃不出手去，老娘今夜就暫且饒恕你們這般小鬼的活命，留待日後洞宮山中再算好了。」

說著，便向柳如傑一遞眼色，雙雙騰身掠起，話未完，身形已落在馬上，一領馬韁，長鞭一揮，「啪！」的一聲落在馬屁股上，馬兒一聲長嘶，騰開四蹄急馳而去。

玉珍姑娘萬料不到這桃花娘子會來這一手，只氣得一跺腳，掠身就要撲去，驀然眼前人影一閃，一條胳膊已經被人抓住，說道：「小兄弟，就讓她們去算了。」

玉珍姑娘一看，抓著她胳膊的，就是剛才和桃花娘子打鬥的那個少年，心裡一急，粉臉兒也紅了，一個大姑娘的胳膊，讓一個大男人家抓著，這成何體統，趕緊一掙，嬌叱道：「喂！放手！你這人！怎麼搞的！」

散花仙子聞言一怔，心道：「這少年怎像個姑娘家似的呢？」一雙秀目望著姑娘直發愣！

玉珍姑娘見散花仙子發愣，不由「唉咳」一笑，眼兒往散花仙子臉上一瞄！就這一瞄呵！

「咳！」這少年長得好美；柳葉眉兒似柳，雙眼澄清似秋水，筆直的鼻兒，小巧的嘴，豈只是長得美，簡直像是個女人嘛！而且還有點兒眼熟呢，好像是在哪兒見過的嘛！這副臉蛋模樣兒！姑娘的芳心裡起了疑團，忍不住問道：「喂！你姓什麼？」

散花仙子一聽，心道：「問人哪有這種問法的，看你的外貌倒是挺秀美的，敢情只是金玉其表，肚子裡是一包草呵！真可惜！」忍著笑說道：「我姓李，小兄弟，你呢？」

玉珍姑娘說道：「我姓藍。」

散花仙子問道：「藍小兄弟，你手中的那柄劍是誰給你的啊？真好！」

玉珍姑娘這才發覺，只顧了說話，聚瑩劍還掣在手中沒有入鞘，連忙納劍入鞘，聽散花仙了讚譽她這柄劍好，姑娘竟愛聽別人稱讚她的神劍，臉上立刻綻開了春花三月似的笑容，高興的望著散花仙子說道：「是我師父給我的嘛！」

姑娘大概是忽然想起了，散花仙子身邊沒有武器，問道：「你師父怎麼沒有給你兵刃呵？」

（十五●未完）

（湖海恩怨復仇小說）

龍俠玉姬

鬼谷子・文　金東海・圖

上文提要

上文說至陸飛鵬摸至少林第三進又悄悄退出去，在金宜君建議下，二人又進少林，本緣大師引進二人，陸飛鵬屢遭諸僧詰責，他不欲回答與金宜君要離開，卻遭法空拳擊，他神妙閃開，法空被宜君彈出一指險些跌下階去……印空持杖猛掃陸飛鵬，卻被擊得暈過去，法空與陸飛鵬對掌，被震得坐地……慧緣讓兩和尚抬來鐵鏟杖，陸飛鵬取出金扇削向大師雙腕，慧緣一招棄杖，老羞成怒，竟大喝以羅漢陣擒他，陸飛鵬見撲來近百僧人，仰天長笑……

再上少林尋公公

陸飛鵬肯定地說：「齊公公對後生學劍之事，期望至殷，講妥今日前來，他老人家絕不會誤期。」

本緣大師在旁插言說：「也許是小施主聽錯了日期。」

陸飛鵬立即堅定地說：「後生聽得真真確確，絕無錯誤，當時貴寺印空知客也在一旁，老方丈不信。可請印空大師前來一問便知！」

話聲甫落，險些被陸飛鵬削斷雙腕的慧緣大師，立即沉聲說：「印空傷重不能行動，如何前來作證？」

陸飛鵬一聽，頓時大怒，但仍按著火氣沉聲說：「他不能前來作證，難道不可派人去問一聲！」

慧緣被問得老臉一紅，頓時無言答對。

廣緣大師立即寬聲說：「外賓前來，均由印空接待，如果齊老英雄蒞寺，必然先報老衲得知！」

陸飛鵬一聽「均由印空接待」六個字，不由疑雲大起，覺得這中間也許印空搞了鬼……

心念未畢，靜立一旁的宜君，突然嬌聲問：「也許齊老英雄傍晚方蒞貴寺，印空知客事多，未曾報告老方丈得知！」

慧緣一聽，怒火再起，不由沉聲問：「姑娘可是懷疑齊海幢現在寺內？」

陸飛鵬搶先回答說：「據後生所知，齊公公決不會晚至！」

一直未曾發言，面部神色黯然的悟善大師，突然以憂鬱的聲調說：「現在即將黎明，齊老英雄也許正在半山途中，小施主如果確實記清齊老英雄今天前來，不妨去齋室等候……」

由於先人為主的觀念，陸飛鵬對悟善大師較有好感，聽了對方的話，也突然昇起無限希望，立即謙恭地插言說：「大師說得極是，後生即到寺前等待，失禮之處。尚請老方丈和諸位大師莫怪。」

說罷拱手一揖，即和宜君轉身向寺門走去。

印緣大師一見陸飛鵬離去，不由暗自吁出一口長氣，立即合什朗聲說：「小施主慢走，恕老衲不遠送了！」

陸飛鵬聞聲側身拱手，一面說：「不敢，大師請止步！」

說話之間，已到了巍峨的寺門口。

立在燈光明亮的台階上的十二名魁偉和尚，一見飛鵬宜君出來，立即豎杖恭立，單掌豎什，肅容垂目，作著送賓之勢。

飛鵬拱手含笑，和宜君並肩走出寺門，沿著筆直石道，逕向松林前走去。

這時，山風寒冷，松濤嗚咽，寺前一片岑寂。

仰首看天，疏星點點，皎月已隱在西天的浮雲裡、特別明亮的曉星，已昇上前面的峰巔。

由於東天已現魚白，雖然月已西沉，但寺前的景色依然依稀可辨。

飛鵬和宜君，經寒涼清新的山風一吹，精神不由一爽。

宜君見飛鵬面透憂色，不由發聲說：「也許齊公公真的在半山途中。」

飛鵬黯然頷首說：「但願如此！」

說此一頓，接著又憂鬱地說：「齊公公離開小旺村已經兩個多月了，照說，早該到了。」

宜君不願飛鵬憂急，立即寬聲安慰說：「也許齊公公唯恐住在寺內不便，一直宿在山下。」

陸飛鵬深信齊公公離去後，必然日夜掛心惦念他，如果已到山下定會忍不住要來寺看他。因而肯定地說：「除非齊公公昨日傍晚未趕到，否則，他老人家決沒有那份耐心住在山下。」

說話之間，兩人已到了石道盡頭蜿蜒下降的石級前。

宜君一見，立即提議說：「陸哥哥，我們就坐在此地等吧，齊公公來時，必須經過此地。」

陸飛鵬深覺有理，立即點了點頭。

於是，兩人並肩坐在石級上，往下一看，只見石級斜斜下伸蜿蜒彎曲，看來至少千級。

兩人默默靜坐，面對濃蔭鬱鬱的群峰，耳聞清潺潺泉鳴，和遠處傳來的隆隆瀑布聲，這雖是世人難得一見的黎明山景，但是，在陸飛鵬的眼裡看來，反而令他感到黯然神傷。想到自有記憶以來，便將他養育長大的齊公公，對他苦心教導，愛護備至，讀書、寫字、學習水陸功夫，無一不盡心盡力，從沒有一刻分離過。

此番為了學劍不得不留在少林寺，但齊公公絕沒想到他夜墜山溪，得到了曠世奇緣，遇見了恩師金杖神君學成了一身驚人功夫。

假設，天光大亮，能在此處等到齊公公，那該是多麼高興？

但是，他總有一種不祥的預感，齊公公也許出了事。

一想到齊公公遇到了不幸。他的心便不自覺地緊張、激動，兩眼的熱淚，也不自覺地滾下來。

因為，他實在太想念太關切齊公公了，他可以犧牲所有，他可以放棄一切，但不能沒有齊公公。

一旁靜坐，覷目望著飛鵬的宜君，這時見神情癡呆的陸哥哥，突然淒傷滿面，簌簌落淚，不由將嬌軀向前移移，關切地安慰說：「陸哥哥，吉人自有天相，你放心好了，齊公公也許真的有事在中途羈住了，說不定今天才能趕到。」

說著，自然地舉起雪白綾袖，深情地為陸哥哥拭淚。

陸飛鵬沒有閃避，但卻搖搖頭，憂鬱地說：「不知怎的，我心中總有一種不祥的徵兆。」

這話正說中了宜君的心事，她也總覺得事態有些不妙，因而遲疑地說：「你可是懷疑印空？」

陸飛鵬未待宜君話完，立即轉首望著宜君說：「不錯，如果齊公公今天不來，就在印空的身上一定能查出齊公公的下落。」

宜君微皺蛾眉，遲疑地問：「齊公公並非無能之人，論武功印空決不是敵手……」

陸飛鵬立即正色說：「所謂『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如果印空心懷鬼胎，齊公公不知防範，焉能不得手？」

宜君略微沉思，遲疑地問：「你覺得印空有這份膽量？」

陸飛鵬毫不遲疑地說：「他自恃是掌門人的得意高足，深得廣緣喜愛，作事便不免有些狂妄囂張。」

宜君揣測地問：「如果印空膽敢向齊公公下手，你看會不會是廣緣大師的暗示！」

飛鵬略一沉吟說：「我想廣緣大師絕不會輕信諂言，置少林千秋大業於不顧，而做此被武林唾棄的蠢事！」

宜君聽得心中一動，趁機愉快地寬聲說：「既然如此，我想印空也不敢逞一時之快，違律犯規，甘冒禁錮之危險，再說他和齊公公也沒有深仇大恨呀！」

陸飛鵬一聽，覺得也不無道理，精神不由一振，立即自我解嘲地笑著說：「不知怎的我總是去想壞的一面。』

宜君見飛鵬有了笑容，也笑著說：「那是你渴望見到齊公公，特別關心齊公公的安危之故。」

說罷，兩人都愉快地笑了。

由於心情爽朗，頓時想起身後的少林寺，回頭一看，只見寺內一片暗淡，全寺燈火已熄，大雄寶殿前的眾僧已散。

但是，嚴守寺門的十二個魁偉僧人，依然立在巍峨山門的高階前。

再回頭，這才發現天光已亮，東天已現出一蓬朝霞，百丈下的山壑間，已昇起團團錦絮般的雲霧，松竹上，已有了悅耳的鳥鳴。

這時，兩人才發覺深山晨景的美好，徐徐山風的鮮涼清新。

飛鵬心情一爽，對齊公公的前來也充滿了希望，因而，關心到身邊的君妹妹。

於是，俊面綻笑，星目閃輝，深情地望著宜君的雪膚嬌靨，關切地撫摸著她的玉臂，親切地問：「冷不冷？」

宜君見心上人如此關懷她，芳心一甜，雙頰上立即昇上兩片紅霞。

她羞紅著嬌靨，輕搖螓首，甜甜地笑著說：「不冷，你恐怕餓了！」

陸飛鵬雖然覺得有些餓，但他卻愉快地搖著頭笑著說：「我一點也不餓！」

雖然是兩句平淡的問話，但卻流露出兩人的彼此關懷和真情。

就在這時，東天驀然衝起一蓬紅霞，金光萬道，耀眼生花，半輪旭日已爬上了遙遠的地平線！

金紅色的旭日朝霞，射在宜君娟麗的面龐上，愈顯得美豔無比了。

飛鵬癡癡地望著君妹絕美嬌靨，不覺竟看呆了。

宜君被看得羞紅滿面，含笑瞪了飛鵬一眼，急忙垂頭下看。

一看之下，鳳目一亮，倏然由石階上立起來，同時，興奮地歡聲說：「齊公公來了！」

正在失魂落魄的飛鵬一聽，猛地由石階上躍起來，同時慌張地急聲問：「在哪裡？」

宜君向著斜嶺下一指，急聲說：「你看，正轉過那座巨岩向這面走來。」

陸飛鵬循著宜君的指向一看，只見蜿蜒數百級下的一方巨岩轉彎處，在薄薄的雲霧中，果然有一個修偉影子，極像巫峽漁叟齊公公。

但是，在步度上雖然也極矯健，但與齊公公卻迥然不同，陸飛鵬與齊公公自有記憶以來，便在一起生活，對齊公公的舉止、身步，極為熟悉，即便在深夜依稀中，仍能一眼看出是否齊公公。

善觀顏色的宜君一見飛鵬的失望神色，不由急聲問：「不是齊公公？」

飛鵬搖搖頭，失望地說：「不是，這人似乎不懂輕身功夫。」

這時那人已通過一片小樹夾植的石階，矯健地向上面走來。

宜君凝目一看，不由失聲笑著說：「是王樵戶！」

飛鵬驚異地問：「你是說半山會雕劍鞘的王老頭？」

宜君笑著說：「正是他！」

飛鵬一聽，再度俯首下看，只見王老頭，濃眉大眼，白髮蒼蒼，一身布衣，足登草履，手中尚提著一包東西。

隨著距離的接近，陸飛鵬發現王老頭，精神奕奕，面色紅潤，眉宇間，透著和善，一望而知是位淳厚、樸實的老人。

打量間，王老頭已走至數十級下，只見他仰面上看，目光一亮，但接著是滿面驚訝，想是看到了宜君和飛鵬。

宜君一見王老頭，立即揮動著玉手，愉快地問：「王公公，今天這麼早就上山打柴呀？」

王老頭早已加速步度，也連連揮手，祥和地笑著說：「金姑娘你好早，怎的這早就跑到此地來？」

說話之間，已到了近前不遠！

宜君知道王老頭是去少林寺，因而心中一動，立即笑著說：「我們在這裡等你！」

說著，即和含笑站立的飛鵬退後數步以便王老頭上來。

登上最後一階的王老頭一聽，頓時愣了，瞪大了眼睛望著宜君，驚異地問：「姑娘等我作什麼？」

宜君看了一眼王老頭手中提的小包，風趣地笑著說：「等著吃你的月餅。」

王老頭一聽，立即恍然大悟，祥和地「哈哈」一笑，說：「姑娘說的不錯，正是送來給你吃的！」

說著，兩手就在解小包。

宜君「格格」一笑，說：「騙你的……」

話未說完，王老頭已將小包解開了，果然是一包月餅。

宜君知道飛鵬有些餓了，而且，她也想在王老頭口中探聽一下少林寺中的情形，因而笑著問：「王公公，你這月餅是送給少林寺的和尚吃的嗎？」

王老頭風趣地笑著說：「寺裡的和尚幾百個，送他們連個月餅皮也分不到，這是我老頭子自己吃的。」

宜君明眸一轉，不好意思地說：「你把月餅給我們吃了，你吃什麼？」

王老頭笑著說：「我不帶月餅，他們也不能讓我挨餓！」

宜君一聽，也就毫不客氣地說：「我們就吃了！」

王老頭誠懇地點著頭，連聲應好，同時將月餅包交給了宜君。

宜君接過月餅，立即為飛鵬介紹說：「這是我陸師哥！」

王老頭急忙抱拳呼了聲「陸相公」，同時對宜君笑著說：「我已聽老婆子說過了。」

陸飛鵬也拱手謙和地稱了一聲「王公公」。

宜君遊目看了石道兩邊的松林一眼，發現林內有許多為香客準備的石礅石桌，立即舉手指著就近的一桌，說：「我們就在這桌上吃吧！」

說著，又轉首望著王老頭說：「王公公，你也來，我還有話問你！」

王老頭連聲應好，即和飛

鵬、宜君向就近的一處石桌走去。

走至桌前，三人坐好，宜君立即將紙包撕開了，裡面竟裝有月餅七八個。

宜君首先為飛鵬拏了一個蓮子棗泥的，自己也取了一個冰糖豆沙的。

飛鵬的確有些餓了，向著王老頭謙虛了一句，便吃起來。

王老頭不知宜君要對他說什麼，因而笑著問：「姑娘有何吩咐，就請說吧！」

宜君一面細嚼著月餅，一面覷目看了一眼少林寺的山門，發現那十二個魁偉僧人已撤走了，於是正色問：「你來少林寺工作有多久了？」

王老頭略一沉吟說：「差不多快半月了。」

宜君又問：「都是雕了些什麼？」

王老頭說：「先雕的是尊濟公活佛、之後是周倉、關平和關聖老爺，最後是裝新一個舊劍匣……」

宜君未待王老頭話完，立即插言問：「那個劍匣是為誰裝新的？」

王老頭毫不遲疑地說：「是悟善大師的！」

飛鵬在旁不解地問：「王公公怎知是為悟善大師裝新的劍匣？」

王老頭立即正色說：「昨晚三更時候，我回家經過左禪院，親眼看見廣緣大師將一柄紅絨盤托著的寶劍，雙手交給悟善大師，那柄劍的劍鞘，正是我裝新的劍匣！」

說此一頓，突然微皺霜眉說：「悟善大師似乎不喜歡那個劍鞘或是那柄寶劍！」

飛鵬，宜君聽得心中一動，不由同聲問：「為什麼？」

王老頭遲疑地說：「因為悟善大師躬身將劍接過之後、看了一眼劍匣，竟神色黯然地一歎。」

飛鵬和宜君一聽，心中似有所悟，兩人立即對了一個會心的目光。

宜君唯恐王老頭見疑，立即寬聲說：「你放心好了，悟善大師不高興，決不是為了你裝新的劍匣，他是為了別的事歎氣。」

王老頭驚異地「喔」了一聲，老臉上充滿了迷惑。

飛鵬最關心的是齊公公，因而謙和地問：「王公公這半個月，可看過有這麼一位老人在寺中走動？」

說著將巫峽漁叟齊海幢的身材、相貌和衣著，詳細地說了一遍。

王老頭想了想，搖搖頭說「沒有看到，因為我在左禪院旁邊的一間佛閣下工作，有事才向監寺本緣大師聯絡，很少在寺中走動。」

陸飛鵬一聽，心情又安定了不少，因為齊公公如果沒有提前來，今天一定能趕到，最多再有一兩個時辰，便可看到齊公公了。

宜君知道再問也問不出什麼了，立即謙和地笑著說：「好了王公公，謝謝你，你也該上工了！」

王老頭謙和地頷首應好，拱拱手，起身走了！

宜君一俟王老頭走遠，立即望著飛鵬，低聲問：「陸哥哥，你今夜發現悟善大師有什麼不同？」

陸飛鵬眉一皺說：「他的眉宇間似乎有隱憂，而且也懶得發言！」

宜君又追問了句：「你知道為什麼？」

飛鵬略微沉吟說：「我想與參悟達摩劍法有關。」

宜君立即讚聲說：「對了，必是沒有悟出劍法中的精秘深奧之處而鬱鬱寡歡，須知除世外奇人外，在武林各大門派中，僅峨嵋派出了兩位御氣飛劍的劍仙，但也在功成之日，立即遁跡深山，永未再歷江湖。」

陸飛鵬是一個有毅力有耐性的少年，因而不解地問：「既然沒有悟透，就待參研出劍法的精要後再啟關。」

宜君一聽，立即正色說：「不可，不可，到了坐關期滿仍未功成，便必須啟關出來，再等幾年再坐關，否則，必然由於心情惶愧焦急和不安而走火入魔，那時即便不死也得殘廢！」

話未說完，少林寺的鐘樓上，突然響起一聲震耳鐘聲！

宜君立即接口說：「少林的寺的僧人做早課了。」

陸飛鵬轉頭一看，僅能看到一部分雙手合什，身披各色袈裟的僧人，魚貫進入大雄寶殿。

回頭再看看旭日，已經昇至前面橫嶺上的樹梢了。

陸飛鵬又看了一眼斜斜下降的千級石階，靜悄悄的根本沒有半個人影，他的心情一沉，兩道入鬢劍眉，又皺在一起了。

宜君也仔細地看了一眼階下，但卻寬聲說：「時間還早，現在辰時還不到呢！」

話聲甫落，寺內大雄寶殿中，已傳出一陣莊嚴有致的木魚、銅磬和誦經聲。

陸飛鵬唯恐齊公公施展輕功由其他地方上來，因而，不時游目少林寺的左右林隙和遠近谷壑。

但是，深山寂寂，人影無蹤，加之不是朔望之日，一個上山的香客也沒有。

看看逐漸上昇的紅日，陸飛鵬尚自我安慰地心說還早！

漸漸，少林寺內的經聲停止了，紅日也高越三竿，陸飛鵬再也不能安定地坐在石礅上了。

他不時立起身來，焦急地蹀著步子，到階口俯視一下數百級的蜿蜒長階，再回到石礅上坐下來。

宜君雖然看出飛鵬的焦急和不安，但她已不知如何安慰飛鵬讓他靜下來。

因為，隨著紅日的逐漸上昇，山中早已雲稀霧散，舉目極遠，即使是樵夫獵戶也都不見。

陸飛鵬憂急如焚，呈現眉宇之間，他再也不能安定地坐片刻時間，在他的鬢角、鼻尖，已滲出油油冷汗。

宜君不安地看了一眼少林寺，寺內一片沉寂，連個和尚的人影也不見，隱隱中顯示著這座天下第一大禪院，即將有一次不可避免的大劫難。

心念至此，她愈加地惶悚不安，她根據陸哥哥與齊公公的密切情形來看，如果齊公公今天不來，陸飛鵬定要將少林寺鬧個地動天翻。

說也奇怪，少林寺往日僧侶穿梭，不是香客拜佛之日，廣場中經常有百十人在揮刀舞杖，劈掌打拳，為何今天半個人影也不見，是他們昨夜未睡都在僧舍休息，抑或是預感到將有一場風波劫難？

心念未畢，驀見陸飛鵬佈滿殺氣的俊面上，腮肉一陣顫動，右拳猛地一擊左掌，切齒恨聲說：「定是遭了印空和尚的暗算，否則，齊公公怎的會這般時候還不來！」

宜君也不希望飛鵬在少林寺鬧事，而樹下一個強敵，也不希望飛鵬一口咬定是印空暗算了齊公公。

但是，齊公公到現在仍沒來，設非途中出了事情，便是被印空和尚錮禁在寺中或遭了不幸。

宜君抬頭看看紅日，已近中天了，因而不自覺地問：「陸師哥，你確實沒有記錯齊公公是今天來？」

飛鵬正在焦急，不安和怒火交織之際，見宜君這般時候還如此問，不自覺地倏然停止蹀步，怒聲說：「齊公公今天來的目的就是要在悟善大師啟關之日，面談拜師學劍之事，就將我留在寺內，不行就將我帶走，這等重大事情，日期我怎的會記錯呢？再說，我一直期待的就是今天呀！」

宜君瞭解飛鵬這時的心情，是以對他的怒言厲色毫不介意，但她黛眉一皺，依然柔聲說：「你看齊公公會不會在中途發生了意外？」

飛鵬毫不遲疑地斷然說：「不會！」

宜君怕觸飛鵬發怒，因而竭力鎮定而平靜地問：「你怎的知道不會？也許遭遇了昔年的仇家……」

飛鵬依然怒聲解釋說：「齊公公久居小旺村，息隱多年，早已斷絕江湖，但整個武林中無人不知他的住址，所以才贈送他一個雅號『巫峽漁叟』，如果有仇家，何至等到今天才尋仇……」

說此一頓，突然又加重語氣解釋說：「再說，齊公公的一生經歷和行道江湖時的事蹟，這些年來他都像講故事一樣的為我講過，根本就沒有聽他說過有什麼仇家！」

宜君遲疑地插言說：「也許遇見了老朋友！」

飛鵬正色解釋說：「遇見了老朋友更不會誤了日期，因為，他可以向朋友言明今天要來少林寺與廣緣大師和悟善大師有要事商議。」

宜君一聽，的確有理，武林人物，最重信義，即便遇見了老朋友，寧願改期重會，也不可失約背信。

但是，她仍不願就這樣讓飛鵬冒然向少林寺要人，萬一正在爭執之際，齊公公來了，那時如何解說？

心念間，不自覺地說：「齊公公至今未到，的確令人可疑。但是我們也不能肯定就是印空把齊公公怎麼樣了。」

說此一頓，略微沉吟，繼續說：「我們首先應該要知道印空暗算齊公公的動機。」

飛鵬遲疑地說：「這還用講？自然是因為齊公公曾說我不會武功，而我偏偏能提一百斤重的鉛桶，加之受到廣緣大師的斥責，愈加吞不下這口氣，因而報復。」

宜君遲疑地說：「就因這點小事，印空似乎犯不上冒這份廢除武功，逐出門牆的危險，須知他便是未來少林掌門的繼承人！」

陸飛鵬聽得劍眉一皺，也不覺有些遲疑地說：「自我第一眼看印空時起，便有一種不妥的預感，總覺得他對我和齊公公特別不友善！」

宜君立即解釋說：「這是你對他的成見！」

飛鵬毫不遲疑地搖搖頭說：「不，這根據他在聽到齊公公講到羅漢堂的神色和帶我到廚下去的處置看出來！」

宜君黛眉一皺說：「假設齊公公果真被軟禁在少林寺，我們向廣緣大師要人，而他們矢口否認又該怎麼辦？」

陸飛鵬劍眉一軒，沉聲切齒說：「我就將他們的少林寺鬧個片瓦不存！」

宜君毫不遲疑地說：「可是那樣仍救不出齊公公！」

飛鵬聽得一愣，瞪著一雙星目望著宜君，頓時無言答對，久久才問：「以你之見應該怎麼辦？」

宜君毫不遲疑地說：「我們首先要找到證據，這件事可請王老頭辦……」

飛鵬一聽，未待宜君話完，立即不以為然地說：「那得要等多少時間，再說，我還得儘快趕回棲鳳宮，要在大雪封山前到達塞外。」

宜君柔聲說：「最快的方法是到山下有客店的村鎮上，訪問一下酒保店夥，看看他們可曾注意到齊公公這麼一個人。」

一句話提醒了陸飛鵬，不由恍然大悟地說：「對，這是最快速的辦法，但是，我們走後齊公公又來了怎麼辦？」

宜君見飛鵬問得呆板，不由忍笑正色說：「當然我就留在此地等，你一個人前去問。」

飛鵬立即沉聲說：「好，我就去，萬一齊公公來，請他不要再進少林寺。」

宜君會意地頷首說：「我知道，我仍在此等你，不見不散！」

飛鵬再度應了個好，說：「我走了！」

說罷轉身衫袖疾拂，身形

宛如俯衝的銀鶴，快如一縷輕煙般，沿著斜階，飛身而下。

陸飛鵬心急，恨不得插翅飛到山下，他已不耐沿著石階山道飛馳，逕取捷徑，直向正南馳去。

登崖越澗，翻嶺繞峰，昇高降低，快如鷹隼，陸飛鵬這時是何等功力，不足半個時辰，山麓已在眼前了。

舉目南麓，官道如帶，鎮甸點點，乍然間他不知道該先去哪個鎮問才好！

最後，他決定先由眼前的大鎮開始。

心念間已到了山麓，越過一片矮樹亂石，已到了鎮後緣。

進入鎮內，街道寬大，商店毗鄰，由於不是進香之日，商店酒樓俱都顯得蕭條冷落，街上行人也不多。

陸飛鵬唯恐遺漏了客店，特地由街的西口向東問，但是，每個客棧的店夥都搖搖頭說，從未看到有一位像齊海幢裝束和年齡的老人。

於是，陸飛鵬又奔向十數里外的鄰鎮，但是，結果相

同。

陸飛鵬的確有些迷惑了，心想，難道齊公公真的途中出了意外？

看看天色，日已西沉，再問下去天便黑了，他自己雖然由於焦急並不太餓，但是，等在少林寺前的君妹妹，必然餓煞了。

因而，他決心先回山上，見到君妹妹後，再加商量，也許六公公早在山上和君妹妹等他了。

心念已定，急急奔出鎮外直向山前如飛馳去。

前進近百丈，突然發現西麓下有一個小鎮甸，鎮上不少民房的煙囪上，已昇起縷縷炊煙。

陸飛鵬一見小鎮甸，心中一動，星目倏然一亮，那正是他和齊公公來嵩山時的那天傍晚宿店的小鎮。

照一般人的心理，人們多喜歡在熟悉的客棧宿店，為的是求個老顧客，不但東西好照顧周到，店夥也較親切，諸事也方便。

有了這種種原因，陸飛鵬斷定，如果齊公公來了嵩山，極可能仍住在原來那家客棧，因而，他決心去看看。

心念已定，立即折身，直向小鎮前，電掣馳去——

到達小鎮前，暮色已濃，已是家家燈火了。

陸飛鵬仍記得那家小客棧的招牌上寫的四個黑字是「再來客棧」。

奔至再來客棧門前，立即走出一個滿面堆笑的中年店夥來。

陸飛鵬一看，喜出望外，正是那夜招待他和齊公公的店夥常迎仁。

常迎仁見陸飛鵬儒衫佩劍，早已不認得了，他急上數步，抱拳哈腰，同時滿面堆笑地說：「爺，您老要宿店？」

說話之間，尚不時上下打量著陸飛鵬，顯然仍有些面熟。

陸飛鵬急忙拱手還禮，含笑招呼說：「常迎仁，你不認得我了嗎？」

店夥常迎仁聽得一愣，瞪著一雙大眼望著陸飛鵬的俊面，久久才遲疑地說：「爺有點面熟，只是想不起您老是哪位了。」

陸飛鵬愉快地一笑，說：「我就是上次和齊公公一起宿在貴店的……」

話未說完，常迎仁已想起來了，不由以恍然大悟的口胳，興奮地說：「是了，想起來了，您就是那位陸小哥嘛，哈哈，幾個月沒見，您老發財了哇，恭喜！恭喜！」

說著，哈腰抱拳，連連拱手。

常迎仁如此一說其餘三個店夥也聞聲趕來了。

陸飛鵬一俟三個店夥到達，打過招呼後，立即謙和地問：「四位小二哥，在下的齊公公這幾天，可曾前來貴店？」

四個店夥一聽，同時搖頭，齊聲說：「老爺子很久沒來了。」

陸飛鵬一聽，心中非常失望。

正待離去，驀見其中一個店夥，突然「咦」了一聲，轉首望著常迎仁，驚異而迷惑地說：「齊老爺子上次說好傍晚回來，怎的一直未見回來？」

陸飛鵬聽得心中一動不由急聲問：「你們說的可是四月間那一次？」

常迎仁立即回答說：「在四月間齊老爺子和您陸小哥上山，傍晚便回來了，老爺子沒住店，僅吃了一餐晚飯便上路了。」

陸飛鵬心頭猛然一震，不由惶急地問：「你們說齊公公上山再沒回來是哪一天？」

常迎仁四人略微沉吟，齊聲說：「大概至少也有二十天了。」陸飛鵬聽得渾身一戰，面色大變，不由焦急地問：「齊老爺子那天怎麼說？」

另一個店夥毫不遲疑地說「老爺子說是去少林寺，當天傍晚一定趕回來宿店，老爺子還說，至少要在小店住一個時期呢！」

陸飛鵬一聽，齊公公果然耐不住想念之苦，提前二十多天便來看他了，現在看來齊公公不是陷身少林寺是什麼？

（二十四●未完）



龍王印

（湖海爭雄稱霸小說）

康泰・文　大恒・圖

上文提要　上文說至雷天風夜觀血蜘蛛與大漠乾屍中了胡嶽之計，兩敗俱傷，翌晨雷天風離開宋家花園欲回柳浪居，他棄官道走洛河岸道，河中正有漁夫手挽魚網四下張望，路旁幾個農夫在路邊割草，六男一女從背後偷襲並不成功，此際四隻小舟快捷靠攏，雷天風一聽口音，不像中原人，被稱為七弟的先出手，飛天三式奈何不了雷天風，反被打得口噴滿口白牙……四哥等四人持著奇形怪狀武器圍攻雷天風，一樣慘敗，割草六男一女一見急逃之夭夭……

唐門劇毒害少俠

雷天風一記縱掠，來到刀條臉消失之處，定睛察看四周，發現這是一條死胡同，眼前是一座朱漆大門，門楣之上三個大字：「留香院。」

「這是什麼地方？」雷天風略思片刻，抬腳躍上石階，推門而入。

眼前是一座十分典雅的花園庭院，青磚鋪地，兩側是假山石和盛開的海棠樹，庭院四周是一排二層小樓。

「咦？這地方莫非是妓館？」雷天風站在庭院當中，心中暗忖道。

一陣刺鼻的芳香撲面而來，隨後樓內飄出一個婦人，雖是徐娘半老；卻是穿紅戴綠、濃裝豔抹；渾身珠光寶氣，腳下一雙七色繡花鞋。雷天風一看便知；這娘們兒必是妓院的鴇兒。

「喲……這位客爺可來得真早呀。」鴇兒扭動著肥胖的腰肢，滿面笑容地走了過來。

雷天風皺了皺眉，朝鴇兒的身後瞥了一眼。

鴇兒媚聲道：「我說客爺，你老可真是好興致，這麼早來這兒，姑娘們還沒起牀呢。不過，昨天老娘這兒剛來了個雛兒，要形有形，要樣有樣，這會正守著空房呢……」

「少廢話！」雷天風臉一沉，截道：「我問你，剛才是不是有一個青衣人來這兒？！」

「青衣人？哼！」鴇兒撇嘴道：「老娘還以為你是來找樂子，弄了半天是來找人！告訴你，我這可沒什麼青衣人白衣人的！要找，你去別處找！」

雷天風冷哼一聲，毫不客氣地說道：「老東西，你當我是三歲的孩子！告訴你，那青衣人剛剛殺了四個人，官府正在找他！」

鴇兒一聽出了四條人命，不由打了個冷戰，眼睛不自主地向樓上溜了一眼。

「他在上面？」雷天風反問道。

鴇兒一怔，答非所問地顫聲道：「官爺，我老婆子可沒做過犯王法的事……」

「你放心，這事不會連累你！告訴我，他在哪間屋子裡？」

雷天風不想聽他囉嗦。

鴇兒遲疑了一下，用手一指樓上靠左邊的第三個門，道：「好像……是在春香的屋裡……」

語猶未完，樓上傳來「啊」地一聲慘叫，隨即是「咕咚」一聲悶響。

不及多想，雷天風縱上了二樓的走廊，推門闖了過去。

「啊……」

屋內傳來了一個女人的尖叫，雷天風抬首一看，只見一名嬌豔的少女懷抱錦被，蜷縮在牀頭一角，羊脂般的玉體半露半掩，目光驚恐地望著闖進來的雷天風。

再往下看，鴛鴦牀下橫躺一人，赤身裸體，正是雷天風要找的刀條臉。

此刻的雷天風已顧不得許多，兩步走到刀條臉身前，仔細一看，心裡頓時涼了半截。

刀條臉渾身並無傷口，但嘴唇發紫，七竅流著烏血，全身上下到處是蠶豆大小的紫斑，內行人一看便知，刀條臉是中了江湖上少見的陰毒而喪命。

雷天風抬眼瞅了牀上的少女一眼，道：「姑娘，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牀上的少女驚恐地搖頭，顫聲道：「不……不不……我不知道……」

「姑娘，你不用怕，有話慢慢說。」雷天風緩聲道。

少女似乎從他的語氣中得到些安慰，點了點頭道：「我正在睡覺，娘娘領著這人來了，我從未見過此人，可他進屋就脫衣服，然後就要對我……誰知他剛剛上牀，突然……突然像是中了邪，樣子怕人，最後在牀上一陣翻滾，就摔在地板上；成了這副樣子……」說到這裡，少女用被角蒙面，嗚咽起來，那樣子彷彿是被風雨剛剛吹打過的嬌豔荷花，令人可憐。

正在這時，鴇兒領著兩名打手趕到這裡。

見到地板上的屍體，鴇兒「啊」地一聲尖叫，隨後「撲通」一聲，一屁股坐在地板上，捶胸拍腿地哭喊道：「哎喲……這可怎麼辦喲……是誰造的孽喲……把這麼個花虎鬼塞到我意婆子這兒嘍……」

聽到鴇兒的哭喊聲，滿樓的姑娘、婆子和嫖客都紛紛出來，不知出了什麼事，都想看個究竟。

雷天風平生還是頭一道碰到這種場面，他又看了一眼刀條臉的屍體，抬首望了望依舊蜷縮在牀頭的少女春香，搖頭輕歎一聲，轉身便往外走。

鴇兒見雷天風要走，急忙身子一歪，一把抱住雷天風的左腿，哭喊道：「官爺……我老婆子冤枉啊……」看來她是將雷天風當作是來此抓人的捕頭。

雷天風沉聲道：「你放心，此事與你無關。」

鴇兒仍不放手，像是抓住根救命稻草，又道：「官爺，這人命案子，您老可要為我老婆子作主呀！」

一旁的兩個打手也忙道：「是啊，官爺，這人不明不白死在這裡，分明是有人栽贓陷害，還求官爺在衙門多多通融，今後您老人家便是咱留香院的大恩人，留香院的姑娘們也不會忘記您老的大恩大德……」

雷天風當然聽得出此話的含意，微微一笑，道：「你們不必如此緊張，此人可是本鎮百姓？」

鴇兒起身擺手道：「不是不是，老婆子這裡從未見過這個人！」

「哦？這麼說他是外來人？」

「這個……我老婆子也說不清楚……」

「好吧，此事自會有人處理，你們不必緊張。告辭了。」說完，雷天風腳下一動，已飄出房了。

「官爺慢走！」鴇兒追了

龍王印

出來，推開圍觀的眾人倚樓欄向下望去，雷天風早已不知去向。

＊　＊　＊

「大頭張茶記」前圍滿了看熱鬧的本鎮百姓。幾個官府的捕快正在往一輛馬車上搬屍首。

雷天風拐出胡同，迎面碰到小毛頭。

「雷大哥，抓住那傢伙啦？」小毛頭問道。

雷天風搖頭道：「沒有，那傢伙死了。」

「死啦？」

「嗯，死在留香院一個叫春香的姑娘那裡。」

「雷大哥，你是說他讓人殺啦？」

「殺他的人不是那姑娘，也許……在他離開茶館之前便已經被人下了毒。」

小毛頭愣了片刻，似乎想起了什麼，自言自語道：「留香院裡的人我都知道，可從未聽說過有叫春香的……」

「哦？」雷天風看著小毛頭笑道：「看來叫你『老江湖』是委屈了，我看應該叫你……」

「雷大哥」，小毛頭一本正經地截口道：「人家講的可是正經話，誰和你開玩笑！」

見小毛頭真地正經起來，雷天風看出他確實不像說笑，於是問道：「小毛頭，你怎麼會認識留香院裡的人？」

小毛頭道：「在認識你之前，我在這鎮子裡混了有一年時間，什麼事情不知道。留香院裡的人我雖未都見過，但也都聽說過。老闆娘姓馬，我們都叫她『馬面葫蘆』，是因為她上窄下寬。『馬面葫蘆』下面有十二個姑娘，三冬三春三夏三秋；三春是春桃、春杏和春棠，根本沒有這個叫春香的！」

雷天風聞聽心頭一動，暗忖道：「妓院出舊入新，本是常事，這麼說這個名叫春香的姑娘是新來的……」

他的腦海裡又浮現出剛才在留香院裡發生的事情：自己與鴇兒在庭院中說話，突然樓上傳來一人痛苦而沉悶的慘嚎，隨即是身體摔落在地板上的聲音，自己迅速掠上二樓，推開第三個房門，就在這時傳來了春香的驚叫……驚叫……」

想到這裡，雷天風猛然一拍自己的後腦，道：「唉！我怎麼這麼糊塗！」

小毛頭莫名其妙地問道：「雷大哥，你怎麼糊塗啦？」

雷天風道：「問題就出在這春香身上！」

「雷大哥，你是說這春香根本不是留香院裡的姑娘？」

「這我還說不準，不過我現在可以肯定，那青衣人的死與這個春香有關係，即便不是她親自下的手、她至少也應該知道內情！」

「雷大哥怎麼知道？」

「就憑著她見了我時那一聲驚叫！」

「雷大哥突然闖進去，那春香膽小，當然會驚叫。」

「你是說她膽小？」

「女孩子有幾個膽子大的？」

「說的不錯，如果說她膽小，那麼這個春香至少叫了一聲！」

「你是指哪一聲？」

「當然是青衣人中毒死亡時的那一聲！」

小毛頭悟道：「雷大哥，照這麼說，那春香有可能是和青衣人一夥的，聽見大哥追到院內，春香便下手毒死了青衣人，殺人滅口？！」

雷天風點首笑道：「看來你小子不愧是『老江湖』，分析的完全不錯！」

小毛頭興奮道：「雷大哥，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雷天風笑道：「當然是回留香院。」

雷天風和小毛頭返回留香院時，正趕上鴇兒在大門口的臺階上罵大街。

「好你個不要臉的小蹄子！」鴇兒一手叉腰，一手指著胡同口罵道：「老娘我花了兩千兩銀子將你買來，連本錢都沒有賺回來，你小蹄子就腳底抹油溜了！趕明兒讓老娘抓著你，我活剝了你小蹄子的皮！」

見雷天風走了過來，鴇兒身軀一扭，幾乎是滾下了臺階，衝雷天風喊道：「官爺，你老可得給我作主啊！春香那

小蹄子見在她房裡死了人，要偷著溜走，還打了人！你看你看，我這兩個夥計都被這小蹄子打了！」

雷天風往一旁看去，可不是，剛才自己在樓上見到的那兩個打手眼下別提有多狼狽。其中一人手捂著腮幫子，口中牙齒少了六個，另一位更慘，坐在臺階上，半邊臉腫得像個黑饅頭，右手托著左臂，看來，他的左臂似被人折斷。

看到這些，雷天風立刻明白了大半，轉首問鴇兒道：「春香是何時走的？」

鴇兒道：「您老剛走不一會兒，我才叫人把那死鬼抬到院裡，轉眼這小蹄子就溜了出來。我問她幹什麼去，她說她害怕，要去親戚家躲兩天……」

「結果你這兩位夥計阻攔她，便挨了打，是不是？」雷天風問道。

「沒錯，沒錯！」鴇兒手舞足蹈地比畫道：「這小蹄子可真夠凶的，只兩拳一腳，我的兩個夥計便成了這副模樣！」回身衝兩個打手罵道：「要說你們這兩個東西也夠廢物的，整天見你倆兒使槍弄棍，那架勢好像能打死五隻老虎，結果連人家一個指頭都禁不住！真給老娘洩氣！」

兩個打手此刻疼得呲牙咧嘴，似乎根本沒聽見鴇兒在那兒說些什麼。

雷天風冷聲道：「我看別說這兩個人，就是再來幾個這樣的打手，其結果也是一樣！」

鴇兒似乎聽不懂雷天風此話的含意，怔怔地道：「那小蹄子有這麼厲害？」

雷天風道：「春香原本就不是來你這兒賣身的。」

鴇兒疑道：「這怎麼可能，自打她來這一個多月，天天都接客的呀！」

雷天風道：「我想，她的客人恐怕不經常換吧？」

「一點兒不錯，這些日子有個姓洪的生意人，天天來找春香……」

雷天風聽著鴇兒的敘述，微微點首，他已然清楚了一切，但無需向鴇兒點明，聽著鴇兒嘮嘮叨叨把話講完，便與小毛頭離開留香院，順小路折向柳浪居。

＊　＊　＊

柳浪居。

春風拂柳，一片春意盎然。

籬笆牆上，爬滿了紅、粉、白三色牽牛花，柳浪居內分外幽靜。溪水靜靜地從柳浪居前流過，帶走了剛剛凋零的桃花和飛落的柳絮。逝者如斯，光陰似水，雖說雷天風、陳江月、崔四殺和小毛頭剛剛離開不到兩日，可丫環小紅卻是望眼欲穿，心急似火地站在籬笆門前向林外眺望。

離小紅不遠，溪畔佇立一人，白衣紫靴，瘦長的身材，雙手負在背後，一動不動，宛如一尊雕像。

對一般武林人來說，此人是一位極為神秘而可怕的人物，他冷酷無情，殺人無數，手段殘忍，見到了他那對懾人的眸子，就彷彿見到了死神。可對於雷天風來講，他又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服友，真正的朋友。在結識雷天風之前，他沒有朋友，直到現在，雷天風也是他唯一的朋友，正因如此，他將這份友情看得比什麼都重。

他，就是人稱中原第一殺手的「四指白衣」方純白。

在方純白的身邊不遠，躺著兩個人，兩個死人，彷彿是方純白腳下的兩隻獵物。

微風拂來，捲起他白衣的一角，但他人卻絲毫未動。從他的眼神似乎可以看出，他知道雷天風正朝自己走來。

由於一路受阻和耽擱，雷天風與小毛頭走進柳林時已快到中午。

拐入柳林不遠，雷天風便看到了方純白和小紅，也看到了地上的兩具屍首。

雷天風急走幾步，方純白也迎了上來。

「方兄！」

「雷兄！」

二人寒暄簡單，真朋友無需客套。

雷天風偏首看了一眼地上的兩具屍首，道：「方兄，看樣子，這兩個人是衝著我來的？」

方純白點首道：「不錯，

這兩個人正是衝著雷兄你來的。不過，憑這二人的武功，就是再有百八十個，也絕對傷害不了雷兄分毫！」

「哦？」雷天風似有不解地問道：「如果是這樣，他們又來這裡幹什麼？」

方純白微微一笑，道：「雷兄，只要你看一看這個，就會明白其中的原因！」

說著，方純白伸出右掌，掌心處有一個小白瓷瓶，瓶蓋封著，極像是裝創傷藥物的藥瓶。

雷天風接過瓷瓶，翻來覆去看了半晌，突然眉頭一皺，駭然驚道：「怎麼，是四川唐門的『子夜摧命散』！這種東西怎麼會出現在這裡！」

方純白搖首道：「這二人的武功絕非出自唐門！至於他們身上如何出現這玩藝，我也說不清楚。大約半個時辰前，我來找你，走近院內卻無絲毫動靜。

「看見小紅的房門半掩著，我便推門走了進去，發現小紅被人點了穴道，正昏睡在地上，便知事情不好。果然，在你的房內我發現了這兩個傢伙，他們將『子夜催命散』藏在了你的牀下，這玩意六個時辰後自動溶解，放出毒散，算起來應是在二更與三更之間。」

雷天風概然道：「方兄，今天多虧了你。」

方純白輕歎一聲，道：「只可惜，我出手重了些，沒有留下活口，唉！可惜呀……」

雷天風沉吟片刻，喃喃自語道：「怎麼這麼巧，我的行蹤他們似乎十分清楚……」

方純白一怔，道：「雷兄，這麼說，你在回來的路上還遇到了其他事情？」

雷天風點點頭，道：「此事一言難盡，走，我們進屋去說。」剛說到這裡，林中日影一閃，一隻雪白的信鴿穿林而出，在半空中盤旋一周，隨後煽動著翅膀，「撲啦啦」落在小紅的手掌上。看來這鴿子認識小紅。

「雷兄，這是怎麼回事？」方純白問道。

「這是宋府的信鴿，我想一定是宋幫主找我有什麼急事。」

雷天風說著，衝小紅走了過去。

「雷公子，你看。」小紅從信鴿身上取下一個紙卷，遞給了雷天風。

雷天風急忙展開紙卷，只見紙上有兩行字：「天風：情況有變，今晚在宋家花園面議。

宋欽」

方純白也走了過去，望著雷天風冷峻的面孔，問道：「雷兄，到底出了什麼事情？」

雷天風道：「看來我下午必須趕回去。方兄，時間不多，咱們進屋談。」

小紅急道：「雷公子，小姐什麼時候回來呀？」

雷天風抱歉地一笑，道：「小紅，你不說我倒忘了，江月和他二叔今天就回來，你和小毛頭在家等他們便是。咦，阿黃呢？我怎麼沒見著牠？」

小紅道：「阿黃想小姐啦，今天一大早就跑到林外大路口等主人去啦。」

方純白道：「阿黃這隻狗如此想念主人，倒也難得。」

雷天風一笑，與方純白走進柳浪居。

二人在客廳落座，雷天風將昨夜在宋府發生之事和今天自己一路的遭遇向方純白講述一遍。

聽完雷天風的敘述，方純白神色沉重道：「如此一說，剛才的這兩個傢伙，十有八九與雷兄路上碰的那兩股人是一路的！可是……這些人的後臺又是誰呢……」

雷天風輕歎一聲，道：「說來慚愧，與這些人廝殺追蹤了一路，到頭來還不清楚敵人是誰？」

方純白想了想道：「聽雷兄剛才的敘述，這些人會不會是萬松白的手下？」

雷天風沉思片刻，緩緩道：「也許是，也許……不是。」

「哦？雷兄是如何看的？」

「方兄，我之所以說是，那是因為萬松白來洛陽的意圖已然暴露，欲奪龍王印，萬松

白必然會為自己掃清障礙，我雷天風當然便是其中之一。說不是，也有我的道理。你想，辛家鎮留香院的春香是這場陰謀中的重要一環，如果說她是萬松白的人，也令人難以理解。春香早在龍王印事發之前便來到辛家鎮，莫非他萬松白有未卜先知之能……」

方純白陷入了沉思。

片刻，雷天風道：「方兄，我倒忘了問你，方兄每來柳浪居必有要事，到底是什麼事情？」

聽雷天風這麼一問，方純白方想起自己的來意，微微一笑，道：「其實也說不上什麼要事，我是來告訴雷兄，我這兩天見到了幾個人，對雷兄來說也許是陌生之人。」

「哦？方兄請講。」

「我所說的第一個人，是少林寺的住持，也是少林派的掌門人！」

「了尚大師？方兄是說了尚大師到了洛陽？」雷天風的語氣中略帶驚異。

方純白微笑道：「正是。看，連不問世俗的出家人都在打龍王印的主意！」

雷天風想了片刻，又道：「方兄所見，莫非只有了尚大師一人？」

「不，除了尚外，還有他的師弟了空和尚以及羅漢堂的十八弟子！」

雷天風默默點首。

方純白接道：「這第二批人，也許雷兄已經想到，就是『長白門』的三大支柱，人稱『長白三尊』的邵力傑、段夢和典刀！」

「『長白三尊』……」雷天風喃喃道。

「不錯，」方純白補充道：「『白雪尊者』邵力傑、『紅雲尊者』段夢、『青山尊者』典刀！」

雷天風道：「方兄，看來對這三位人物頗為熟悉？」

方純白點首道：「可以說略知一二。雷兄，你怎麼忘了，我方純白曾經是一位不為人知的職業殺手，幹我這行，最最重要的便是瞭解所有可能的對手，尤其是武林中較有名聲的人物。」

雷天風笑道：「可方兄當初找上我時，連我雷天風是誰還不清楚。」

方純白哈哈一笑，道：「正因如此，我吃了大虧，險些喪了命。若是我知道雷兄的武功如何，不要說武聖出五萬兩銀子，就是五十萬兩，方純白也不敢出這個頭。不過話說回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若非那一次令方某慚愧的遭遇，我方純白至今還交不上雷兄這個朋友。回頭想起來，就是雷兄當時痛揍我一頓，也是值得！哈哈……」

雷天風笑道：「方兄，若是雷某當時逞強，不避方兄的『炸血功』，你我恐怕會同歸於盡，哪裡還能坐在這裡說笑？」

方純白笑著搖了搖頭，又道：「雷兄，說起武功，我倒真要把『長白三尊』的情況介紹給你，你也好有個準備。」

雷天風道：「不錯，我的確很想知道這三個人的武功底細，那就多謝方兄指點了。」

「你我既為朋友，雷兄何必客氣。」方純白有些責備地說道。

雷天風點首道：「看來是我的不是，好，方兄請講。」

方純白緩緩道：「『長白三尊』，以前我只見過一次，當時是在京城。『三尊』排列的先後，是以這三人進入『長白門』的時間先後確定的，並不能說明三人的武功高低。

「『白雪尊者』邵力傑，今年不滿四十歲，中等身材，面皮白淨，愛穿一件雪白的長袍，上繡一朵碗大的雪蓮花。邵力傑二十年前進入『長白門』，當時才十九歲，卻深得萬松白器重。

「十七年前，邵力傑以一支長劍，盪平松遼、長白一帶六幫十三派，為『長白門』在關外的勢力擴展，可說是立下頭功一件。

「邵力傑劍法怪異，師門不詳。據說，當時『三溝寨』寨主一對吳鉤威震關外，但在邵力傑手下卻沒走三個回合便人頭落地。這也是邵力傑自出道以來最最露臉的一次戰役。自那以後，關外武林之人提起邵力傑，無不感到敬畏。」

雷天風默默地聽著，沒有

插嘴。

方純白喝了一口香茶，繼續說道：「『紅雲尊者』段夢，雖在『三尊』中排列第二，年齡卻最長，今年剛好步入花甲，總是穿一件紅袍。此人身材魁梧，比常人足足高出一頭有餘。

「段夢擅使一根銀錐。與邵力傑不同，自段夢入『長白門』後，並非創下什麼驚天動地的偉業，不過有一件事，卻使得段夢在『三尊』中永遠得以立足。

「十三年前，在與名震天下武林的『雪劍』童展的一次比武中，段夢以一根銀錐，與童展力拚一百零七回合，只是在一百零八回合時，童展以一招殺手鐧『佛光普照』勉強取勝。即令如此，段夢仍是聲望大振，因為童展的劍法當與『鹿仙』文天國、武當掌門長風道長和你師父『四方居上』齊名，凡能在童展劍下走上十個回合之人，便可步入一流人物之列！」

雷天風頻頻點首道：「能與『雪劍』童展力拚一百零八回合，當然絕非尋常……」

略停片刻，雷天風又道：「適才方兄所講的邵力傑和段夢，的確武功超人，但不知這最後一位『青山尊者』典刀又當如何？」

方純白沉默片刻，抬首道：「『三尊』之中，最最神秘的人物，就是這位『青山尊者』典刀！典刀今年不到五十，人長的又瘦又小，外表看去活像個病鬼。據說連『長白門』的『七豪』和『十二怪傑』，都對此人暗中佩服。

「至於此人的武功如何，更是不得而知。聽說此人從不帶兵器，也沒入見過他的出手如何……」

雷天風道：「不管怎樣，典刀既然位列『長白三尊』，自然有其一技之長。而且，深藏不露之人，往往也是最難對付的。」二人沉默片刻，方純白道：「雷兄，事情已然很明顯，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一場前所未有的殘酷血戰已迫在眉睫！我方純白既為你雷天風的朋友，對此事絕不能坐視！」

「方兄，你的意思是……」

「雷兄，我知道，以我的名聲，與雷兄並肩血戰當然不合適，這樣做對雷兄也似有不利。可雷兄別忘了，方純白以前的職業是殺人，在眼下這種危急的局面下，我不妨重操舊業！」

「哦，你是說暗中幫我對付萬松白？」

「不錯！雖說『長白三尊』武功不凡，但我堅信，只要是一對一，我自有辦法將這三人解決！我就不信，這三個人就沒有落單的時候！」

雷天風忖思片刻，用感激的目光看著方純白道：「我知道，你是擔心我肩上的擔子過重，想替我分擔，方兄的心，雷天風心領了。不過，圍繞著龍王印，事情恐怕不那麼簡單，眼下的事不必操之過急。今後一旦有勞煩方兄的時候，雷某絕不會客氣。」

方純白點了點頭，道：「好吧，我隨時聽候雷兄的消息！時候不早，與雷兄告辭了。」

方純白起身離去。

雷天風送至溪畔，望著方純白遠去的背影，他再一次陷入沉思……

＊ ＊ ＊

黃昏，血色黃昏。

在洛南的官道上，出現一隊人馬，正以全速趕奔洛陽城。

馬隊帶起的煙塵，幾里之外便可看到，路上的行人遠遠就讓到一旁，馬隊。長驅直入。

路邊的行人目睹狂馳而過的人馬，無不目光好奇，誰知洛陽又出了何事？

馬隊當首的一位，白面長頸，氣度瀟灑凜然，瘦長的身材，四十多歲，身披一件血紅大氅，座下一匹棗紅色的火龍駒，遠遠看去，宛若一團火紅的旋風。此人便是白風幫洛南分堂的堂主，人稱「玉面諸葛」的江松林。

江松林之後便是名震半個河南的「十六白騎」。名符其實，這十六個人個個身材剽悍，年齡在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之間，身穿一件雪白的緞袍，腰懸銀劍，座下皆是一匹

白馬。人悍、勢壯、馬駿，不用說這十六人武功如何，僅憑這裝束和氣勢，便足以令人震懾！

「十六白騎」之後，還有二十四人，皆是黑衣黑馬，背插一把虎頭大砍刀。這二十四人，可以說無一不是白風幫洛南分堂的生力軍。

今天中午，江松林接到目下身兼兩堂之主的孟夕的急令，命他速調「十六白騎」和分堂主力，立即趕赴洛陽。雖說孟夕並未告訴他洛陽出了什麼事，但江松林既有「玉面諸葛」的美稱，他當然猜到了此事干係重大，十有八九與近日事發的龍王印有關，因此連午飯都未及吃完，便帶領手下全部精銳趕赴洛陽。

江松林心急，生怕去晚了誤事，手中的馬鞭不停地抽打著自己珍愛的坐騎。

「十六白騎」之首，洛南分堂的副堂主宮策向前趕上兩步，大聲道：「堂主，後面的馬不行了！是不是小歇片刻！」

江松林回首命令道：「不行！離洛陽還有十五里，一定要在天黑前趕到！」

宮策急道：「堂主！照這樣跑法，咱們的馬即便進得了洛陽，恐怕也要累死！」

江松林沒有答話，似乎是沒聽見，兩眼直視前方，突然右手一揚，沉聲道：「大家小心！前面可能有……」

語猶未了，前方人影一閃，從路邊的灌木中走出七人，橫住了道路。

江松林勒馬揮手，示意後面的人停下。

飛奔的戰馬，又往前緩衝了一段，最後終於停了下來。

江松林二目迅速環視四周，發現這裡是一片窪地，四周是一大片荒涼的野草灌木林，倘若對方在這裡埋伏數百人，自己絕難防範！想到這一層，江松林不由提高了警惕，衝後面的人打了一個手勢，二十四名黑衣漢子「呼啦」一聲控馬散開，形成六股相互保護的梅花陣。

「哈哈哈……」橫住道路的七人中閃出一人，身高六尺，頭大如斗，相貌古怪，看年齡不過四十。此人用那對小眼睛上下打量了江松林一眼，冷笑道：「看來閣下『玉面諸葛』的綽號並非虛傳，遇事謹慎周全……」

「哦？看來閣下知道江某！」江松林馬鞭一抬，指著大頭漢子厲聲道：「你是何人？找江某又有何事？」

大頭漢子猙獰一笑，道：「我是誰，閣下似乎不必知道，若問我來幹什麼，你恐怕心裡已經清楚！」

江松林冷冷一笑，道：「不錯，江某已然清楚！閣下既然知道我江松林和『十六白騎』，依舊無所顧忌，想必是自有所恃，請吧！」

語畢，江松林翻身下馬，手下的四十人也隨之下馬，手握劍柄，目光警覺地注視著四周的灌木。

大頭漢子微微一笑，又道：「閣下太小看我們兄弟七人啦。放心，草裡沒人，憑我們七人，對付閣下四十一人已綽綽有餘！」

（九●未完）

武俠世界
國際出版刊號：ISSN 1680-1911
出版：出版工房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油塘茶果嶺道610號生利工業中心 904 B室
904B, 9/F., Sunray Industrial Centre ,
610 Cha Kwo Ling Road, Yau Tong,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電郵：publishingworkshophk@gmail.com
電話：(852)2579 1868 傳真：(852)2579 0083
社　長：沈西城
出版總監：宇文炎
執行編輯：葉競平
承印：易進印刷公司
發行：同德(興記)書報發行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九龍官塘大業街34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一字樓
電話：(852) 3551 3391
電郵：DODOCHAN@TUNGTAK.COM



歷史最悠久全球唯一武俠小說雜誌 ISSN 1680-1911
武俠世界
武俠世界
武林爭霸鬥智鬥力小說
飛羽令
古代戰爭故事
結草報恩
喜迎本社創刊
59週年
白居易救姻緣故事
破鏡重圓
白衣俠
結局篇
沈勝衣鋤惡俠義小說
鳳凰谷
北宋與遼國搏弈故事
疲國之計
戚繼光抗倭故事
天叢雲劍
宋代書法大賽陰謀
一石二鳥
武俠世界
歷史悠久
名家薈萃
篇篇精采
歡樂趣 離別苦
就中更有痴兒女
江湖傳聞
武俠世界上
不知多少年後
有人看見
他和她的俠影
在江湖上繼續闖蕩……
戊戌 李志清
（全書完）



逢排位日及
賽日前一天出版
每份8元
港九新界各大報攤有售
馬報
師騎
今天
彪形猛漢直路再贏
爭分奪秒紅衣醒神華恩庭
加州福星W
資料詳盡 內容豐富
名家發功贏馬有信心
圈中人語三少爆秘聞
喜盈運太聰明早飛勁
萬霸駒落班W
翔惑再贏頭馬
許勝拆局精闢獨具慧眼
騎練天地線串Q搵到食
前騎師張學勤論馬獨到